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力荐的2011年度最佳惊险小说



The Afrika Reich 纳粹的非洲计划

[英] 盖伊·萨维尔 (Guy Saville) / 著 姜振华 柳文文 / 译

血色非洲的不屈抗争！ 疯狂纳粹的不归之路！

我们与黑人之间不会有激烈的对战，非洲战场上真正的战斗将在白人和白人之间展开。

——瓦尔特·侯切伯格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这是一部让人相当过瘾的和令人信服的作品。

——《太阳报》

一段可怕的、基于虚构历史的黑暗大陆纪实。

——《泰晤士报》

盖伊·萨维尔的处女作使这段虚构的历史与真实交织，文字充满激情与活力……读者们会喜欢上这场充满野性与紧迫感、与堪称当代历史上最狡黠残忍的反派角色的殊死对抗。

——托马斯·高根《书目》

《纳粹的非洲计划》的细节是经过作者认真研究和细致考证的，这就显著地提升了它的品质，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见的惊险小说的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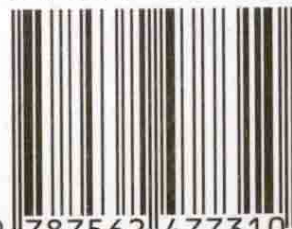
——美国“图书浏览网”

《纳粹的非洲计划》情节构思巧妙且极富有想象力，其结局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众多的同类书中，它以丰富又不落俗套的惊悚元素兼之展现出的政治的复杂面貌使得自身脱颖而出，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却。

——《经济学人》“2011年度图书”

上架建议：畅销书/虚构/悬疑小说

ISBN 978-7-5624-7731-0



9 787562 477310 >

定价：29.80元

The Afrika Reich

纳粹的非洲计划

[英] 盖伊·萨维尔 (Guy Saville) / 著

姜振华 柳文文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AFRIKA REICH By GUY SAVILLE

Copyright: © 2011 BY GUY SAVIL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Peg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ONG Q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2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的非洲计划/(英)萨维尔(Saville, G.)著;
姜振华,柳文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The Afrika reich

ISBN 978-7-5624-7731-0

I. ①纳… II. ①萨…②姜…③柳…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457 号

纳粹的非洲计划

Nacui de Feizhou Jihua

[英]盖伊·萨维尔(Guy Saville) 著

姜振华 柳文文 译

策划编辑:庄婧卿

责任编辑:蒋昌奉 张家钧 版式设计:张家钧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875 字数:365 千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31-0 定价:29.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本书从头到尾一直把柏林称为“日耳曼尼亚”。如果希特勒打赢了那场战争，他准备用“日耳曼尼亚”来命名新帝国的首都，就像他 1942 年在讲演中说的那样：“‘日耳曼尼亚’之名将给帝国的每一位子民带来集体的荣誉感和亲近的归属感，无论他离祖国的心脏多么遥远。”

一旦牢牢控制了欧洲，
我们就将把目光转向非洲。

——阿道夫·希特勒

对党卫军的演讲 1942年2月22日

和黑人之间不会有激烈的战斗，
非洲战场上真正的战斗将在白人和白人之间展开。

——瓦尔特·侯切伯格

纳粹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备忘录 1944年10月15日

英国,萨福克,索特麦迪农场

1952年8月28日,5点50分

父亲对坏消息有个别称:Hiobsbotschaft。这个德语词汇来自《旧约》,意思是“约伯的消息”,就是你不想要听到的那类消息。它们或者随着帆船的恶风不期而至,或者在黎明时分由气喘吁吁的信使亲口转达。

波顿·科尔突然惊醒了。从孩提时候起,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他又听见了外面的响声。

嘭。

他轻轻摸到窗帘旁边,拉开一条缝儿,就像围城垛口的弓箭手一样,偷偷向外窥视。太阳红彤彤地照在地平线上。昨晚又下雨了。

又是“嘭”的一声,是车轮撞击坑洼不平的路面时发出的声响。几个月来,波顿一心想把那些坑洞填平,好让玛德琳觉得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她是不会在这个时间过来的。除非是捎来坏消息,要不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间登门拜访呢?

来的是一辆最新款的戴姆勒,漆得锃光瓦亮。当汽车驶到近时,波顿看见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司机和后座上的一名乘客。乘客的脸被报纸或者打开的大地图挡住了。

为了不惊起什么动静,波顿轻轻地把窗帘拉上,然后从地上捡起他的衣服:一条还没来得及改小的灯芯绒裤子,一件昨天穿过的衬衫。他大步走到门口,然后又迟疑起来。

任何人都有可能。也许是来报仇的。也许只是过来倒车的:铮亮的汽车在前面开着,一群荷枪实弹的蒙面人紧随其后。当然波顿自己就这么干过。

他摸到床下的珠宝盒:里面没有宝石,只有他的枪。一支HP型勃朗宁,几年前在法属西非弄到的。现在那儿再也没有一个法属非洲人了。那地方如今在地图上是用红白黑三色的纳粹标志标记的,只有无尽的沙丘,是人们传言中的可怕禁地。

勃朗宁实实在在地握在手中。他放心了。枪柄是用雕花象牙做成的。

玛德琳过去一直对他唠叨说,在爱丽丝再来之前,离手枪远点。她不想家里有武器,因为家里有孩子,哪怕藏着的也不行。波顿答应了,但从

没想过真要这么做。有时,他甚至很高兴可以摆弄摆弄这把枪。虽然没有弹夹,但他更加信赖它的威力,而不是真去扣动扳机。

汽车驶近了。

波顿把枪塞进裤子后面的腰带里,掖在衬衫下面,然后匆匆地跑下楼去。

到了后门,他蹲下身穿上靴子,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不声不响地消失在晨曦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带露水的青草香味和牲畜的味道;并没有想象中的蒙面人出现。波顿只穿了一件衬衫,他感到毛孔在收缩,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刻意不去想这些。他猫下身子,利用一面矮墙做掩护,冲到房子前面。此刻他不禁自忖,如果来人仅仅是寻常造访,那么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该是觉得多么荒唐可笑。

戴姆勒车停在农舍外面,司机为客人打开车门。后座上的男人出来了。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一样庄严肃穆,一头闪亮的银发一丝不苟,像用刀片分开似的,只有皮肤的色泽显示出他还是个活人。男人几步跨到屋前,轻轻地连敲了几下房门。

“科尔少校!”

波顿立刻听出了他的口音:罗德西亚人的腔调,可能来自德兰士瓦^[1]的某个地方。据他所知,玛德琳和殖民地好像没什么关系。也许真的与她无关。他拉了一下腰带上的勃朗宁。

“先生,也许他还没有起床,”司机试探性地说道,“你来得太早了。”

“这种人从来不睡觉,良心债背负得太多了,连床底下都塞不下。”罗德西亚人为自己的幽默笑出声来。他又敲门,这次用了点儿力。“科尔少校!”

“事实上,我睡得很好。”波顿说着,从墙后站起身来。

罗德西亚人吃了一惊,但没有表露出来。他故意从门前缓缓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

波顿想象着陌生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老式军用衬衫,溅满油污和泥巴的裤子,邋里邋遢的麦金色长发。五天没刮过胡子;波顿讨厌刮胡子。只有眼睛暴露了那么一丁点儿他过去的信息。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带着秋

[1] 南非一个省的名字。

天午后的色调,平静而警觉,像来福枪的枪托一样坚硬。

“波顿·科尔?”

“是的。”波顿声音很轻,从口音听不出他是哪里人,英国人,德国人,或者非洲人,都有可能。

罗德西亚人上前和他打招呼,身上散发出柑橘古龙水的味道:“我是唐纳德·阿克曼。我也不希望这么早来访,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波顿心中一紧。

当他说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波顿觉得对方的声音怪怪的。波顿脑海里掠过一组画面:玛德琳面无血色,冷冰冰地躺在地上,爱丽丝抚摸着她的头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像木乃伊一样一动不动。“约伯的消息”终于来了。波顿抓起阿克曼的手,握了一下,手很温暖,但波顿脸上一片惨白。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吗?”阿克曼朝房屋走去,“私密一点的地方。”

波顿没动。

他买下了整个农场,包括破旧的地板和老主人的家具,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让这里保持原来的样子(除了床头的十字架)。虽然马蒂^[1]似乎从不介意,但如果她和罗德西亚人真有什么联系,波顿不想让对方看见屋内的陈设,进而作出某些猜测。比如猜想他不能为玛德琳提供某些东西,尤其不能满足她习以为常的奢侈生活。

“跟我来,”波顿说着,带他离开了房门。

阿克曼稍作迟疑,然后跟了上去。

波顿早就习惯了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但有一样他始终不能忍受,那就是光脚穿靴。今天出门走得匆忙,他就没顾得上穿袜子。现在每走一步,他都能感到脚跟磨在粗糙的皮面上,指甲嵌进鞋头里。他的靴子和勃朗宁一样,也是一件战利品——不过它们来自敦刻尔克大屠杀。靴子是从一个阵亡的德国伞兵脚上剥下来的,非常合脚,简直就像为波顿定做的

[1] 玛德琳的昵称。

一样。

“你看起来好像不喜欢你的农民生活。”阿克曼说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果园走去。前面是一排排伏兰加柑橘树和苹果树，一只渡鸦蹲在树枝上，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

“这是新的生活。”波顿回答。

“这个地方是你的？”

他的语气让波顿怀疑这个罗德西亚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他在一棵柑橘树边停了下来。“正如你所说，阿克曼先生，天色尚早，之后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说什么？”

“一笔生意。”

看来不是关于玛德琳的消息。“除非是关于我的庄稼，”他说，“否则我不感兴趣。”

“我大老远来不是为了买水果，少校。再说，你的橘子也还没成熟呢。”

“我知道，还要一个月。”波顿一直都很奇怪，哪怕季节的细小变化都能引起自己的热情。

那是马蒂的杰作，是她让自己再次像个小孩一样观察这个世界。

阿克曼又说：“我代表北罗德西亚的某些……‘利益’。”他似乎在竭力措辞，虽然波顿猜想他早有准备，“更确切地说，是 LMC（卢萨卡矿产特许经营权）。我们需要你为我们做点事情。带领一个突击队——”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感兴趣。”

“一次暗杀。”

“暗杀？你在说些什么？”

“好了，少校。我知道你有一些声誉，比如在敦刻尔克、塔纳、斯坦利维尔，但是不多。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

确实不是关于玛德琳的。如果她在这儿，早就握着拳头，披着黑色长发，冲着阿克曼叫喊起来了。

“阿克曼先生，请你离开这儿，马上。”

“当然你会得到报酬……”他再次搜索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词汇，“‘可观的’报酬，因为你的付出。”

波顿笑起来：“你无法给我想要的东西。”

阿克曼并不答话，只是从夹克里摸出一个小皮盒子。他递过来。

“这是我们的业务。”他说。

波顿打开盒子，努力抑住激动的喘息。

“这只是定金，为了勾起你的兴趣。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你会拿到双倍。如果你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任务……你的酬金会再翻一倍。”他说话的语气平淡得就像在做家庭作业。

“我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假的？”

“你知道不是。”

波顿盯着那些钻石，一共有五颗，每颗都有豌豆那么大。

五加五加十，真是一笔财富。

他可以还清农场的贷款，还有足够的钱买些新家具，再也不用在发霉的床垫上和马蒂做爱。他可以给她买一个梳妆台，再买些古董，要法国的，决不要从德国进口的低俗货色。再给客厅添置一张大沙发。为爱丽丝买一匹小马，这样她就不会那么讨厌到这儿来了……

波顿把盒子合上，递了回去：“非常‘可观’，阿克曼先生。要是在几年前，我或许会立马收下。但现在不会了。”

“难道不够吗？”

“现在我的生活在这儿，我不想再有杀戮。任何代价都不干。”

罗德西亚人自嘲地笑了笑：“你正在糟蹋雇佣军的名声。”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你能带领我们的突击队。”

“我什么也不带。我就想待在这儿种我的地。”波顿突然想起以前战友和他开的一个玩笑。那人说：“我甚至也会过安定的生活。”

“听起来让人兴奋，科尔少校。但我认为婚姻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幻梦。”

“你什么意思？”

“玛德琳。我确信她的丈夫不会放弃自己的幸福。听说他是个醋劲儿很大的男人。”

波顿握紧拳头，直握得关节“咔咔”作响。脑海里，他看见自己早已紧握那把勃朗宁，枪口死死地顶在罗德西亚人的脑门上，手指扣住扳机。命令对方说出是怎么知道一切的。但事实上，除了下巴微微抽动了一下，他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那么，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不，”阿克曼回答说，“卡塞钻石矿，德属刚果。”

“刚果？我再也不想和非洲有任何关系了，再也不想。”

“多绅士啊。”

“纳粹把非洲搞得一团糟……我们也管不了。”

“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想让我去杀人。”波顿说，“为什么一定是我呢？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干这事儿。”

“但没有干得这么好的。”

“比我好的多的是。扣动扳机是我最后的选择，不是我的职业。”

阿克曼哼了一声：“现在的你真谦虚。”

“不再冷血。”

“热血，冷血，都是血。此外，我们认为你比其他人对这件事情可能会更加投入，特别是当你知道目标之后。”

“我告诉过你：和我没有关系。”

“你会改变主意的。”

“阿克曼先生，”波顿说道，竭力表现出最后一丝耐心，“我不想要你的钻石。玛德琳和我就是一切。我想你离开这儿，马上。我不说第二遍了。”

看到罗德西亚人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波顿只好自己转过身去，大步流星地走了。藏在背后的勃朗宁已经汗津津的。

阿克曼在身后喊道：“我有你一个老朋友的消息，少校，一个朋友。”

“他们都死了。”

“这个没有。”

波顿当作没听见。

“我们想让你刺杀的人是——瓦尔特·侯切伯格。”

波顿僵住了。

他的整个身体——每块肌肉，每条肌腱，每条动脉和神经——都硬成了石头。尽管太阳仍在冉冉升起，但周围的一切似乎突然笼罩在黑暗中：田野、树林，以及他拼死拼活为玛德琳买下的农舍，都在其中。她在炉火前烘烤松饼的样子在他脑海里摇曳；两人都很期待在这里度过第一个秋天。他极力驱散脑中的幻象，越远越好。上帝啊，帮帮他吧。

他缓缓扭过身子面向阿克曼，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你说什么？”

“我想你听得很清楚。”

不远处传来渡鸦的啼叫。

波顿想笑一下：“不可能。侯切伯格几年前就死了，在一场大火中。”

“我肯定地告诉你，少校，他仍然活得好好的。”

“不可能。”

“活着，而且是刚果的总督——”

“我接受。”波顿说。话音有点儿发颤。

“你不想知道细节了？我们的任务很危险。你的柑橘怎么办？”现在，轮到阿克曼取笑波顿了，“玛德琳呢？她一会儿就到了，是不是？我是抢在她前面到这儿的。”

但不管阿克曼说什么，波顿早已充耳不闻。

“我干。”他重复道。

这次，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目 录

第一部分 德属刚果
(1—86)

第二部分 斯坦利斯塔与非洲高速公路
(87—208)

第三部分 北安哥拉
(209—294)

第四部分 罗安达
(295—355)

作者的话
(356—358)

致谢
(359—360)

《纳粹的非洲计划》年表
(361—365)

第一部分 德属刚果

永远不要和鬼魂开战。

——非洲谚语

第一章

德属刚果,头颅广场

1952年9月14日,凌晨1点14分

九分钟。他一生中只有九分钟的时间来降妖除魔。

波顿·科尔坐在侯切伯格的桌旁,汗水顺着耳根缓缓流下。他穿着纳粹党卫军突击队队长的制服:黑色束腰外套和马裤、武装带、过膝长靴,佩戴少校军衔,左袖上有“卐”形臂章。他衣着笔挺。为了显得更加齐整,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脸上皮肤显得十分粗糙。手上挎着一只手提公文箱,里面空空的,只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装着钻石的手袋和一把餐刀。

餐刀是母亲留给他的,只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他依然记得母亲为客人摆好餐具时微笑的样子;餐刀闪着银色的光芒。那时他——多大?——只有八九岁的样子。当时他曾用它切肉,而现在,它就像一只冰锥一样了无生气。

波顿在刀刃上磨出了锯齿,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好几年的时间,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一刻真的会来。

但就在波顿打开箱子准备拿出餐刀的时候,侯切伯格攥住了他的手。那是一只硕大而冷酷的手,与之相连的是在袖管里紧绷的胳膊和像水手一样宽阔的肩膀。但侯切伯格的动作本身是无精打采的,就像希特勒慰问下属时一样心不在焉。

“钻石可以等一等,突击队队长。”侯切伯格说,“首先,我必须给你看一样东西。”

阿克曼提醒过波顿会出现这一幕。侯切伯格曾经把它展示给前面所有的传令官看,展示给所有的人看,不管他们是什么级别。这是他的骄傲。由他去吧,阿克曼建议过波顿:千万不要引起他的“怀疑”,因为足够的时间杀掉他。

波顿瞟了一眼手表。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有些不对劲儿;他感觉要

被越来越紧的时间压垮了。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在他的想象里，这一刻时间已经停滞了，他们有足够的机会相互交谈和折磨。

这一刻，他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找到答案。

侯切伯格从桌旁站起来。他的办公室十分简朴，原木地板，简单家具，白色的墙壁泛着潮湿的医用酒精的味道。墙角放着一个枪柜，里面能放下成百上千本书——虽然现在一本也没有。头顶上悬着一个吊扇，虽然夜晚闷热而潮湿，但它纹丝未动。波顿衬衫上已经呈现出一片濡湿的汗渍，而侯切伯格的身体看上去却冷冰冰的。房间里算得上装饰品的，唯有一张所有纳粹官员都必须贴挂的希特勒肖像，还有一张俾斯麦的肖像以及几张地图。

地图有阿克瓦托瑞纳的，有德属东非的，还有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刚果和姆斯佩尔的：都是纳粹在非洲的领地。奴役的地图，波顿心想。纳粹对剩下的每一公顷土地都会仔细研究，在地图上标记出来，最后据为己有。占领的前几年，这些地方由临时政府（KPA）统治。之后，交由纳粹党卫军接管。

侯切伯格走到房间的另一头，那里有一扇通向阳台的法式大门。

“但是你的钻石，将军。”波顿说，仍然端坐在椅子上。他可不想在能被军营一览无遗的阳台上干掉侯切伯格。

“我说了，它们可以等。”

波顿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跟上。每走一步，长靴都把脚夹得生疼。

侯切伯格已经站在阳台上了。头顶上挂着一串安静的风铃。他展开双臂，像救世主一样尽情一挥。“多壮观啊，是不是？”他用像在科涅克白兰地中浸泡过的男中音大声说道，虽然波顿知道他滴酒不沾。“奇迹！”

纳粹党卫军的总部本应设在斯坦利斯塔，但现在这里才是德属刚果真正的决策最高层所在地。波顿从前面入口处进入，路过矗立在帝国大厦前面的起重机，顺利到达目的地。他的后下方是一座若隐若现的方形建筑，那是侯切伯格的隐秘封地，专门用于礼仪庆典的，只有党卫军才允许在那里出现。

这个地方几乎和军队检阅场一样大，四周都有几层高的办公楼，按照阿克曼的描述，地下室的深度与地上楼层的高度一样。官僚做派与严刑酷法：纳粹在非洲的两大支柱。每个角落都设有瞭望塔；一支巡逻队带着

德国短毛猎犬，沿着边线阔步巡逻。周围的铁丝网足够一个集中营使用。但这个广场吸引了波顿足够的注意，他的视线随着探照灯上下扫射。不一会儿，他就被它特有的规模惊呆了——绝对的野蛮。父亲如果见到它，也许会流泪满面。

他觉得胃里一阵痉挛。

“奇迹！”侯切伯格重复道，“你知道，元首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时，兴奋得拍手称快。”

“我听过这个故事，”波顿说，“我还听说他在返航途中吐满了两个清洁袋。”

侯切伯格的身体慢慢绷紧：“他的心理素质不够好；我们为他提供了丰盛的晚餐。”

波顿又瞟了一眼那个广场，然后把目光移到远处的灌木丛深处里面的某个地方，在鸣蝉和树蛙合唱的交响曲中，埋伏着他的队伍。

一想到他们，波顿的心就怦怦直跳，但嘴巴紧闭，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们的密切注视下，他倒数剩下的最后几分钟。帕特里克一定已经屏住呼吸，尽可能瞄准……当然，前提是他们已经在那儿。一天前，队伍就已经分散开了，波顿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就位。这是计划中的一个缺陷。也许自己正跳向深渊——只有黑暗能够打断他的坠落。

“你说它们有多少？”侯切伯格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将军。”波顿回答，“一千个黑人的头颅？”

“不止，要多得多。”侯切伯格眼里闪过一道光芒，他的眼睛是咖啡色的，不是波顿记忆中的样子。当它们在波顿噩梦中闪现的时候，一直都是黑色的——就像地狱里的刽子手一样漆黑漆黑的，但也许只是那几年的情形。这还不是唯一的不同。侯切伯格的头发掉得很严重，已经一根不剩。

波顿又猜了一遍：“五千？”

“还要更多。”

“一万？”

“两万。”侯切伯格说，“两万个黑人的头颅。”

波顿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四方形的院子和恐怖的由颅骨铺成的广场。它们为侯切伯格的总部提供了一个新的名字：头颅广场。波顿体内发出可怕的尖叫。他看见孩子们被强行从父母身边扯开，丈夫们被强行从妻

子身边拖散。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从地平线上消失,也许再也不会回来,再也不会看到他们的微笑,再也不会一起吵吵嚷嚷,再也不会围炉而坐,享受天伦之乐。每一个头颅都是他杀死侯切伯格的又一个理由。

他仿佛又看见了孩提时生活的场景,多哥兰的黑色丛林以及母亲空荡荡的房间。

波顿努力控制自己的音量:“能在上面行走吗?”

“你可以在上面开装甲车。”

“怎么开?”他的脑袋里只能想到废话,“他们被火烧过?就像烧制瓦片那样,使他们更加坚硬?”

“烧制?像瓦片一样?”侯切伯格的身体再次绷得僵直……然后发出咆哮般的笑声。“我喜欢你,队长。”说着,侯切伯格在波顿的肩膀上捶了一拳,“比一般的传令官要好得多。那些低三下四的孙子们。不过现在看来党卫军还有希望。”

每个字都让波顿感到窒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他以前也杀过人,杀过很多人,甚至都习以为常了,但这次——这次有些不一样,这次意义重大。他蓄谋已久,杀人的念头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如今机会就在眼前,他反倒觉得像是拿刀对准了自己。杀人之后,他还剩下什么呢?

波顿很想再瞅瞅手表,可惜被衣袖遮住了。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逝:他快没时间了。阳台上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叮铃声。

他一定是疯了,否则不至于会奢望能够全身而退。侯切伯格会看透他的心思的。这是一个专门让会说话能呼吸的嘴巴沉默的男人。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凌晨1点23分,头颅广场的北部也许会葬身于一片火海之中。那时,他就可以回家了,正义胜利了,侯切伯格死掉了。他再也不需回首不堪的往事,未来唾手可得。

“你的钻石。”波顿说着,执意转向书房。

但是侯切伯格挡住了波顿的去路,他眼中的那点幽默感已经丧失殆尽。他似乎想从波顿这里得到一种安慰,一种理解:“我们必须清理这个地方,队长。让燃烧的火焰把非洲涤荡干净。让它变得和从前一样洁白。人民和土地,都是一样的。你懂的,是吗?”

波顿退缩了：“当然，将军。”他打算混过这一关。

“任何蠢蛋都能扣动扳机，”侯切伯格继续说，“或是踩在某人的头颅上。但是这个广场，让我们与众不同。”

“和谁不同？”

“黑鬼。你知道，我们不是野蛮人。”

波顿心中能听见宝贵的时间流逝的声音，就像锡杯敲击在墓碑上一样。他又试图向前移动。这一次，侯切伯格让他过去了——若无其事地。

他们各自回到原位，屋内医用酒精的味道比先前更加浓烈。

侯切伯格从面前的瓶子里倒了一杯水——德国爱宝琳娜矿泉水，党卫军专用的品牌——不经吞咽，一口倒进肚里。然后，他摸了摸黑色衬衫里的项链，项链上有一把钥匙。现在，他似乎对自己的战利品变得贪婪了。

波顿把箱子上的绑绳从手腕上解下来，将箱子放在桌上自己两手之间。他焦躁地惦记着包里藏着的餐刀。他想起那些在晚上被念给他听的奥克尔·沃尔特神话故事（一想到这些词，他的心里就禁不住缩成一团），其中讲到杰克拿起食人魔的竖琴，竖琴发出声音向它的主人示警。这一刻，他几乎相信餐刀也会自己说话，提醒侯切伯格近在咫尺的危险，侯切伯格曾经握过这把刀，但现在它对主人的忠诚似乎早已淡忘了。

侯切伯格接过箱子，把脖子上的钥匙插进左边的铁锁，使劲一扭，就像拧断老鼠的脖子一样，铁锁发出“砰”的一声。他把箱子转过来。波顿把自己的钥匙插进第二把锁。又是“砰”的一声。波顿掀起箱盖，悄悄把手伸进去，摸到了装有钻石的袋子。波顿把袋子拿出来，刀依旧藏在袋子里，虎视眈眈地对准了侯切伯格。侯切伯格向后看了看，之后两人视线相交，进入一种微妙的僵持状态。

“问啊！”波顿脑海里有个声音——可能是父亲的声音——大声吼道，“你在等什么？快问！”

但他依旧什么也没说。波顿也不知道为什么，房间就像火炉一样闷热，汗水已经把衣领浸透了。

对面的侯切伯格稍稍挪动一下身体，他显然不大习惯这样的对抗。他摸摸光头，上面一滴汗水也没有。沉默间，波顿注意到他那虽短但十分粗硬的发根磨刺着他的手掌。看来他不是秃顶，而是刮过的。如果在其他场合，波顿也许会放声大笑。只有侯切伯格才会傲慢地相信，自己的冷

脸还需要衬上某些东西,使它看上去更加恐怖。

波顿手指在刀柄处悄悄弯曲。慢慢地,他把刀从袋子里抽了出来,完全避开了侯切伯格的视线。

侯切伯格眨眨眼睛,靠过身来。他伸出贪婪的手掌。“我的钻石,队长。”他言行中虽然没有威胁,但眼中已带着疑惑。

这次波顿用英语——似乎更加恰当的说,是他的母语——开口说道:“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

侯切伯格眉头皱了一下,似乎不太熟悉这个口音。

“是吗?”

“什么?”侯切伯格说,“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1]

在执行任务之前的不眠之夜里,波顿最担心的莫过于侯切伯格也许会认出他来。虽然距离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足足有二十年了,但波顿仍然害怕那个曾经的小男孩会从自己脸上闪现出来。但他们的整个会面,即便四目相对,波顿也丝毫没有识破的震颤。

现在有些不同的东西爬上了侯切伯格的脸庞。记忆? 警觉? 波顿无从辨识。侯切伯格瞥了希特勒的肖像一眼,似乎希望元首能为一切提供一个解释。

波顿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次用的是德语,边说边亮出了刀。刀锋立即攫住了灯光——闪出银光——然后又黯淡了下去。“我的名字是波顿·科尔。波顿·科尔(德语)。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侯切伯格微微摇了摇头,又瞥了一眼希特勒的头像。

“我的父亲是亨里奇·科尔。我的母亲——”过了这么久,说出她的名字还是如鲠在喉“——我的母亲,埃莉诺。”

还是同样茫然的眼神,同样空洞的棕色眼睛。

如果这个混蛋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啐上一口唾沫,或者发出嘲笑,波顿也许会喜不自胜。但是侯切伯格完全无动于衷,对他来说,波顿父母的生命和外面广场上那些可怜的无名头颅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为了不吸引卫兵过来砸门,波顿本打算悄悄进行这一切。不过现在,他不在乎了。

[1] 原文为德语:“*Ich habe nicht verstanden*”,意思即为:“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波顿疯狂地跳过桌子，撞在侯切伯格身上，打翻了那瓶水，瓶子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波顿想卡住老头的喉咙，但是侯切伯格还快些，他用前臂挡住了波顿。

两人双双跌倒在地，四肢扭打在一起。

侯切伯格又是一阵猛击，死死抓住波顿的耳朵，像要把它撕下来似的，然后，他试图抓住他的德国半自动手枪鲁格尔。

波顿艰难地爬到侯切伯格身上，用全身的重量死死地压住他，刀尖对准了他的喉咙。侯切伯格拼死挣扎。波顿用膝盖猛击他的裆部，击碎了他的睾丸，波顿感到一阵快意。侯切伯格脸上青筋暴起。

房间外传来喊叫声，靴子的碰擦声，然后是一阵犹豫不决的敲门声。房间是反锁的，没有侯切伯格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即便是保镖——侯切伯格的私人保镖也不例外。这是阿克曼告诉波顿的另一个细节。

“你认认这把刀！”波顿喘着粗气咬牙切齿地说，他的牙齿全都咧在外面，“你用过它很多次。在我们的餐桌上大快朵颐。”他把刀锋紧紧逼在侯切伯格的气管上。

“不管你是谁，听我说。”侯切伯格说，连眼珠都要爆出来了，“总督的殿堂守卫更多。你是逃不出去的。”

波顿把刀又逼近几分，他已经看见刺出的第一滴血：“反正我没有可以失去的。”

又是一阵敲门声，这次要急迫得多。

波顿看见侯切伯格朝门口瞥了一眼。“如果你敢出声，”他说，“我发誓会把你的舌头割掉。”接着，他说：“我母亲。我想知道。我……”波顿想开口再说点什么，但那些词突然湮灭了。似乎波顿所有的问题——就像花环或者幽灵——都拧成了结实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了自己的喉咙。他发出一声哽咽，然后又变得一片死寂。侯切伯格脖子上的刀松开了。

然后发生了一件连他自己也从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波顿开始哭泣。轻轻地，没有眼泪，胸膛像孩子一样抽动。

侯切伯格看起来比先前更加迷惑了，但是他抓住了机会。“砸开门！”他朝门外的卫兵大声喊道，“砸开门。谋杀！”

“砰砰砰”，一阵狂乱的靴子踢踹木门的声音。

声音唤醒了波顿。他从没想到会有这次机会——只有傻瓜才会浪费。他把身体弯得更低，眼泪止住了，却依然痛苦万分。“她怎么了？”

“快！”侯切伯格尖叫。

“告诉我，你他妈的！我要真相！”

“快！”

“告诉我！”但是，愤怒、耻辱、恐惧——以及隐藏在感性背后受过训练的粗暴的求生本能——突然窜到了前面。

波顿把刀狠狠地插进了侯切伯格的喉咙。

侯切伯格的喉管里发出血泡冒出的“突突”的声音，眼皮不停地眨动。血从他脖子里直喷出来，溅到波顿的脸上。一股一股的鲜血不停地喷涌出来，从下巴冲到眉际，甚至飞溅到墙上。滚烫的血，鲜红的血。

波顿捅了一刀又一刀，血流得更猛，浸透了他的衣衫，溅到墙上的地图上，顺势而下，把非洲染得鲜红。

然后门被撞开了，冲进两名卫兵，手中端着枪，他们的脸庞宽阔而无情。

第二章

这种游戏被称为“dambe”^[1]。早在孩提时代，波顿就从多哥的奥蒂河河畔的孤儿们那里学会了这个游戏，他的父母想阻止也来不及了。他带着十四岁少年特有的无所畏惧，拳打脚踢，横行无忌。但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夜晚，在父亲严厉的目光看不到的地方。这一刻还在为自己满脸的伤口和瘀青编造各种借口，下一刻就又要去教训那些教会他游戏的孩子们了。人们都说波顿这样做都是因为饥饿。而一切都是在母亲离开他和他父亲以后发生的。

保镖们斜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侯切伯格的身体，大张的嘴巴合不拢。血从侯切伯格的喉咙里不停地喷涌而出，每喷一次都使他变得更加虚弱。

波顿一跃而起，三步两步蹿到门口，左手像铁锹一样笔直地伸出去，右手在腋下紧紧捏成拳头，两腿像击剑选手一样微微弯曲。

他一脚踩在第一个保镖小腿上。然后对准保镖的脸就是一记老拳，打得对方整张脸都变了形。波顿又用脑袋在对方腹部猛地一撞，保镖立刻翻落在地。

第二个保镖瞄准波顿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他的头皮呼啸而过。在子弹擦耳过去的一瞬间，波顿只觉耳膜嗡嗡作响。但他不以为意，拧过身子，用手肘猛击保镖的胸部，保镖的手枪擦地飞了出去。

在手枪飞出敞开的大门的那一刻，波顿听见皮靴匆匆踩踏楼梯的声音。

保镖踉踉跄跄地倒了下去，波顿俯身抓住对方的手腕，另一只手顺势猛击对方颈部脊椎与头骨的交汇处。保镖当场倒地死亡。

听到枪声，房间那头又出现一个警卫。他的目光与波顿一瞬间交汇。

[1] 西非豪萨民族的一种拳击或摔跤运动，也被称为 Kokawa。

紧接着波顿“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门闷闷地作响。

门没有双保险，于是波顿把桌子拖到门后，竖起来，用力堵住门板。可以为他赢得几秒钟的宝贵时间。他全身是汗，内裤都粘在大腿上。他解开领口的纽扣，大口大口地喘息。医用酒精的味道刺激着鼻孔，火辣辣的。

表上显示，已经是凌晨1点21分。

波顿弯腰捡起一支保镖使用的鲁格尔手枪^[1]。他真希望手里握着的是自己可靠的勃朗宁，但枪被帕特里克保管着。这时鲁格尔也许能派上用场。他检查了一下扳机和弹夹，还剩下七发子弹，然后匆忙冲向露台。

波顿犹豫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看侯切伯格的身体。流血已经停止了，除了左脚偶尔抽搐两下，整个身体已经一动不动。这看上去几乎有些滑稽，就像给人戴了一副鲜红的面具。波顿想起了阿克曼的名言：热血，冷血，都是血。

必须确保行动成功。

波顿又回到尸体旁边，跪下来检查脉搏，没有反应；鼻孔里也没有气息。他伸手去抽仍旧扎在侯切伯格喉咙上的餐刀……然后又决定让它留在那儿。能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消失，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最后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现在杀戮本身也变得索然无味，完全没有预期的满足感。相反，一种麻木感在波顿头脑里弥漫开来。

波顿站在那儿，觉得应该记住他热切期盼了这么多年的时刻。父亲会怎么做呢？在胸前划十字吗？说一些希望得到宽恕的话？也许吧？或者，也许会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吐得满地狼藉。

波顿头也不回地走了。

露台上，夜很安静；很明显，枪声没有蔓延到这里来。波顿很高兴，他低身翻过一侧的护栏，感到双脚踩在无名的头骨上，就像赤脚踩在屠宰场里一样，他的脚板在皮靴里弓了起来。

[1] 一种德国造半自动手枪。

波顿迈开大步向广场走去。探照灯无精打采地来回扫动；携带多伯曼警犬的巡逻队从他身边走远了。如果他的小队剩下的人都被俘获了，或者道兰由于放不下心中被波顿夺去队长之职的忌恨而拒绝点燃雷管，那么这或许就是他生命中最短的旅程了。穿过广场至少需要十秒钟。

他朝远处的大门走去，极力抑制住想跑起来的冲劲。不知为什么，一支古老的和军旅有关的旋律突然钻进他的大脑：

为了波兰人、法国人和斯洛伐克人参战，

为了什么，温斯顿？

战友死了，王国胜了。

我们不是为黑人的灭绝而战斗——

警报开始响起，是哀号般的、机械化的高音喇叭。

探照灯停住了，然后照亮了整个广场。他们都发现了波顿。前面的多伯曼犬巡逻队停住了，然后朝他这个方向奔了过来。狗低声咆哮着。

波顿不耐烦地朝警卫塔走去，用手势告诉他们：把那该死的东西从我眼前移开，否则你这一个月都将受到惩罚。他希望对方看不到自己脸上、手上的斑斑血迹。

黑暗中一个声音喊道：“抱歉，首长。这是一次操练吗？”

又一声警报响起。

在青白的强光中，波顿辨出塔上有两名警卫，一个拿着探照灯，另一个举着 MG48 机枪，足以在几秒钟里把一个人打成肉酱。“搜索一下四周，”波顿对他们喊道，“然后解散。”

探照灯按照他给的命令四下搜寻。波顿继续向出口走去。

“他在那儿！”身后传来一声喊叫。

波顿转身看向露台。保镖站在阳台上，胳膊指着他所在的方向。

“拦住他。开火！”

波顿奔跑起来。

探照灯立刻回到波顿身上。地上子弹四溅，头骨的碎片到处飞散。波顿拼命闪躲，一会儿倾向左边，一会儿又猛然后退几步，尽可能避免中弹。

帕特里克上哪儿去了？该死的爆炸哪儿去了？

阳台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近处警卫塔的枪声更急，腾起的热浪足以把他的皮靴烤焦。头顶上的探照灯冷酷无情地紧咬住不放。

波顿滑了一跤，双手在身侧无助地乱挥。他想塔上的警卫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波顿自己就曾多次这样做过，趁目标跌跌撞撞，瞄准，扣动扳机：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射杀。

至少，我杀了侯切伯格，他想。我终于能够在天堂里正视父亲的眼睛了——在圣彼特^[1]赶我下地狱之前。

然后，探照灯光突然消失了。波顿侧身潜入黑暗。光束指向天空，然后消失了。塔空了。

广场那头，另一个警卫塔也把灯光照向波顿，然后光束也突然跳开了。波顿看见一个警卫紧握 MG48 向他瞄准。突然，警卫像海星似的迅速缩了回去，死了。

这已经不是波顿第一次向帕特里克·威勒和他的狙击步枪低声说谢谢了。

两名警卫和一只多伯曼犬包抄过来。黑暗中又是一声闷响，带狗的警卫倒了下去。他几乎同时放开畜生，对它大叫：“安格利夫！”多伯曼犬向前一跃，露出獠牙咆哮不止。

又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两名警卫都倒下了。

“他妈的拿枪的人，”波顿心想，“打死那条狗！”

地上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抬手便向多伯曼犬开火——是帕特里克。但是对帕特里克来说，那畜牲的行动实在太快了。子弹击中多伯曼犬身旁的地面，碎裂的土渣四处飞溅，却丝毫没有干扰到满口流涎的多伯曼犬的行动。

波顿停了下来，死死盯住那条狗。他似乎又回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军训要塞。一个军士指着黑板讲授；之后他们在用黄麻纤维和秸秆制成的粗糙的模型人身上进行训练。

帕特里克又开了一枪。打中了狗的尾巴，更激起了它的愤怒。

狗距离波顿只有不到十码的距离了。

波顿像田径运动员起跑那样蹲下身子。他只觉心跳加速，口干舌燥。直觉告诉他，会有更多的警报声响起，会有更密集的枪声从阳台上传来。

最后一刻——当狗跳起来准备袭击的时候——波顿向上跃起抓住了

[1]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死后在天堂门口接应到来的灵魂。

狗的两条前腿。狗头在离他的脸几英寸的地方龇牙咧嘴。一个简单而凶猛的动作，波顿用力把狗的两条前腿猛然撕开。

耳边只听见狗的胸骨碎裂时的咔咔响声，波顿把伯格曼犬抛到一边。他迫使自己不去听它的哀鸣。

又是一阵密集的弹雨——这次是来自身后。

波顿转身看见阳台上聚集的几个保镖正向他开火。他用鲁格尔回了几枪，没有一枪命中，但足以让那些卫兵退出视线。他又开始奔跑，然后跳进了门房。

栏杆倒在地上，里面没有守卫。当波顿靠近的时候，他发现守卫倒在地上，鲜血在他们脑袋周围晕成了光环。门房的窗户只有一个弹孔；另一个警卫的眼睛空洞地望着远处。不论发生什么，帕特里的枪法永远那么准。

枪战残酷地持续进行。现在还混进了大口径枪支的声响。纳粹全面警觉：又是三十秒，波顿还没能离开。

波顿趴到地上，向门边爬去，头上的窗户爆裂，撒下的玻璃碎片落了他一身。回头看看广场那头——透过机枪的扫射——他发现一辆敞篷卡车咆哮着向他冲过来，里面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车后还跟着更多的步兵，那是足以镇压一场起义的兵力。

波顿冒死前行，用周围的尸体当作掩护。当时真应该扔上一颗手榴弹，毁掉整个农场，然后远走高飞，而不是来蹚这趟浑水。

卡车前灯破碎了，接着是挡风玻璃，司机倒在方向盘上，车身歪歪扭扭地停下。士兵们立即像潮水一样从车上涌了下来。十五个，二十个。超过了波顿手枪中子弹的数量，甚至超出了波顿的能力范围。

射出鲁格尔手枪中最后的几颗子弹，波顿匆匆爬起来，向前奔跑。子弹像愤怒的红色马蜂一样，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军队正在逼近。“噢，玛蒂。”他想。

波顿突然停下脚步。他感觉像有一个巨大且滚烫的拳头捶在他后背上，让他头皮发紧，背后随之传来一阵剧痛。

一个火球窜到半空，狂吸一口夜晚的空气——又是一口，带来更剧烈的爆炸。

各种碎片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广场上：燃烧的金属块，发出空响的油桶。前方设的一个塔吊倾斜了。军队掉头掩护，把武器对准爆炸的方向。

广场对面一团磷火溅射开来。听声音像有一个兵团在袭击兵营：是道兰以及他的“魔盒”。波顿几乎咧嘴笑出声来。磷火落到地上，点燃了接触到的一切东西。涂过焦油的木头发出的恶臭萦绕在广场上空。

波顿站起身来，他这个方向只剩下零星的枪声。在死去的警卫身上，他发现了特征明显的 BK44 来福枪。他把步枪收缴了，然后猫下身子从栏杆下溜了过去，栏杆把军营和通向灌木丛的道路分隔开来。在一切重新被黑暗吞没前，方圆几百码的地方都亮如白昼；三百多英里之外，就是多鲁玛要塞，即与盎格鲁—苏丹的交界处。

波顿继续奔跑，极力搜寻其他人的踪迹。但什么都没有。他试图看清帕特里克开枪的方向。身后又是一声爆炸。沿路的灯光闪烁不定——嗡嗡作响——然后熄灭了。刹那间，整个军营都消失了。

“他妈的。”波顿吼道。“帕特里克？”他大声叫喊，“帕特里克？”

回答他的是身后的一片嘈杂。

波顿继续前进，时快时慢。柏油路在他脚下映出火光，但是不管从哪边看，树林都是黑魑魑一片。

“帕特里克？”他又喊道。太荒唐了！如果帕特里克没活下来，那么一切都将消失在黑暗里。

左边林中的植物剧烈摇晃。波顿跌跌撞撞地靠了过去。是一台引擎启动了，马力强大而急促。几秒钟后，一辆汽车呼啸而来，急转弯掉头过来，停下了。

这是一辆齐格吉普，纳粹在这里的代步工具，是大众汽车厂在斯坦利斯塔生产的。车体上绘有头骨和棕榈树的标志，是党卫军的徽章。

波顿举起来福枪，他豁出去了。

然后传出一个声音：“少校。上车。”

不是帕特里克——但也说不准。

第三章

凌晨1点25分

“帕特里克在哪里？”波顿吼道。变速箱发出哀号。“帕特里克在哪里？”

汽车面对军营逆向行驶，莱品斯基紧紧抓住方向盘，就像要把它掐死一样。双眼像猫眼般在黑暗中闪出亮光。他们没开车灯。

齐格车“嘎”的一声停下了。顶篷上传来一声撞击，像有什么东西掉在上面。莱品斯基又踩下油门。汽车晃了一下，很快加速前进。波顿从副驾驶座上转过身来，掏出来福枪。一个影子奋力从车顶跳到车尾。那人身穿树叶缝制的衣服，头戴粗大的黄铜头盔和带着管子的护目镜：夜视设备。从那玩意儿下面，波顿正好可以辨认出那张面孔：瘦骨嶙峋而且爬满皱纹；伪装涂料的污迹；断过的高挺鼻梁歪向左边。

是帕特里克·威勒。

“年纪太大了，不适合爬树了。”他揉揉后腰，龇牙咧嘴，然后把头抬起来，“但是上面的射击点更好。”他另一只手上握着一把定制的超大枪托的来福枪，带有消音器和炮弹大小的可伸缩瞄准器。枪杆上刻着几个字：“为了汉娜”。

“你仍然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射手。”波顿说。

“我没打中那条狗。”帕特里克回答。他的波士顿爱尔兰口音中，明显带有二十多年法属沙漠生活的印记。“以前不会。”

“我逃出来了，不是吗？放松些，困难已经结束了。我们快到家了。”

“那是你曾在敦刻尔克说过的话。”

帕特里克是波顿向阿克曼提出的几个要求之一。任务中波顿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从一起在法国外籍兵团的时候算起，他们俩人已经认识了二十年了，当时波顿还是一个满腔激愤的少年志愿兵，而帕特里克正是他的长官。但帕特里克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监狱改变了他——

就像有种灰色的东西掺进了他的血液。

波顿把脸转向前面。他们的车猛地冲进灌木丛，莱品斯基身体紧靠方向盘，脸色变得忧郁起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司机说。

“别开车灯！”波顿说。他瞟了一眼后视镜：羽毛一样的火焰腾入空中。“我们还是离他们太近了。”

“我们要错过路口了。”莱品斯基的鼻子几乎要贴到挡风玻璃上。

帕特里克的头出现在他们中间，带着夜视仪，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苍蝇。“那里！”他说，“左边。”

莱品斯基猛踩刹车急速转弯。他们冲进了茂密的丛林里——穿过一个朽木障碍——然后进入另外一条平行的道路。这是一条自比利时管辖时就有的泥巴路。从纳粹占领刚果时开始遭到弃用，现在它隐蔽在繁密的伞状植被中。恣意蔓延的藤蔓阻碍着吉普车前进的道路。

“开灯？”莱品斯基问。

吉普车上下颠簸，就像大西洋风暴中起伏的小船。波顿忍受着大脑在颅骨中震荡的不适感，回应道：“我们可以冒险打开车灯。”

莱品斯基轻拨开关，车灯照亮了前面的道路。他们在树木形成的隧道中穿行——绿色的、灰色的、黑色的——道路坑坑洼洼，就像奔驰在月球表面上。

波顿感到有只手放在他肩上，帕特里克示意他后面有动静。他转身看见一对车灯跟在后面，灯光正一点一点接近。帕特里克拿起来福枪。

“等等！”波顿说，“可能是道兰。先给个信号。”

帕特里克拿起手电筒，开始用摩尔斯电码发出信号：V—R—A—N—J—A。Vranja，家乡果园的木瓜品种。波顿脑子里浮现出它们的样子，果实金黄而又饱满。他希望有一天能靠它们过上好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他回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玛德琳一起摘上一个，闻闻它的芬芳。

后面的车没有回应。

“要是他们的手电坏了呢？”莱品斯基说。

帕特里克扛起武器：“万一他们要把我们炸死在路上呢？”他眼睛靠近瞄准镜。

吉普车冷不丁驶过一个较大的凹坑，车身猛然一震。帕特里克狙击

枪上的消音器在黑暗中脱落了。

“他妈的求你了。”帕特里克吼道，“你就不能让这东西稳当点儿吗？”

莱品斯基顶撞道：“你什么时候想自己来开都行——”

“他们在闪烁车前灯。”波顿说，“W—A—L—L—O……Wallop。是道兰的暗号。大家放松，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帕特里克“哼”了一声。

波顿坐回位置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正紧紧握着BK44的枪柄。由于握得太紧，只觉手腕生疼。

四十分钟后他们到达姆普，与预计的时间分秒不差。好一阵子，波顿一直在擦流进眼眶里的汗水，努力不去回想在侯切伯格书房里流下的眼泪。波顿不停瞥向后视镜，并没有德军的车灯。莱品斯基仍然俯在方向盘上。稀疏的胡须、油亮的头发，让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学徒。像所有队员一样，他也穿着党卫军制服，但布料明显不合他的口味。他不停地用波兰语咕哝着什么。祈祷或是抱怨，波顿也搞不明白。

姆普是一条从斯坦利斯塔到东边艾鲁姆的废弃飞机跑道。负责刚果原始航线的比利时航空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飞机场网络系统的时候，还在灌木丛中修建了零星分布的紧急降落点。这些地方现在隐入了丛林，是理想的藏身处。纳粹废弃了比利时修建的大部分陈旧公用设施，另修了更大更好的设施，这条跑道就成了征服的纪念碑。一个机场系统连接德属非洲的六个殖民地以及非洲殖民地和它们的祖国德国。在头颅广场附近，所有的小机场现在都是多余的，因为位于康多乐勒的新的国际终端机场，完全可以满足军用飞机和最新式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生产的空客的需求。私人飞机也会使用这里的停机坪，从上空疾飞而过的党卫军高官对侯切伯格的广场惊叹不已，但往往发誓再也不飞回污秽炎热的非洲了。波顿是那天晚上稍早时候飞到康多乐勒的；但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别熄火。”当他们到达机场时波顿说。然后波顿轻身溜下吉普，帕特里克紧随其后，他的面孔由于头部的昆虫造型而仍然显得模糊不清。两人慢跑进树丛中。

身后，道兰的车停了下来。开车的是皮埃特·瓦切——小组的第五名成员，罗德西亚人。波顿示意他们保持不动。道兰愤怒地挥了一下手。

“看起来真够憋屈的。”帕特里克说着，扫视了一眼机场的直径，“还有多久？”

波顿瞅瞅手表，努力在微弱的光线下看清表盘。他们的飞机计划在凌晨2点20分降落。“还有十分钟。”

“也许他们已经走了。”

“阿克曼不敢。”波顿答道，尽力消除和帕特里克同样的疑虑，“我去看看那栋建筑。你让其他人留在这儿。我不想让道兰弄得到处隆隆作响。”他在树林的掩护下离开了。

“等一下！”帕特里克说，在口袋里摸索着，“你也许用得上这个。”他向波顿扔了过去。波顿接住了，是他的勃朗宁，还带有帕特里克的体温。

波顿点点头，随后把手枪插进腰带。另一只手上拿着BK44，猫下身子，悄悄向机场远处一栋东倒西歪的建筑靠过去。这让他想起了农场后面的那个苹果店。

建筑没有门，只有个架子。里面发出带有兰花清香和潮湿石灰苦涩的混合味道；地上到处爬着蟑螂。值钱的东西早就被偷光了。墙上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是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三世——殖民地的前任长官，有人给他添上了一络牙刷般的胡须和一根蠢蠢欲动的阴茎；另一幅肖像的脖子套上了刽子手的绞索。纳粹的标志涂得满墙都是，但粗糙得像是孩子的涂鸦。

波顿来到曾经的控制室。破碎的玻璃窗对着那条肮脏的跑道。波顿心想：要为飞行员点亮什么信号。即使有夜间可视系统，像这样的降落还是充满了——

一阵噪音。

波顿费力地听着。一瞬间，他的脊梁骨冻成了冰柱。听起来像侯切伯格，像他迈着大步去吃饭时的步态。接着噪音再次传来，这次更加清楚：衣饰碰撞的叮当声。波顿紧贴墙壁。举起手枪，随时准备扫射任何入侵者，并用强有力的手腕卡住他们的脖子。

脚步声，一下，又一下。然后，一个大块头笨重地踏进房间。波顿以比心跳还快的速度将他摁倒在地，举手就要揍他。

“是我！”

他立马听出了那洪亮的威尔士口音，回应道：“你应该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呸！那是老头儿说的。”道兰谨慎地遣词用句，以表示对帕特里克
的轻蔑：老头儿，北方佬，混球（如果对方听不到的话）。他们之间的嫌恶
由来已久，而且是相互的，那种憎恶只有在同类灵魂之中才能找到。美国
置身战外，似乎当众侮辱了道兰，而帕特里克个人似乎应该为此承担全部
责任。

波顿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即使是在黑暗之中，即使他的脸上涂满了
伪装涂料，道兰看上去还是全身通红。“声音小点儿！威勒少校正按照
我的指示行动。”

“我想知道。你抓住那个德国混蛋了吗？”

波顿脑海里闪现出鲜血与眼泪的画面以及尖刀插进侯切伯格气管时
鲜血喷射的奇怪声响。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死了。”

黑暗中，波顿听见道兰的牙齿磨得咯咯作响。他的牙齿太多了，就像
柱子一样立在嘴里；炮弹一样的脑袋；身体有两个小桶捆在一起那么宽。
道兰这个威尔士人，爆破专家，是阿克曼访问农场前小组的头儿，具有与
生俱来的憎恨气质。现在，他咯咯地笑着，在波顿肩上重重地打了胜利的一
拳。“你看见我的杰作了吗？砰！至少炸死了二十个德国鬼子。”他又
咯咯地笑了起来。

“后面再说那个，”波顿有些不快地说，“现在，我需要两颗信号弹。
一颗在场地上风方向，一颗在另一端。你和瓦切去办。”

一个滑稽的敬礼。“是的，长官。”

波顿看着他匆匆离开。他了解像道兰这样的士兵，他们是一群没有
见过真正战斗并且认为 1939—1940 年的战争是个耻辱的男孩子。他们
认为战争就是狂暴而混乱的游戏，是绑着手榴弹的斗牛犬。如果在部队
里，那么士兵们在第一个晚上就会揍得他满地找牙，但现在，所有战争都
结束了，这个规矩也就失效了。

希特勒于 1940 年春天突袭低地国家（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之后，英国的远征军在敦刻尔克被包围。本来希望军队可以在短短几个
小时之内撤离，但从纳粹总部传来一道命令，要把英军赶到海里去。
45 000 人被杀死，近 25 万人沦为俘虏，只有不到 5 000 人逃了出去。“我
们军队的整个根基、核心和首脑都被毁于一旦。”丘吉尔在被迫卸任时承
认并说道。

哈利法克斯接替了丘吉尔的位置——头脑冷静，务实——他看出了公众的恐惧情绪，提议与德国首领展开高层谈判以决定欧洲的未来；没什么心情继续打仗了，1914—1918 年的故事再也不要重复了。希特勒同意了，他说：“如果说有一个民族从这次冲突中一无所获，那就是英国。”尽管有抗议的喧闹，但哈利法克斯的地位仍然由新闻报道和“带他们回家”运动而得到巩固。整整一个夏天，当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在英国领土上空激烈交锋时，新闻的头条都是有关要求返还敦刻尔克的战俘以换取和平的报道。母亲和妻子们来到议会楼外大街上，要求尽快见到他们的儿子和丈夫。尚不完全为人所知的是，欧洲的战败国派出大使来到伦敦，敦促英国首相与希特勒商谈能够保留他们独立主权的办法。

十月，英国与德国达成协议，签订了互不侵犯公约，并成立了新欧洲委员会（外交上称为 CONE）。被占领的国家——法国、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芬兰一样，在新选出的右翼领导下享有自治权。公约也一致认为纳粹国防军应保留国外军事基地，以确保这个新组织的稳定性。英国承诺，如果德国需要在东边打击苏维埃政权以保卫自己的边界，英国可以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敦刻尔克的战俘都及时赶回家过上了圣诞节。希特勒对英国人民达成的共识表示了祝贺，并送给他们一棵圣诞树，立在特拉法加广场中心——从那时起这便作为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英国和德国接着又签订了一系列和平协议，保证两个国家相互中立，并归还了德国被《凡尔赛和约》所剥夺的非洲殖民地。

1943 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使和平的氛围达到了顶峰，欧洲被两股势力平分——按丘吉尔的说法是“劈开”。英国将保持在东非的利益（唯一的让步是前德属殖民地坦噶尼喀）；德国占有西部，包括它新近独立的欧洲邻居的领土——这也是希特勒成立新欧洲委员会的宗旨之一。并非所有问题都悄然而逝。战争在刚果进行了一年多，自由的法国人民在戴高乐将军的带领下，在被非洲的德国军队驱逐到大西洋之前，终于占领了杜瓦那、喀麦隆。

之后是长达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当波顿回到吉普车上，帕特里克正在等他。“如果道兰说了什么，我

要把他的心掏出来，我发誓——”

“我需要你爬到树顶上。看看能否看见飞机。”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年纪太大，不能爬树了。”

“要么是你，要么是道兰。”

美国人哼了一声。“时间？”他问。

波顿又看看手表：“凌晨2点19分。”

“现在应该可以听见它们的声音了。”帕特里克一边说道，一边费力地向上爬。

“我知道。”

帕特里克消失在树叶中。“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阿克曼。”他透过树叶向身后喊道，“现在任务完成了，我们都是牺牲品。”

波顿站了几秒钟，耳朵向天竖着，然后爬回车上，坐在莱品斯基旁边。

“我听到威勒少校说的话，”司机说，“如果他是对的怎么办？”

波顿叹了口气。他的脚在靴子里十分疼痛；幸好他还穿了袜子。

“不要疑惑，而要相信。”

“啊？”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算了。阿克曼不会耍我们的。”

“但如果他们不出现呢？”

“那我很幸运，我还有你。”

莱品斯基疑惑地看着他。

“开车回家有很长的路。别担心，五分钟以后，你有的是时间抱怨个没完没了。”

他们陷入了沉默，波顿听见从南边过来的发动机微弱的嗡嗡声。飞机是中非航空的常规机型，每周从南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飞往苏丹喀土穆。没有一个纳粹飞行员会在他的雷达监视器上对这个信号光点看上第二眼。阿克曼大致让他们放心了。

莱品斯基又说话了。波顿猜他是紧张不安。“我要教伊丽莎白开车。给她买一辆汽车。那会给她的亲戚们留下深刻印象，你说呢？”

“如果你买的是英国车，尤其如此。”

[1] 一种英国产的汽车品牌。

“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的品牌，一辆小型奥斯丁^[1]就够了。”

“我敢保证他们一定会欢迎你回家。”波顿说道，努力表现出真诚。他知道司机接受这份工作仅仅是为了钱，因为他相信鼓鼓的钱包会改变心上人父母的偏见。波兰已经不存在了，华沙被夷为平地。一个亡国的士兵根本不可能是心上人父母心中的乘龙快婿。

“我希望是这样，少校。她是我想要的一切。”

“我明白你的意思。”波顿说着，想起了玛德琳。然后他把手放到嘴唇上，“你听见了吗？”

莱品斯基听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波顿把头探出窗外，用手罩住耳朵。他肯定莱品斯基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发动机的嗡嗡声，但现在他能听见的也只有昆虫的叫声。虫虫^[1]，父亲这样叫它们。波顿想知道它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唱什么歌。这里的灌木丛中，它们也许是一种昆虫：蟋蟀。

跑道尽头一束红光射了出来。道兰点燃了第一颗信号弹。

“希望不要把德国鬼子引过来。”莱品斯基说。

波顿没有回答，他还在仔细甄别夜晚的各种声音。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侯切伯格就曾告诉他关于蟋蟀的故事：它们怎样把大本营隐藏在灌木丛中，像人类一样开战，它们拥有战士血统和公主血统。以及在波顿非常听话^[2]的时候，也就是侯切伯格和母亲一起祈祷的时候没有打搅他们，之后他会教波顿蟋蟀的秘密语言。就像侯切伯格的许多诺言一样，没有任何用处，不过有时他也会发出奇怪的虫鸣声用以自嘲。

侯切伯格和他的故事。

波顿挪动一下座位，现在比什么时候都热，纳粹的制服让他胸口感到憋闷；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扯下来。他重重地拍了一下仪表盘：“他妈的飞机在哪里？”

就像专门回答他的问题一样，引擎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他怎么会错过呢？声音是从西南方向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兴奋。

波顿和莱品斯基丢下吉普车，跑进树行中。道兰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1] 原文为德语“*Das Heimchenchor*”。

[2] 原文为德语“*sehr artig*”。

瓦切也点燃了信号弹,又发出耀眼的光芒。当他匆匆向他们走来的时候,波顿瞥见这个年轻士兵在火光中的剪影。十年前,夜间接机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有信号弹。但是阿克曼为飞行员提供了和帕特里克一样的设备:夜视仪,最新型的,当然也是德国制造的。

“它在那儿!”道兰发出低沉而洪亮的声音。他开始用威尔士语唱歌,“上帝,引领我穿越旷野……”这是波顿第一次没有叫他小点儿声。

飞机已经在做最后的降落:一架维克斯子爵^[1]。四个引擎在空中呈现一片模糊的灰色,轮子已经低得可以掠过树冠。

上方树枝摇晃,发出“沙沙”的声音。帕特里克跳到地面上,夜视仪装备还戴在他头上。

波顿放心地朝他笑了笑。

“我们有麻烦了。”帕特里克说,他的腔调无动于衷,“整整一个护卫队。至少十二个人,有些带有 MG48。”

波顿的笑容消失了。道兰对帕特里克沉下脸,好像一切是他的错似的。

“他们在不在我们的线路上?”波顿说,“还有多远?”

飞机在他们身后着陆,轮子撞在积满泥土的跑道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为了让飞机有足够的空间停下来,引擎立即被关掉了。

“如果德国人以前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现在他们知道了。”帕特里克说,“我们最多只有两分钟。”

“如果他们派来一支巡逻队怎么办?”训练时莱品斯基就问了不少一百遍,“我们绝不可能从喷气式战斗机下逃生。”

“他们不会贸然打下一架商业飞机。”波顿第一百零一次回答他,“胜利的一定是我们。”这次他的声音少了些许自信,“两分钟足够了。”

飞机慢慢滑行,后舱打开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出现了,他兴奋异常,就像一个泳者潜到鳄鱼成群的水域。飞机向跑道尽头滑去,然后掉头回来。波顿辨认出尾翼上的 CAA 蓝色标志。飞行员向他们打着招呼。

“我们走!”波顿说。没有人需要告知两次。他们在树林的掩护下离开了,当穿过跑道的时候,瓦切也跟了上来。道兰一直在向后看,机枪时

[1] 一种英国产飞机。

刻准备着。没有纳粹出现,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即使引擎卷起的气流已经丝毫感觉不到,飞行员还是不停前移以避免风头。“纳里斯。”他介绍自己,“你们都办妥了?”

波顿点点头。

“好。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不想在地上多待一秒钟。”

“这就是我喜欢飞行员的原因。”帕特里克说。

纳里斯问:“这个区域安全吗?”

“很快就不安全了。”波顿回答。

飞行员听罢,嘴上嘟囔几句,变得不安起来。

跑道的另一端,飞机已经掉过头来,准备再次起飞。飞行员使风门快速旋转起来。纳里斯带着队伍向飞机急速走去,丝毫不管波顿他们是否跟得上。三百码的距离,如果纳粹正在接近,发动机的轰鸣足以湮没他们的行动。

波顿向后看:跑道是空的,树上也没有人。

前方,另一个飞行员出现在飞机上,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他每一次挥手都昭示着同一样东西——家。

欢庆的冲动涌满波顿全身。他要兑现对玛德琳的承诺。五加五加十:再也不需担心任何事情了。在他身边,帕特里克带着一个自由人特有的活力在奔跑,狙击步枪挂在肩上,手枪攥在手里;他看起来更年轻了。

距离飞机只有五十码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波顿亲了一下他的老朋友;他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他撕下纳粹臂章,把它扔向风中。

飞机爆炸了。

第四章

英国,萨福克,索特麦迪农场

8月28日,晚上20点35分

关于那个夜晚,他们都有秘密要讲。

波顿和玛德琳坐在农舍后面的凉亭里。今年早些时候,他们最终确定了更深一层的关系:他们想在一起,于是就买下了这个地方。玛德琳和她的勇气及内心的平静,给了波顿一种从小就没感受到过的满足。前面是一片间杂野草的草坪,后面斜坡上有一片果园。尽管夕阳已经西落,但经过一整天的照耀,空气依然很温热。不管什么时候走动,凉亭都会在下面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似乎马上就要裂开似的。

波顿正要开口说话,玛德琳打破了沉默。尽管她的英语几乎无可挑剔,仍然能听出一点儿维也纳口音和一种受过迫害的味道。

“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我要告诉他,等我回去后。”她叹了口气,“我在这里很开心。”

波顿没有搭话,玛德琳转身面对着他。她身穿剪过的宽松长裤和一件毛衫。黑色的头发扎成松松的马尾,散发出金银花香和微微的汗香。“你看起来不那么高兴。我以为那是你想要的。”

“那是我想要的。”

“那为什么是这副表情?”

波顿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很漂亮——纤长,精致,指甲总是剪成法国风格。和手指比起来,它们是如此脆弱,又如此完美;而波顿手上坑坑洼洼,布满伤痕。他们的手指本能地蜷在对方掌中。波顿轻柔地握紧了,但还是没有说话。听了她的话他感到快乐,但也为自己必须要说的话感到不安。

“答应我,我们永远住在这里。”她说,“这里太完美了,离开伦敦之后,我就没有这么安静过。你听,真的可以听见太阳落山的声音。”

波顿把耳朵竖起来：“我只能听见福莱厄老头开着拖拉机咔嚓咔嚓前进的声音。”

玛德琳嬉笑着戳了一下他的肋骨：“别逗。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真的打算离开他？”波顿问。

“必须这样。”

“你确定？”

“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再说，爱丽丝也到了懂事的年龄。如果她说出了什么呢？我最好在她发现之前主动告诉她。”她把波顿的手放在嘴唇上，“我想和你在一起。”

他们默默坐了一会儿，玛德琳在等他的回答。

终于，他开口了：“我必须离开了。”

玛德琳笑了——用那种女孩般的大眼睛可笑地看着他。“去哪里？”

“我不能告诉你。”

她又笑了：“噢，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给我的惊喜！这次是什么？更多蛋糕吗？真丝内衣吗？”

“不是那种惊喜。我只会离开几周。”

玛德琳僵住了：“你什么意思？”

“我会在九月底回来。”

她将手抽回来，站起身来：“你答应过的，波顿。你答应过的！”

“你会把爱丽丝吵醒的。”

“你说，再也不会了。你已经放弃了那种生活。”

“是的。”

“那你想干什么？”

“这次不同。”

“你现在告诉我这个。而且是在我正想离开他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再提她丈夫的名字：太尴尬了，太局促了。她丈夫已经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代词“他”。

“两者没有关系。我当然想让你离开他。我请求了你多少次啊？！回到伦敦和他分开，然后回到这里生活。”

“我独自一人。”

“我已经跟你说过，”他带着防御的语气说道，“我几个星期后就回来了。”

“如果你没有呢？”

“我会的。”

“不，波顿。我不会这样走的。”她的手蜷成了拳头，“我不会再独自一人出走。再也不会了。”

“求你了。你在听我说吗？我说的不是那个。”

“从我离开维也纳开始，我就没有选择了，而这次我有。此外，还有爱丽丝。”

“我们需要钱。”

“我父亲也这么说过。看看现在他到哪儿去了。”她又坐了下来，用双手遮住脸庞。一缕头发松散地垂了下来。在被拢到耳后之前，波顿看见它上下抖动。

玛德琳向上瞅着他：“波顿，我怀孕了。”

“什么？”

“我一直在找合适的机会告诉你。但有爱丽丝，还有这房子……”

“不会吧，你刚才说的。”波顿突然感到自己又变成了第一次在兵团行进时的那个年轻士兵：被沙丘绊了一下，在沙里摇晃，带起一片尘土和疑惑。

“四个月了。上次我准备告诉你的，但想先确认一下。”

“是我的吗？”

一阵锥心的痛苦拧皱了玛德琳的脸，以至于波顿自己心中也能感受到那种疼痛。

“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碰过我了。”她回答道。

“我很抱歉。”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上次玛德琳来的时候，他们一起散步，最后在一棵老橡树下做爱。波顿现在就能看见那个地方。他还记得粗糙的地面以及她大腿上紧致光滑的肌肤：她让他的世界活过来了。后来他们躺在草丛中，半裸着躺在那儿，玛德琳开玩笑说，“到一月份我就不会再这样做了。”当时，波顿笑了，他在她肚子上摸索到一小块儿凸起的区域，还想着有点儿像浮肿。他以为那是她对甜品永不餍足的结果，从来没想到她会怀上孩子。他的孩子。

“我们一定需要钱的。”波顿说。

“不，我们不需要。”

“那我们怎么生活？今年我们不能只靠这些柑橘发财，况且，这个地

方也要完了。”

“你认为我在意这个吗？”

“记住，我见过你的生活：佣人，热水，昂贵到几乎可以买一匹赛马价格的家具。”每次他回想她在汉普斯蒂德^[1]的房子，他的思绪就会转到那些黝黑的玻璃陶瓷碎片上。“我想给你同样的东西。”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那些都不重要。只要在你身边，我情愿睡在地板上。”

波顿觉得一阵剧痛传遍全身：“那我姨妈呢？你知不知道从她那里拿钱是什么滋味？”

“那些钱给你买了这个农场。”

“我们的农场。”

“仅仅是一笔借贷。她想用债务拴住你。”

是的，波顿想用沾满鲜血的金钱偿还她姐姐的债务。“这份差事回报丰厚。”他说，“我接了，一切都是我们的了。没有债务，没有贷款。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任何人了：我的姨妈，他。我能给你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还有孩子的。”

“但我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些话说出来，玛德琳的声音变成了愤怒的喊叫，“只要未来。如果你走了，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知道吗，关于你怀孕的事？”

“这就是我必须离开的原因。它绝对是我们婚后一大丑闻。你能想象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吗？”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在这里非常幸福。”

玛德琳咬住嘴唇，抑住就要涌出的泪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什么工作如此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你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早晨。”

她双眼模糊了。波顿伸手去抚摸她，但玛德琳把他推开了，愤怒而心痛地一推。“你答应过的。”

[1] 英国伦敦北部的旧自治市，现为卡姆登的一部分。

“我答应你，我会回来的。”

“那下次呢？还会有多少其他的诺言呢？你甚至不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波顿从藤架上滑下来，跪在她面前。她脸红了，美丽无比，他想捧起那张脸，吻她。但他抓住了她的手。玛德琳推拒了好几次，才允许他们的手指再次紧扣在一起。

“非洲。”他说：“我要去的地方。”

玛德琳转身就走，波顿赶紧拉住她。“是安哥拉，对吧？”她说，“我在无线上听说：纳粹准备入侵。”

“不是，德属非洲，刚果。”

“但你已不再关心非洲了，没有人会关心。他们说什么来着？让德国人搞定一切吧——”

“因为有选择会更糟，在那里，我们至少还有和平，还控制着整个帝国，而且这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我懂，我读了报纸的。”

“那这次是为什么呢？”

一瞬间，波顿又看见了侯切伯格的脸孔，笑得像个走狗。被烟熏坏了的童年老家：燃烧的树，漠然流淌的奥蒂河。“和过去有关，需要清算的过去。”

“你说过是为了钱。”

波顿犹豫了一下：“都有。我向你发誓三周后就回来。”

“我会在伦敦。我不能这样做，波顿。如果必须走，你就走吧——但不要让我再等了。已经够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走过来了，不是吗？还有我们的那些计划呢？”

“我不记得其中有刚果。”

“那孩子怎么办？”

“我想再要一个女孩。想让她知道父亲是谁。”她声音里的恐惧越来越强烈。恐惧，歇斯底里，狂风暴雨般的哭泣。玛德琳很少哭，即使丈夫发怒的时候也不哭。

“你说到我的时候，就像我已经死了。”

“你都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

波顿又犹豫了：“去杀一个人，一个纳粹分子。”

“一个纳粹？”

“一个党卫军头目。一个具有你所憎恨的一切品质的代表。”

“我不需要关于党卫军^[1]的说教。”

“非洲乱成一团。”

“杀了他，什么也改变不了。会有另一个人来接替他的位置。接着又来一个。高布勒说过什么来着？这将是德国的千禧年。不值得这样。”

很长一段时间，波顿一句话也没说，仅仅盯着自己握着的她的手。

然后他开口了。

告诉她一切。一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的故事，包括帕特里克。每当提到侯切伯格的名字，他都会变得更加嗜血。波顿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父亲。这个想法让他充满欣喜，亦饱含同等的恐惧。但他更没想过会成为一名缺席的父亲，他不会像母亲那样。他有时在想，他现在是不是那个眼巴巴地望着一行一行树的十四岁男孩，憧憬着有一天母亲会再次出现在灌木丛中。

玛德琳专心地听着。她知道波顿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死了，但不知道怎么死的。他的童年对她一直是一个缺漏，那是他羞于面对的东西。玛蒂已经学会了接受生活的残忍，他为什么不能呢？一开始她还兴致勃勃的，很快眼泪就从眼睛里滚落下来。最后她的脸变得像山神一样冷酷无情，好像她正目睹波顿的新生。

讲完的时候，一层稀薄的寒雾笼罩着田野。好一阵子，两人谁也没有说话。近处，波顿听见后门上风铃的脆响。那是他母亲的，是他依然保留着的少数遗产之一。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不顾父亲的反对，用它们装饰自己的家。晚上，波顿就在它们闪烁的微光中入睡。

“我饿了。”玛德琳最后说道。

“想让我为你做些吃的吗？火腿三明治怎么样？”她喜欢火腿三明治，尤其是把面包蘸在牛奶中，用刀和叉一次把破盘子中的食物吃个精光。

她摇摇头：“你知道，我有时在想，如果情况不是现在这样，会怎么样

[1] 原文为德语“the Schutzstaffel”。

呢？我还会在澳大利亚吗？或者去马达加斯加？我的父母呢？我的兄弟姐妹呢？”她的声音拖得老长。

“我们也许不会遇见。”

“爸爸曾经说过，如果让他们^[1]尽情地玩儿，他们马上就会厌倦，然后不再搭理我们。我想爸爸对这一点一定深信不疑，即使他们让他扫大街，朝他脸上吐口水。”

每次波顿听到这个故事，就想把玛蒂拉到胸前，永远不让她离开自己。

“但是如果我能亲手揍那些狗娘养的，”她继续说道，“如果我能让他们也感受感受这一切——”她重重地打在自己胸脯上，“——我会毫不顾忌地这样做。”

波顿觉得脑子里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她要送上她的祝福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带着她的祝福而离开。

“但是你，波顿，你应该忘了它。你把它们埋在心底太久了，你应该让它们浮出水面。对你来说，非洲什么也不是。”她看着他，眼里满是乞求和蔑视，“侯切伯格是个鬼魂。不要把他带到生活里。”最后几个词她是用德语说的。

“我爱你，玛德琳。”波顿说，“你给了我太多，但我需要去做，我需要知道母亲的真相。”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呢？”

他摸索着掌心的纹路。在他们相遇之前，他的生活是残酷的，噩梦不断。“我们是空心人。”他记起军团里一个家伙说过的话，“失去狂暴的灵魂的空心人。”这就是他加入军队开始这种生活的原因：军队里艰苦的日子和短暂的夜晚，使他没有时间回想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开始欢庆和平的时刻，他又想回到非洲。他需要某种东西平息心中的怒火，把过去关在身外。除了该死的过去，什么都好对付。一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总是在嘲弄他。现在他有了一个把它们彻底祛除的机会。

“一个未来，”他回答，“可以再也不用总是回头，记挂着过去发生过什么的未来。我已经厌倦了。一旦我知道了真相，或者侯切伯格死了，

[1]指德国纳粹。

我就再也不会离开你、孩子还有爱丽丝了。”他眼睛瞟向果园，周围都是损毁的建筑，“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玛德琳再次陷入了沉默。“三个星期吗？”

“18号有一个定期航班从埃及回来。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丰收。我们会有大量的塔吉里^[1]用来庆祝。”波顿挤出一丝笑容，“我来做饭。柑橘酱炖小羊羔，就像在部队里一样，你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傻瓜，羊羔还不到季节呢。”她略带酸楚地说道。

“那就羊肉，或是牛肉，所有的都用香槟浇上一遍。为我们的将来干杯。”

长长的停顿之后，玛德琳说道：“我会等你，但你绝不能——绝不能——受伤，或者被杀死。”

他把她拥入怀中，用手捧着她的后脑勺，感觉就像托住了她的全部重量。“请你相信我，玛德琳。我答应你。”

他真心就想这样。

这架燃烧的飞机，本来是要带他去喀土穆^[2]；然后开罗，伦敦，最后从那条坑坑洼洼的路上回家。

[1] 北非的一道菜。

[2] 苏丹的首府。

第五章

刚果,姆普机场跑道
9月14日,凌晨2点25分

一声刺耳的锐响过后。第二枚导弹呼啸着钻入机身,爆炸了。然后是第三枚。

波顿撞在舱板上,满嘴汽油和烈火混合的恶臭。又一枚导弹从飞机旁边呼啸而过。如果躲在树丛里,可以看到一架火箭发射器和一辆导弹装载卡车。

燃烧的碎片像雨点一样洒在四周。道兰在地上翻滚,整个左臂都着火了。帕特里克撕下身上的制服,盖在这个威尔士人身上,把火扑灭。子弹像冰雹一样在他们身旁乱飞。

有几秒钟时间,波顿都已经失去信心了……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把莱品斯基拉到身边。“回到吉普上。所有人,快!”

他们跳上汽车。机场四周都有士兵出现。波顿看见了党卫军的黑色制服,上面配有标志性的咧嘴狂笑的骷髅臂章。

“他怎么办?”莱品斯基发动吉普车时问。

纳里斯还呆立在他们离开的地方,眼睛紧紧闭着,身体剧烈抖动。无论如何,幸好没有一发子弹打中他。“纳里斯!”波顿喊道,“快走!”

空军士兵依旧呆立在原地。

“别管他。”帕特里克说。

波顿返身冲回去,祈祷自己不要被打中。他抓住纳里斯,把他拖上吉普车。还没关好车门,车子就启动了。

子弹扫在挡风玻璃上,玻璃哗啦破成了碎片。波顿满脸都是碎片:数不清的灼伤裂口。军队出现在面前。莱品斯基加大油门,就像撞柱游戏一样穿墙而过。波顿突然瞥见一张惊恐苍白的脸,很快又消失了。不知什么地方又传来一阵爆炸的巨响。

“停下吉普车！”帕特里克在车尾叫道。

“快点儿！”波顿大喊，“快点！”

“我说停下！”

莱品斯基没理他。帕特里克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枪口死死顶住司机的头部：“马上停下！”

莱品斯基猛踩刹车。吉普车紧急刹住，所有的人都冲向前面。发动机戛然而止。身后，瓦切开的另一辆车也试图停下。两车相撞，发出刺耳的金属切割声和玻璃破碎的吱嘎声。

“你他妈疯了吗？”波顿喊道。

司机重新打火。

“走那条路。”帕特里克说，他还带着夜视装备，“我掩护你。”

波顿立马从车上一跃而下。身后的车灯像怪兽的眼睛一样吓人。前方路上铺着一溜钢钉，足以让任何汽车的轮胎报废。波顿把钉条从地上撬起来，扔进灌木丛中。

“少校？”道兰从后来车上下来，手里攥着一捆炸药。

“二十秒。”波顿朝后叫道。

道兰摁亮计时器，把炸药楔入某个树根，然后攀上车。瓦切倒好车，调转方向猛踩油门绝尘而去。

莱品斯基重新发动引擎，它又粗暴地转动起来。

波顿爬到他身边。“走！”

在加速之前，他们已经被士兵包围了。对方一阵猛射，子弹近在嘴边。剩下的挡风玻璃全碎了，有人尖声惊叫。

波顿掏出勃朗宁，向车外胡乱盲目地扫射。

吉普车挂着一挡，歪歪扭扭地前进，转速表指针已经触到红色警戒区域。他们离开马路，朝树林开去。

“莱品斯基，当心！”波顿朝司机大叫。莱品斯基猝然倒下，一只脚卡在油门上，半边脸不见了。

波顿抢过方向盘，拼力扭转方向，以免撞树。吉普车还是撞上了树干，引擎盖变了形，车子反弹回来滑到路上。

后座上纳里斯号啕大哭。

波顿猛拉手刹，觉得那东西都要被他扯下来了。吉普“嘎吱”一声停下来。他听见不远处德国人的声音，以及帕特里克的来福枪消声器回坐

的闷响。

波顿把莱品斯基的尸体往后拉，盯着他看了一眼，那幅情景永生难忘。头上被子弹打了个洞，鲜血涌出来，变成了黑色，剩下的那只眼睛为发生的这一切而指责地盯着波顿。

波顿打开驾驶室的车门，把莱品斯基的尸体推了出去，然后上车握住方向盘。

道兰的炸药引爆了，大树连根拔起，横倒在公路中间，发出一阵可怕的巨响。波顿踩上油门，吉普上下颠簸。“我需要开灯。”他对后面的帕特里克喊道。

“你想让更多的人打到我们吗？”

“我他妈的看不见！把尾灯打掉。”

帕特里克探出车身，用枪托把尾灯捣碎，然后波顿打开了主灯。前方的道路沐浴在银色的灯光下，而道兰已经消失在光区之外。速度仪上时速升到30公里。然后是40,45,50。身后忽隐忽现的炮火开始减弱，最终被灌木丛完全吞没。波顿长出一口气。

从后视镜里看，帕特里克正愤怒地瞪着他。

车整整开了一个晚上，一直行驶在那条破旧的脏路上。西边是大众汽车公司巨大的橡胶工厂，为无处不在的大众汽车生产廉价的轮胎；旁边是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确保欧洲人能够享受愉快的早餐。但自从德属刚果变成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以后，这个内陆地区几乎就被遗忘了。波顿也为这些比利时人所无法应付的灌木丛而感到吃惊。纳粹一定在这里接受过教训，他想。不管他们的纳粹标志升得多高，这些藤蔓迟早都能够得着。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道路开始开阔了，波顿追上了前面的车辆，后来波顿一直在前面带路。终于，肾上腺素开始减退，他双腿越来越僵，脸上的细小伤口开始灼痛。后面的帕特里克取掉了夜视镜。双眼紧闭，不过波顿猜他不是睡觉——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把来福枪贴在身旁，手里摸索着刻在枪杆上的文字。纳里斯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就像有人要把他的腿锯掉一样。

太阳升起一个小时了，晨雾降低了可视性，波顿决定停下来。他把时速降到20公里，看见灌木丛间有一个缝隙，就调转方向插了进去，瓦切从

后紧跟进来。他们在林中掉了头，在树冠的掩饰下把车开得远远地，以避开公路。四周有残留的乡村气息。木屋腐败得很严重，明显很久没人居住了；波顿心想，应该是从《温得和克法令》颁布之后，这里应该就没人住过了。

温得和克，德属西南非(DSWA)的首都。1949年，希姆莱^[1]宣布把温得和克作为会议地点，用以商讨“德属非洲的种族安全”问题。具体细节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但接下来几个月，把黑人重新安置到撒哈拉——“姆斯佩尔”——的行动就开始了。官方的描述是“种族的再分配与再联合”，至于究竟有什么含义，多数人都不愿过问。

波顿关掉点火装置。除了引擎尖厉的声响，树林里一片寂静。连续的疯狂驾驶之后，引擎的声音大得非比寻常，好像随时都会暴露他们的方位似的。露水从树顶悄然滴下。

波顿转向帕特里克。昨晚早些时候，帕特里克在眼里滴了几滴阿托品^[2]以扩张瞳孔，这是狙击手的平常举动，用来增强远距离夜视效果的。现在他的眼睛依然睁得老大：显得狂躁而惊恐。“你还好吧，头儿？”波顿问道。头儿——帕特里克的军团头衔：首领。

“纳里斯中弹了。”

“严重吗？”波顿问，说着转向那个空军士兵。他比波顿年长一些，留着一撮斯坦·劳拉^[3]式的头发，但不管怎样，都比波顿显得要年轻些。嘴唇像用生猪肝切成的细条。

“皮外伤，”帕特里克回答，“我已经包扎好了。”

他们从车里走下来，去找其他人。当走近时，道兰正对瓦切悄悄说着什么。他们交换一下默契的眼神，然后呈半立正姿势站着。他们眼睛模糊，但充满期望。可怜的家伙们，波顿想，危险还远没结束。

“莱品斯基呢？”瓦切问道。

波顿摇摇头：“已经死了六个钟头了。”

“噢。”罗德西亚人脸色发灰，肩膀下垂，“他是……一个好人。”

[1] 德国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

[2] 一种化学药剂。

[3] 一位著名影星。

“对一个波兰人来说。”道兰补充说。

瓦切继续说：“回去后，谁去通知他的未婚妻？”

“我们必须得先弄清情况，”波顿说，“谁会爬树？”

没人回答。

“我需要有人爬到薄雾上方。看看发生了什么。”

“一晚上我已经爬了好几次了。”帕特里克说道。

“我来。”道兰说着，朝老头儿露齿讥笑。

“你的胳膊怎么样？”波顿问道兰。他的胳膊用潮湿的绷带包扎着，靠手一端已经出现了绑缚过的青灰色。

“没事儿。”他放下 **BK44**，攀上最近的树干。

等待期间，波顿拿出水壶。他冲掉血渍——侯切伯格的血——从他手上溅到脸上的。然后把水壶举到嘴边。“独裁者！”他向帕特里克喊道，他们部队的一个老玩笑。

波顿的朋友没理睬他。

波顿喝了一大口水，然后把水壶传了过去。“有人有吃的吗？我饿死了。”

“我有几个橘子。”瓦切说。他到吉普上拿了一些过来。“它们让我想起了家乡。”瓦切在队伍里显得非常稚嫩，天生一双猎人般警觉的双眼，但总带着某种羞愧谦卑的表情。从身材来看，他和道兰一样，都是大块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道兰的小兄弟。猩猩大哥和猩猩小弟，帕特里克这样叫他们；瓦切是小猩猩。

橘子分完后，帕特里克剥下一小半，慢慢地一点点地咬。吃完橘子，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去拿他的烟斗——他的“幸运烟斗”——然后点燃打火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帕特里克就有了那只烟斗，他相信只要烟斗是安全的，他也一定没有大碍。闻到熟悉的烟味，让波顿振奋起来。

道兰回来了，裤腿上沾满了潮湿的绿色污迹。瓦切把自己那份橘子给了他。道兰狼吞虎咽。“东南方向有个切割机在嗡嗡行驶，”他说道，吐出橘籽儿，“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们是安全的？”纳里斯问道。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罗德西亚鼻音。

“现在是。”波顿答道。

他们又吃喝了几分钟，每个人都渴望回家。瓦切把 **BK44** 的弹夹取

出来,开始检查扳机。BK 是纳粹在非洲非常喜欢的武器,成千上万地从姆斯佩尔的党卫军的工厂里生产出来。它们是在入侵比利时刚果(那时还这么叫)那几个月里设计出来的,因为士兵们发现传统的来福枪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卡壳。BK44 只有 7 个可以拆卸的部分,以其明显的弹夹形状而得名:香蕉枪。

波顿拿出地图,他想:必须找到一条逃出非洲的线路,然后回到玛德琳身边。在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波顿和玛德琳决定,玛德琳还是应该先回伦敦,继续假装过着正常的生活。然后,在 18 号波顿回家的时候,她再回到农场。最后,她再把一切告诉丈夫。

波顿把地图摊在吉普车的发动机盖上,开始研究起来。其他人马上聚集到他周围。这是一张 1943 年绘制的老海军情报地图,上面标有原来的比利时修建的道路。波顿用黑线在上面加上了新修的德国公路;一片乱七八糟的粗线条。他的手指跟着地图上的线路慢慢向前移动,然后定在一个地方。“我们就在这儿,最多相差几英里。”

道兰靠过来,点了点头。然后波顿的手指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了几英寸,停在一个标着“多鲁玛”的地方。“我们正朝苏丹前进。”纳里斯盯着地图。“还不到 150 英里。我们黄昏时分就能赶到那里。在午夜穿越边界就安全了。”他抬头热切地看着每个人。

纳里斯和瓦切点点头。

“我选英属尼日利亚,”波顿说道。

道兰突然倒抽一口凉气。“尊敬的少校。”他说,“你他妈的疯了吗?这有——”

“1 200 英里。我知道。直线穿过阿克瓦托瑞纳。阿克瓦托瑞纳:靠近赤道,前法属非洲,现在是纳粹在西部的行政中心。”

“我们不可能到达的。燃料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燃料到达苏丹。”

“燃料是一个问题,”波顿承认,“但想一想,多鲁玛是最近的交汇点。由于余巴煤矿挡住了剩下的边界——这再明显不过了。如果你们是纳粹,会在哪里重兵布防?去那儿就是深入虎穴。”

“他是对的。”帕特里克勉强地说。

“鲁吉艾怎么样?”瓦切问道。拉佐罗·鲁吉艾是阿克曼在斯坦利斯塔的联络人,为他们提供吉普车和武器。他们都想起了他那栋避灾用的

安全房舍。“也许他能帮上忙。不管怎么样,这能帮我们偷渡到河流下游。”

帕特里克摇摇头:“纳粹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不,”波顿连忙说,“他们在追杀我们。你自己也看见了。”他不想自己接受这个选择。

“呼啸的炮弹?路上的钢钉?我告诉你,孩子,这是埋伏。我们被阿克曼耍了。”

“所以?”瓦切说。

“所以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他们也会知道鲁吉艾。他可能已经开了窍,给希姆莱报了信。”

道兰说:“如果说了,他就是个傻瓜。”

“痛苦把人人都变成了傻瓜。”

“我和瓦切以前为阿克曼工作过。他从没耍过我们。报酬不错。老头儿,你在说屁话。”

“他是这样的,”波顿表示同意,出面结束这场争吵,“每个人都说他是个正直的人。”

“也许每个人都是错的。”帕特里克说。

道兰不理睬他的话:“谁会在意我们被算计了,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我说的是去苏丹。”在“我们”这个词里,他似乎包括了瓦切,罗德西亚人没有表示反对。

波顿看出争吵毫无意义:“这将是与德国人的周旋。”

“我们可以冲出去!”道兰低吼道,这个想法让他眼睛发光,好像杀了几个纳粹就可以改变世界一样。

“上帝啊。”帕特里克说着,摇了摇头。

“老头儿,你有问题吗?”

“你们想找死吗?”帕特里克吸了一口烟斗,“完全没有问题。”

“典型的北方佬:胆小如鼠,怕上战场。”

帕特里克发出一声叹息:“你知道,我们不都是孤立主义者。”

“也差不多就是了。如果不是你们狗屎一样的国家,我们也许早就痛击德国鬼子一顿。给希特勒致命一击。”

在短暂的首相生涯中,丘吉尔一直努力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总统对英国的困局深表同情——但他没有民众支持。美国第一委员会敦促

国家不要参战。国内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要紧的是恢复国内萧条的经济,而不是参与欧洲的冒险。国会同意了,批准了《1940 中立法案》。从那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确定了。

“我在敦刻尔克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帕特里克问道,“还在上学,你妈还在打你们屁股。”

“现在你在哪儿?”道兰满脸通红,“撒泡尿照照自己吧。我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你太老了,太老了,而且是个懦夫。”

他会把道兰干掉的,波顿心想。帕特里克还在乎什么呢?猛地一扭脖子,道兰就完蛋了。

但是帕特里克笑了——一声低沉的笑——什么也没说。波顿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抬头看着天,让薄雾笼罩的太阳温暖自己的脸庞。

“好吧。”波顿说道,接上刚才的话题,“我们分为几个小组。你们两人去苏丹。我,帕特里克和纳里斯去尼日利亚。”

“我想和他们一起走。”纳里斯指着道兰和瓦切,就像他们是一群疯子里唯一清醒的两个人。“苏丹近些。”

“相信我,你不会这样想的。”

“相信我,我确实决定了!”纳里斯已经朝他们的方向走过去了。

“听着,我们需要你。如果独自开车,尼日利亚太远了,尤其如果——”他犹豫了一下,“——尤其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受了伤。我们需要一个三人小组,轮换开车。”

“很抱歉,那不是我的问题。”

“我在机场救你的时候,你可没有如此抱歉。”

“我本来就不该走出飞机。”

道兰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好好想想刚才那句话。认真地考虑考虑。”他从空军士兵旁边空出一步距离。波顿猜想他可能在想:恩情。

波顿接着说:“纳里斯,这是军事任务。我是头儿,我不是求你和我们在一起,是命令。”

纳里斯看看道兰,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少校是对的。你和他一起离开可能会更好一点儿。”

空军士兵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那就这样。”道兰说,他似乎又渴望上路了,“英国老家见。”

“等等。”帕特里克说,“我们要先对对口供,如果被捕也好交待。”这

是标准的逃跑和回避的程序。“不论他们抓住了谁——”他猛地把头转向道兰，“——我不想他把我们供出来。”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我敢保证，听到地窖的第一下敲门声，你就会告诉他们一切，甚至包括我们靴子的尺码。”

道兰伸手掏出手枪——但波顿更快些。他迅速横在两人中间。

“如果真是那样，你可以编一个尺码。但帕特里克是对的。我们需要事先串好口供。”

道兰把手从枪上抽了回来，但他呲着牙，狠狠瞪着帕特里克，还把老头儿推了一把。

“苏丹和阿克瓦托瑞纳在不同方向。”波顿说，“所以不在东面，就在南面。”

瓦切咬着拇指的指甲：“东边没什么意义，除非我们想去游泳。我觉得应该去南边。”

“同意。”波顿回答，“到斯坦利斯塔。如果他们知道鲁吉艾，那就更好了。”

人人都点头称是，除了纳里斯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然后他们站在那儿，相互看着对方。没人说话。薄雾渐渐褪去；早晨的热度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就像从森林里冒出某种物质，要把他们身上的每一滴汗都榨出来。一只猴子发出尖叫。

帕特里克对瓦切点点头，然后向道兰露出最甜的笑容，接着到小屋后面去撒尿。波顿跟着另外两个人往回走，他们回到了车上，道兰从后轮爬上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那只烧伤的手上的粉红色伤疤已经泛出了白色。他们能行吗？也许，也许他们在周末就能够踏上英国的土地，而自己燃料耗尽，迷失在离耶路撒冷 1 000 英里的地方。有那么一刻，波顿甚至想托他们给玛蒂捎个信儿。

道兰发动了引擎。

“我们还会有报酬吗？”瓦切问。

“我想现在最好不要考虑这件事情，皮埃特^[1]。记住，如果你们被抓

[1] 瓦切的名。

了：斯坦利斯塔。”他犹豫了一下，想找几句离别的话说。“我觉得好像应该说点什么。”

“留着吧，少校。”道兰说，“你还要开很久呢。”

“好运。”波顿说。他没有伸出手来。

“你也是。”

波顿退开几步，道兰的车轰鸣着上路了。不一会儿，波顿的车跟了上来，帕特里克坐在前面，纳里斯坐在后面。到岔路口有二十分钟的车程，两车一直紧紧相随。之后道兰向北驶去，波顿打转方向盘，朝西开向阿克瓦托瑞纳。

整整 1 200 英里的纳粹王国。

第六章

刚果,姆普机场
9月14日,上午11点整

“我们怎么处置他?”两名党卫军士兵问道。

党卫军总队长德布斯·凯普勒盯着他们手里的尸体。在路边找到的。一边脸已经不见了,另一边成了饥饿的昆虫的饲料槽。从头骨的结构来看,像第四人种:一个他妈的波兰人。

“他身上有什么身份证明吗?证件?”

“只有这个。我们在他口袋里找到的。”

一个党卫军士兵递过来一张照片。凯普勒仔细地看了看:一个年轻的女人,北欧的,第二或者第三人种。好看的脸颊,整齐的牙齿。毫无疑问是妻子或是情人。如果英国纵容这样的结合,毋庸置疑他们的帝国正从内部衰败。

凯普勒把照片撕成四块,扔到一边。他回头看看那具尸体被毁损了的脸,那黑色的制服,让他觉得腹部一阵痉挛。

“把他脱光。”凯普勒说,“斯拉夫人不配穿我们的制服。把他挂起来让秃鹫啄食。把他当作对敌人的警告。”

纳粹党卫军士兵猛地丢下尸体,高兴地寻找绳子去了。

凯普勒听到侯切伯格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之所以放松,是因为上面会收回遣他回国的成命。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在找借口留下,直到最后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甚至侯切伯格也认为他应该回去见见家人。在德国停留三周,似乎不可避免了。在蒂尔加滕大街^[1]漂亮的公寓里,他与美丽的妻子和三个漂亮的孩子一起,度过了三周。他们深情的蓝

[1] 柏林的街道。

眼睛将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感到惊讶。而夜里他会梦见被火点燃的整栋房屋，而家人还困在里面。他回家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看德国总理斯皮尔高耸入云的新首府，或是在胜利大街上散散步。

现在，意外拯救了他。

凯普勒是属于第一人种或者第二人种，肌肉强健，金发修整，有遗传给他的孩子们一样的蓝眼睛，右耳有一半不见了。

他把姆普机场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技术员在房顶上安装了广播信号接收器；下面的控制室里，一张刚果地图展开铺在两张桌子上，道路封锁的地方用黑色的钢针标识出来。追击的汽车在灌木丛中向各个方向披荆斩棘地前进。但是，凯普勒不得不承认，要保证在奥斯特兰这么大的区域内抓住人犯是不可能的，不管国内如何要求。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那些刺杀者试图穿过苏丹。那是他重兵布防的地区，也即余巴—班戈里拉煤矿以东。三卡车最精良的部队，他自己的专车以及摩托车警卫，随时准备朝边境扑去。

一名副官匆匆进来向凯普勒汇报：“统领先生，西班牙领事从斯坦利斯塔来了。”

“好。”凯普勒说，“现在帮我接通苏丹。我必须和英国人讲话。”他离开控制室，去和西班牙领事阿吉拉尔先生打招呼。阿吉拉尔靠在他的梅赛德斯汽车车身上。他和戈林^[1]一样胖，脸色像胡萝卜汁一样红。

“嗨，希特勒！”凯普勒给他敬了一个庄严的纳粹礼。

“嗨！凯普勒，我的老朋友，是什么风一大早把我从床上吹到这个该死的灌木丛中来了？”

他们都说德语——非洲这个地区的通用语言。

“你没听说吗？总督将军被人刺杀了。”

阿吉拉尔的脸变成了酸牛奶的颜色。凯普勒猜他在想：现在谁来为我的妓女和真丝外套埋单呢？梅赛德斯就是侯切伯格送给他的礼物。

“这就是我叫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凯普勒继续说道，“德国人想独立核实整个事件。这是战争行为。你带摄影师了吗？”

[1]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

“当然。”阿吉拉尔打了个响指，一个带哈色勃莱德相机和相机包的人出现了。

“请跟我来。”凯普勒说着，带领他们朝烧毁的飞机残骸走去。

早上的空气已经热得足以软化皮革了。凯普勒觉得脸上刺痛；他脸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斑。灌木丛的湿热气候持续报复性地损毁着他的皮肤，不管擦多少薄荷油也不管用。

灭火队已经扑灭了爆炸引起的火焰，但残骸中央还是散发出巨大的热量。凯普勒把阿吉拉尔和摄影师带到仍清晰可辨的尾部机舱。

“好像我还不够忙似的，”党卫军总队长哀叹道，“西部叛乱分子，用工短缺——现在又是这个！”

阿吉拉尔看着烧焦的民航管理局的制服。“罗德西亚人？这些就是你们的刺客？”

“让你的人把这些都拍下来，”凯普勒回答说，“从各个角度。”摄影师开始工作。“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凯普勒继续说道，“有两个分队。一名刺客自成一队，昨晚扮成党卫军军官的模样飞抵刚多乐勒。一个后援队，四个人，在丛林里等他。期间，他们炸毁了头颅广场的一半。”

“啧啧。我常常说在重新绘制地图时，首领应该对罗德西亚施压，或至少是罗德西亚北部。那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旦成功，英国触手可及。”

摄影师的闪光灯频频闪亮。

“我们相信是英国人在背后捣鬼。”

阿吉拉尔扬起眉毛。

“飞机是罗德西亚的。”凯普勒查阅了他的记事本，“从索尔兹伯里市飞来的商业航班。但杀手是伦敦的雇佣兵。”

“他们不敢！我知道侯切伯格担心他们这样做，但我从不相信，英国人太懦弱，根本没有胆量参战。他们想要的只是和平。”

凯普勒递给阿吉拉尔一个文件包，“我建议你看看这个。”

阿吉拉尔打开文件包，拿出三张身份证。“道兰”，他读第一张卡片说，“中尉，威尔士卫兵，生于 1928 年。瓦切——罗德西亚人。莱品斯基——”

“他妈的斯拉夫人，”凯普勒说，这些名字从他嘴里蹦出来，就像吐掉舌头上的一坨屎。“我的人把叫莱品斯基的这个人干掉了。还没有其他

两个人的消息。但我猜他们也是英国人。”

“你从哪里弄到这些的？”阿吉拉尔询问。

“我们一个士兵足够勇敢，在飞机上找到并恢复了它们。”凯普勒说。

阿吉拉尔看着浓烟滚滚的残骸，然后又看看原始的文件卡片。西班牙从来没有参战。后来，它长时间的中立把自己变成了有益的仲裁者。就像侯切伯格告诉凯普勒的那样，西班牙人提供了正确的公正性。领袖同意——让他们成为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主办国；从此，摩洛哥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

“我明白，我的老朋友。”阿吉拉尔说，“完全明白。”

“谢谢你，先生。我知道首领会感激你的忠诚。”

阿吉拉尔舔舔嘴唇：“你还不知道谁会代替他，是吗？也许是你本人？”

“这份工作我担当不起，但还不到说这些的时候。德国人民以及整个非洲都在哀悼。”

“当然。”

摄影师完成了工作。他们一起走回梅赛德斯。“我将马上向马德里写一篇报道。”阿吉拉尔说，“一篇他们可以提交到新欧洲委员会的报道，附带这些照片和文件。伦敦不能逃避此次暴行。”

“如果英国人想要开战，”凯普勒说，“我们将把他们夷为平地，就像敦刻尔克。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阿吉拉尔先生。”

他扶阿吉拉尔先生上车，看着他消失在斯坦利斯塔方向。

凯普勒大步走向控制室。进去的时候，一名副官拿起战地电话：“总队长先生，我已经为您接通了英国，穆尊喀要塞的值班主管军官。”

凯普勒抓过电话，放在左耳旁边。他的右耳仍然能够听见，但是把听筒放在假耳上很不舒服。“这是德布斯·凯普勒党卫军总队长。”他用英语说，“我是侯切伯格总督的代理人，是代理人。将军已经被刺杀了。”

线路的另一端犹豫了一阵，然后回话说：“我明白，凯普勒先生，我能代表国家最高权威向您——”

“我们有理由相信罪犯正朝多鲁玛方向前进。在他们到达之前，我们计划逮捕他们。但是，作为一名卫兵，我希望你们封锁边防线。”

“你怎么如此肯定他们是朝这边来了？”

“这是唯一能穿过的路线。”

又是一阵犹豫。线路里发出“噼噼啪啪”的杂音。“凯普勒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问题,真的应该提请喀土穆商议。我没有任何权力随便关闭一条国际边防线——”

“刺客是英国人。”

“肯定不是,先生。”

“德国方面一旦独立核实了这些事实,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向伦敦提出官方申诉。与此同时,如果你们让杀人犯逃走,这将对你们造成很坏的影响,也许可以将其视为犯罪许可。”

“我向你保证,没有英国士兵会被卷入这种行动。”

“我唯一想要的保证是,你们立即关闭边界。”

又是一阵犹豫:“请等一下。”

线路沉默了。外面,党卫军士兵正在往卡车里装载 MG48,脸上的表情冷酷而机械。凯普勒将视线移到墙壁上利奥波德三世的肖像上,仔细看着有人即兴给他涂画的阴茎。这个国王的曾祖父知道如何管理刚果;可怜的年轻人,他在 1940 年秋会见过首领,正式签字放弃殖民地,以保证比利时在新欧洲委员会中有一个位置。历史上高贵不凡的“锥体国”成了那个时代的笑话——没有比利时殖民者的份儿。

电话里又有声音了:“凯普勒先生,边界将马上关闭。任何刚果来的人都不允许通过,直到我们接到你的命令。”

“好。”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协助——”

凯普勒挂断了电话。

他叫副官过来:“发个信号给头颅广场,告诉那里边界已经关闭。我马上去多鲁玛。英国人跑不掉了。他们要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我要亲手把他们都吊死。”

第七章

阿克瓦托瑞纳

9月14日,下午15点30分

波顿用力踩下刹车,让吉普车完全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已经是傍晚,太阳开始面向黑暗迅速跌落。

车后,一直在打瞌睡的纳里斯惊醒了,猛地睁开双眼。“什么事?”他问道。

与道兰分开以后,他们一直开到中午,在隐蔽停车休息之前,他们已经穿过了波姆河(刚果与阿克瓦托瑞纳的天然边界)。这时,迷雾开始散去;代之而起的是令人溃烂的湿热。帕特里克和纳里斯已经睡下,波顿站第一班岗,汗珠不停滴落,他正努力想象自己身处严寒之中。当看到灌木丛时,他想起与玛德琳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于是记忆便纷至沓来。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才在一起不久。他们约好在特拉法加广场一棵树下见面。波顿迟到了,一路疾驰穿越伦敦时,他相信她早已走了。因为以前类似的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可是当他赶到时,玛德琳还在那儿。她已经在霜冻中等着他一个小时,跺着双脚,鼻子几乎变成了冰柱。波顿又惊又喜,张开双臂把她搂入怀抱,感觉她玫瑰花一般的脸颊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她在那儿!

不久,轮到帕特里克值守,波顿却无法入眠,心中已然没有对玛德琳的挂念。只有侯切伯格的影子不断侵袭他疲惫的大脑。他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只为发现关于母亲的真相——最终却毫无结果地离开了头颅广场,手上沾上了更多的鲜血。

偶尔会有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天边掠过,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很难相信他们还在被追捕。事实上他完全不信这个大洲上的任何东西——除了军团里的昆虫和嚎叫的猴子。没人追踪让人不安;波顿希望道兰和瓦切不要遇到麻烦。下午三点,他再次启动引擎,然后一直盯着

油表。

“出什么事了？”纳里斯再次问。

“你回去睡觉，”波顿说，“今晚你需要的是休息，我要和少校谈谈。”

然后波顿目光转向帕特里克。在路上，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一直坐在那儿晃着他的来福枪，面无表情。甚至烟斗也无法给他安慰。

“来吧，”波顿说，“说出来。”

帕特里克松开紧握的武器说：“说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

帕特里克摇摇头。

“那句‘告诉过你’。”波顿说。

“我不会谈那个的。”

“但你正在想。”

帕特里克转过头盯住波顿。眼角皮肤的褶皱就像乌鸦的爪子一样。“现在，波顿，事实上，在过去的几百英里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的唯一的事情是——我们，——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切。”

早在三周前，帕特里克就在监狱里说过同样的话。

帕特里克是在红旗之夜被捕的。1943年希特勒战胜了苏维埃共和国，英国发现流亡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潮水一般涌入。他们乘坐满是虱子的船只，从克拉斯诺雅茨克，红军抵抗的最后一块阵地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以前，这些流亡者只在泰恩河畔和亚伯丁的公寓里租住，公众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用斯拉夫文编写的小册子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时，当苏格兰北部方言和苏格兰语被俄罗斯口音淹没时，公众的观点开始动摇了。示威游行和暴动开始出现，横幅上写着“移民滚出去”，于是政府行动了。幸运的小部分人获准继续西行；而其余的则用船送回东边，送到远至乌拉尔市的德国郊区。

英国不想陷入动乱的泥潭，消除潜在不稳定因素的行动范围在扩大。于是，1950年劳动节那天，帕特里克和其他三千人一起被拘留。“这太疯狂了，”他对波顿说，“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绝不追随西班牙和红色恐怖的脚步。怎么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他多次遣返回国的要求都被拒绝了，祖国不让他回去。任何一个反孤立主义分子都被认为过于危险了，特别是过去战争中的英雄。

帕特里克遭到囚禁以后，波顿探望过他几次。后来波顿和玛德琳的

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机,他看望帕特里克^[1]的次数就不再那么频繁了,再后来双方就不再相见。波顿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这样做都是因为他宁愿待在玛蒂的床上,也不愿回想过去那些最好能够忘掉^[1]的战斗岁月。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难堪,想帮助朋友,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难堪。

后来,阿克曼过来把钻石摇得叮当作响。两天后,波顿便到了拘留帕特里克的营地。

所谓的营地就是诺福克的一段海岸线:一个废弃的、被风吹垮的军事基地。波顿被带^[1]入一个半圆的营房,里面有一排桌子,两边放着椅子。那里还有不少其他探访者,大部分是衣衫褴褛的妻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拖把的酸臭气味,气氛比他记忆中还要压抑。波顿有一年多没见到过帕特里克了,但他不希望时间把帕特里克改变;他曾见过很多更加糟糕的情况。一个囚犯被带了进来,有些驼背,一股像是土豆汤的味道渗入了血液似的气息扑鼻而来,削瘦的肌肉,头发稀疏而灰白,帕特里克猛一看上去像个五十多岁的老人。

他们分别站在桌子两边,互相打量着对方。如果帕特里克意识到了他的衰老,那么他一定也没表现出来。波顿伸出手去。

帕特里克把它甩开:“我的上帝啊,孩子。”他边说边走过去给了他一个拥抱;他们的拥抱简短而温暖。帕特里克身上瘦骨嶙峋:“很久没见了,太久了。”

“我很抱歉后来没来看你。”波顿懊丧地说。

“不,不用道歉。”

波顿咧嘴笑了,这才更像他所认识的帕特里克·威勒。

“我想是因为你的女人吧。”帕特里克继续说道。

波顿点点头。

“别怪自己。在这个烂摊子和示巴女王^[1]之间,我知道我会选什么。”他声音里没有一丝痛苦,似乎为波顿终于找对了人而感到高兴,“我敢打赌她一定是个浅黑肤色的女孩,对吗? 一个真正坚强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示巴女王,《圣经·旧约》中有提及,传说她是阿拉伯半岛示巴王国的女王,与所罗门王有过一场甜蜜的恋情。此处代指中意的女人。

“毕竟那些自以为是的金发女郎一无是处。给她的手指戴上戒指了吗?”

“没有。”

“放聪明点,孩子。”

波顿不介意给自己一个隐秘的快乐时刻。“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农场,大部分种的是柑橘树和苹果树,是个美丽的地方。”

帕特里克看了波顿一会儿,然后笑得浑身乱颤,他说:“波顿,农场主。从来没想到我还能看到这些。”

“告诉你,她叫玛蒂——她发现了我身上正派的一面。”

他们坐下来,波顿从口袋里掏出一罐烟草:“这是你的最爱,布林德雷的。”

帕特里克两眼放光。他摸出烟斗,往里面塞上烟丝,填得满满的,然后点上,蜜糖般的烟雾翻腾而出,在两人身畔缭绕。波顿总喜欢把这种味道与他的老指挥官联系在一起。

“我得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消息。”帕特里克沉闷地说,“鲁斯死了,胰腺癌。”

“谁是鲁斯?”

“我妻子。”

波顿把视线移开,他经常忘了帕特里克已经结婚。十年前,帕特里克就离开了家,很少提到家人。“我很抱歉,你是怎么知道的?”

“女儿给我写了信,她现在十四岁了。”他从囚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磨损得很厉害,就像帕特里克的体温能侵蚀它一样。他从信封中抽出一张黑白照片,一张肖像。

“她的名字叫汉娜,她希望我回家。”

“我以为她再也不——”

“这是她母亲的遗愿。她现在和姨妈住在一起,在巴尔的摩。她恨那个地方。”

波顿凑近看看那张照片。一个稍微有点营养不良的女孩儿,扎着金色的马尾辫。笑容有些空洞。波顿看不出这女孩有哪一点像帕特里克:“她很漂亮。”

他轻轻地放回照片。沉默再一次降临,只是不时被其他囚犯和看望者的低语打破。一个男人偶尔发出几声苦笑。

帕特里克突然有了动作，动作之快，让波顿都没看清是怎么回事。

帕特里克突然向桌前倾斜过来，抓住波顿的袖口。一个卫兵马上从房间那头走了过来；波顿挥挥手让他离开，帕特里克的手几乎能把钢铁握碎。

“你必须帮我，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要从这里出去。我要回家，回美国。”他松开手，所有的力气都消失了，然后跌倒在椅子上。

波顿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他感受到了作为阴谋者心中的刺痛：“你是幸运的，老朋友。还记得那次我们谈过的‘为了安度晚年’的工作吗？它找上我了。”

“北安哥拉！”帕特里克激动地说，“狱警一直在说纳粹准备入侵的事儿。”

“不是安哥拉，是刚果。”波顿向他解释和阿克曼的会面，他干掉侯切伯格的计划；他们如何逃离；他的队伍：莱品斯基、道兰、瓦切；“阿克曼是英国空军特别部队 C 中队的成员；你会喜欢他的。”以及在罗德西亚灌木丛里训练十天。“我找到一个运输站。”波顿说，“军需物资、武器，每个人都会说德语，我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老手，一个可以配合我、掩护我的人。你怎么想？”

帕特里克吸着烟斗，专心地听着。波顿讲完后，他转头向窗外看了看远处的尼森临时营房。波顿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等着他回话。“多少？”敦刻尔克之后，对帕特里克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钱；如果政府不再关心对错，如果街上的行人也不关心，那他为什么还要关心呢？透过窗户，波顿瞥见灰色的兵营和更灰的天空。与芥末色的岩石和无尽的蓝天相比，阿尔及利亚的塞迪·贝勒·阿贝斯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但是至少它有活力。他记得自己多想把帕特里克赶回那个时代。但那不过是部队的精神，经历了沙滩和血腥的洗礼的兵营精神：在你向长官学习之前，你必须先恨你的长官。

“我有足够的权力让你从这个地方出去。”波顿继续说，“阿克曼除了和我共进冰冷的、凄凉的晚餐，还到处活动过了。”

“不！”

“你可以直接走人。今晚就走。然后我们飞到卢萨卡与其他人会合。”

“波顿，你没听我说，不！”

“任务一旦完成,你就可以自由地回到美国——”波顿停了下来,好像他刚刚听见帕特里克否定的回答,“你说‘不’是什么意思?你一定不是想待在这里吧?”

帕特里克摇摇头:“你告诉我的一切,军队里老早就有说法:木手(即自杀性任务)。”

“在敦刻尔克,你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是对的。那天我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不止是幸运。”

“说给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倒霉蛋听吧。你还记得之后的情况吗?我从没见过那么红的大海。”

波顿发现帕特里克的手移到肚子上,摸着囚服下面那个胡乱缝合的半月形疤痕。他的敦刻尔克伤疤。

“看来监狱给了你太多时间思考。”波顿说。

“也许你是对的,或者是我没搞清楚战争是什么。运气,你只有那么多。”

“相信我,刚果就是小菜一碟,又快又安全。”

“安全?”帕特里克哼了一声。用这个动作表示嘲笑。

“十年前要糟糕得多,我们冒死拯救了那些肥胖的法国男人和他们的情妇。”

“还有贵宾狗。”帕特里克突然笑着说,“你还记得那个带着贵宾犬的家伙吗?”

波顿见缝插针:“一条狗挣一万法郎,雇佣兵的肥日子。我一直想知道那笔钱你怎么花的。”

“和你一样啊,花天酒地。”

“我可没有,我留下了足够的钱去买农场——至少一半。”

“我曾有一个塞满钱的床垫……”帕特里克的心情又低落下来。“但我从来没给鲁斯和汉娜寄过东西,一毛钱也没寄过。”

“现在,你有机会给她们寄点回去了。”

“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波顿。除了再见到女儿,我一无所求了。上次见她才五岁。你说的可是一件有去无回的任务。”

“再过不到四小时,飞机就要着陆了。”波顿说,“你将乘商务飞机到斯坦利斯塔,从阿克曼的人那儿得到一辆吉普车,然后驾车直奔目的地。”

我干完我的活儿,然后我们就回家,会出什么差错?”

“你上次在非洲是什么时候?”

波顿耸耸肩:“还没认识玛德琳。”

“这是一个全新的游戏。非洲军团已经完蛋了,党卫军接管了一切,而他们……”帕特里克举起拳头,握得关节咔咔直响,“生命对他们来说狗屁不如。”

“你从啥时开始关心他们在干什么了?”

“我不关心。我是不想死在那儿。”

“你不会告诉我,你更喜欢这儿吧。”

“他们终究会让我出去的。他们必须这样。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二十年前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那之前,我们和纳粹住在一起,而且坚信自己正在改变世界。”

他正在衰老,波顿想,年迈又胆小。这才是重点。“你还是一名军人,帕特里克。我认识的最好的枪手。”

“不要跟我扯这些。你又在东拉西扯。”

“那么,帮帮我。”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赌一把了?你可一向都是谨慎的。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吗?”

波顿探出身子。“帕特里克——头儿——我需要你帮我。要我说什么你才会相信呢?你可以在这里再熬十年。你也可以今晚就出去。一个月以后你就坐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

“我知道我讨厌坐飞机。”

“那就坐船,玛丽皇后号,一路的奢华。”

“向死人承诺还不容易。”但是声音背叛了他,有些东西正在动摇。

波顿乘胜追击,翻遍记得的所有回忆:“你就能买下那栋房子了。那栋你老是提到的房子,在新墨西哥。”

“在新墨西哥的拉斯克鲁塞斯。你还记得这个?”帕特里克好像受到了触动,“我仍然天天想着它,在我梦想的房间中散步。”

“你得作出选择。在这里再待十五年,还是和汉娜在露台上品着冷饮,看日落归山。另外——”波顿笨拙地动了一下,“你还欠着我呢。”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想起这个的?”

“我从不刻意去想,从不。你是知道的。”

“只是感觉你好像这样想了，”帕特里克说，“在每次你需要我的时候。”他放下烟斗，把手扣在后脑勺上，看着身上的囚服。囚服太大了——或者是他变得太小了——且磨损严重，完全不像他自豪地穿着士兵斗篷和法国军用平顶帽的时候的样子。靴子都开裂了，没有打蜡。“耶稣基督啊，”他说，“看来我别无选择了。”

“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待在这里烂掉。”

“如果今晚我和你离开，有什么能保证我不会消失呢？”

“二十年的友谊。”

帕特里克又哼了一声。

“我们会带上你的护照。”波顿说。

“它似乎就是阻止我消失的东西。”

“你将没有钱，没有证件。此外，只有我知道你会被带去哪儿。”

“这是威胁？”

波顿难过地摇摇头：“刚果是安全的，我向你保证过了。我已经全都计划好了。到纳粹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然后波顿想起了那个誓言，那个他向玛德琳许下的誓言。似乎整个任务都是建立在几个破碎的诺言上，它们接连折磨着波顿，先是阿克曼，然后是母亲。

帕特里克从椅子上倾出身体，为了作出决定而左右动摇，但还是一无所获。他用手不停地磨着自己的下巴。波顿看见下巴上一绺一绺的白色胡茬，应该剃刀用得太久钝了造成的。囚犯们呵呵的笑声再次响起，就像有人刚刚继承了百万遗产，却在同一天被宣判死刑。

波顿起身准备离开：“我还要赶下一班飞机。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然后我就离开。我会努力保证你定期收到烟草。”

“等等。”帕特里克说，“你为自己买下了一个美国人。”

一阵轻松的感觉涌遍波顿全身：“谢谢你。谢谢你，老朋友。”

“但是，记着，这是为了回家，是为了女儿，而不是为了你。事情搞砸了，孩子，你就得自个儿搞定了。我想都不想就会离开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就像我在敦刻尔克干的那样？”

“不一样！”帕特里克吼道，“你要是受了伤，我不会把你这个笨蛋拖回家。”

波顿挤出一丝笑容：“对你来说我太重了？”

“不。不管有没有二十年的友谊，到那时我都会用子弹洞穿你脑袋的。”

“那么，我错了。”波顿回到吉普车上，太阳迅速西沉。这里接近赤道，不到十分钟就从白天进入了黑夜。

“别废话。”帕特里克说着，把烟斗翻过来，确保烟草燃烧时的微光不会暴露他们的位置，“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波顿？你为什么要接这个任务？我从没见过什么事儿让你如此兴奋。”

有一刻，波顿真想告诉他一切——侯切伯格，他的父母，他们之间所有的秘密——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纳里斯还在后面装睡，竖着耳朵。“我告诉过你，是钱，我绝望了。这是我唯一能得到玛蒂的办法。”

“她一定是个不一般的女人。”

“你准备为此埋单？”纳里斯从后面坐起身来，“你是什么？雇佣兵吗？”

“不。”帕特里克说，“我们正在该死的远征途中。”

波顿说：“阿克曼没告诉你吗？”

“谁？”

“阿克曼。我们的雇主，卢萨卡矿产的特许经营者。”

“从来没听说过他。我们每个月空运一批钻石。仅此而已。”

“走私？”

“当然是走私，为纳粹走私。我才不傻呢。但是我们是商业航班。我们不过多绕一点道，没什么麻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接过人，也从没像这样干过。”他的声音有些迟疑，“我和那些家伙一起飞了三年。”

“我告诉你，”帕特里克说，“这是设好的局。纳粹正等着我们呢！”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情况。”波顿回答。

“你见识了他们的火力。”

“你看见他们一路追杀我们。”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们在混乱中离开头颅广场，而他们不可能那么快就赶到机场。”

纳里斯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是从一支小分队手里逃出来的！”

“我们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一个人。”

“谁？”

“你真的不知道？”

纳里斯摇摇头。

“一个叫侯切伯格的人，一个纳粹。”

“总督？”飞行员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死定了。我们他妈的要死了！”突然他的声音恶狠狠的，“为什么？”

“钻石。”波顿说。

“但是我们早就在空运钻石了。”

“我并不是说那些石头本身，我的意思是矿山，开赛那片地。”

“但它们在刚果，属于德国人。”

“是的，不过它们是被卢萨卡矿产公司特许经营开采的，从比利时时代就开始了。当 1944 年德国人入侵的时候，这是英国人置身局外的条件之一。”波顿沮丧地摇着头，“所有已有的承诺都会得到尊重。”

“那为什么还要走私呢？”

“承诺的有效期限只到 1950 年。从那以后，它们就会失效。在过去两年中，卢萨卡矿产公司一直付给侯切伯格一些‘费用’——产值的 20% 以保证他们的开采权。”

“那些钱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花不完！侯切伯格就是个国王。”

“但他从不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并不腐败。”波顿简直觉得自己像是在为侯切伯格辩护：贪婪从来不是他的罪行，“他从俄罗斯买来工人。”

“买了很多，”帕特里克说，“都是偷偷地进行的，所以没人知道，但平静得来可不便宜。”

纳里斯摇摇头，似乎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那里缺乏劳力，”波顿解释道，“在刚果，在所有纳粹的非洲地盘上，没有人修路，没有人挖沟，没有人去种植园工作。”

“让非洲人做这些好了。”

波顿顿住了。有一次他像孩子一样说了类似的不该说的话，为此还挨了父亲的耳光。“要不是没有还用这么做吗。所有的黑人都被运到姆斯佩尔了。你一定听过那些流言——那些我们都假装不在意的流言。”

“你是说《温得和克条约》？”

波顿点点头：“所以现在他们都走了，侯切伯格每个月要 5 000 个新

工人。”

“但是为什么要杀他呢？”

“阿克曼得到消息，他准备改变计划。他准备将矿产纳入纳粹的控制之下。那样，侯切伯格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战利品，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

“侯切伯格的接班人呢？”

“新人，新办法。”

“但如果下一任总督不想达成协议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帕特里克说，“纳里斯是对的。阿克曼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除非他早就知道。”

“你说什么？”

“我想阿克曼知道的比他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清楚地知道谁会接替侯切伯格，一个能够延续现有合约的人。也许那就是首先干掉侯切伯格的代价。”

“但是这样的决定只能来自德国人。”波顿说，“通过高层，或许是希姆莱本人。”

这些谈话就像夹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我们要死了！”纳里斯重复着，“我们他妈的要完蛋了！”

“他们还没安排好。”帕特里克冷酷地说。

“我不敢相信。”波顿突然说道，“阿克曼无足轻重，他怎么能得知德国人的消息？他们根本不关心非洲。”

“他谈过关于开赛的情况吗？”帕特里克接过话头，“世界上 70% 的钻石产量！每年 2 000 万克拉！多有分量！”

“你认为他利用了我们？”

“如果是真的，那他最好祈祷永远别被我抓住。但是不止这些，有些事我一直没想通。”他转过来盯着波顿，“为什么是你呢？”

自从阿克曼去农场的第一天早晨，波顿就已经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但这个想法很快就熄灭了。他想再次见到侯切伯格，了解真相，然后在对方的心脏上深深捅上一刀，这种渴望太强烈了。

“阿克曼可以选任何一个人来干这件事。”帕特里克继续说，“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挑选了道兰，然后在最后一分钟来敲了你的门。为什么？”

“他说我是最佳人选。”

“那么你相信了？”

“嘘……”纳里斯说，“我听见了声音。”

波顿和帕特里克停下来不再说话，吉普车外传来尖厉的风声和吹过灌木丛的沙沙响声。帕特里克暴躁地转向空军士兵，“我没听到任何声音！”

“听。”

一个声音盖过了虫鸣，穿越了丛林。起初很模糊，越来越响，就像困在井底的狼崽发出的嗥叫。一开始波顿没有听出来……然后他猛拉车挡，轮胎扬起一片尘土，飞奔起来。

帕特里克将头伸出窗外。“在我们右边。加油门，孩子！越快越好。”

“没用的。”纳里斯哀号着。他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不可能超过它，我们要——”

他还没说完，一个黑色的影子就呼啸着掠过了他们头顶。

第八章

刚果—苏丹边境,多鲁玛

9月14日,晚上21点整

道兰发现自己在刻意隐藏什么。瓦切的眼神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所畏惧,但却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

“也许少校是对的。”他说。

“呸!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道兰一边放慢车速一边回答,“我们没有汽油回头。除非你想向德国佬讨一些。”

瓦切咬着指甲,一声不吭。

“不用担心。”道兰接着说,尽力显得亲切一些,“你看那个——”他顺着像刀刃一样整齐的铁栅栏指过去,指向远处灯光闪烁的地方。

“那是苏丹。我们离家不到一英里了。”

“我来自索尔兹伯里。”瓦切说。

他们已经到达多鲁玛,大英帝国与纳粹德国在非洲的边界之一。“和魔鬼接吻的地方,”道兰在路上开玩笑地说——“或者踢他屁股的地方”。尽管被散落的丛林和灌木环绕着,这地方看起来还是像荒废的前哨。街道上尘土飞扬。建筑是仿巴伐利亚风格的白色预制板房屋。阿拉伯商人遍布每个角落(因为地处边境才允许他们存在),贩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西瓜,太阳镜,镀铜电池,廉价的纳粹德国彩条足球队服。偶尔有一只骆驼缓缓走过。当然,还有全副武装的纳粹党卫军。

瓦切说:“很多党卫军。你认为他们是在搜寻我们吗?”

“这是一个有部队驻防的小镇,总会有几个新兵的,没人会注意我们。”

“可吉普车已经撞得破烂不堪,太显眼了。”

“我们可以说是参加了一场汽车比赛,撞成这样的。”道兰意外地发现罗德西亚人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更糟的是——好像还不止那些,“另

外,我想你已经准备好战斗了吧。”

这就是第一眼见到瓦切,道兰就邀他入队的原因。他也许有些沉默,但也有胆识,渴望品尝战争的硝烟与火花。他们这一代军人,因为生得太晚而不能参加法国战争或者远东战争,但同样渴求自己的荣誉。去战斗,赢得胜利,而不是躲在和平条约的背后。道兰知道,瓦切的老战友在1946年长崎登陆时被小日本一网打尽了。

“是的。”瓦切边说边举起来福枪,“是的。”道兰的话似乎触碰到他内心封存多年的某些东西,“德国杂种们。”

“好。我无法忍受那些懦夫。”

他们正一步步接近检查站。道兰一只手臂搭在车窗上,努力显得平常一些;他已经把袖子放了下来,好隐藏那些烧伤的疤痕。另一只手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前方交通流量很大,他们的车只能缓慢地爬行前进。他仔细观察着十字路口:几个岗亭,一个路障,然后就是大门,二十英尺高的铁门,锁得死死的。在穆尊噶的英国边境线之前,是一千多米的非军事路段。那儿有一小队卫兵,似乎有骚动正在发生。高耸在他们头上的是一块广告牌,上面有两个人在非洲边境线上握手:一个是身着黑衣的党卫军,一个是英国大兵。两人都像卡通人物一样咧嘴大笑。用一个国家的耻辱保证了某些廉价的欢乐,道兰想,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帝国的延续。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英国殖民扩张的步伐开始慢了下来。在印度,爆发了广泛的民间反抗运动,他们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损毁铁路,炸毁政府大楼,国家的独立似乎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在锡兰、巴勒斯坦、黄金海岸、洪都拉斯,类似的运动正在酝酿之中。1942年,新加坡落入日本人之手,对志在登陆敦刻尔克的英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哈利法克斯曾经哀叹,太阳似乎最终还是只照在英国本土。

在非洲,法西斯分子进行了“香蕉计划”,除了获胜他们什么也不关心。首先是隆美尔,然后是他的继任者菲尔德·马歇尔·阿尼姆,在非洲军团侵占达喀尔(曾是法属西非殖民地)港口之前,用呼啸的弹片刮起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撒哈拉沙漠。

然后是“西沙尔麻”计划,赤道地区的征服计划。尽管纳粹保证尊重英国在当地的利益,丘吉尔还是在后座议席上大声发表演讲,声称决不能容忍法西斯分子控制那片大陆。从未认可欧洲和平的戴高乐将军,战败后逃到非洲继续抵抗,他乞求伦敦方面出面干涉,以拯救他在非洲的部

队。每一场新的战争过后,都能看见纳粹的十字旗从支离破碎的城市上空升起。

最后哈利法克斯向整个国家致辞:

敦刻尔克大撤退已经说明,法国人不再天下无敌了。希特勒先生带来的和平也许不是这个国家最美好的时光,但它保证了英国人的正常生活。在新欧洲委员会的领导下,它给邻国带来了安全。如果他们和德国在非洲问题上发生冲突,战火也许会再次点燃。家园被炸毁,千千万万的同胞被屠杀。而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护法国殖民的合法性吗?

英国的军队已经介入远东战场;在上帝的荣光下,他们也许会胜利——但那可能要花上好几年,尤其是在少了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卷入另一场战争,只会使英国的地位进一步跌落,甚至再也无法恢复元气。拯救印度已经来不及了;而对余下的土地,法西斯分子也正虎视眈眈。如果执意和德国人对着干,……英国花了几个世纪辛苦建立的殖民地,也许就像难以管教的孩子一样,会在几个月之内丧失殆尽。

我们的繁荣、影响和权力,是建立在帝国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未来也是一样。我要说的是: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和平。

公众响应了他的号召。1943年10月,哈利法克斯以压倒性优势重新进入权力核心,受命管辖非洲。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市安法饭店的台阶上,他与希特勒会面。希特勒穿着热带制服,汗流浹背,但如钢铁般强硬;哈利法克斯瘦高的矗立在他身旁。接下来是重新划分地图,这是19世纪80年代“抢夺非洲”计划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

首先是英国和德国划分东西界限。然后是被希特勒驳回的一些细节^[1]。马达加斯加的岛屿,印度洋的一部分,划归全副武装的党卫军管辖;犹太人,赶出故土欧洲;墨索里尼将得到垂涎已久的非洲帝国——包括利比亚,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因其足可媲美意大利的“科尔诺山”而闻名);法国维希,由阿尔及利亚拉瓦尔总统^[2]管辖;南非承诺保持中立;葡萄牙仍保留原有的两个殖民地——东海岸的莫桑比克和西海岸的安哥拉,位于刚果和德属西南非之间。

[1] 原文为德语“*Einzelheiten*”。

[2] 德国的傀儡政府。

集体照上每个人都在笑：外交官们和以盛开的鲜花为背景的政治家们都在笑。希特勒开完会乘飞机回来，参加了沿着刚修建了一半的胜利大街举行的火炬游行，排山倒海的叫喊声欢呼他胜利归来。

“现在？”瓦切说。

道兰把吉普车挂到第二挡，脚悬在加速器上。

一个阿拉伯人，领着一头满载包裹的骆驼，正要穿越边境线回苏丹。德国人拒绝放行，他和士兵们理论。其他的士兵也围了过来，笑着，嘲笑着。

“趁现在？”瓦切又重复了一遍，把弹夹装上。

道兰加大油门……吉普车带着他们通过了检查站。“我们将不止需要一头骆驼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向小镇中心开去，经过一些吵闹的旅店和餐馆。德意志军官之家：公家妓院的委婉说法，里面的姑娘们像俄罗斯的雪一样苍白，在阳台上遛逛着，显得无精打采。道兰看见瓦切渴望地瞥了她们一眼。他一定从没上过妓女，道兰想。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小镇上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里的工业区和战俘营用带网眼的栅栏围了起来，和马路隔开：从发动机维修到瓷器生产，党卫军的军工厂什么都做。

“你在哪儿？”道兰自言自语，他向左转了一个弯儿，“你在哪儿？”

“我们在找什么？”瓦切问。

“那儿！”道兰大叫。他驱车穿过一个边上有值班岗亭的区域，栅栏上有一个红色标识：极度易燃物。这是道兰最早学会的几句德语之一。两个卫兵在外面巡逻。这里曾经是比利时人的杜松子酒厂，现在生产的是非洲口味的烈性荷兰杜松子酒（从喀麦隆的党卫军酒厂横跨非洲大陆用船运到这里），它有不同的用处——院子里的油桶堆得老高。

“我们去偷些汽油？”瓦切问，“然后追上少校？”

“不是。”

“那我们在做什么？”

“每个城镇都有这种地方。除非德国佬有能贯通到伊朗的输油管，否则哪里都得有油库。这就是我们闯过边境线的方法。”

道兰把吉普车绕过一个角落，停在工厂后面一些工业箱子旁边。空气中充满橡胶的恶臭。

他下了车,让发动机继续响着,然后对瓦切说:“提防着点儿。不管什么人向你靠近,就像这样吹三声口哨。”他发出一声猫头鹰一般的叫声。

“你要去干什么?”

道兰咧嘴笑笑:“我的魔盒。”

他拖出金属箱,然后消失在那些箱子之间。箱子里装的全是轮胎部件。他搬动箱子给自己做了个屏障,免得被路上的人瞧见,然后开始工作。

他拿出一副架子放到地上,用散木块把它支平。然后把四根燃烧管连接起来,回头瞥了一眼仓库的位置,把燃烧管之间的角度调整到 70 度以上,使每一根都朝向略微不同的角度。理想的话,他会选择最合适的度数,但现在他不想冒险。在后街附近闲逛是一件事,站在燃料场外面拿着六分仪^[1]和记事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猜测应该八九不离十。最后他拿出四个圆筒,每个都装满含磷物质,并连到一个 C2 雷管上,将会——

黑暗中传来瓦切的口哨声。

道兰伸手去拿手枪。他仔细听着。一声,两声——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他勉强听到一声挣扎。远处,手风琴的音乐和笑声随风飘了过来;旁边,齐格吉普的引擎还在转动。他透过箱子窥探,但什么都看不到。

“瓦切?”他噓声呼叫,“瓦切?”

“快点儿。”他答道。

“发生了什么?”

“记住快点儿!”

道兰回到炸药旁边。圆筒上有一个时间装置,拧开就可以了。全拧开的话,是二十八分钟。他把每一个圆筒都只拧开一半,然后分别放进管子里。这种放置方法称作“雏菊链”。紧挨的圆筒会点燃,然后相继掉下。如果他设定的角度正确,至少有一个圆筒会掉到油桶上。这样,含磷物质会蚀咬那些桶,就像酸性物体融入奶冻一样。两百码以内的可怜杂种们,对不住了。

[1]航海时使用的定向仪器。此处代指专业的测量工具。

他从箱子后面挤出身来，确认路上看不到这个装置。然后他返回吉普车。瓦切还在等他，衬衫前面已经被血渍浸透了。手里紧抓着一把匕首。

“天啊。”道兰说。

瓦切指了指车后。道兰转身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穿着士兵的制服。

“我想他是来这儿撒尿的。”瓦切说，“我一个人搬不动他。不能做得太明显。”

油库外面的远处街道上只有一个守卫。道兰不再说话。在瓦切的帮助下，他把尸体搬上车，推到车里面。他的手染得深红。

“我们需要东西把尸体盖住。”道兰说。

“我记得前面有一块防水布。”瓦切过去拿。

正当这时，传来警报的尖叫声。

摩托骑警飞快掠过。几秒钟后出现了一个车队：一辆吉普车，三辆载满士兵的卡车，最后是一辆梅赛德斯豪华装甲轿车，恐怖的纳粹“卐”字旗在车前护栅上飞扬，车窗漆成了黑色，另外两辆摩托车从后面保护着它。

车队开过的时候，尘土飞扬。道兰的耳朵紧紧追着哀号般的警报声，听起来像是朝边境去的。他看了瓦切一眼，谁也没说自己在想什么。

他们用防水布把尸体遮起来，然后爬回车上。燃料场旁边，那个孤单的卫兵停了下来。道兰正好能看清他的脸，上面写满了恼怒、好奇和惊恐。

“我们时间不多了。”道兰说着，挂挡掉头向边境线径直开去。

“我们会过去的，是不是？”瓦切问，声音听起来又变得不确定了。

“相信我，兄弟。”道兰答道，“想和我们对着干，德国佬压根儿没门儿。”他不知道阿克曼为什么突然让他降级接受科尔指挥，但重新指挥也不错。他一定要证明给那些老家伙们看看，罗马是怎么建成的。

车尾散发出死亡气息，渐渐弥散在空气中……

第九章

阿克瓦托瑞纳

9月14日,晚上21点整

夜幕降临,帕特里克平躺在地上,透过来福枪的望远镜向外观望。

“能看到些什么?”躺在身边的波顿问道。

他们从山脊上俯瞰山谷。丛林像波涛汹涌的黑色海洋,从他们身旁蜿蜒开去。日落后几个小时,下起了大雨。现在,《旧约》中提到过的那种乌云绽开了,一切都青透欲滴。昆虫又发出叫春般的欢叫。

“看不到什么。”帕特里克答道,“这个东西必须敲打一下。”他从头上摘下夜视头盔,用力敲了几下,又戴上了,“好点儿了。”

“现在怎么样?”

“一定是个飞机场,控制塔,飞机库,跑道,”他轻声嘟哝道,“大跑道,至少有几千英尺。”

“难道这就是梅塞施米特战斗机降落的地方?”

先前呼啸而过的飞机一定是在进行例行巡逻,跟踪加摧毁模式的突击,一定是在搜索叛军营地,波顿想。尽管纳粹占领了阿克瓦托瑞纳,但前法属殖民地的士兵仍在坚持打游击:袭击德国的军事基地,抢劫新建的哨所。当哈利法克斯被问及援助法国的问题时,他总是给出同样的理由:我们能够容忍纳粹侵犯印度吗?当然能!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个内部安全问题。飞机是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型号是 Me-362,纳粹的最新型战斗机,速度高达 1 300 公里每小时,迄今为止最快的飞机。在飞机潜到树下之前,他们一直看着它在地平线上翱翔,夕阳射在机翼上熠熠闪光。

“坠毁了吗?”纳里斯说,语气中带着欣喜。

“飞行员从机舱里弹了出来。”波顿答道,“飞机肯定是爆炸了。不,它在什么地方着陆了。”

“那么我们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走。”

波顿查看了一下吉普车的燃油情况，没理睬他。

帕特里克把夜视镜和来福枪递给波顿，仍然从他们所在的山脊上观察。透过镜片，不可穿透的黑暗丛林蓦然变成了灰色，就像廉价电视机里的画面。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定位——然后瞅见了那个机场。

“我没发现汽油的影子。”帕特里克说。

波顿匆匆看了一眼身下，他忘了自己躺在地上，衣服已经被潮气湿透了。“在附近的兵营，那儿有补给站。”

“应该是航空燃料。”

“不对。在机库的对面，我能看见一个给飞机加油的油罐车和独立的泵架。你自己看。”他把装备还给了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眯起眼睛又看了一下：“太危险了。那些兵营里也许有一百多人。”

“看起来倒是小得很。”波顿说道。

“上次的密林停机坪情况也是这样。”

“油马上就用光了。我们别无选择。”

帕特里克什么都没说，但周围的空气刺激着他。

“如果我们等到半夜，”波顿继续说，试图让帕特里克放心，“没人会知道我们要去那儿。”

“总会有人睡不着。”

波顿做了个掐脖子的动作。

“那当他们发现了尸体呢？当他们发现了我们朝西的车印呢？”

“要是在十年前，你会——”

帕特里克打断了他：“十年前情况可没现在这么痛苦，十年前我一无所求。”

灌木丛中一阵骚动。两人做好戒备，四处察看。

是纳里斯发出的。

“我告诉过你，待在吉普车上。”波顿说。

“你们出来太久了，我有些担心。发现了什么？”

帕特里克把夜视装备递给他。

“我没看到362。”纳里斯边说边坐到他们旁边。

“它一定已经加满了油，再次起飞了。”波顿说，“现在可能在去姆斯佩尔的半路上了。”

“我不喜欢那些营房的样子。”

“我们已经谈过了，”波顿站起来，“也许你们两个应该和道兰一起。我们要么赌一把，要么走回去”。

“耶稣基督的星期五^[1]。”帕特里克说道，也站了起来，“我想我们别无选择了。”

“有意思，”纳里斯说，“真有意思。”

波顿努力抑制住声音里的不耐烦：“什么？”

“飞机库里，一架哥达^[2]。看！”

波顿又拿过望远镜，他窥见飞机库里一架矮墩墩的单螺旋桨式飞机。

“我会开哥达。”

波顿看了看帕特里克，然后两个人一起转向纳里斯。

“你知道怎么开？”

“哥达就是一只风筝，是人都会。”

“时速多少？”

“我不知道。可能有七八百英里。早晨我们就到尼日利亚了。”

“或者在空中被炸毁。”帕特里克说，“如果有一架梅塞施密特飞机发现我们，我们就死定了。”

早晨抵达尼日利亚。波顿好像看到了玛德琳、农场和柑橘林。他知道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有从拉各斯飞往伦敦的航班。

“那些让你怕得发抖的兵营呢？”帕特里克继续问纳里斯。

“那也比接下来一周坐在那该死的吉普车里要好。”

“偷燃料是一回事，盗该死的飞机，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会那么轻易借给我们吗？”

“想想汉娜。”波顿说，“月底你就又能和她在一起了。”

“我可不想谢你。”帕特里克揉了揉关节，“又快又安全，你说的。”

“我会带你离开这儿，头儿。就像在敦刻尔克做的一样。”

好一阵子，帕特里克面无表情，然后赞成地叹了口气，一声苍老而疲倦的叹息。波顿在黑暗中给了他一个浅浅的微笑，然后又把眼睛眯得紧

[1] 耶稣受难的日子。

[2] 哥达公司制造的飞翼战斗机。

紧的，从夜视镜里向外窥看。他窥探着机场的每一个角落。只有一个守卫在巡逻，就像是在周末下午漫步一样。瞭望塔上，还有一个人跷腿坐着，在嚼口香糖。哥达无人看护。

“你确定现在能开这玩意儿吗？”他问纳里斯。

纳里斯点点头。

“好吧，我们下去。从近处看看。”

他们一直等到过了午夜，才将吉普车隐藏于之前所在的灌木丛里，然后艰难地步行最后半英里的距离。

波顿第一次这么高兴地穿着党卫军制服——他是隐形的，一个黑夜中的黑色幽灵。尽管脚在靴中生疼。

当他们到机场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整个地方看起来像睡熟了一样，就连波顿先前侦察到的警卫也消失不见了。

除了控制塔上唯一的一盏灯，到处一片漆黑。波顿猜想这里为纳粹贵族的儿子们提供的为国效力的舒适岗位。有人称他们为维生素 B 男孩。这些孩子没有参加过刚果西部的反叛作战。仅仅在某个边远的岗位上消磨一年：一点儿警卫任务，《男人夜聚》的无聊翻版。他们面对的最糟糕情况莫过于痢疾发作。

波顿示意帕特里克检查一下兵营，自己和纳里斯朝控制塔走去。等他们来到塔下，哥达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没有警卫或者勤务人员。

“它能飞吗？”波顿轻声问。

“从这儿我还不能确定。我想可以。”

“爬上去，准备起飞。还有，纳里斯，动静小点儿。”

纳里斯悄悄地溜了过去，波顿爬上控制塔的梯子。梯子是木头做的，波顿踩在上面，每一步都吱嘎作响。到达顶上，他从窗子向里窥视。一个无线电操作员独自一人坐在控制台边，翻着一本杂志，汗珠从他脖子上滚下来。

电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门迪奥控制中心，能听见吗？”

接线员用麦克风回答。

“停下！”波顿进入房间说。

接线员转过来，把手放在心脏上。“队长。你吓死我了。”接着露出困惑的表情，他认出的是制服而不是面孔。

波顿一记勾拳打在他太阳穴上。接线员立即晕了过去。波顿举手作势再打……然后把手放了下来。这个德国人只是个孩子，脸颊上还长着金色的绒毛。他让接线员滑落到自己的座位上。

“门迪奥，收到了吗？请求跑道灯。完毕。”

波顿抹去脸上的汗水，抢过话筒用德语说：“这里是……嗯……门一迪一奥。跑道灯……失控，请不要尝试降落。”

“我正在启动最后方案。”

“不行，不要试图降落。”

静音。

波顿又按下广播按钮：“听见了吗？重复，不要试图降落。”

当第二次听到静音，波顿扔下广播，冲到楼梯上。他在下面碰上了帕特里克。“兵营情况如何？”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二、三十个人，都睡着了，但他们人太多。如果有氰化气也许可以。我可以堵住门，但坚持不了太久。”

他们向机库和飞机冲过去。飞机下面有一具尸体。波顿弯下腰仔细查看：是一个工程师，后脑勺上粘着血。他深深地呼吸着，像快睡着了一样。

“对纳里斯来说，太不容易了。”帕特里克说。

他们提身从舱口进入机身。纳里斯已经在驾驶舱里，正检查仪表板。他的手不停发抖。

“我唯一能找到的东西就是一把扳手，”他说，“我杀了他。”

“你让他陷入了糟糕的昏厥状态。”波顿说，“仅此而已。”

“你肯定他没死？”

“把扳手给我，我肯定他没死。”

纳里斯虚弱地笑笑，转身回到控制台那边。他检查了几个开关，然后敲了一下仪表盘。

“那是什么？”波顿问。

纳里斯犹豫了一下：“没什么，我准备好了。”

波顿探出身子，看了一眼仪表板，对波顿来说，这就像一面写满象形文字的墙。

帕特里克交换双脚：“纳里斯确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问波顿。

“是的。”纳里斯说，“在你们准备好的时候，飞机就准备好了。”

驾驶舱里只能坐下两个人。波顿系好安全带坐在飞行员旁边，帕特里克坐在后面货舱里。

“早晨抵达尼日利亚。”波顿说。

纳里斯按下打火按钮，快速的咔嗒咔嗒声，接着是沉重的声音，就像在沉睡中规律行走的骡子的声音，然后又回到沉睡状态。

纳里斯又一次用拳头猛击开关，接着是第三次，更加猛烈。

咔嗒—咔嗒—咔嗒。什么都没有了。

纳里斯拍拍那个已经引起他注意的刻度盘。“我猜就是这样。”他说，“没油。”

“正是我期待的消息。”帕特里克在他们身后说。

“油罐车。”波顿说着，已经爬出了座位，“飞机库对面。”他对纳里斯说，“我和帕特里克去取燃料。你确保飞机准备好补给燃料。”

他们跳出哥达。

波顿看到机库四周空空的：感到极度沮丧。

“你应该更用力打他，”他回头对纳里斯喊道。昏迷的工程师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直延伸到门那边的血滴。

波顿和帕特里克飞跑到油罐车那里，把它启动。发动机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咆哮，在沉睡的机场回响。他们把车开回机库，准备为飞机加油。

“要多久？”帕特里克问道，燃油从软管里泵出。

“我不知道。”纳里斯回答。

“你是飞行员。”

“我是德国鬼子吗？这是德国飞机。”

波顿看着计数器的数字不停跳动：10, 20, 30 升。就像等待果实成长一样漫长。他努力用加仑计算燃料……但是不行。德国人鼓励英国人转换度量系统以简化与欧洲盟友的贸易。英国人被迫接受了敦刻尔克惨败的残酷事实，连不起眼的运算公制都会激起波顿的愤怒。“升”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他就是偏爱“加仑”。

50, 100, 150, 200, 250……

“快点！”帕特里克说。

突然出现了亮光。

巨大的弧形灯的强光使整个机场醒了过来。经过长时间的黑暗，强

光使波顿的视网膜像被滚烫的手指挤压着。世界变成了不停闪烁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帕特里克和纳里斯也遮住了眼睛。然后，跑道上的灯也亮了。

帕特里克抓起狙击步枪朝机库门口走去。他对准上面的一盏灯就是一枪。灯碎了，像瀑布一样落下一地火花。

一通机枪扫过附近地面。警告性射击，波顿想，纳粹不想打中油罐车。他看着计数器：300 升。

“我们需要多少？”他对纳里斯喊道。

“我不知道。”

“猜一下。”

“500 升。但一旦用完我们就要自由落体了。”

又一轮射击。某处一辆车发动了，又一处传来另一声同样的声音。远处传来熟悉的呼啸声——

350 升。

——梅塞施密特飞机着陆的声音。

一个严厉的金属般的声音传来。“放下武器，举起手出来。”然后像才想起来似的说道，“你们被包围了。”

“纳里斯，到飞机里去，准备起飞。”波顿说，“然后听我的命令。”

纳里斯仓促地上了飞机，像松鼠一样迅捷，油罐车还在继续添加燃料。

360 升。

波顿听见机库顶上有靴子的铿锵声。他跑到门边。部队在跑道边缘列队展开，一辆半履带汽车上装着 MG48 通用卡宾机枪。帕特里克又打灭了四盏弧形灯，机场的三分之二再次陷入黑暗。成群的虫子在剩下的灯周围聚成一团。

“有人从左边上来了。”帕特里克说。波顿看见远处地平线上闪烁的红色定位灯。

“我们能关掉跑道上的灯吗？”

“怎么关？”

“咔嗒咔嗒咔嗒”，纳里斯试图启动飞机。

波顿转向驾驶舱，示意他停下。“还在加燃料！”他大叫。

“谁会先干掉我们？”帕特里克说，“你，他，还是他们？”

“掩护我们,直到飞机出来,然后上飞机。”

“你呢?”

“年龄大的先走,”波顿说着,已经朝哥达走了过去。他查看燃料:420升。机库屋顶开了一个大洞,纳粹标志性的长筒靴已经出现在洞里。421,422,423,424,425——

必须走了。波顿关掉了加油泵,软胶管还拿在手中。

“现在就开,纳里斯!”

飞机的尾舵轻轻地前后摇摆。然后,“咔嗒咔嗒咔嗒”。

什么动静都没有。

波顿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咔嗒咔嗒咔嗒……”

这次引擎轰鸣着转动起来!

尾气翻腾而出。机库里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飞机声音降了一个八度,然后颠簸着开出机库。帕特里克示意纳里斯向右转。飞机出来的时候迎来又一阵猛烈的开火。帕特里克向他们还击。

波顿把油泵转了回去。航空燃油涌了一地,腾起的火焰顿时灼伤了他的眼部。他让油泵继续喷洒,然后冲帕特里克喊:“走!掩护我。”

帕特里克跟在哥达后面飞跑。

机场远端在飞机前进的方向上,波顿看见一群士兵正在设置路障。看起来像是轮胎堆成的一个金字塔。他们向上面淋了汽油,火光冲天。

波顿把香蕉枪扛在肩上,消灭了几个敌人。身后的敌人用枪向他不断射击。他转身还击,然后朝飞机奔去。帕特里克打开门。他把来福枪扔了进去,然后自己爬了上去。几秒钟后,他又从哥达飞机上探出身子,示意波顿赶紧跟上。

波顿又打了几枪——然后用交叉步向前猛跑。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感到一个灼热的东西从脖子上划过,然后热血从衣领下漫流开来。

帕特里克在机舱门口催他赶紧上来,脸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过猛都扭曲变形了。他试图说点什么,然后躲进了机舱。波顿期望他再次出现,但是没有。

飞机的引擎开始加大马力。

波顿在后面狂追不舍,诅咒纳里斯当初给守卫留下了一口气。他不可能追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帕特里克命令飞行员停下。

“如果情况危急,孩子,你就要靠你自己了。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帕特里克在狱中说过的话,像刺穿希望的一把利刀。飞机还在加速。

“纳里斯,你个婊子养的! 等等! 帕特里克!”

波顿的喊声被哥达的轰鸣湮没了。

第十章

“荒唐的希望总会过去，就像回忆中期待的客人，然而有一天……”波顿努力忘却父母教给他的一切，但有时记忆的碎片还是会卷土重来，尤其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它们就像不受欢迎的幽灵一样再次光临。

“荒唐的希望……”

他跌跌撞撞地停了下来，血沿着脖子直往下淌，来福枪在身旁无力地耷拉着。或许他该对帕特里克诚实一些，告诉他侯切伯格的情况，以及自己进行的没有结果的报复。如果他的朋友理解了，也许就不会抛弃他了。

波顿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回到吉普车上，一直往西走。他一个人也许还会快一些。哥达不可能冲过路障——它没有足够的加速度——当它撞上燃烧的轮胎时，也许他可以乘乱逃脱。

新一轮的扫射撕咬着他附近的地面。

波顿又跑了起来，朝灌木丛方向跑去。隐身之地的黑暗为他逃跑提供了最大的希望。更猛烈的射击。子弹一直追着波顿——他没命地越过跑道、俯冲到生锈的油桶后面隐蔽起来。子弹在头上几英寸的地方砰砰地撞击着铁桶，每一声空洞的声响都使他向后退缩，带来一种无法抵抗的蜷缩起来不再动弹的欲望。波顿匆匆向外瞥了一眼，他想看看哥达是否成功地逃了出去。他希望它已经撞在了障碍物上。

它正在减速。

帕特里克悬在门外，扫视整个跑道寻找他。波顿猛地站了起来，欣喜若狂地挥手。他又遭到暴风骤雨般的追踪射击，于是又躲了起来。但帕特里克看见他了。他做了一个旋转的手势：我们正在掉头。

波顿笑了，露出了全部牙齿，然后兴奋地啐了一口唾沫。

他跪在地上，努力使呼吸平静下来，然后朝跑道另侧的士兵开火。瞄准，有目的地射击。现在灯光开始帮他的忙。干掉一个，干掉两个；持续地、毫不留情地射击，为飞机调头争取时间。

哥达成功掉头。它再次减速，沿着跑道滑了过来——避开了障碍物。

对面,Me-362 降落灯在上空愈发明亮了。

波顿等到哥达与他平行,突然冲出掩体,全速奔跑。螺旋桨把尘土卷进他嘴里。

“快!”帕特里克喊道,声音像任何受过训练的教官一样坚定,“快!”他伸出自己的手,紧紧抓住波顿的手。

波顿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一发子弹打裂了他的脚踝,他又掉回到地上,飞机正在离开,没有第二次机会了。玛德琳只能永远倚在门廊上等他了,爱丽丝和他的遗孤坐在她膝盖上。

帕特里克紧紧抓住他的手,蓦地一发力,硬生生把波顿扯进了飞机里。帕特里克把他推到一边,回到他舱门边上的位置,来福枪已经急不可待地瞄准了更多目标。驾驶舱里纳里斯在大喊大叫。波顿径自移到他身边,帮他检查脖子上的伤口:只是皮外擦伤,没什么大碍。子弹在飞机两翼乱飞,机身已经弹孔累累。

“有另一架飞机,”纳里斯尖叫道,“朝我们冲过来了。”

驾驶舱里梅塞施密特飞机的灯光越来越亮。

波顿把自己系在副驾驶座位上。“我们能行的。”他声音嘶哑。

纳里斯加大油门。他一直盯着控制面板。双手紧抓操纵杆,只要达到足够的速度,随时准备猛拉操纵杆。他努力使哥达进入正确的跑道,避开迎面开来的另一架飞机。

哥达从撕裂的机库和控制塔旁边冲了过去。波顿感到机翼下膨胀的空气。一阵猛烈的射击,子弹尖叫着从驾驶舱里飞过。都没打中,是个奇迹。他听到了父亲痛苦的声音:儿子,再没有奇迹了。第二波射击。又一个奇迹仿佛出现了,但是某种热乎乎的东西溅到了波顿的胳膊上。

“对不起。”纳里斯说。他的声音撕心裂肺。波顿看着他。一片黑色的东西从飞行员肚子上蔓延开去,从大腿上涌了出来,脸汗淋淋地向下垂着。

机头正挣扎着起飞。

“我该怎么做?”波顿问。

“我可以操纵控制杆,你负责方向舵踏板。当我说“踩”的时候,你就用力踩。”

波顿把脚放在踏板上。他听见后面帕特里克“砰”地一声把舱门关上了。Me-362 几乎就在头顶。

“开始！”纳里斯说，听起来就像所有气息都从他肺里逃了出来。他用力拉住控制杆，脸部痛苦得变了形。波顿踩下踏板。他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前方的战斗机。它太近了，把黑夜都挡在了后面。引擎在咆哮。

梅塞施密特飞机着陆了——从他们旁边一闪而过——切断了哥达一支机翼。

那一瞬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爆炸，没有起火，只有模糊不清的拍击声。波顿感觉他们正在逃离地面。然后是猛烈的撞击，就像一块砖头砸在他胸口上。哥达粗野地转向右边。他从驾驶舱里注意到先是灌木丛，然后是跑道。

灌木丛，跑道，灌木丛。

波顿脖子上青筋暴起，好像要断了似的。飞机冲进了树林里，有金属的呼啸声，什么东西——一支机翼，一个引擎——被扯了下来。他瞥见纳里斯尽力控制操纵杆，但双手软弱无力。

哥达还在继续前进，就像一把开塞钻螺旋钻进了灌木丛。终于，它颤抖着停了下来。

波顿的视线模糊了。他从外围感觉到 Me-362 战斗机燃烧的残骸。他肚子上的翻腾舒缓了下来，胳膊软弱无力，指头上像扎满了针刺。他试图移动，但是不行。他知道自己没有受伤，但就像身体上某部分落在后面，需要等它跟上来。

波顿抬起头。纳里斯嘴巴一张一合，就像码头边上跳腾的鱼。鲜血从他嘴里喷了出来。波顿觉得自己又看见了侯切伯格。

“你……能……动吗？”波顿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接着，他才意识到是自己在说话，“纳里斯……你能动吗？”

飞行员没有说话，他虚弱地挣扎着想解开安全带。

波顿的身体又能动了。他抖掉背带，然后站了起来。世界倾斜了，散发出汽油和血腥味。他凑过去解开飞行员的安全带，试着将他转过来。纳里斯尖叫。波顿拿开自己的手，就像那是屠夫的手一样。

“帕特里克！我需要你的帮助！”

波顿的老朋友从机身里走了出来。他鼻子上划开一条深深的伤口，血顺着皱纹淌下来，他目光专注。

“我搬不动纳里斯。”波顿解释说。

“随他去吧，我们必须得走了，纳粹正赶过来。”

纳里斯张开嘴抱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喷出一汨鲜血。

波顿脑子逐渐清醒。他听见纳里斯身上滴答滴答滴血的声音。

“对他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帕特里克说。

“我们必须得试试。”波顿又挣扎着去搬动飞行员的腿。

帕特里克拔出手枪,对准了纳里斯的脑袋。

“你要干什么?”波顿说,“我们——”

一声枪响。驾驶舱的玻璃上溅满了血和脑浆。纳里斯身体抽搐了几下,然后停止了。

波顿看着,充满了冰冷的恐惧。

远处灌木丛下传来士兵前进的声音。

帕特里克拉着波顿的肩膀:“快走!”

波顿赶紧站起来。

“快走,科尔!”帕特里克又说,这次拉得更加粗野,“否则,我发誓一定离开你。”

波顿听从了命令,但好像还在梦中一般。到机舱门口的时候,他偷偷向后看了看,希望说服自己纳里斯还活着。驾驶舱的玻璃染得猩红。帕特里克把他推出舱门,两人随即便消失在丛林之中。

第十一章

刚果—苏丹边境，多鲁玛
9月14日，晚上21点15分

“还要多久？”瓦切问。

“几分钟。不会再多了，”道兰回答，即便按他默数的时间，也该爆炸了。他头脑里不停地回放拧开计时器的那个时刻，他想是否扭过头了。

他们坐在车里，引擎“咕哝咕哝”地转动，离边界大约还有一百码的距离。窗子摇起来，车门上了锁。每过一秒都有更多纳粹党卫军出现；小镇就像一个装满黑墨水的盆子。

“如果它们没炸呢？”瓦切问道。

“三年来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道兰说。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决定还是不提四年为好。

“但如果它们没爆呢？少校是对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德国鬼子。”

“你听起来有点儿像莱品斯基了。”

“可怜的家伙，”瓦切说道，“如果我们回去了，我会去看望他的美人儿的——”

“那是回去以后的事儿。”

道兰看见一只带着皮手套的手在敲车窗。他把窗户摇下来，一名党卫军军官向里窥看。苍白的皮肤上长满粉刺，身上发出薄荷油的味道，一只耳朵已经没有了。他身后的另一名军官在检查吉普车身。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一只耳”问道。

道兰从袖章认出他就是党卫军的总队长。什么时候开始有他妈的少校军官在路上巡逻了？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佻但又不失礼貌。“等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用德语答道，“然后回兵营。我们今晚休假。”

“所有休假都被取消了，”总队长说，“你一定知道吧？”

瓦切身子靠过来：“发生什么事儿了？”

总队长扬了扬其中一只眉毛,使他看起来像根木头:“你们俩要去哪里? 总督被刺杀了。”

“谁干的?”

“随你选:西部的叛乱分子,安哥拉叛军,英国人,”他看着瓦切,“罗德西亚人。我们的敌人到处都是。”

“混蛋。”道兰说。

“他们逃不掉的。”总队长说,他向里靠得更近些,“你那个朋友,你说他在哪儿?”

道兰咧嘴露出最淫荡的笑容:“在窑子里,十分钟前他就该完事儿了。我猜他是想把钱花得更值些。你知道那些波兰女孩是什么样儿的。”

“玷污我们德国人的血统。你的证件,还有你的。”他说着,指了指瓦切,面无表情。

瓦切把手伸进外套。当时,道兰真想掏出手枪把党卫军军官干掉,但瓦切这个罗德西亚人只是递过证件。道兰犹豫了一下,然后同样这么做了。阿克曼曾向他们保证,这些文件和真的一样。不过他还向他们保证,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正数着手里的钻石呢。

总队长快速地翻了翻。远处路上另一名军官正在汇报防卫情况。最近半小时内,卫兵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部队沿街巡逻。到处都是眼睛。前方的广告牌上,党卫军士兵的笑容变得像魔鬼一样可怕。

“一只耳”继续翻看他们的文件;他似乎在掂量什么。

“有问题吗?”瓦切说。

道兰示意他闭嘴。

总队长“啪”地合上文件,然后递回去:“一切正常。”

道兰在车里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

然后又问另一个问题:“你们车后是什么?”

“一些防水布。”道兰努力使声音保持平静。“也许还剩下几罐普利莫斯啤酒。你和你的同事们想要一罐吗?”

总队长打了个响指,有几个党卫军军官跑到车后打开吉普。

道兰把脚移到离合器上,用力踩了下去。他的手慢慢滑到离合器控制杆上,先把挡挂好。他再次回想自己拧下计时器的情景。到现在至少有十四分钟了吧? 旁边瓦切抓紧了武器。

车后的军官迅速翻看了一下防水布,然后向他的上司点头示意。

“我们快走!”瓦切嘘声说道。

道兰闲着的那只手紧抓方向盘,他踩下油门。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希望你的朋友没有染上性病。那些波兰荡妇比下水道的老鼠还脏。”总队长说着,大步走开了,“如果你们看见任何可疑的东西,立即汇报。祝你们晚安。”

道兰松开离合器。

总队长停下转过身:“最后一件事。”道兰的脚马上回踩到踏板上。

“关上引擎。记住,现在燃料短缺。”

道兰关掉引擎,就这么一会儿,他觉得肺都要炸了。

“圣母玛利亚。”瓦切在胸前画着十字。

“我不知道你信教。”

“我不信。”

俩人都笑了,就像新兵蛋子机智地战胜了久经沙场的老兵油子一样兴奋。

“我们必须离开这儿。”瓦切说,“苏丹,尼日利亚,管他呢。”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小镇另一边,一团粉红色的含磷物体窜上了半空。每个人——边境上的守卫,街上巡逻的士兵,道兰和瓦切——都停下来观看。在落地之前,它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让道兰想起了孩提时代第一次见到焰火的情景。就是哈利法克斯在新码头上宣布英德和平的那一天,他看到天空爆散的焰火,妈妈哭了起来,但他从未问过她是因为耻辱还是悲伤。道兰当时只是沮丧地静静走开。战争时间不长,但仍然留下了太多有坟墓要祭扫的家庭;他哥哥就没能从法国战场上回来。

“该死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瓦切声音里带着挖苦。

“没能对准油库。我无法测量弹道,只能凭感觉。”道兰又发动了引擎,“还有三个,每个都对着不同的角度。”

两辆卡车在他们前面停了下来。士兵们奔跑起来就像黑色的河流。领头的正是“一只耳”总队长。

第二枚磷弹在空中爆炸了。

道兰开车,碾过兵队。他想从两辆卡车中间挤过去,但空隙太小。金

属撕裂的锐响。吉普车前灯碎了。卡车猛地被撞倒一边……他们冲了过去。

磷弹毫无威胁地落到地上。

瓦切用 BK44 朝窗外开枪。

“趴下！趴下！”道兰一边喊一边冲向边境大门。吉普车沐在枪林弹雨之中。车头上火花四溅。挡风玻璃碎了。他们几乎已经到门边了。

上空又传来一声磷弹的爆炸声，然后又是一声。

吉普车撞上了什么东西，粗暴地把他们抛向前面，然后又弹了回来。吉普车冲过路障，现在到门前了，他们又冲破了大门，发出更加刺耳的金属声音，就像在肢解一只钢铁动物。对方射击了。车尾发生爆炸。

磷弹落地，这次找到了目标。夜空染成了黄色、橙色和猩红。士兵们被震得人仰马翻。有几秒钟，射击停止了。

“开车！”瓦切大喊。说着从车座中间向后开枪。

党卫军士兵重新集合完毕。枪口又闪起红光。他们正从低处开火。

随着一声爆响，一只后轮被炸飞了。橡胶碎片像子弹一样抽在道兰脸上。车底盘刮擦着路面，他拼命控制吉普车。车子歪歪扭扭地全速前冲。

已能看见前面的英国围栏，一面英国国旗有气无力地挂在旗杆上，旗下一群士兵似乎在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已经不到两百码了。晚上到兵营的时候，我要请他们喝上一品脱的啤酒，道兰想。他几乎已经尝到了它们的味道。

瓦切扔下来福枪，蹲下蜷成一团。

“撑住！”

一枚火箭炮击中吉普车尾，把它弹到空中。齐格车顶着地，在地上疯狂旋转。一阵灼热的刺痛冲击着道兰的身体，眼前天旋地转。

一切都静止了，平息了。

瓦切冲他耳朵尖叫：“你必须帮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道兰嘴巴擦破了，鲜血直流，里面还冒着烟。他感觉有人对着他耳朵鼓掌。他脚踩碎片“嘎吱嘎吱”地从吉普车里站起来，瓦切努力从外面把他拉出来。道兰用尽全力撑起身体，终于从车里滑了出来。瓦切搀着他站起身来。道兰几乎又要瘫倒在地：右腿完全不听使唤，裤子被血浸透了，让他痛苦万分。

“你还能走吗？”瓦切又在他耳边大叫。

道兰挣扎着向前走了几步，费力地做深呼吸。他头脑清醒了。他向后看了一眼——蜂拥而上的军队，飞速旋转的引擎——然后把胳膊搭在瓦切肩膀上。如果现在有时间安置他的魔盒：就有德国鬼子好看的了。他们一跑一跛，罗德西亚人几乎承受着他的全部体重。

前面是一堵缠绕铁丝网的铁墙，一直延伸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边境大门依旧紧闭。每抽搐着前进一步，道兰都希望他们能把大门敞开，一秒也不要耽搁。

枪声紧追不放。

最终，他们瘫倒在栅栏旁边。十几个英国士兵站在栅栏里面——从头上戴的贝雷帽能看出他们属于英国赤道军团——所有人都身穿干净但汗透的制服。从他们手中握的点303步枪来看，他们似乎从未受到过攻击。他们头上有一条木刻标语：欢迎来到英—埃属苏丹。

道兰跪起身来，摇晃铁门：“让我们过去！”

士兵们无动于衷。

“开门！”道兰悄悄看了身后一眼：“求你了。”德国人几秒钟就会追上来，对方已经不再开枪了，相反，他们把武器搁在胸前，悠闲地慢慢前进，后面是数不清的车灯。

“开门！”道兰再次大喊。

“开门！”瓦切也来求救。

士兵们仍然无动于衷。一名军官从一个药箱后面大踏步向他们走过来。道兰注意到他胸前别着乔治十字勋章。“非常抱歉，先生们。我接到严厉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穿越边境。”

“去他妈的命令。让我们过去。我们是英国兵。那些德国鬼子抓住我们，就会把我们吊死的。”

军官看着瓦切：“他听起来像罗德西亚人。”

“我们是一边的，伙计。”

“去跟我们的板球队说这些吧。”

道兰又看看肩后的情况，然后转向军官。他野蛮地摇着围栏，嘴里唾沫星子乱飞，“快点儿！”

军官拉了拉束腰外衣，直直地盯着他。“我有命令。现在我请你离开围墙。”

“去你妈的!”

身后是靴子的践踏声。瓦切把来福枪系在胸前,眼睛迅速四处扫视,寻找脱身之法。

军官对手下示意,他们都放下了武器。

“求你了。”道兰央求,“求求你。”他咬牙切齿地说;双腿疼痛难忍,就像有狗在啃他的骨头。

瓦切往下看他:“你能爬吗?”

道兰摇摇头:“你快逃,皮埃特。”他又跌倒在地,把身体扭向德国人。“我掩护你,”他说着开了几枪,双手血淋淋的,连枪都握不直,子弹毫无威胁地消失在黑暗里。他看见远处油库上空翻滚的火焰,看上去美极了。

瓦切顺着边界猛冲一段,然后开始向围栏上攀爬。铁丝网被他压得垂了下来。

英国军官命令道:“向后站,别管屏障。”

德国人开了几枪,算是发出警示。

道兰回击。一把来福枪托从围墙后面抵住他的脖子。“放下武器,”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

道兰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枪从紧握的手中滑落下来。他整个右半身都麻木了。他想起离开卢萨卡之前,阿克曼给他们的自杀药片,以防……“最糟糕的情况”。他是不是像帕特里克说的那样,被耍了?也许阿克曼知道会以灾难收场,然后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办法自我了结。道兰拒绝了药片——整个小组都拒绝了。现在,他真希望能有几颗苦味的胶囊嚼碎吞下。

瓦切就要爬到围栏顶上了。道兰看着他,希望他继续爬上去。他把腿摆过来,侧了个身。再过三十英尺,就可以回到文明中了,回到大英帝国。

一声枪响。

瓦切突然前倾,一瞬间似乎是在空中盘旋,然后翻滚到地上。身体落地时发出沙袋掉在岩石上一样的声响。

“狗日的德国鬼子……”道兰骂道,但声音逐渐弱了下去,因为枪声来自英国这边。

他拼命转身去看,英国军官正命令士兵抬起尸体。

“瓦切?”道兰说,“瓦切?”

军官摇了摇头：“我说过了：命令。如果有人能出一份文件，我们会把他运回老家。如果没有，就埋在苏丹了。”他匆匆点了下头，就和士兵们一起离开了。

道兰从没感到如此孤单。

车灯照在眼睛上，数百条黑腿的剪影。

纳粹发令官走上前来。道兰竭力抬头望着他，脖子上的肌肉软弱无力。是“一只耳”总队长。他向士兵发出指令。武器举起来了。

道兰等待死亡的来临。

然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一台发动机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驶了过来，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道兰见过这辆豪华轿车。车门开了，一条大狗先跳出来。然后是一名军官——从制服上的镶缀和银质奖章判断，他是个高级将领。他向道兰走过来，长筒靴铿锵作响。

狗先跑到道兰身边，用鼻子嗅他，然后用滴着涎液的舌头在他脸上舔舐，嘴里发出生肉的恶臭。道兰强制自己不要反胃。

“芬里斯，跟上！”狗跑回主人身边。然后主人说话了，是英语，声音深沉而阴冷，“哎哟，我闻到了英格兰人的血腥味……”

道兰一脸痛苦：“我是威尔士人。”

纳粹咯咯地笑了：“即使是真的，我还是要磨碎你的骨头做成面包。”

总队长向前紧走几步：“是他吗？是科尔吗？”

“不是。”长官说道，蹲下来摸道兰的脸。他的手很大，就像熊掌一样，他卡紧道兰的下巴，迫使对方抬起头来，直到四目相对。

道兰盯着自己见过的最黑的眼睛。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看见的是谁。

面前的人是瓦尔特·侯切伯格。

第二部分

斯坦利斯塔与非洲高速公路

每年至少而建 1 000 英里的高速公路……因为除非有特殊通道以供使用，否则我们将无法进行军事扫荡，或者保证新领土的安全。

——阿道夫·希特勒

1942 年 6 月 27 日

第十二章

北安哥拉,抵抗军营地

9月15日,上午10点30分

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的第二个晚上——在官僚们继续争论如何划定版图的时候——葡萄牙安东尼奥·萨拉扎总统请求与元首会面。他的要求直接转到了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那里。萨拉扎希望能保全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除了矿产丰富的安哥拉(今天已经分成刚果和纳粹的西南领域两部分),还有德属西南非。里宾特洛普再次递给他一杯香槟,请他不要烦躁:“我亲爱的安东尼奥,在这里我们都是朋友。整个欧洲都是一体的。你不用害怕我们。”哈利法克斯给了他一个笑容和同样的保证。

然而,安哥拉的命运实际并非由哈利法克斯和里宾特洛普决定;它掌握在希特勒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手中。

根据一个叫作“二十五”的有名计划,战后德国城市不断重建,使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大理石荒。随着石材价格飙升,安哥拉南部的采石场因为富含斯皮尔设计中价格不菲的黑色岩石而一夜暴富。萨拉扎总统看到了一个填满葡萄牙国库的机会,决定对所有出口矿产征收额外关税:这一政策破坏了新欧洲委员会的贸易协定。希特勒要求他作出让步。因为形势不够明朗,结果庞大的装甲车队已经集结在边境线上;整个南非看起来战争一触即发。最终,因为哈利法克斯的介入,商定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并确保了《卡萨布兰卡条约》的签订。他召集锥体国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引用了劳埃德·乔治的著名论断:“对葡萄牙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它在非洲占据的殖民地太多了。”

萨拉扎不得不清醒过来,这次没有了笑容和香槟。

1949年11月,本格拉铁路沿线以南所有安哥拉地区都被划入德属西南非(这也成为戈林提出以铁路线为第一依据来划定国界的诱因)。

北安哥拉依旧由葡萄牙管辖,前提是不煽动南部叛乱。斯皮尔得以继续他的工作。地下的反抗开始了,由葡萄牙暗中支持,但官方和平重新回到非洲这块大陆上。

纳尼阿·塔瓦雷斯很清楚这和平是怎么回事。和平来自于那些身穿银色骷髅标志制服,手拿机关枪的黑色党卫军。正是这种和平谋杀了她的父母。

当指挥官回营时,她正在厨房里。指挥官带来了命令。白人欢呼起来,鸣枪庆祝。几个小时后,一名男孩模样的年轻副官——一个陌生人——到了。他是从安哥拉首府罗安达过来的。

纳尼阿已经数不清他们等了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了。每天都有纳粹进攻北部的最新消息,每天他们什么也不做,就是坐着,流汗,等待,在草丛中慢慢变得疯狂,绝口不提报复。有些士兵把卡波罗托酒灌进喉咙,然后互相殴打,脸都被打得变了形。军官们一言不发,甚至允许为此打赌:任何与对海湾地区发生的叛乱保持缄默的事情都可以赌一赌。终于大家厌倦了等待,指挥官自己跑到罗安达去领取命令。那天早上,他回来了。

然后是年轻的副官——带来不同的指令。

纳尼阿听到后,马上跑到奥克托哥罗。她和多数男人一样高,体格健壮,黑发,河泥色的皮肤,比姐姐的皮肤还要黑得多,眼睛就像猫鼬一样放出明亮而野性的光芒。她才十七岁。

奥克托哥罗位于叛军营地中心,和所有为白人建造的楼房一样,为了防止眼镜蛇和洪水袭击,也采用了吊脚楼的建筑风格。纳尼阿登上台阶,全身紧张。里面挤满了葡萄牙军官和安哥拉白人叛军。除了指挥官彭赫尔,没人注意到她,他朝她皱了下眉头,什么也没说。每次有命令,她都会来请战,但每次彭赫尔都会拍拍她的屁股,让她回去做饭。每次拍她屁股时,她都缩到一边。

彭赫尔正在向大家训话:“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两套指令,”他说,“都是卡瓦略自己说的。”乔斯·阿加皮托·席尔瓦·卡瓦略:安哥拉总督。纳尼阿看见士兵们激动地小声议论着。

“第二套指令说刚果发生变故,但发生了什么没有细讲。坦克正在曼罗迦高速公路上集结,看来德国人打算入侵北罗德西亚了。为了保卫边疆,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国的进攻。”

“第一套指令,我亲自从总督府得到的,也说德军坦克正在集结。但是在刚果—安哥拉边境上。整整一个师。”他故意停下来,增加一点强调效果,“在马塔迪大桥上。”

下面喧声大作。

“我无须告诉你们结果。”彭赫尔大声喊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人群的喧嚣,“可以想到,从马塔迪大桥上,纳粹三天之内就能到达罗安达郊区。我们的决议必须马上送回首府。”

纳尼阿全身一阵激动。这次他们必须让她参战!

“但是为什么?”有个士兵喊道,“他们已经拥有了南方。我们签订了和平协议。”

“德国人声称这是为了摧毁叛军,跟我们一样的军队。”

“那只是一个策略。”另一个声音喊道,“他们想占领整个国家,想把安哥拉变成德国的殖民地。”

人群闹嚷着表示赞同。

彭赫尔想等喧闹安静下来再说。他身穿葡萄牙军队的蓝色制服,胸前披着一条红色的饰带,裤子和紧身外衣上的褶皱就像刀刃一样锋利。皮肤是砖红色的,头发则染成了黑色。纳尼阿一直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染发。

“回到我们的决议上,”彭赫尔说,“他们没有任何授权就来了。但是,考虑到对殖民地迫近的威胁,我认为应尽快赶到罗安达去。”

士兵中传出声音。纳尼阿立马听出这个粗糙的声音是谁,因此觉得体内一阵发紧。

“第二套决议,关于罗德西亚的。他们没说其他东西吗?”

彭赫尔把话停下,舌头从齿间舔到上唇:“没有。”

“我们怎么去阻止德国人?我们要用四十个兵对付德国一支军队吗?卡瓦略一定说了其他的。”

“告诉我你的名字,士兵。”

“冈萨尔维斯,先生。”

“恩,冈—萨尔—维斯,我推测总督的意图是进行破坏。我们的想法是摧毁高速公路上通往南边的隧道。”

“让我去干。”

彭赫尔哼了一声:“不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把决议送回

首府。”

“但你说过那儿没有优先处置权。”

“你的看法呢，士兵？”

冈萨尔维斯移动了一下位置，这样他就可以同时对彭赫尔和其他士兵讲话了。纳尼阿以前也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来自安哥拉，有案底，那时安哥拉还是罪犯的流放地。刚到雷西斯滕西亚叛军营时，他的皮肤像牛奶一样白，卷曲的黑毛止不住地从衣领和袖口蹦窜出来。每次他到厨房里打饭时都吵吵嚷嚷，食物都淹没在他的口水里。

“卡瓦略总督不会发布命令去摧毁隧道的，除非他认为这很重要。”冈萨尔维斯说，“至少像保卫罗安达那样重要。”

“也许他们打算组建另一支雷西斯滕西亚叛军。”一名士兵说，“你知道现在的通信有多糟糕。”

“也许他在指挥官离开后，发现了曼罗迦的情况。他意识到阻止德军进入罗德西亚的重要性，这就是制订第二套方案的原因。想想吧，如果纳粹入侵罗安达，谁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英国人，除非他们自己有仗要打。”

“上次他们把我们一半国土都划了出去。”

“这次不同。我们都听到了那个说法。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有秘密协定。”他的目光看向彭赫尔，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说的是对的，指挥官，是不是？”

纳尼阿看见彭赫尔双唇紧闭，刷了刷制服上一个不显眼的污点。

“英国人能为我们提供武器。”

彭赫尔严厉地看着他：“你从哪儿听说的？”

“人人都知道。”

指挥官犹豫了。“英国人——”他小心地措辞，“——推动我们抗争。罗安达大使馆有一部分人支持我们的事业。”

“你们听见了！”冈萨尔维斯说，“如果纳粹进攻我们，英国人会帮我们防御，除非他们在别处与德国人战斗——就像在罗德西亚。”他面向聚集的士兵，向安哥拉的战士们呼吁，“那就是他们拒绝帮助我们的时候，或是在谈判桌上出卖我们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必须摧毁隧道的原因。”

纳尼阿看见几个士兵点头同意。

彭赫尔问：“你是什么级别，冈萨尔维斯？”

“没有等级,先生。我是新来的,只是志愿者。”

“你已经是战略专家了。”

纳尼阿捂住嘴,笑了。

“但是……命令是卡瓦略下的。”

“炸毁隧道不足以击败德国军队。”

“但可以拖延他们,让英国人有时间准备。”

“他说得有点道理。”一名葡萄牙军官说。

“我认为先解决隧道。”冈萨尔维斯回答,“然后是罗安达。”

彭赫尔挺得笔直:“我想你忘了自己是谁了,无军衔的冈萨尔维斯。这或许只是一个非正式组织,但我依旧是指挥官。我们没有足够的士兵,不能把队伍分开。保卫首都比任何其他想法或者命令都要重要得多。”

“我去做,我去炸毁隧道。”

每个人都把头转向房间后面——盯着纳尼阿。

“你?”冈萨尔维斯说,轻蔑地撇了撇嘴。

“我懂得爆破,知道如何打仗。”

“纳尼阿。”指挥官自言自语。

她不敢看他,她害怕被拒绝。她再也不能忍受翻锅炒菜的日子了。

“是的……是的,纳尼阿可以去。带上其他赫雷罗女孩和她一起去。”

“那谁给我们做晚饭?”冈萨尔维斯说。

有些士兵笑了。

纳尼阿不理睬他们。“我想打仗,”她更大声地说,“想去杀德国鬼子。”

“但她是个黑人,”冈萨尔维斯向彭赫尔诉说道,“派她去丛林,她就会逃跑。所有黑人都会。”

纳尼阿觉得怒火在喉咙里燃烧——但她忍住了。如果她发火,指挥官也许会改变主意。

“也许她会把事情搞砸。爆破对她来说太复杂了。”

彭赫尔举起手示意冈萨尔维斯及其支持者保持安静。纳尼阿疑惑地看着他。“那就这样决定了。”他说,“纳尼阿去隧道。其余的人去罗安达。我们后天就能到。”

“你不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女孩儿。”

“够了。”

“一个黑人女孩。”

“我说，够了。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你放到厨房去，冈萨尔维斯。”

一阵窃笑。

冈萨尔维斯脸红了。

彭赫尔转向一个军官：“传令给昆邦多，让他们准备火车。纳尼阿，跟我来。其他的人准备出发。我们明天就走。解散！”

纳尼阿等士兵们走完。冈萨尔维斯走过时，飞快地瞥了她一眼，那目光恨不得能杀了她。

以前，纳尼阿是绝对不许到这里来的。她跟随指挥官来到保险库。这是军营里唯一的石头建筑，一开始是用来储存附近山上开采的钻石的。现在是雷西斯滕西亚叛军营的军械库。她看着四周架子上的来福枪，就像第一次和男孩接吻一样，感到呼吸困难。

“你会给我们配枪吗？”她问。

“我以为你们赫雷罗族有自己的武器。”

“我们有，但没有枪。”

彭赫尔考虑了一会儿。“我给你这个，女孩儿。”他说着拿出一个皮鞘。纳尼阿接过来，抽出里面的刀。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是一把非洲大砍刀，两英尺长，刀刃粗糙多锈。

“需要磨一磨。”彭赫尔说。

“不，钝刀很好。”纳尼阿说，“但刀毕竟差些。枪呢？”

“我们在罗安达需要它们。”

“手榴弹？”

“它们太吵，你应该越安静越好。”

“那里有很多德国鬼子要杀吗？”

“我不知道，也许一个也没有。”

纳尼阿脸沉了下来。

“但你会做更厉害的。”彭赫尔看到她的表情后说道，“摧毁敌人的交通枢纽，他们的柏油公路，对他们打击更大。”

“赫雷罗族有一句古语：只有流血才是打击。”

彭赫尔拿过一根撬棍，撬开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有几捆雷管和炸药。

“有两种引爆装置,”彭赫尔解释,“无线引爆和定时引爆。”

纳尼阿拿起一捆炸药,炸药看起来像骨头一样惨白而陈旧。她把脸凑过去:什么味道都没有,当然也没有报复的气味。“冈萨尔维斯说的有关英国人的话,是真的吗?”她问道。

“是的,我拜访了他们的大使馆。他们是我们的盟军,这些都是他们提供的。”

“但他们让纳粹夺走了南方。我父母也因此而丢了性命,这是谋杀。”

“我知道,”他说,声音没有丝毫变化,“祖里告诉过我。”他从她手中拿下炸药,拍拍她。纳尼阿躲开了。“无线引爆太复杂了,你最好用定时引爆的。”

“我了解无线引爆。”纳尼阿回答,“和我父亲在采石场用的是一样的。”

“不过,我要给你的是定时引爆炸弹。我想你也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吧?”

她点点头。

“不管怎样,我给你示范一下。看清楚了。”

彭赫尔演示完后把炸药塞进一个背包:“人类仍然需要食物。你可以带上另外五个人,但不包括祖里。”

纳尼阿心里也暗暗希望他这么说。“姐姐也想打仗。”

“我不管她想要什么,这里安全些。”

他把背包从她身上拽下来。

“如果我一个人去,她会生气的。”

“我可以给冈萨尔维斯代替她去。”

“不!五个人够了——祖里可以留下。”

“好姑娘。”彭赫尔把炸药递回去,牢牢顶在她胸前,“现在,纳尼阿,我不想强调这个任务有多重要。冈萨尔维斯是对的,如果德国人成功进入罗德西亚,我们就完蛋了。”

纳尼阿皱皱眉头:“那为什么不把任务交给他?”

“因为你比他勇敢。”

“你怎么知道?”

他看了看她裸露的臂膀和黑色的皮肤。“你能舍弃的东西更多。”

第十三章

刚果,斯坦利斯塔

9月16日,清晨6点25分

父亲急促地喊道:“波顿!起来。”

一定是妈妈,她又回到了他们身边。侯切伯格死了,妈妈回来了。一定是这样。只有她回来才能激起父亲的这般热情。他太想念她了……

“波顿!”

有人摇他。

波顿慢慢睁开眼睛——但卧室变样了。诺亚、大卫和歌利亚的蚀刻板画哪儿去了?他和沃尔特叔叔一起用豆茎画的画儿哪儿去了?

妈妈哪儿去了?

帕特里克靠在身旁:“我们有麻烦了。”空气中飘散着烟斗里出来的浓雾。

波顿站了起来,他还能清晰地听见父亲的回音。他躺在一个肮脏房间的床垫上;尽管是穿着靴子睡的,床上的臭虫还是咬得他脚踝骚痒难耐。他们住在一个旧码头的廉价客栈里,在这种地方工人花几个铜板就能搞到一张床,而且没人问东问西的。不远的地方,波顿听见引擎的声音。一辆卡车——不,两辆——正迅速接近。

波顿推开帕特里克来到窗边,勃朗宁紧紧握在手中;睡觉的时候他一直握着它。他向外察看了一下,然后蹲到窗台下面,打开手枪保险。

帕特里克抓起自己的枪,一支毛瑟枪,朝门口走去。

“等等。”波顿说。

“他们扫荡过这个鬼地方吗?”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这里。让开,要不你会把他们引过来的。”波顿从窗沿向外窥视。卡车停了下来,军士从后面下来,一名军官发号施令。他指向对面的房屋,另一间廉价客栈。

“看。”波顿说。

帕特里克的手在门闩后面迟疑了一下。

“看。”

他缓过劲儿来，走到波顿身旁。

军官正在敲另一栋楼的门。不久，一个女人出来开门。军官晃了晃证件，然后站到一边让手下进屋，他们全都带着香蕉枪。

“他们是‘压迫者’。”波顿说道，他看见军官翻领上有两个哥特式字母：UJ。

瓷器碎了一地，传来捂住嘴的叫喊，接着士兵带着一群人走出了房间。大部分人刚从床上爬起来，除了短裤、背心什么也没穿，头发还乱蓬蓬的。一个男人走到军官身边，然后详细地展示自己的文件。“压迫者”只负责驱逐非法工人，这些人没有合法文件；这个城区是理想的猎场。那个男人挨了一记耳光，然后被拖上了卡车。

波顿摇摇头：“可怜的混蛋。”

“总比我们好。”帕特里克回答。

军队押着大约十二个人上了等在外面的卡车，然后军官带领他们搜查另一间屋子。他的选择似乎没什么章法，不过随便指着一栋房屋，然后散出他的部队。突然他向波顿他们这个方向看了过来。波顿立刻躲到窗台下面。

“我们得赶快离开。”帕特里克轻声说道。

波顿紧握勃朗宁，然后摇了摇头。

帕特里克从窗户摸到门口，够到门把手，然后轻轻转动，门被悄悄地打开了。

从楼下传来叫喊声。接着是引擎发动的声音。

波顿冒险向外偷看了一眼。卡车开走了。除了码头上吊车发出的叮当声，路上很快又恢复了安静。

波顿把头靠在墙壁上。“上帝。”由于从阿克瓦托瑞纳过来时长时间地驾驶，四肢酸痛。他满眼眼屎，口干舌燥，哈欠连天，有爬回床上的强烈冲动。他搓搓脸，使自己清醒一点。“现在怎么办？”他问帕特里克。

他想过回到斯坦利斯塔。“我们不能继续前往尼日利亚”，离开机场后帕特里克说过，“阿克瓦托瑞纳每个纳粹都在追踪我们。最好回到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消失。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然后顺流而下，就像

我们在 1944 年做的那样……”“如果其他人被抓了怎么办？”波顿问他。“串供的托词：我们在斯坦利斯塔说过的，还记得吗？道兰似乎确信可以逃出去。让我们祈祷他的感觉是对的吧。”

帕特里克和他一起蹲在窗下；飞机坠毁后，他的鼻梁上留下了一道伤疤。他把烟斗塞进嘴里，打燃了 ZIPPO 打火机。

“你一定要抽那东西吗？”波顿问。

“它是我的幸运烟斗。”

“嗯，开始发臭了。”帕特里克把自己看得见的烟雾都驱走了，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儿。

火苗不停跳动，帕特里克掐灭打火机。烟斗仍然含在嘴里。“我们朝码头走，”他说，“看看能否搭上去新柏林的轮船。穿过大西洋，最后回家。”

家。这个词波顿听起来从来没有如此甜蜜。

“哪儿搞合法的证件呢？还有工作证呢？”

“在旧码头上，他们不会在意这个。此外——”帕特里克摩擦着拇指和食指——“钞票是最好的证件。”每个队员都有救急用的 200 马克和一些金币。

“不够。”

“我们先付定金。然后承诺更多。”

“如果我们搞错了对象呢？”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鲁吉艾。他在小镇的另一头。”

帕特里克不屑地哼了一声，继续数他的手指：“他要么被抓了，挂了。或者是阿克曼的人，一起设计陷害我们。”

“仍然不能确定是阿克曼。”

“还能是谁？”

“鲁吉艾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了。”

“假如你是对的，我们怎么做？”帕特里克说，“敲他的门，问个好，也许还要献上一束玫瑰花？”

“他能帮我们搞到合法证件，帮我们顺流而下。”

“或者送我们上西天。”

波顿站起来：“那怎么办？像纳里斯那样？”

之前帕特里克不理睬波顿对飞行员的所有议论,这会儿看来波顿似乎又要不理睬他了,不过他似乎泄气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帕特里克说,声音小得像耳语。“你看见他的伤了。如果我们留下,纳粹可能已经抓住我们了。这种事情不能发生,至少对我来说不能。”

“但是——”

“我在监狱里说得很清楚了,记得吧。”

波顿恨他说的是对的。“如果那个人是我呢?”

“死是纳里斯最好的选择。我不想那样做,但那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那个人是我呢?你会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扣动扳机吗?”

帕特里克没有回答。

美国人站起身来,关节咔咔作响,然后把烟斗放回口袋。像波顿一样,帕特里克也穿着帆布裤子和纳粹的制式衬衣。与斯坦利斯塔成群的流动工人混在一起,他们也穿得像挖土工人,没有人会注意他们的。在扔掉党卫军制服、伪造文件和来福枪之前,他们在城郊偷到了这些衣服。在毁掉武器并丢进河里之前,波顿注意到帕特里克用大拇指摩挲着枪杆上刻的那几个字——为了汉娜。他们只留下了长筒靴和手枪。

波顿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你会那么做吗?”

帕特里克向门口走去,打开门后才转身过来。他的声音犹豫、舒缓:“好吧,我们去找鲁吉艾,但你去买玫瑰。”

波顿假装笑了一下:“还有早餐,我饿死了。”

“安全后我们才能吃东西。”

他们过夜的廉价旅馆在刚果北岸,属于老比利时时代奥特拉克城的一部分,现在由衰败的大教堂统治。这里,你仍然能够找到侵略留下的弹坑和瓦砾堆以及满是弹孔的楼房。错杂的街道那边是雨水、老鼠泛滥的仓库,制革厂向空中喷出黄色的烟雾。纳粹等着奥特拉克在重建之前自己垮下去:比利时殖民者欲壑难填的形象展示。

同时,党卫军的经济管理部门接受了来自侯切伯格的挑战——他要“创造一颗光洁的白珍珠:一个令非洲嫉妒的城市”,把建设的重心放在了河对岸——撒鲁姆区。为了鼓励贸易,一个沿河新港口已经建成了;大名鼎鼎的中非股票交易所;国家艺术学院;两所大学,一所专攻农业经济学,另一所主攻热带药物与种族医疗。林荫大道上的大众和宝马汽车灯光闪烁,高耸的摩天大楼与大教堂的尖顶交相辉映。对斯坦利斯塔居民

来说：到处都是联体别墅和带中央空调，有波兰女佣的豪华别墅；水像所有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的清泉一样甘甜；丰收角专卖店；各种健身设施；苍翠繁茂的公园。这些都是温得和克成为首都之前几年利用黑奴修建起来的。

他们靠近一座大桥，赫尔曼·吉艾斯勒设计的。野蛮的鹰翼形水泥石墩——十七对——横跨整个刚果河面。过桥的时候，波顿望着桥下奔流的黄泥河水。小时候，侯切伯格告诉过他，自己是如何逆流而上到达斯坦利斯塔的。那是侯切伯格的另一个故事。

波顿和帕特里克到达撒鲁姆岸边时，潮湿灰白的热气已经蒸了上来。衬衣贴在波顿身上，汗水蓄积在后腰周围藏掖勃朗宁的那一小块地方。他们记起训练时走过的通往鲁吉艾安全小屋的线路：穿过一条钢筋、石头结构的峡谷就到了，几年前那儿除了树外还一无所有。波顿不愿想象一座新城崛起经历的苦难。他又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带着厌恶语气朗读的《出埃及记》（《圣经》第二卷）：“他们用灰泥和砖石的重负，使生活变得更加艰辛……”直到现在，它们才真正触动了他们。

“有问题。”

他们正沿着 25 号大街往下走。两边都是比利时大炮：缴获的枪炮陈列在低矮的底座上。

“你刚才想到什么了？”帕特里克问道。

“我说的是这个地方。”

他们上次到这里是 1944 年 9 月，剑麻行动期间，非洲武装袭击这座城市之前的最后岁月。由于比利时管理混乱，无法疏散城民，任务就落到了他们这些雇佣兵身上。街上挤满了无处可逃的绝望人流，但只有那些有足够的“可携带的”东西——金银、珠宝——的人得救了。其他的只能留下，听天由命。这些激起了波顿心中长期压抑的负罪感。他依然记得那些可怜的人，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恐慌，他们脸上满是恳求的大眼睛……

“没有黑人。”

“你说什么？”帕特里克说。

“你看看那些脸。”

除了炎热、棕榈和猴面包树，他们以为自己在德国汉堡。

“当然没有。《温得和克条约》。”

“但黑人建了这座城市。”

“然后被运到了北方。”

“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磨难。有多少人死掉了。”

“小点儿声。”帕特里克噓声说着，加快了脚步。

他们路过几栋办公楼——法本化学公司，西门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个电影院正在放映《里约热内卢的奇迹》，莱尼·斯塔尔的电影，是关于初夏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的。波顿闻到什么地方飘来新鲜出炉的面包的味道；他肚子咕噜噜地叫。随着时间流逝，交通变得更加拥挤了，最终他们到了埃斯凯勒尔大街。

“阿克曼说是在卢贝库大街的拐角处，131号。”

“是吗？”帕特里克问，“看起来不像是居民区。”

“马上就能看见。”他们继续前行，波顿数着号码：91, 93, 95, 97……街上有很多穿黑制服的人。波顿和帕特里克尽量不去看他们。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驶过。

119, 121, 123, 125……

“就是这儿。”波顿说着停了下来，“在马路对面，看起来够谨慎的。”

帕特里克没搭腔，他盯着对面的楼房：“你开玩笑吧？”他一副撒腿要跑的样子。

波顿转身仰望。楼房是按新帝国风格建造的：七层高，有棱角，装有监狱一样的窗户。主体是白色花岗岩，出口处立着标志性的多立克柱子，柱子顶端是一只大鹰和纳粹的“卐”字符号。

他们站在党卫军总部外面。

“他不知道我们要来。”波顿说，“所以我们应该一个一个进去。我来试试。”

“不。”帕特里克回答，“我先去。他认识我，还记得吧。那次搭他吉普的时候。”他瞥了一眼越来越近的楼房。门口有两个哨兵，肩上挂着BK；其中一个已经朝他们的方向看了过来。“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在外面再多待一秒钟。”

“如果又是一个圈套呢？”

帕特里克没理会这个问题：“你不能在周围晃，继续沿着这条街走。一旦我进去了，我们会出来找你。”帕特里克朝房子走去，不再多说一

个字。

波顿继续向前走去。当党卫军总部已经被他甩在身后时，他冒险向后瞥了一眼：帕特里克已经不见了。他沿着街道逆时针方向前进。街上很拥挤：外来的商人，新来的居民，一群荒岛冒险者，以及正在郊游的“非洲希特勒青年组织”成员。不知为什么，“黑鬼游行”的情景又钻回他脑海里。他想起了“帝国和平”选举前街道上喧闹的演奏，他一直都讨厌那首歌：

……为了什么，温斯顿？

战友死了，王国胜了，

我们不是为黑人的灭绝而战斗。

三分钟后他回到埃斯凯勒尔大街。接近 131 号时，他放慢了脚步，希望大门随时为他打开。也许帕特里克会招手示意他过去。

但大门依旧紧闭。

在鲁吉艾的楼房对面，波顿步子慢得都要停下来了。他注意到德士古公司就在隔壁——美国的石油公司。它是与中非党卫军石油公司合资的一家公司，听说在东殖民地前景一片光明：这是保持中立的好处之一。波顿靠在灯柱上，脱下靴子。谁看见他都会以为他是一个鞋子里进了石子儿的工人。他抖抖鞋子，向里瞅了瞅，假装试图倒出里面的石子儿，眼睛一直瞥着大门。光着脚，让他有一种奇怪的暴露感。

前面一个哨兵发现了波顿，他碰了碰伙伴的胳膊，然后朝波顿这边走来。头盔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哪怕最简短的审问也会暴露，因为波顿没有合法的文件。

门依旧关着。

波顿猛地套上靴子，一瞬间他似乎又回到那个粉色的八月早晨，他穿上靴子拦住阿克曼的去路的时候。如果他知道在非洲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会怎么做呢？他仍然会大步流星地去找罗德西亚人吗，还是会回到床上等着玛蒂呢？

至少侯切伯格死了，这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虽然具体是什么他已不确信。

哨兵离他只有二十尺了。波顿转向相反的方向，心怦怦直跳，他开始迈步。

突然，门开了，有个人向他招手。

鲁吉艾？在他到刚果前两天的晚上，小组其他成员都见过他，但波顿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那人偷偷地膘了一眼党卫军总部，看见哨兵正朝他们走过来。

他的手势变得更加急迫。

波顿的直觉告诉他情况不妙，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儿，有那么一刻他甚至考虑过是否该逃跑。

他大步走向那个男人。“鲁吉艾？”他问道。

“快点，快点！”那人用法语回答。

“帕特里克呢？”

法国人没有回答，只是把波顿拉进楼房，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十四章

刚果，头颅广场

9月16日，上午7点10分

他只尝到鲜血和鼻涕的味道。好几颗牙齿已经不见了。

道兰躺在地上，戴着手铐，身体紧紧地蜷成一团。头脑里不断回响着帕特里克的话：“听到地窖里的第一下敲门声，你就会告诉他们一切，甚至包括我们靴子的尺码。”他不会让那个老东西得意的，也不会让打他的德国混蛋们得逞的。

总共有四个人，三个大块头和“一只耳”总队长；他自称凯普勒。他还从没打过道兰，只是命令其他人打。他刚刚又点头示意了。道兰紧闭双眼。

被踢了一脚，又是一脚，都踢在道兰肋骨上，肋骨应该都断了，头上又挨了重重一击。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

“你为谁工作？谁和你是一伙的？我要他们的名字。他们朝什么方向去了？”最后一个问题凯普勒最为挠心。

同样的回答，同样大口呼吸血腥空气的喘息声。“道兰……中尉……2200118。”

凯普勒叹了口气：“这对我们没用。把他从地上弄起来。”道兰被提起来，推到一把椅子上。总队长倚在他旁边，由于靠得太近，道兰甚至可以闻到他皮肤上薄荷油的味道，气味刺激着他的鼻孔。

“也许到了使用更能打动他的方法的时候了。”凯普勒说，“我再问一遍：他们朝什么方向去了？”

道兰保持沉默。

凯普勒朝其中一个警卫点点头。道兰听见身后响起——金属撞击的声音——但不知具体是什么。他咳出血来，像他们到达多鲁玛时瓦切那样，把身子蜷在椅子上。他还是无法相信瓦切被自己人打死了。世界已

经疯了。可怜的瓦切……

“告诉我地点。”凯普勒说。

他们把道兰从椅子上带走,推搡着他在黑暗中前进。他的靴子、腰带和手表都被扒了下来,没有任何救治措施。一个小时前,他的右腿烧得发烫(每走一步脸上都写满了痛苦),然后逐渐褪为持续的低烧;他猜腿是断了。到达头颅广场以后,道兰被扔进地窖里,单独关押了几个小时,足以让他的想象力在黑暗中继续发酵溃烂。空气中充斥着潮湿的石头、腐败的血液和粪便的恶臭。道兰想起兄弟为了借他的法国杂志,把他锁在煤窖里的情景。后来,凯普勒进来了。再之后,毒打就没停过。

“你为谁工作? 谁是你的同伙? 他们朝什么地方去了?”

道兰从那些问题中寻得安慰。如果党卫军还在问关于波顿他们的消息,那对方就没有抓住波顿和老头。他头脑中出现他们开着齐格车穿过丛林,一路向西狂奔的画面;纳里斯缩在后座上,可怜兮兮的。道兰发誓他宁愿早点儿死了算了。他怀疑他们能否到达尼日利亚,但即便他们被抓了,那也不是因为他。道兰估摸自己在供出斯坦利斯塔的谎言之前,应该还能坚持好长一段时间。每一脚、每一拳都转化成一种职业自豪感。

金属声再次响起。

凯普勒向后挪了挪,让警卫站到道兰面前。警卫手里拿的是生锈的铁链。

道兰被从椅子上推了下来。当右腿“咔嚓”一声碰落地面时,他发出一声惨叫。铁链在他身上抽打:头,胳膊,腰部。他只觉背上金星迸射。

“你替谁卖命?”

鞭打。

“你的同伙朝哪里去了?”

鞭打,还是鞭打。

凯普勒蹲在旁边,攥住头发提起他的头:“告诉我!”由于无法榨出任何结果,他似乎都要哭出声来了。

道兰感到胜利的激动,他大笑着。“操你自己吧。”他低声骂道。

“告诉我!”

“和你老妈。”

凯普勒把他脑袋撞向地板,然后站起身来:“我妈已经死了。战争刚开始就被英国人炸死了。”

道兰止住笑声，他突然觉得肺里都是血。

凯普勒发出信号，铁链又抽打下来。这次更加恶毒。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道兰号叫着，身体都痛僵了。

“够了！”

警卫突然停下立正。凯普勒向来人敬了个礼：“嗨，希特勒。”

道兰又回到椅子上。他感觉有两只大手轻轻放在他肩膀上，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曾这样做过。他艰难地喘着气，觉得有大便的强烈冲动。

凯普勒说话了：“我很遗憾地告诉总督先生，囚犯还能够说话。”

放在道兰肩上的大手紧紧捏了一下。“因为他很强壮。”侯切伯格用英语说道，“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用铁钳一样的手最后捏了一把，然后走到道兰面前。

道兰谨慎地看了看对方的眼睛。“我……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那就叫我拉撒路^[1]吧。”

侯切伯格一袭黑色装扮，没系领带，敞着衬衫；翻领上有三颗银宝石和简易的非洲图案。“关于你的腿，我很抱歉，”侯切伯格说着，瞅了一眼道兰腿上的伤口和抽搐的脸部肌肉。“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处理伤口，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镇痛药对你开口说话产生的反作用。但我们也不是野蛮人。告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保证我的私人医生会照顾好你的。”

道兰什么都没说，用舌头探着齿间缺口。

凯普勒走向前来：“我保证，如果有更多时间，总督先生——”

侯切伯格举手示意他别出声儿。“你能走吗？”他问道兰。

他还是一言不发。

“这不是他妈的国家机密。”侯切伯格说，“你能走吗？”

“我是一名士兵，”道兰终于答话，“敌军的一名战士。如果我必须被审问，先生，那也应该由纳粹国防军官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执行。”

“是我们纳粹党卫军管辖非洲，而不是国防军。他们的任务已经结

[1] 拉撒路是马利亚和马大的兄弟，病危将死，耶稣闻讯赶到伯大尼时，他已死去四天。耶稣从墓地中将他复活。

束了。而《日内瓦公约》只对那些‘钟表’和‘巧克力’^[1]有用。现在,我已经开始讨厌问这些问题了,所以你最好能配合一点。你能走吗?”

“我不知道。能。”

“站起来。”

道兰咬牙挣扎着站了起来。有一会儿他站直了,马上又倒了下去。

“帮他站起来。”侯切伯格说着离开了地窖。三名警卫拖着他跟上。道兰瞥了凯普勒最后一眼,他郁闷地站在那儿,脑袋沮丧地耷拉着。

他们沿着一个地下通道走进电梯,然后升到另一条走廊,一直走到户外。他们来到头颅广场。道兰试图举起带着手铐的手遮挡潮湿的阳光。高高的天上,他瞥见一对霍顿飞机,就像两块三角形的污渍,他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它们看起来如此自由:如果能坐它们离开就好了。霍顿是一款远距离轰炸机。它们可以从西撒哈拉基地直接袭击纽约,甚至华盛顿首府,然后无需燃料补给而返回基地。美国中立的另一个理由——没有美国人想看到白宫葬身火海。

他们继续前进,穿过广场进入一个小拱门,里面是一个方形院落;道兰不记得阿克曼提供的军营分布图上是否有这个地方。广场上,工程师们正在忙碌地修理前天晚上他的魔盒造成的损害。他特别高兴地发现:综合设施前的一台起重机,正是按照他的计划倒塌,然后砸向广场的。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了脚下的骷髅上。

他胃里一阵翻腾,翻腾起来,然后又沉了下去。

侯切伯格带着他们穿过拱门,来到一个花园。花园四周绿树成荫,与外面的灌木丛连为一体。道兰听见树上有猴子吱吱的叫声。植物是打理过的,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花园一头有一张石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摆着早餐:新鲜的面包、水果、一大罐果汁。尽管道兰胃里发出阵阵刺痛,但还是发出了“咕噜噜”的饥叫。从被捕那时起,就没人给过他食物和水。侯切伯格的狗拴在一把椅子上。尽管它现在在炎热中打着盹,但看起来还是比他印象中更加高大,更加凶恶。

“我总是从这里开始一天的生活,”侯切伯格说着,向花园伸出了双臂,“这是我伟大的骄傲,我自己的伊甸园。”道兰被强迫按到一把椅子上

[1]代指瑞士和比利时。

坐下，难忍的疼痛传遍右腿。“你知道黑人永远不会开化。”侯切伯格接着说，“这里的繁荣只是他们挣扎求生的痕迹。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搞不清他们为什么不建城市，原因是他们没有文化。我们的雅利安祖先早在基督降世前一万年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了。”

侯切伯格的声音把狗惊醒了，它打了个哈欠，露出满嘴獠牙。

侯切伯格在花园里闲逛，指着种植的花草树木，如数家珍：“这是埃利诺醉蝶花，我自己培植的。这是一棵芒果树，巴西的。我不喜欢本地品种，果实纤维太多，所以进口了一棵。”

他转身面对道兰。手里拿着一把刀。道兰立马认出来了：这是波顿训练时带的，看起来像把餐刀。侯切伯格走近一步。

“你吃过芒果吗？”

道兰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我想在威尔士不会有很多。”侯切伯格够到一根树枝，摘下一个芒果。他熟练地剥了皮，切了一片塞进道兰嘴里。

道兰咂咂嘴吃了下去。

“好吃吗？”

道兰的味蕾早已被打得失去知觉。他只知道吃下的是铜色的水果：他嘴巴开裂了。但果汁很清爽。他点了点头。

侯切伯格也给自己切了一片吃了下去，然后又给了道兰一片。狗正盯着他。

“现在，中尉，”侯切伯格说，“我敢保证，你会感谢我们需要你提供的信息。你同伙的姓名，你为谁工作。”他为道兰切下了最后一块果肉，在把果核扔进树丛之前放到嘴里咂了咂，“其他人到哪儿去了。”

“道兰，中尉，2200118。”

侯切伯格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巾，仔细地把手擦干净：“让我们换种方式。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中尉；你，瓦切，莱品斯基。至于波顿·科尔……我们是老朋友。”

“你认识少校？”

“科尔少校，是吗？”

道兰诅咒自己说漏了嘴。

“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年少的波顿了。了解他的父亲——一个老传教士，不顾一切地拯救黑鬼。当然还有他的母亲。她有

一双和波顿一样的蓝眼睛……”侯切伯格声音减弱了。他向树丛中看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突然说:“我的间谍也告诉我,你们受雇于唐纳德·阿克曼,你们在罗德西亚北部接受训练,本该由你来指挥这次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改变了计划。”

如果还是由我指挥,道兰想,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会让整个小队都安全逃出去的。

“所以你看见了,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一切,除了年轻的波顿哪里去了。”侯切伯格向前倾过身子,他们的脸相隔不过几英寸,“我必须找到他。”

站在这么近的距离,道兰发现他脸上没有一滴汗水。侯切伯格的眼珠如此黑亮,以至于道兰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别处。

侯切伯格用靴子轻轻地碰了碰道兰的腿。疼痛就像电流一样,从胫骨一直传到膝盖。“哪里?”

“道兰,中尉,2200118。”

侯切伯格站直身子,再次拿起餐刀:“你知道,黑人不知道疼痛,至少不是在你我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知道。你永远不可能审问一个黑人,因为他们的大脑太粗糙,不能理解原因和结果。我做过实验,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你,220号中尉,你是一个白人。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道兰感到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就像在胸腔里被攥住了,正绝望地想逃脱。他又听见帕特里克讥讽的声音,低沉沙哑的北方佬的腔调。我不会说的,道兰想,“不会说的”。他呼吸紊乱。

“我不想伤害你。”侯切伯格说道,继续盯着他,仍在触碰道兰的右腿,“这个想法让我很难过。我的战场在那里,和黑色的种族战斗,所以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分开了。”

“我知道。”

“在姆普机场碰面后。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没有告诉对方。我们认为这样更安全一些。”

“说得有道理,但对我没什么帮助,对你也一样。”

侯切伯格玩着那把刀,刀尖寒光闪闪。他走到花园里又砍了一刀。“你知道这是什么?”他举起一颗红色的小果实。

波顿摇摇头。

侯切伯格把果实放在桌子上切成细丝：“快点，抓住他。”

警卫将他放倒在地，从两边紧紧夹住他；第三个警卫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起来。

侯切伯格转身面向他，手里拿着一条细丝：“这个，中尉，是夏宾奴辣椒。另一种巴西进口的植物，常常称为红辣椒。”他拿起果实，然后用拇指和其他指头一起研磨，指尖变成了青灰色。“波顿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我发誓。我——”

侯切伯格用拇指刺开道兰的眼睛。

道兰直觉红辣椒渗入了眼圈。

“哪里？”

他大声尖叫。

声音太大了，道兰觉得喉咙都要爆炸了。他想在地上打滚，想逃离掌控。但警卫太过强壮。侯切伯格不停地压下手指。灼烧感就像实在的物体，钻进他的眼球。狗狂吠不已。

“斯坦利斯塔！”

侯切伯格戳了最后一下，然后拿开拇指：“你看见了。对黑鬼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而你的反应是号叫。”

警卫松开手。

道兰翻倒地上，痛苦地打滚。他瞎了，眼泪瀑布般落下，鼻子里的黏液像泉水一样涌出。

“那是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侯切伯格说。“我需要知道得更多。谁在保护他？他有安全住址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拇指又戳进眼睛里。“姓名、地址。”

道兰一声又一声地尖叫。丛林里的猴子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

拇指拿开了。

“把他放在那儿。”侯切伯格命令说。

道兰只能模糊地感到身边的行动。桌上的早餐被重重打翻在地；狗被松开了。他的手腕和脚踝被抓住，身体被举了起来。道兰努力想睁开眼睛，但它们黏在了一起。

侯切伯格又开始切。

接下来,道兰又躺到桌子上。几双手把他压在下面。他想挣扎,但太虚弱了。他觉得脸像浸在含磷物质里一样痛苦。

“裤子。”侯切伯格说。

道兰的裤子被猛地拉下来,然后是内裤;他们抓住他脚踝。他感到皮肤与空气的直接接触。完全裸露。他想移动身体以遮住裸体,但手一动也不能动,生殖器恐惧地收缩起来。

“狗”,他歇斯底里地想,“他想用我的睾丸喂狗”。

然后一只手——侯切伯格的大手——放在他阴茎上,像处女新娘那么温柔。他感觉包皮被拉了上去,他的心都要炸了。

什么东西被塞进了尿道。

疼痛。

他从来没体验过的疼痛。就像一小片红辣椒在火舌上炙烤,灼热而痛苦。

这次,道兰的惨叫声大得远在天国的母亲都能听见。他混乱的头脑里想着她的样子:身穿围裙,在水槽边洗涮盘子,眼睛看着上方,屏住呼吸,在喧嚣中自言自语。

“鲁吉艾!”道兰大喊,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东西,“鲁吉艾!”

他被松开了。

道兰滚下桌子,摔到地上。双腿发出一声惨叫。他蜷成婴儿的样子,身下的瓷器被砸碎了,腹股沟像着了火一样。他希望自己坚持得已经够长,希望能让帕特里克和少校逃脱。

但现在他最希望的还是痛苦能够赶快结束。

第十五章

刚果,斯坦利斯塔
9月16日,上午8点整

鲁吉艾从波顿身后把门关上,手放在嘴唇上。他是个法国人,脸型像是被橡胶棍狠心猛击过一样,球形的鼻子,让人捉摸不透的双眼。他穿着一套廉价的旅行服。

“你知道规矩,”传来一个声音,“谢绝来客。”

波顿很快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他们处在一所住宅的前厅。墙上挂着一张复制的出自 Lanzinger 之手的希特勒的可笑的肖像画:他身穿盔甲,手里握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看起来像兰斯洛特爵士一样!^[1]画下站着一位骨瘦如柴的女人,双臂交叉在胸前。

没发现帕特里克的踪迹。

“吉芙特夫人。”鲁吉艾对女人说,“这是我一个合伙人,来参与采矿权的讨论事宜。”

吉芙特夫人面无表情:“采矿权?他看起来更像井下的矿工。”

波顿整了整衬衫,才意识到上面还有污渍。

“我们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想谈生意,去你的办公室。我正要吃早餐,安安静静地吃。”

“您请,吉芙特夫人。我们的商谈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它将给你的祖国带来巨大的利益。除非你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英国人或者美国人……”

老女人蹙蹙眉头。希特勒画像的对面是一个布谷鸟时钟,指针刚过八点。吉芙特夫人指着它说:“三十分钟,不能再多了。如果他到时还没

[1]编者注:Ubert Lanzinger 的作品《旗手》。

走,这个月我会收你双倍房租。并且注意保持安静!”

鲁吉艾草草鞠了个躬,领着波顿离开了。“泼妇。”他嘀咕道,估摸着已经超出她的听力范围。他们爬上一盘陡峭的楼梯。

前门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哨兵,”波顿轻声说,“从外面来的。”

他们匆忙爬到二楼,弯下身子趴在栏杆上偷听。波顿伸手去拿勃朗宁。鲁吉艾目光中闪出警觉。

“现在又是什么事?”吉芙特夫人应门的时候,叹了口气。一声嘘声,波顿搞不清楚是谁站在那儿。

一会儿,老女人大步穿过前厅走了回来,只有她一个人。

“继续走。”鲁吉艾说。

他们又快速地爬了三层,在阁楼上停下来。这个地方凉快,实用,安静;有一股混着尼龙地毯味道的醋味。鲁吉艾带领波顿穿过一扇门,然后锁上。他们来到一间浴室里。帕特里克站在角落,手里拿着枪。知道来人是谁以后,他放下毛瑟枪,但并没收起来。

波顿开始说话:“这是——”

鲁吉艾再次把手指放到嘴上。他俯下身去,拧开浴缸的水龙头。水哗啦哗啦地流了出来。“纳粹想城里外国生意人越多越好,但又不信任我们。”他盖过水龙头的哗哗声说道,“我每周都检查房间,看看是否有窃听器,但什么都没找到。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坐到马桶上,并示意波顿和帕特里克也坐下。他的手让波顿想起侯切伯格的手,大而残忍。

“这是你选的地方。”波顿继续说道,在浴缸边缘靠着帕特里克坐下,对面是一面镜子。

“他们决不会想到要看好自己的后院。”鲁吉艾回答,“那些党卫军没有你们想象的一半聪明。你一定是科尔少校。”

波顿点点头。

“拉兹罗·鲁吉艾。”他们两人都没有伸手一握的意思,“其他人怎么样了?”

“我们分开了。莱品斯基死了。道兰和瓦切正前往——”

“其他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帕特里克说,“重要的是,现在你能不能帮我们。”

波顿说:“我们需要你联系阿克曼,让他把我们在这儿弄出去。”

“阿克曼已经走了。”

帕特里克瞅了波顿一眼。

“回罗德西亚了？”

“安哥拉。给他送个信儿至少要花掉我二十四个小时，等他回信也一样。”

“两天？”帕特里克说，“两天时间我们可能已经死过几回了。”

“他去安哥拉干什么？”波顿问道。

鲁吉艾看着他，变形的脸上满是疑惑。

“你不知道？”没有得到任何回答。鲁吉艾站了起来，转过身去看着窗外的城市。波顿从他坐的浴缸上的角度看出去，只能看见一片天空。

鲁吉艾转身面朝他们，眼神十分严肃。“你最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们被骗了。”帕特里克咆哮道。

“我们到了机场，而纳粹正等着我们——火箭炮^[1]，集结的党卫军——”

“你们被跟踪了？”

帕特里克摇摇头：“有人出卖我们。我认为是阿克曼，为了不付酬金。”

“毫无意义。”

“如果不是阿克曼，那又是谁？我们中的一个？不可能。机组人员？已经被炸成了碎片。训练营里的黑人？跟纳粹扯不上关系。”

“德国间谍到处都是。”

帕特里克带着险恶的眼神攫住他的眼睛：“那你呢？”

波顿准备说话，但帕特里克举手制止了。

“如果阿克曼想除去我们，你又凭什么不会这样干呢？你提供吉普车，武器——那些东西肯定花了不少钱。除非你俩是一伙的，或者阿克曼是清白的，你是叛徒。”

鲁吉艾不自在地动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

“你在这儿当然觉得安全了。”帕特里克接着说，“和你的党卫军朋友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使用的六膛火箭发射器。

做邻居。”

帕特里克动作太快，波顿来不及阻止他。

帕特里克一跃而起，猛地一拳捣在法国人胸前。鲁吉艾身子弯曲，跪倒在地。帕特里克攥住他的头发，把头强行按进马桶里，拉下冲水链子，这是水池里的教训^[1]。军营里特别流行的一种惩戒方式。

“帕特里克！”波顿说，“这样做于事无补。”

鲁吉艾的脸被马桶里的漩涡吞没，他拼命挣扎。马桶里发出一股碳酸味道。

帕特里克愤怒地盯住他，眼里只剩下眼白。他一把揪住鲁吉艾的脸，把它更深地摁进水里。“我本该和女儿在一起的！”

水池里水放完了。帕特里克扔掉链绳，把鲁吉艾的头拽向后面，他的喉结都凸了出来。

“你为什么这样做？”

鲁吉艾拼力想说话，但嘴里全是泡沫。“不是……间谍……安哥拉的……营地……”

帕特里克又把他的头强摁进马桶里。

“安静！”波顿说。在流水声和鲁吉艾透不过气来的喘息声之外，他好像听到了什么。

帕特里克把鲁吉艾拉出马桶，用手捂住他的嘴。法国人用力撕咬，帕特里克完全不在乎，任由滴滴鲜血从指间渗落下来。波顿拿出勃朗宁，打开房门。不知他们弄出了多大动静。

他顺着楼梯平台看下去——什么都没有——然后又爬到楼梯上。正好能够看见前厅，也是空的。房子在他四周发出嘎吱声，外面隐隐能听到街上车水马龙的嘈杂声。

他悄悄溜回浴室：“没事。”说着关上了身后的门。水龙头仍在奔流。

帕特里克在浴缸上坐下，双眼紧盯地面，他的怒火去得和来时一样快。他脸上皱纹似乎更深了。鲁吉艾在角落里警惕地看着他。“我也没办法。”他咳嗽着说，向后捋捋揪乱的头发。“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我不信是阿克曼干的。”

[1] 原文为法语“*La leçon de la cuvette*”。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

“就像你说的：如果是他，我已经死在河里了。他比看起来还要残忍得多。”

波顿脑袋隐隐作痛。“你能帮我们吗？”他问。

鲁吉艾看了帕特里克一眼。“我为什么要帮呢？”

“因为如果我们被抓住，我们唯一记得的就是你的名字。”

“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他话中忿恨难平，“阿克曼从来没告诉过我。”

“放屁。”

“城里谣言四起。说在头颅广场发生了一次袭击。告诉我，是不是你们干的？”看到波顿闭口不言，法国人继续说下去，“我的工作提供齐格车和武器。仅此而已。知道其他东西，对我来说不安全。”

“你知道我们的名字。”

“我只是个生意人，时不时帮帮阿克曼——但也仅此而已。”

“为什么？”

“一定是罗德西亚人的魅力。”帕特里克说道，仍然看着地面。

鲁吉艾不理睬他。“我的家人从来没有签约到维希去。我们失去了一切，不得不逃亡到法国。我恨纳粹。因此，我的动机是……发自内心的。”他声音有些痛苦，“我猜我是因为阿克曼的赃物而受到调查。但我还没拿到报酬呢。”

“你刚提到一个安哥拉营地。”波顿说，“你想说什么？”

“如果有人背叛你们，一定是他们。”

“为什么？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波顿说道。他挨着帕特里克坐了下来，瞅着镜子里的自己。破旧的衣服，肮脏、杂乱的头发，他们看起来像一对流浪汉。至少不用穿党卫军的制服了。虽然想到玛德琳看见他这副样子，他自己已经先开始反胃了；但至少现在他感觉自己又是人了，连下巴上的胡茬也是一种安慰。

“跟你们当然有关系！他们是你们的老板。”

这一次，连帕特里克都抬起了头。

“我们为阿克曼工作。”波顿说。

“他和安哥拉人合作，和雷西斯滕西亚叛军。他是中间人。”

“谁的中间人？”

“你不知道？”

波顿打量着法国人的脸：尽管头发还在滴水，但他显然愉快了些。这一次，他知道波顿他们不知道的。“LMC，”波顿说，“卢萨卡矿业公司。”

“你被骗了。”鲁吉艾回答。

“我调查过。”

“不够仔细。”

“那他到底是谁？”

“噢，不，少校。你想知道阿克曼是谁，我想知道你干了什么。如果要我帮助你们，至少你该告诉我实情。”

波顿转向帕特里克：“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什么。”老头回答。波顿长叹一声：“我们是刺客。”

鲁吉艾点点头。

“我们的任务是除掉总督。”波顿说着，身体靠得更近了。

“除掉……怎么除掉？”

“带着极端偏见。我亲手杀了侯切伯格。”

“你掐死了他？”

波顿又看到那道银光：“用刀。他拿走了阿克曼一部分钻石，而且想要更多。”

“侯切伯格要这些钻石干什么？听说他生活得像个苦行僧。”

“用来买奴隶。”

鲁吉艾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发出一阵狂笑：“为了买奴隶？”

“现在劳动力短缺。”

“劳动力当然短缺，自从温得和克时代一直如此；驱逐黑人是个愚蠢的决定。但你不会首先宣布自己是非洲的主人，接着又把大把的金钱悄悄地浪费在奴隶身上。你以为那些压迫者这么做为了什么？为了战俘？我听说他们甚至正从马达加斯加把犹太人成船成船地运到这儿来。他们需要任何想到这儿工作的人。”

“那阿克曼为什么又需要钻石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但是你一定知道阿克曼是什么人？”帕特里克说。

“可以肯定的是，和卢萨卡矿业公司相比，他狗屁都不是。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他到底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鲁吉艾顿了一下，享受着这个时刻，“阿克曼是英国情报人员。”

一片死寂，除了水龙头里哗哗的流水声。

波顿和帕特里克瞪视着对方。

“英国情报人员……”波顿说道，他觉得喉咙里不太通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多数情报头目更喜欢保持沉默。”鲁吉艾答道，“他为罗安达工作。英国人在那里有一个领事馆。”

“是的。”波顿心不在焉地说，“我知道。从德属西南非启程回来之前，他曾去过那里一次。在老城区，一栋有绿色百叶窗的白色建筑，能欣赏海湾美景。”他想象着阿克曼在那儿穿着深色西装的模样，还有他的罗德西亚口音，但画面不停游移。他所能看到的是，阿克曼在自己屋后果园里对他笑的样子：“你的柑橘怎么办呢……”

“你看，”帕特里克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坦诚相待。”

“但不能证明是他陷害我们。”

“是的，”鲁吉艾表示同意，“不管他撒谎的理由是什么，我还是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要背叛你们。一定是安哥拉人。雷希斯滕西亚叛军的间谍满地都是。阿克曼知道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还相信他们呢？”帕特里克问道，“为什么还要建立行动小组？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英格兰去找波顿？”

鲁吉艾走回房间的角落，举起双手：“我不知道。”

“而又是为他妈的什么原因，英国情报局想杀侯切伯格？”

“我不知道！你必须去罗安达，亲自去问他。你可以——”

木头开裂的声音。

一把斧头砍在门上。

斧头拔了出去，又砍了下来，这次劈开了一个大洞。透过空隙，波顿看到一大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以及一把把BK44。然后他听见吉芙特夫人的尖叫：“我告诉过你们他们在那里了！我告诉你们了！”

波顿掏出勃朗宁，对准门口开火。在浴室封闭的空间里，枪声震耳欲聋。领头的黑衣人向后翻滚，鲜血喷到瓷砖上，溅得到处都是。老女人尖

叫起来。

帕特里克猛拉窗户：“它锁住了。”他拿出自己的手枪，对准玻璃。又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玻璃碎片满天飞。

波顿隔着门听见“马裤”们正在架设机关枪。

“不，”传来一个声音，“我们要抓活的。”

帕特里克用枪柄敲掉残留的参差不齐的玻璃碴儿，然后纵身逃了出去。

斧头又开始砍在门上。

波顿转向鲁吉艾，他面无血色。“快走！”

“我拖住他们。”

“别傻了。”波顿说，把他朝窗边推。

法国人战战兢兢地站到厕所上，提身往外爬。

斧头又落了下来。再多砍几次，他们就要进来了。“快点！”

鲁吉艾的腿消失在窗棂上方。

波顿跳上窗台，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往下看：离水泥地面足足有三层楼高。下面，一个身穿棕色衬衫的人正抬头盯着他，站在那儿目瞪口呆。

门被撞开了。

波顿又掏出勃朗宁，瞄准。扣下扳机：一次，两次。又有两个党卫军倒在血泊之中。一阵枪雨扫射回来，子弹全打在瓷砖和搪瓷浴缸上。

波顿再次开火回击，然后跳出窗户。

第十六章

他们站在房顶上。

红色的瓦房，一栋挨着一栋。从屋顶上眺望，城市往西往东都能一直延伸到灌木林深处；北边是河。身后，党卫军总部若隐若现。从这个高度，波顿能看见它的顶端：上面有一个停机坪，停着一架蜂鸟直升机，装有双管 MK108 机关炮。

鲁吉艾好像要吐了：“我恐高。”

“走哪条路？”帕特里克问。

“朝河那边。”法国人回答，“如果能到证券交易所，我们就能下去，然后消失。”

“走！”波顿说道，但自己仍待在浴窗的屋顶上，“我会追上的。”

帕特里克和鲁吉艾开始沿着屋脊奔跑，胳膊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展开。

波顿听见下面有人爬出窗户。一只手已经出现在屋檐上，另一只跟着上来，一双与曾在玛德琳逃离奥地利时推打过她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手。一个党卫军士兵翻上屋顶。

波顿猛地一脚踹在他脸上。

士兵仰面倒下，叫得很凄厉。几秒钟后，大街上传来“啪”的一声闷响。一辆汽车紧急刹车。

帕特里克和鲁吉艾已经跳上了另一栋房子的屋顶。波顿在后面猛追，祈祷自己不要滑下去。从上面根本看不见地面——只有高高低低的屋顶，但掉下去就没命了。鞋跟似乎被擦得油亮。事实上，他在家从不擦鞋：鞋跟像胶水一样紧紧贴在屋脊上。

他听见身后传来喊叫声。又有两名身穿黑衬衣的党卫军士兵爬上了屋顶，接连射击的子弹在他周围火花四溅。

波顿全速冲到边缘，纵身一跃，落到另一个屋顶上。他脚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但很快又恢复了平衡。他追上了帕特里克和鲁吉艾。波顿转

身拔出勃朗宁，连续开了两枪。两枪都没打中，纳粹猫腰躲过了。

对面党卫军总部大楼屋顶上，闪出几个黑色的身影。其中一个对着他们手舞足蹈。“快点！”他大叫，“快点抓住他们！”

波顿发现鲁吉艾正拼命跟在帕特里克后面，波顿追上了他。他们跳上了下一栋楼房。接着下一栋，下一栋。然后传来一阵连波顿都感到惧怕的声音。

鲁吉艾扭身向后看去，几乎失去平衡，只觉眼前一阵眩晕。

是直升机机翼旋转的声音，越来越快。

直升机就要起飞了。

波顿抓住鲁吉艾的胳膊，稳住他的身子：“快走！”

“我们必须到那边去。”鲁吉艾说着，指向街对面的房顶，“否则我们就会碰上 25 号大街。空隙太大，跳不过去。”

“帕特里克！”波顿又冒险朝后看了一眼，然后指向左边。足足有一打士兵，也许更多，像黑色甲虫一样沿地平线急速向前推进。直升机起飞了，起初机头朝下，然后迅速向河的方向攀升，在水面上掉过头，朝他们飞了回来。

最多还有三十秒。

帕特里克沿着波顿指示的方向，跑下屋顶斜面，向前一跳——像跳远运动员那样摆动双臂——落到对面楼房屋顶上。他转身看看其他人在哪里。

“快！”他喊道，然后站起来继续向前奔跑。

波顿到达屋顶的尖端，鲁吉艾跟在后面。“我不行。”鲁吉艾气喘吁吁地说，“我不行。”

“如果不跳你就死定了。”

“我会抓住机会。”

直升机正在逼近，机翼拍打空气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走！”波顿说，推法国人往下跑。

法国人冲下屋顶斜坡，然后纵身一跳。

波顿紧紧跟在后面，深吸一口气，就像肺里的空气能托着他飞跃鸿沟似的。胳膊在空中摆动。感觉靴子像用钢铁铸成的，下降，飞快地下降……

直升机在头顶轰鸣，倒灌的气流搅乱了空气中的宁静。

波顿跌落在屋顶上，巨大的重力压得他肋骨都要散架了。他摆了摆腿，找回感觉，然后站起身来。

“救命啊！”

波顿转身。

“少校！”

鲁吉艾紧紧抓住屋檐边缘。只有双手抓在上面，整个身体都悬空吊在屋檐下。他的脸恐惧地凸了出来。波顿寻找帕特里克影子，但他已经到达旁边屋顶，从另一边消失了。

波顿猫下身体靠近鲁吉艾。

“快！”法国人说。

直升机再次掉头，准备发起第二次冲锋。

波顿尽可能靠近鲁吉艾，再前进一寸，自己就会滑下去。他伸出手，鲁吉艾抓住了，指尖碰在一起。

波顿努力靠得更近一点儿，脚下瓦片很滑，两人只隔几寸远了……

屋顶爆炸了，瓦片在火光中四处横飞。直升机一个俯冲，炮口火花四射。

波顿身下一滑。他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指甲深深嵌进屋顶，手指都要爆裂了。

鲁吉艾像身陷流沙中的人一样伸出一只手，脸上充满乞求。波顿抓住他的手，掉了，又抓。

终于抓住了。

“不要丢下我。”鲁吉艾求道，“不要丢下我。”

“你需要帮助。”波顿从边上能看见下面的街道：指手画脚的人群，一排酸橙树，以及装有红色华盖的奢侈品专卖店。

“不要扔下我。”

波顿用尽全力往上拉。鲁吉艾汗淋淋的巨手包在他手上。波顿再往上拉，但没有力气了，感觉胳膊都要脱臼了。

波顿的手开始滑落。

鲁吉艾眼中充满恐惧，他想说点什么，嘴巴不停抖动。波顿用力抓得更紧一点儿……

鲁吉艾的手从他手中掉落了。

鲁吉艾从视线中消失了。几秒钟后，下面发出一声破裂的闷响，一声

惨叫。波顿把脸紧紧贴在房顶上,用力闭上眼睛,额头热得发烫。

他退回屋顶,挣扎着站起身来。爬上顶端,跑下另一边。士兵的叫喊声传来,子弹在身边“铮铮”作响。帕特里克在尽头等他,眼紧盯着横在对面的办公大楼。旁边就是他们早晨经过的电影院。

“太远了!”美国人说。他呼吸沉重,脸上汗水直流。他们所站的屋顶和邻近楼房之间的空隙就像一个峡谷。“我们不可能跳过去的。”

波顿探出头来,迅速地左右瞄了两眼:“我们别无选择。”

直升机又回到头顶。他们左躲右闪,尾翼扫出的热气撕扯着他们的头发。

“鲁吉艾呢?”帕特里克问道。

“赶紧跑!”波顿说。他们转身冲向屋顶。波顿只觉大腿肌肉在燃烧。

他们冲上屋顶,向一个士兵俯冲下去。波顿一头撞在士兵身上。黑衣士兵猝然向后倒下,武器掉落,他骨碌碌地滚下屋顶,撞在另外两名士兵身上。三人一起从边上摔了下去。

其余的人还在向上爬。帕特里克俯身捡起掉落的BK44。朝爬上来的士兵一阵扫射,子弹打了个精光。

波顿和帕特里克转过身体,面朝横跨在他们面前的鸿沟,冲了过去。

波顿挥动胳膊给自己打气,只觉每一次呼吸都穿透肺叶深处。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对面的楼房。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存在;好像楼房悬挂在一片烟雾弥漫的灰色虚空之中,屋顶是平坦的。

再走两步就到悬崖边上了,脚尖在不停颤抖,最后一步……

他起跳了……

早春三月,玛德琳突发奇想,她要修好农场的风向标;这种恶作剧让她激动不已,她丈夫是绝对不许她这么做的。波顿还没来得及制止她,她就已经攀上了房顶,指着上面的破洞,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他喜欢她身上的这种无所畏惧,让他感到安心,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能给他这种感觉。就在要爬到顶端的时候,她滑倒掉了下来。波顿在擦洗她伤口的时候,还心悸不已。看着玛德琳像慢动作一样垂直掉落,而他却无能为力。

现在他能体会到玛德琳当时的感受,就像一只不会飞的巨鸟在空中翱翔。

波顿摔在对面屋顶上，他把身体蜷成一个团，在滚动中卸去身上的重力。头磕在水泥顶上。然后平躺在地，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这样看起来，天空就像一条遥不可及的漫漫长路。

有人抓住他。“我们必须赶紧走。”是帕特里克。

波顿坐起来。沟壑对面，党卫军士兵准备跟着跳过来。这些婊子养的永远不会善罢甘休？

波顿又开始奔跑。平坦的屋顶奔跑起来要容易一些。他努力回想证券交易所在什么地方。吉艾斯勒大桥就在前面；证券交易所应该在它西边：一栋低矮的三角形楼房，是贸易的中心，从黄金到棕榈油交易，无所不包。只有不到两三百码了。

他们来到一堵墙边，翻了过去，落在下一栋屋顶上。上面有空调设备，还有一个长长的天窗。

传来机关炮开火的声音。

直升机向他们俯冲过来，陡然下降，这太低了，飞行员太疯狂了，会让飞机坠毁的。

波顿全速奔跑，帕特里克在前面带路。空气在周围弯曲。子弹溅得尘土飞扬。

帕特里克转朝天窗奔去，想从天窗翻进去。机关炮的猛烈射击轰去了玻璃。有那么一刻，帕特里克攀在天窗上，像踩跷跷板一样摇摇欲坠。

他翻了进去。

“帕特里克！”波顿大喊。

直升机完成一次冲锋，迅速爬升。

“帕特里克！”波顿从破败的天窗向里窥看。里面是一间狭长的阁楼，墙壁隐藏在一堆滤毒罐后面。

“快滚下来，科尔。”帕特里克站在一堆碎玻璃中间，鲜血从鼻梁旧疤中不断涌出。

波顿跳了下去，胜利的狂欢和刺耳的音乐震得地板瑟瑟发抖。房角有扇门。他们出门来到楼梯间，开始下楼。有人上楼来了。

“这儿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谁——”

波顿膝盖顶向他睾丸，然后把他的头拧过来，往墙上猛撞。

上面有人开枪。接着传来“靴子”跳落到有滤毒罐的房间里的声音。

波顿和帕特里克飞奔下楼，一步都跨过两三级楼梯。欢呼声、音乐声

更大了。他们来到楼梯井底部,那儿有另一扇门。两人闯了进去,进入一个黑洞洞的房间。前面坐着几百人,正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什么。他们头顶上划过一道闪动的光束。

波顿转身朝观众注视的方向看去。他们正盯着黑白屏幕,观看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馆举行的足球赛直播。

旁边的人瞪着他们。

波顿和帕特里克穿过通道。电影院后方闪动着几个红色的字母:出口。他们朝那个方向奔去。

身后门被冲开了。出现大量士兵,荷枪实弹。

波顿拔出勃朗宁,朝空中开了一枪。

一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一片混乱。

观众纷纷离开座位,大声叫喊,冲向走廊,互相推搡、踩踏。波顿和帕特里克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让自己被骚乱的人群带着前进,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身后大屏幕上,德国队在终场补时结束前几秒得分了。世界杯是希特勒的了。

第十七章

北安哥拉,抵抗军营地
9月16日,上午11点整

看到是她,卫兵放下了手里的枪。“你炸了吗?”他问。他苍白的脸上急不可待,“你炸隧道了吗?”

纳尼阿的鼻孔愤怒地张开:“彭赫尔在哪儿?”

“我不知道。人人都在准备赶火车。”

纳尼阿擦肩而过,继续走向树林深处。林子里都是桉树,因为长得快,专门种来掩护营地。她手上还拖着那把非洲大砍刀。

“隧道呢?”他在身后大喊,“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你能成功。纳尼阿?纳尼阿!”

纳尼阿,一个古老的赫雷罗族名字。她的伊娜,也就是妈妈给她取的,意思是意志坚强。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头脑聪明。而现在走在去军营的路上,她可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只是愤怒和些许羞耻。

她渴望复仇,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

从纳粹闯入安哥拉算起,已经过去五个年头了。他们的到来毁了一切,即便父亲生着白色的皮肤,也救不了他自己。骚乱发生的最后关头,父亲让纳尼阿和祖里躲起来——走,我的女儿们,快走!然后自己去迎战骷髅军队,赤手空拳,信心百倍,就像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让每个人都做的那样。爸爸中枪倒地,他挣的一切都被抢走了:他们的家园,采石场和挖掘机。纳粹把他们家的挖掘机喷上弯曲的十字符号,把矿工分成两组。白人留下,继续为新主人劳作。黑人被赶去挖了一个大坑,然后自己躺在里面。没有人反抗,除了伊娜。

远在纳粹到来之前,早来的德国人就对她的乡亲们犯下了种种罪行,只要想起来,她就满腔怒火。

他们抓住逃跑的伊娜,刺刀一刀又一刀刺在她身上,直到地面被染成

黑色。他们把她吊起来,让秃鹰啄食。从此,其他的人就听话多了。他们爬到沟里,像牲口一样躺下,等待厄运的降临。骷髅军向坑里扔手榴弹。纳尼阿在噩梦里还能听见那种噪声:炸起的泥土混杂着横飞的血肉落地的闷响,尖叫声。很久之后,地上仍有痛苦的呻吟,德国人开来一辆挖掘机。坑又被填平了。姐妹俩躲在粪坑里才幸免于难,鼻孔里塞满了猪食和粪便。夜幕降临的时候,她们逃了出来,她们跑啊跑啊,眼泪弥满双眼,发誓再也不会回来了。

起初,纳粹到处寻找她的族人,找到一个杀掉一个。后来,他们来不及挖坑了,在尸体堆积如山的时候,就把他们运走。尸体像牲口一样,装满一辆辆卡车和一节节火车皮——大多往北穿过安哥拉,运到刚果和阿克瓦托瑞纳交界处的半沙漠地带。德国人管它叫姆斯佩尔。而对她的族人来说,那是奴役之地,死亡之所,是没有黎明来临的无尽噩梦。

纳尼阿到达营地时,彭赫尔正带着部队出来。他站在队伍最前头,手中挥舞着佩剑。胸前的饰带扎得紧紧的。他一看见她,就让士兵停下稍息。他们都背着背包和来福枪。纳尼阿感到他们都在盯着她看,还掩口窃窃私语。

她一眨不眨地对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把非洲大砍刀插进刀鞘里,擦了擦眉梢上的伤疤。这是德国刺刀留下的旧伤。她甚至懒得把它缝好,就让它作为警识刺目而又丑陋地横在那儿吧。她的裤子、背心和靴子上沾满了厚厚的泥土。

冈萨尔维斯走上前来,把拳头背在屁股后面:“看,伟大的战士回来了。”

“够了。”彭赫尔说,“很高兴看见你回来,姑娘。”

纳尼阿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祖里会很高兴看到你回家。”

“我们的家在南方,纳粹统治的地方。不是这里。”

“那里还会成为你们的家园的,我向你保证。”他放下随身携带的军刀,“隧道炸毁了吗?”

纳尼阿马上回想起自己在卢卢阿河上的藏身之地。透过粼粼的月影,她看见通往罗德西亚的隧道。路上空无一人,没有卫兵把守。她内心在号叫:我要杀德国鬼子,越多越好。纳尼阿轻声对祖先说了句“康布”,然后开始倒计时。寂静的夜晚被爆炸的雷声惊醒,她的耳朵嗡嗡炸响。

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当一切复归平静，她站起身来定睛看着下方，留神查看损毁情况。然后脑袋耷拉了下来。

纳尼阿对彭赫尔吼道。“没起作用！”

士兵们都围到身边。她感到一双双手像叉子一样对她又拉又扯。

“我告诉过你，你她妈的只会把事情搞砸。”冈萨尔维斯说。

“是炸药的问题。”纳尼阿推开士兵答道，“炸药失效了，没有威力。不是所有炸药都那样。”

彭赫尔拍打了一下制服上的灰尘。“不可能。”他说，“这些东西是我从英国大使馆搞到的。罗安达的大使馆，他们只给我们提供最新装备。”

“英国人连这个国家都拱手送给纳粹。”纳尼阿说，“怎么能相信他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他们站在我们一边。”

冈萨尔维斯发话了：“我认为炸药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炸药的问题！”纳尼阿咆哮着回击，担心他说出事实，“不对劲。闻起来像……老骨头的味道。英国人在耍我们。”

“老骨头？”冈萨尔维斯说，“这就说明了一切！”他鼓动其他士兵跟他一起嘲笑，“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对她那种人来说，太复杂了。一个厨娘，一个黑鬼。”

纳尼阿猛地冲到他身前，用砍刀抵着他的喉咙。“再说一遍！”

士兵再次围拢到她身边。她感到有人抓她，拧她。后腰上挨了重重一拳。冈萨尔维斯唾了她一口。

彭赫尔把她拉开：“冈萨尔维斯，闭上你的嘴。纳尼阿，放下刀。”

“除非他收回所说的话——”

“放下！”

她不情愿地放下了。呼吸沉重。她和所有人对着干：纳粹，英国人，甚至安哥拉人。安哥拉白人。

“谁再敢这样，我就用鞭子抽他。两个人都一样。”他眼睛盯着纳尼阿，“现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我像你所说的那样设置好。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两遍。但是它们没有造成大爆炸，炸药不够。”

“隧道呢？”纳尼阿觉得他声音急切，就像急着躲避太阳的湿漉漉的

水牛，“你炸毁隧道了吗？”

纳尼阿看了地面一眼，然后又抬头盯着彭赫尔的脸：“德国人能够修好。”

冈萨尔维斯转向彭赫尔。“司令，给我三个人。”他说，“三个人和足够的炸药，我就能把那些王八羔子堵在隧道外面。”

彭赫尔没理他：“其他的赫雷罗族人呢？”

“唐古、博玛尼和我一起回来了，在后面。其他的人……跑了。”

冈萨尔维斯哼了一声，就像伟大的真理得到证明一样。

纳尼阿努力保持着乞求的语气：“让我回去。我只需要更多的炸药。”

“你已经尽力了，姑娘。安哥拉为你感到骄傲。现在，我需要你照顾祖里——”

“等等！还有，”纳尼阿说道。她尽力寻找能够重返隧道的其他理由。“我们在河流附近发现了一个营地。”

“什么营地？”

“一个德国营地，带有烟囱。那儿有许多囚犯。”

“白人囚犯？”

纳尼阿无法抑制话音里的粗野：“当然是白人。”

“我们人手不够，”冈萨尔维斯插话，“您自己说的。司令，让我去。我会放了他们，然后把隧道炸塌。”

“我能行。”纳尼阿说，“我能释放他们。”

冈萨尔维斯大笑：“耻辱啊。我宁愿当阶下囚，也不愿被一个黑人女孩救出去。”

纳尼阿眼睛充满怒火，再次把手指按在砍刀上。

“谁都不回隧道，”彭赫尔说，“也不去那个所谓的营地。”

“但是安哥拉，”冈萨尔维斯说，“如果德国鬼子通过隧道进入罗德西亚，我们都会被烧死。到那时，没人能救我们。”

“我们已经尽力完成卡瓦略交给我们的任务了，但现在罗安达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彭赫尔转向士兵，提高嗓门，“伙计们，归队！”

“求你了。”纳尼阿说。

“孩子，你要留在这里，和祖里一起，帮她守卫营地，直到我们回来，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你为什么不让我打仗？”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你说的是白人吧。”

“我说的是男人。如果罗安达一切顺利，我会派人来接你和姐姐。”纳尼阿知道他在说谎。“如果不顺，我们会回到这儿。重新组队，然后去莫桑比克。”

“我讨厌等待。”纳尼阿说，“我要鲜血，德国鬼子的鲜血。我和祖里应得的鲜血。我只需要更多的炸药。”

“没有多多了，我们都带上了，为了即将开始的战斗。”

“你无法阻止我回隧道。”

彭赫尔叹了口气，舌头在两齿和上唇之间转了一整圈。“我让莱吉欧中尉留下来看守营地。莱吉欧和另外几个卫兵，他们会严格执行命令，不让你乱跑。”

“但是——”

“我会让他们把你锁起来，如果不得不这样做的话。”他拍了拍她的肩膀，纳尼阿已经跑开了，“替我照顾祖里。”

士兵们各就各位。彭赫尔回到前面，手中的军刀指向前方，命令士兵开拔。纳尼阿看见冈萨尔维斯对旁边的人发着牢骚。他们频频点头。她望着他们消失在树林深处，低下了肩膀。头顶上，鸚鵡在桉树丛中叽叽喳喳。她筋疲力尽，身体重得像灌了铅一样。如果她带了更多的炸药……

纳尼阿跑了起来。

她冲向营地，跑过奥克托哥罗，来到保险库。她想证实一下。门口有一个卫兵，一个比她还小的白人男孩。

“你回来啦。”他说，摸着他的来福枪，“你炸掉隧道了吗？”

“没有。炸药不够。彭赫尔司令官派我过来再拿一些。”

“我有命令。除了莱吉欧中尉谁也不许进去——”

没等他说完，她就一把推开他，下楼进入了地窖。下面有晒过的干草的味道。除了几把旧式来福枪，枪架空无一物。盒子和行囊被扔在一边。纳尼阿到处翻找，希望有炸药正朝她微笑。

炸药确实在向她微笑。

在角落的麻袋下面，她找到一个木制板条箱。纳尼阿心里一颤。她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她认识标志，是炸药。她把脸贴近盒子，闻了一下。

黑色的粉末闻起来有点胡椒和炉火的味道。她想起了爸爸。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纳尼阿赶紧把麻袋放好，转向楼梯。

是祖里，她姐姐。

她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按照彭赫尔——“阿尔伯托”^[1]——喜欢的方式，穿了一条朴素的白裙子。她的皮肤是棕色的，像牛奶一般细腻。她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基因：生着葡萄牙人而不是赫雷罗族的皮肤。她的长发编成了光滑的辫子，走路的时候在身后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她莫大的快乐。她们逃离家园后，祖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头发的干净整洁。纳尼阿则把自己的剪掉了。

“你安全了！”祖里踮起脚尖吻了吻她。

纳尼阿把她抱得紧紧的，脸埋在姐姐头发中。闻起来有彭赫尔脸上喷洒的柠檬水的味道。祖里把她推开。

“你到哪里去了？”祖里看着她衣服上的泥土问道，“我昨天一宿没睡着。阿尔伯托说你走了。我以为你离开了我。”

纳尼阿告诉她隧道以及发生的一切。

“下次你要告诉我。”祖里抓住妹妹的手说，“我们一起去。”

“太危险了。”纳尼阿回答，“我已经失去了伊娜和爸爸。我不想再失去你。”

“我是姐姐，我应该保护你。”

纳尼阿抽回手指：“彭赫尔让我不要告诉你，他不想让你去。”

“他那样说了？”她向后退了一步，辫子沙沙作响，“他担心纳粹抓住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不是我们，是你。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让他碰你。”

祖里把胳膊抱在胸前。“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把保护伞，能让我们填饱肚子。”

“但他是个老男人。”纳尼阿说着，嘟起了嘴巴，“还有老婆！”

“在葡萄牙。”

“还有孩子。”

[1] 彭赫尔的名。

祖里苦涩地笑了笑。“你听起来像个老传教士。”

彭赫尔不是把玩祖里的第一个男人，这些人总是年纪很大，总是白人。纳尼阿怒气冲冲：“爸爸会怎么说？”

“Si possis recte, si non, modo rem.”^[1]祖里回答。

纳尼阿讨厌姐姐使用爸爸教她的愚蠢的罗马语——主要原因是她自己没学过。“你知道我听不懂。”

“如果可能，尽量诚实。”她狡黠地一笑，“如果不行，明哲保身。”

纳尼阿想反驳，但还是阻止了自己。虽然她伶牙俐齿，喜欢直来直去，但还是对姐姐挤出一个笑容：“你真的想打仗吗？”

“他们杀死的也是我的妈妈。”祖里脸上神情严肃起来，“和我的爸爸。”

“我要回隧道去。这次我要把通往木库鲁的道路全都炸毁。”

“怎么炸？我看见士兵了。他们带走了一切。”

纳尼阿又笑了：“看。”她说走到房间的角落，掀开麻袋布。

“够吗？”祖里问，眼里闪着光芒。

纳尼阿点点头。

“莱吉欧怎么办？还有其他卫兵呢？”

“他们是男孩儿，阻止不了我们的。”

“你什么时候出发？”

“今晚。”

“今晚这个时候？”祖里说。

纳尼阿伸出手来，上面还沾满了泥巴。姐姐抓住她的手。“一起。”她用赫雷罗语说。

“一起。”

[1] 罗马语，意为：如果可能，尽量诚实。如果不行，明哲保身。

第十八章

刚果,斯坦利斯塔

9月16日,中午12点45分

“河,”帕特里克说,“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叫刚果河了。然而,在1949年,为了庆祝元首六十大寿,它被改名为“克拉拉河”——以纪念他母亲。绵亘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官僚们一笔勾销了。只有狂热分子还用着它的旧名字。河上到处都是货船,整个中非变成了“德国的仓库”。一艘艘驳船满载着棉花、木材、糖和大米(德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国,甚至远销到亚洲);罐头和鲁尔金属加工厂所需要的金属铜;制造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引擎的金属钴。本土不需要的东西——大部分是二流的原材料——销往欧美各地。这种剥削—抽取—销售的新体系不仅为希特勒的新王国提供了财政支持,也提升了德属刚果在非洲殖民地中的影响力。

波顿和帕特里克大踏步沿着奥特拉克码头行走。对鲁吉艾告诉他们的一切,他们已经越来越懒得去讨论了:太伤士气。他们不再关心是谁背叛了他们,或者为什么选择波顿来指挥这项任务,也不再关心更糟的情况,看起来英国情报机构倒真像是他们的雇主。他们只关心逃出这个城市的办法。波顿的肋骨从他跃落屋顶时候起,就一直疼痛不已。每一次呼吸,都有一种类似鞭打的疼痛挤压着他的胸膛。

空中冒着热气。

“嗨,这里!”帕特里克用德语喊道,他们又找到了一艘船。“船长在吗?”

一个带脏帽子的男人靠在船舷上。“谁找他?”

“你要雇人吗?”

他不阴不阳地说:“不。”

“你一定需要什么。”帕特里克说道。波顿听出他声音里的绝望。

“不需要。现在滚开。”

“我们能吃苦。”波顿说。

“然后呢？”

“而且很廉价。”帕特里克补充说。

“廉价？”船长咳出一口痰吐了出去，“有多廉价？”

“让我们上船，价钱好商量。”

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跳板在那边。”

波顿和帕特里克上了船。从电影院逃出来后，为了寻找去纽柏林的船，他们一直干着冲洗码头的活儿。那儿离大西洋和自由不过二百英里。在撒鲁姆新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规定和文件，实在太冒险了——所以他们来奥特拉克碰碰运气。这里有单帮的商人和少数贩夫走卒；为了使利益最大化，雇主乐意对手续问题（文件、税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的回答都那么粗暴：这是旱季，水位低，水手已经够多了。下个月下雨了再来。

“有多便宜？”船长问。到近处才发现，他比从码头上看上去要矮得多，帽子得意地歪在一边。脸上留着一簇一簇油腻腻的络腮胡子。

“你开到哪儿去？”波顿问道。

“我关心的是你们有多廉价。”

“这要看你到哪里去。”

船长又啐了一口，把答案告诉了帕特里克。

“顺流而下到纽柏林，再趁早潮离开。我有一单象牙要运。现在，说说怎么个廉价法？”

“一天十马克。”

又一口痰，落在地上闪闪反光。

“我可以找一个更便宜的波兰人。”

“那就五马克。”

“算了。”他转过身，“你知道跳板在哪儿。”

帕特里克抓住他的袖子。“给我们一个铺位和一顿正餐，我们免费工作。”

船长转回身来，怀疑地看着他们：“黑衣党人先前来过这儿，寻找间谍。任何急着离开这儿的人。”

“和我们没有关系。”波顿说道，语气比他想象中多了一些防御性。

“免费工作,显得够急切了。”

“我们渴望,”帕特里克说,“渴望离开刚果。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酷热、臭汗和该死的蚊子。再多待一天,我发誓头都会炸熟。”

船长笑了:“我知道那种感觉。”

帕特里克松了一口气:“海洋的微风,那才是我想要的。”

“我的一个船员,”船长说,“已经他妈的废了。他是个经不起折腾的男孩。你可以用他的铺位。”

“没问题。”波顿说。

船长转身咧嘴朝波顿笑笑。他满口黑牙:“只有一个铺位。”

“是我的。”帕特里克说道。他朝手上吐了口唾沫,向船长致敬。

波顿声音卡在喉咙里:“什么?”

“希望黄昏的时候你出现在这儿,”船长答道,身体随着小船摇摇晃晃,“准备装货。不要迟到。不要喝醉。”

“我会准时出现的。”

“努力工作就没有忧伤。五天就到纽柏林。”

帕特里克点点头,走下跳板。

波顿跟在后面,心里空落落的:“等等!”

帕特里克没理他。

“等等!你到哪儿去?”

“在牢房里我就告诉过你,波顿,事情搞砸了:你好自为之。”

他昂首阔步走开了。

波顿似乎突然回到十四岁。打开母亲空空的房门,窗帘无力地垂落,床被翻得七零八落。但他还能看见她的头在枕头上留下的凹痕。他把手放在凹处,只感到一片冰凉。冰冷而潮湿。一切都过去了——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你不能这样做!”波顿说着,在后面紧追不舍,“我必须回到玛蒂身边。我答应过她的。”

“我也必须回到汉娜身边。”

“我们可以挤一挤,一起用那个铺位。这又不是第一次。”

“不是这个原因。有多少人在头颅广场上见过你?士兵,保镖,从罗德西亚飞来的黑翼飞行员。”

“你说些什么啊?”

“他们认得你的脸，波顿。而我，我什么也不是。一片空白。”

一种类似于歇斯底里的情绪从波顿心里升腾起来。他知道帕特里克是对的，但还是想反驳他。他奋力搜索，但什么也没找到，除了帕特里克在阿克瓦托瑞纳说过的话：“别废话了。你为什么想接受这个任务？我从没见你如此愚蠢过。”“沙乐”，他们这样称呼沙漠里行军的士兵，他们的脑子在自己的头颅里被烤熟了。

“在监狱里我就应该告诉你真相的。到西迪贝勒阿巴斯的第一天。”

“为了他妈的安全，伙计。用德语！”

波顿没意识到自己又在说英语：“我们必须在一起。”

“我说的是德语！”

码头上有人盯上了他们。

波顿没有在意：“你不能丢下我。”

“我单独一个人，就有一次机会。我们待在一起——就死定了。我欠汉娜的太多了。”

“在牢房里多待十年就不欠了。”

“你认为那儿能留得住我？”帕特里克用警告的语气说。

“那敦刻尔克呢？”波顿拉开帕特里克的衬衣，露出里面半月形的伤疤。“离开你再容易不过了。当时你在那儿尖叫——”

“我从来没尖叫过。”

“但你血流不止。我留下了。我抓住你的手，记得吧。把你从那里弄了出去。”

他们音调越来越高。更多好奇的眼睛转到他们这来。一个纳粹突击队员打量着他们。帕特里克挣脱波顿的手。“我不想死在非洲。”

“我也不想。”波顿说。

他们四目相对。汗顺着波顿脊背缓缓淌下；现在他只想坐下。他发现帕特里克面如死灰。

“你知道《马可福音》吧？”波顿用德语问道。

“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可恶的礼拜课程。”

“我花了半生的时间来忘掉它。但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记起的东西。”他发出干涩的笑声。“甚至能听见父亲说过的话：‘如果一座房屋自己裂开了，那座房屋就无法坚持下去’。”

“上帝啊。”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擦掉脖子后面的汗水。人们继续向

他们这边张望，“你还饿吗？”

“饿死了。”

“吃一顿最后的晚餐怎么样？”

“安全吗？”

帕特里克看看盯着他们的那些面孔：“比待在这里安全。”

他们挑了一家隐藏很深的小店。点的是香肠、德国泡菜和苹果派——菜单上仅有的食物。波顿努力回想侯切伯格叫它们什么名字。它们是：“神圣的德国烹饪三样”。饭后，波顿点了一杯芒果汁，帕特里克要了一大杯普利莫斯。

“干杯。”波顿举杯说道。帕特里克举杯之前顿了一下，闷闷地喝了一口，然后用手背擦去嘴上的泡沫。

他们来到昏暗的码头客栈，桌上挤满了流动工人和几个穿棕色衬衫的家伙——寻找廉价啤酒和打架机会的恶棍。在入侵之前，这里大部分是由印第安人经营的，现在是德国更能接受的种族——希腊人。

波顿拿走帕特里克吃了一半的苹果派，用叉子送到嘴里。食物给他酸疼的肌肉带来一股活力。他一时间又感到自己所向无敌了，而这常常是冒险的错觉。“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这么好的东西做得这么难吃。”他边嚼边说。

“哈利法克斯也那样说过，”帕特里克搭腔了。每次门一打开，他的眼睛都会迅速地朝那边看去。“但不要告诉俄国人，或者黑人和犹太人。我听说马达加斯加是个‘大粪坑’。”

“没错。”波顿继续嚼着。“玛蒂会做我尝过的最好吃的苹果派。”

“她怎么没被送到党卫军统治的马达加斯加？”

波顿苦笑了一下。“因为她丈夫。他是殖民办公室的高官。只要她跑到伦敦，他就能把她找出来。这是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

“你没告诉我她已经结过婚了。”

“但那是不幸福的。那是一个错误——对双方都是。他非常……专横。”

“太好了！接下来你该告诉我她有孩子了吧。”

“爱丽丝，六岁。我觉得她不太喜欢我。”

“我能理解，体会得到。”

“事情还要糟糕得多。玛蒂怀孕了。如果她丈夫察觉了，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丑闻吗？”

“所以一切都因她而起。”进餐时的缓和语调正在消失。“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女儿了。莱品斯基和纳里斯丢了性命。谁知道大猩猩兄弟命运如何……这就是为一个女人付出的惨重代价。”

“她让我获得新生。她救了我，把从退化成你见过的那类老兵的途中救了出来——没有家，没有根；只剩下伤疤和躯壳。”

“像我这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

“也差不到哪儿去。”

波顿吞下最后一块苹果派。糕点在他上唇上留下油腻的污迹，肉桂突然变苦了。他们坐在那里，互相盯着对方。

“玛德琳不是我接受任务的原因。”

帕特里克皱皱眉头，前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什么？”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波顿说，“当我第一次到西迪贝勒阿巴斯的时候。”

“那是军人的方式。你的过去就是你的过去，跟别人无关。”

“和别人无关。”波顿轻轻地重复。

帕特里克靠在椅子上，在口袋里摸他的烟斗，继续不断向周围探看。酒吧里发出一阵大笑；有人用手风琴弹奏了一首古老的扎拉·林德尔的曲子。

“他是战后到我们身边来的。”波顿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我十一岁，记得就像昨天一样清楚。他穿着军大衣、戴着帽子从树丛中出现，紧紧抱着一本圣经，潮湿的、沾满泥土的长长的黑发。你也许会认为他很有型。他是由洛美本地的一个导游抚养成人的。”

帕特里克点燃烟斗：“谁？阿克曼？”

波顿阴郁地笑笑：“不是阿克曼。是侯切伯格。”

“侯切伯格？”

“我们从餐桌上开始第一个夜晚。”

波顿回忆起来历历在目。父亲刚刚施恩结束；他们礼貌地交谈，波顿无聊地拨弄镀银的餐具，不时瞥一眼那个奇怪的新客人。第一道菜上来了：咖喱肉汤。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的细节都铭刻在他脑海里。然后，

侯切伯格开始抽泣。眼泪顺着他的脸淌下，溅到汤里。波顿以前从没见男人哭过，父亲当然不曾哭过。后来侯切伯格趴在妈妈胸口呜咽：“到处都是残肢。四肢，内脏。那些人砍下他们的头颅。”她抚摩着他的头发。“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埃莉诺，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血……”

波顿盯着帕特里克：“他到我们这儿来重新找回信仰。父亲告诉过我，他的家人被喀麦隆的部落杀死了。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目睹他们被杀的全过程。”

“侯切伯格也是一个传教士？”

波顿点点头：“一个真正的传教士。我记得他说过，‘上帝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时候他会伤心欲绝地痛哭。剩下的都是愤怒。你从未见过的愤怒。他冲着高空大吼‘黑鬼’，发誓要把他们活埋，一个也不留。每当这时，我就躲到床上。从小父母就教我相信，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我们肤色如何；现在也还这样认为。只有妈妈能安慰他。”

一阵沉默降临。帕特里克抽了一口烟斗，让烟雾留在肺里。

波顿曾简略地告诉过玛蒂关于侯切伯格的事情——终于能吐露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让他倍感轻松；他们之间最后的壁垒打破了。但讲给帕特里克听，他不那么确定。而且波顿有一种裸露感。他端起芒果汁，抿了一口。心想是否有可能做出橙汁，但必须经过挤压，而且要放很多糖。果园看起来多遥远啊，就像画在书上一样：近得可以触摸，但并不真实，就像人的想象一样。

帕特里克说：“你父亲能接受吗？”

“他总是在寻找失去的灵魂。他和侯切伯格都是民族主义者，都觉得被《凡尔赛和约》欺骗了。当德国人的殖民地被英国人占领时，瓦尔特可能和我兄弟们一样大——”

“我从来不知道你还有兄弟。”

“我也忘了你还有老婆和女儿。我们一起参军二十年了，帕特里克，但有时我觉得我们还是陌生人。我们知道——真正了解——对方吗？”

“我知道你很会打仗，孩子。”

“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双胞胎，我父亲头婚生的。利文斯顿和斯坦利。这也是我名字的由来。”

帕特里克古怪地看着他。

“理查德·波顿，探险家。他曾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这些人都是父

亲心中的英雄。”

“你的兄弟们呢？”

“他们参加了 1914 年的志愿军，在东非打仗——为德国人、为莱托的贵族而战，然后再也没有回来。那还是我出生之前的事。”

“所以侯切伯格就成了儿子的替代品？”

“他们一起畅谈，一起祈祷，一起建立孤儿院，一起照料花园。侯切伯格对孩子们很好，非常友善。他的‘小小黑纽扣’，他总这样叫他们。”

“那时他还没有训练现在这些可怜的混蛋。”

“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交谈是一回事，杀人是另一回事。”

帕特里克把烟斗咬得咯咯作响：“你跑这么远，就是要杀他。”

“没有什么能跟杀他相比。但这不是唯一原因。”

“还有什么？”

波顿犹豫了一下：“你真要上那条船吗？”

“我会的，那是我唯一能回到汉娜身边的方法。”但他声音里有些不确定，就像上次在监狱里一样。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波顿说，“母亲走进灌木丛中不见了。侯切伯格也在同一天消失。”他的声音平稳冷静，“她为什么那样做，她到哪里去了，发生了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帕特里克有些走神，目光在外面逡巡：“他们相爱了？”

波顿追随着他的目光。一辆卡车开到码头上。“我不知道。她比父亲年轻很多，和侯切伯格同岁。”一段记忆突然浮现在他脑际：侯切伯格站在河里，河水汨汨流过肩膀，妈妈从祷告书后面偷偷看他。父亲在树荫下鼾声如雷。“他有某种吸引她的奇特力量。”

“因此他们走到了一起。”

波顿有些局促不安。“我再也没见过她。连再见都没说。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一无所知的感觉。它夺走了我某种东西，过去的一部分，未来的一部分。”拇指在他肋骨上不停拧动。“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这就是我来刚果的原因：来寻找……”他想搜索一个适当的词汇；但没能找到。“真相。”

“起来！”帕特里克已经起身，“快点，孩子！”

波顿转过身,努力站起来。他撞到桌子上。芒果汁溅得到处都是。
外面,第二辆卡车已经停下。后挡板落下。人群四处逃窜。
一声惨叫,酒馆里一片恐慌。
“奴役者!”

第十九章

奴役公司：德国人专门抓壮丁的部队。

WVHA，即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分为五个部门，其中 W 部门是最不起眼的。经营姆斯佩尔的工厂的正是 W 部门：经营与集中营和黑奴有关的买卖；在总督格罗伯尼克的领导下，管理犹太人在马达加斯加的生意。奴役公司正是其辖下的免税企业。

波顿拔出勃朗宁，打开保险。

帕特里克摇了摇头：“人太多了。”他的眼睛飞速地环视酒馆四周。

外面有卡车、军队和造型奇特的香蕉枪。他们朝隔壁门口走去。

“如果能迅速出门，我们就安全了。”波顿说。

“太迟了。”帕特里克回答。

卫兵已经在入口严阵以待，两个黑衣哨兵。

芒果汁顺着桌子边缘，“滴答滴答”地流到地上。

波顿知道奴役公司的厉害。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把黑人运到北方，那里斯皮尔的国内重建项目需要来自东欧的奴隶，纳粹德国已经越来越依赖奴役公司提供的非洲苦力：不管是经济移民，还是前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者，任何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被劫掠一空。那些惨遭蹂躏的苦命人，很少能够活过半年。如果说纯粹的劳苦不能毁掉一个人，那么再加上营养不良、疾病和卫兵的残暴，就很容易做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多次和希特勒提到这个问题。元首从始至终微笑着面对镜头，却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一再向首相保证，所有无耻的谣言都是不实的。它们是叛乱分子、好战分子的卑鄙宣传，他们热衷在两大帝国间挑起事端，就和姆斯佩尔那些耸人听闻的谎言一样荒谬。不可否认，形势有时很严峻，但是罪犯和不法之徒让苦工数量不断增多。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做的。如果统治者少一点儿仁慈，印度也许还在他们手上。哈利法克斯回国后有他好受的。

“把枪收起来，”帕特里克说，“应该还有一个出口。”

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仓皇寻找合法文件。除了窃窃私语和手风琴上演奏的党卫军军歌,酒馆突然变得安静起来。有个人妄图逃走,他冲出前门,向前跑了两三英尺……

被一枪击倒在地。

听到枪声,更多士兵朝酒馆奔来。有人大声宣读相关指令。

波顿把勃朗宁别进腰带,跟着帕特里克向楼后走去。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将被绳之以法,但逃跑的冲动难以抑制。他们走过餐桌,尽量保持步伐平稳。食客们仰脸盯着他俩:绝望,乞求,怀疑。

酒馆后面吧台旁边,有一扇门。他们推开门,进入一间跟土耳其桑拿浴一样湿热的厨房。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德国泡菜的味道。几个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身后是另一扇门——敞得大大的。透过门框,波顿瞥见一条走廊;没有士兵把守。

“快走。”波顿说着,带头前行。

他们匆匆向门口走去。

“往哪儿去?”一个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拦住了去路。手中拿着一把大菜刀。皮肤黝黑,海豹一样的胡须热气中无力地耷拉在脸上。语音中夹杂着浓重的希腊口音。

波顿准备硬闯。

希腊人用刀指着他的喉咙:“你再前进一步,我就大喊,城里每个士兵都能听见我的声音。我的服务员也能听见。”

帕特里克拍拍波顿的肩膀,让他冷静。“我们没有证件,”他改用朋友的语气对希腊人说,“如果我们不逃走,等着我们的就是 UJ。”

“你们逃走了,他们就会罚我的款。替我想想。他们会把我抓起来。”

“我们会悄悄离开,像黄金一样安静。”帕特里克从背包里拿出一枚硬硬的金马克。金币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希腊人呆住了,想伸手去拿。

帕特里克往旁边一撤:“除非你让我们过去。”

“你还有吗?”

“你让我们通过吗?”

他做出一个吊死的手势:“他们要是抓住我,会吊死我的。”

“它值很多钱。”

“如果命丢了，钱有什么用。”

外面传来挣扎的声音，掀翻了一张桌子。

帕特里克抓住希腊人的手，把金币放到他手里。把他手指合拢。

“你可以让我们过去，”他安慰他说，“德国人绝对不会知道的。”

希腊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金币放在嘴里，用牙齿咬了一下。

他让到一边。

帕特里克首先穿过房门。他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朝前后两个不同的方向看了看。“我们完蛋了。”

波顿跟着他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奴役公司的士兵从走廊两端跑过来，占领了所有出口。

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回厨房。“你必须帮助我们。”波顿说道。

酒馆老板脸上警觉起来。他又举起了菜刀。

“一定有躲藏的地方。”

“不行，”希腊人说，“出去！快点！”

“我们可以给你更多金币。”

一阵犹豫，他扯扯胡子：“多少？”

“再给两枚。”

他举起手指：“五枚。”

“三枚。我们只有这么多。”

希腊人伸出一只手。波顿把另一枚金币放在他手中。“先给一枚，”他说，“等安全后再给你另外一枚。”

顷刻，他们又被带回厨房。穿过炉灶和女服务员，经过一条走廊，来到另一扇门前。希腊人猛地撬开门，把波顿和帕特里克推了进去，顺着一段摇摇晃晃的楼梯，一直下到黑暗深处。波顿一直把手扶在墙上保持平衡。到了底部，希腊人拽了一下绳子，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发出了亮光。

他们来到一个地窖里，周围都是木桶。空气中飘散着潮湿的酵母味道。

“来帮我。快！”地窖尽头竖着几个架子。希腊人先把盒子从架子上搬下来，然后把支架也卸了。波顿和帕特里克也加入进来，一起搬开满装阿波利纳瑞斯矿泉水和德国可乐的板条箱；党卫军是世界上最大的汽水生产商。

架子被移开后，一个窄小的洞口露了出来。希腊人打开小门，里面布

满蜘蛛网，地上到处都是裂痕累累的砖头。“进去吧。”

“这是什么？”帕特里克问。

“上一位老板走私用的。”

波顿蹲下身子挤了进去。洞里长宽不到四英尺，高度则无法让人站直。砖块之间是昆虫最好的巢穴。

“快！”

帕特里克也被推进洞里。两个人窝在里面，几乎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了。这个地方有点儿像他们在敦刻尔克躲避纳粹的地方，那时帕特里克流出的鲜血浸湿了波顿的皮肤。

既然上次活下来了，波顿心想，今天也一定行。

希腊人把门关上，立即又推开：“你们保证有剩下的金币？”

波顿把胳膊弯到身后，取出剩下的两枚。

希腊人眼睛迅速打量他们：“如果你们耍我，我就告诉黑衣人你们藏在哪儿。”

“你会拿到钱的。”波顿回答。

“等他们走后，我会再等半小时。然后过来找你们。”

柜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条细缝。架子搬回原位时发出刺耳的声响，然后木桶同样被搬了回去。随着“啪”的一声脆响，灯泡熄灭了。他们听见希腊人上了楼，顶上的门也被关上了。

寂静。

波顿闭上眼睛，但很快意识到和睁开没有什么分别；不管睁开还是闭上，这里一切都像坟墓一样黑暗。令人窒息。他听见帕特里克的呼吸：平静而克制……呼气时有些紧张。他闻到对方身上的汗味以及残留的烟味。两个人一个字也没说。

蓦地——头上——发出某种声音。靴子沉重地踩在楼板上，反射到墙壁上发出哐哐的回音，还有模模糊糊的叫喊声。

然后再一次陷入寂静。有了碰撞的声音。还有听不清楚的颤音，变清晰了一些。

波顿觉得什么东西在脖子上乱爬。他想抬手拍死它，但伸不到那么远。然后，那东西纤细的腿钻进波顿头发里去了。他觉得似乎身后整面墙上都是蠕动的细腿和触须。因为站不直，他感到膝盖也一阵阵痉挛。

旁边帕特里克似乎也想把什么东西从身上抖掉。

又传来一阵叫喊。

一声有点儿像枪声的炸响。两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一秒,二,三,四,五,六……

靴子的声音。

这次渐渐走远了。

“他们走了吗?”

“嘘!”

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周围的黑暗似乎凝固了,就像待在死水深处;空气也变得又苦又涩。

波顿脑海里想的全是在敦刻尔克时的情景。他志愿参加英国远征队,却擅自脱逃去为母亲的祖国打仗。也许非洲才是他的出生地,但妈妈坚持让他相信英国才是他的祖国。

他想起亲眼目睹过的大屠杀,以及埋葬尸体的海滩;他想起怎样和帕特里克一起逃到加莱,然后乘坐汽艇穿越英吉利海峡,丘吉尔曾派出一支小型舰队拯救英国军队,但徒劳无功。他仍然记得船长唱的耶利米哀歌;他怎样在索姆失去了所有战友;以及最终发现也许只有战争才能终结一切战争。但他们又一次陷入其中,太蠢了!

回到家里,所有人的脸上无法掩饰的失败情绪让他想起了父亲。人们尽量躲避他的目光。他理解他们对和平的渴望,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他想继续战斗。然后是十月协定签订,新欧洲委员会建立。英国军队战败了;回到部队意味着要到维希监狱服刑三年。波顿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他在德国党卫军入侵后去马达加斯加的原因,也是他应召加入雇佣军的原因。

帕特里克不舒服地动了一下。“你找到了吗?”他小声问他。

“什么?”

“真相。关于你母亲的真相。”

波顿没有回答。

“找到了吗?”

“没有。”

“那么一切都是徒劳了。”

“侯切伯格死了。”

“是他妈的巧合,对吗?”

“什么?”

“阿克曼可以选择任何人,但结果是你。”

“我杀了那个混蛋,”波顿答道,尽量不想那晚洒下的泪水,“足够了。”

“我不信。”

“现在我能回到玛蒂身边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未来。”他挤出一个恬静的笑容。“当个农民。”

停顿了一下。帕特里克又开始说话,声音非常刺耳:“等我们出去后,我要上那条船。”

“但是,头儿。”

“我很抱歉,波顿。我不能一直靠运气。该跟非洲说再见了。”

“我不该让你卷进来。”

“太迟了——”

地窖上面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

脚步声。

沉重的鞋跟,波顿想,是靴子。他想数清有多少不同的脚步声,至少有三双,也许更多。他们下来了。波顿从壁橱的缝隙里瞥见了手电筒的光芒,听见一声平静的命令。

桶正被搬开。

波顿从腰带上取下勃朗宁,朝门口瞄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连胳膊都伸不直。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就像大炮的轰鸣。

架子被移开了,厚厚的木板也被几双有力的大手搬开了。

波顿扣起扳机。

最后一排架子被拖走了。有人走到洞口。

波顿神经绷紧,他紧紧攥住枪柄,像要把它捏碎似的。

小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

第二十章

刚果，头颅广场

9月16日，中午1点30分

爱情。每一次成功都是对爱情的怀念。瓦尔特·侯切伯格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若有所思地俯瞰整个头颅广场。他手中拿着波顿差点干掉他的那把餐刀。拇指不停地划过刀刃。直到划破了表皮，他才把刀放下。

一滴鲜血——白人的鲜血——流向掌心。他舔了舔伤口。

放眼看去，刺目的阳光在骷髅标志之间不停闪耀。当纳粹的“卐”字军第一次飞掠非洲大地的时候，那里还由临时政府控制。但临时政府毫无作为，侯切伯格认为是放纵的19世纪殖民主义思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和希姆莱一道把他们赶了出去。从党卫军接管开始，这块大陆的变化才真正开始。在侯切伯格的设想中，他要建立一个种族的乌托邦——从头颅广场发源的乌托邦。他亲临现场见证了广场的奠基仪式，他亲自把一颗毛巾包裹的头骨嵌在广场中央。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这个标本意义非凡：第五人种，他杀死的第一个黑人，骨头保持着被火烧过的黑色。算一算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在他看来，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他对她的爱才过去几天。《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二十节说的。他仍然记得自己接受真正的召唤之前的模样。

他身后的桌上传来对讲机嗡嗡的声音。

二十多年来的无休征战和疯狂举动，不过为了抹去她在他心中的记忆。他在非洲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埃莉诺。她的形象依然挥之不去：瘦弱得几乎有些营养不良的身材，缠结的金色卷发，满含温暖、怜悯和智慧的眼睛。每每想起她来，他的心里都会滴下痛苦的泪水。黑人的双手沾满她的鲜血。

黑人以及她的儿子。

波顿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不是因为波顿，他的埃莉诺现在也许依

然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以为这个孩子早就死了，永远消失在多哥兰家里的大火之中。既然知道了波顿还活着，侯切伯格发誓要整死对方。《圣经》的另一章节在他记忆中闪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对讲机又发出嗡嗡的响声。

侯切伯格擦去手上的血滴，踱到桌子旁边。“我说过不想被打搅，”他说道，把刀缓缓放进抽屉里。

“非常抱歉，总督先生，不过陆军元帅冯·阿尼姆刚刚到了。他坚持要和你本人谈话。十分急迫。”

“让他等着。”

侯切伯格切断通话，又回到阳台上。远处，从斯坦利斯塔方向飞来一架直升机。那是他的私人飞机蜂鸟直升机。他看着它降落在广场上，机翼的轰鸣震得头顶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凯普勒走了出来，猫下身子避开气流，向这边匆匆走来。

“有什么消息吗？”侯切伯格大喊。

“是的，上校。”

“那就快点。”

侯切伯格回到办公室，拍了一下桌子。他预先得到警告，将会发生一场有预谋的暗杀，他的旧书都从架子上搬空了；现在，它们又恢复了原位。他的视线掠过各种各样的书名——《我的奋斗》《涨潮的颜色》，一本布鲁门巴赫头骨研究专著的皮面摹本，《非洲优生学》——最终定格在埃莉诺那本磨损的《呼啸山庄》上。他觉得很痛苦，于是把头转向屋里居高临下的两幅肖像上：俾斯麦——他童年时代的偶像，以及元首——重新点燃他的信仰的火炬手。

他从元首画像后面的密室里，目睹了波顿杀死替身的全过程。刚开始，他没能认出这个孩子，接着——当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侯切伯格太震撼了，一动也不能动。那嘴巴的动作，那同样的蓝灰色的眼睛。他为什么不马上把那家伙干掉呢？他看呆了，任由那把本该插进他喉咙里的刀，刺进了另一个人的喉管。

又一阵蜂鸣声。

“凯普勒总队长到了。”

“让他进来。”

“元帅坚持——”

“让凯普勒先进来。”

侯切伯格按了一下桌下的按钮：门闷咔嚓响了一声。几秒钟后，门被撞开了。

“你怎么能这样！”一个刻板的普鲁士口音大声吼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供你消遣的下等士兵吗？”

冲进来的是战地元帅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非洲军团的指挥官。

他长着能和侯切伯格媲美的秃头，留着稀疏的八字胡须，却生着两只大象一样的蒲扇耳朵，部下都称他“大象先生”。对这个绰号他本人很满意，这似乎暗示他在战场上能够所向披靡。1943年，他接替隆美尔将军的指挥，带领着他的人马先后在法属西非、刚果和喀麦隆取得胜利。戴高乐将军在杜瓦那亲自向他投降。他的制服灰扑扑的，但剪裁完美；脖子上打着领结，旁缀骑士铁十字勋章。

“镇定一点儿，战地元帅，”侯切伯格说，站着没动，“我以为你在安哥拉，准备奈尔科行动。”

“我刚从马塔迪飞过来。”

阿尼姆后面站着凯普勒；侯切伯格示意他站到一边去。

“到了战争前夜？多么英勇啊，阿尼姆先生。这次是怎么回事？你编出不让元首入侵的另一个理由了？”

“第90轻型部队已经在路上了，直指罗安达。”

“你第一次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别动队^[1]做好跟进准备了吗？”

阿尼姆脸色很难看：“他们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

“他们都做好了献身准备，”侯切伯格带着精心修饰过的微笑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跑这么远给我送来消息，考虑得真是周到。”

“北罗德西亚人。”

“怎么了？”

“我听说你准备攻击他们。”

[1] 别动队：党卫军在姆斯佩尔重新安置黑人的特别行动小组。

“一个英国和罗德西亚的暗杀小组想干掉我；他们又逃回了卢萨卡。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们在安哥拉都没有足够的部队，现在又搞这个！”

“罗德西亚仅仅是德国党卫军的事情。非洲军队无须涉入。”

“那谁来指挥这次进攻？”阿尼姆发出一声冷笑，“你？”

侯切伯格挺起胸膛：“请允许我提醒一下元帅，是党卫军拿下了南安哥拉。”

“我非常遗憾。”

“是谁攻下了马达加斯加，塔纳？当时你和隆美尔都说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我们几个星期就打了下来。”

“进攻一个城市是一回事，占领整个国家是另一回事。而且你没搞懂英国人：伦敦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好斗。如果你进攻，他们就会还击。哪怕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我们的军队同样会战斗到底。”

“那《卡萨布兰卡公约》呢？”阿尼姆问道。

“那份最珍贵的和平文件！？”侯切伯格轻蔑地哼了一声，“已经成了碎片，被杀手的利剑切成了碎片。”

“如果你入侵失败呢？”

“不可能。英国人软弱无能，最终将被一扫而光——就像在敦刻尔克一样。”

阿尼姆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但卢卢阿河不会。”侯切伯格闻到他的呼吸：雪茄的臭味。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听说你的隧道出事了。”

“你什么也没听到，没有！高速公路已经清理完毕，准备跑坦克用。”

阿尼姆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们的脸几乎贴在一起；他比侯切伯格要高一些。“你既控制不住现在的地盘，也无法平定阿克瓦托瑞纳和西部的叛乱。你打算怎么攻克更多地方？”

“隧道被安哥拉的恐怖分子袭击。你听我说，元帅，是安哥拉人。如果非洲军队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保卫剩余国土的安全并平定叛乱，这种事就永远不会发生。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拖延。六个月前，罗安达就应该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受够了挑衅。”

“这样会使我们把战线拖得太长。”

“还是同样的借口，”侯切伯格身体前倾，迫使阿尼姆向后退了半步，“如果我们听信你这样的懦夫的话，凡尔赛的仇就永远没法报了，德属非洲的边界不过比多哥兰大峡谷长那么一点点儿而已。”

“我们缺乏军队和补给。”

“安哥拉是什么地方？一个能养肥葡萄牙人、罪犯和黑鬼的国家——不，半个国家。一个侦察连就能拿下它。”

“你敢侮辱我的士兵——”

“你的士兵都是最勇敢的男人。真正的白种男人。他们的将领才是懦夫。我想你还没在神圣的日耳曼尼亚被召见过吧。”

阿尼姆的脸黑了。

他用最做作的普鲁士腔调说：“你把战争说得太简单了，总督先生，但是我的士兵在为你的梦想赴汤蹈火。”

“你应该学一点拉丁文，”侯切伯格指着书架上一卷书答道，“凯撒给军队的建议：‘胜利属于那些愿意为之流血的人。’另外，它们也不仅仅是我的梦想——”他用手指指向俾斯麦的画像，“——它们是整个德国的梦想。我们命中注定要统治中非。这就是党卫军席卷罗德西亚的原因。”

阿尼姆轻慢地笑了笑：“命运！”

“如果你理解不了这么深刻的东西，至少考虑一下赏金。铜矿，烟叶种植地——”

“荒唐，和安哥拉一样荒唐。”

“我有元首的衷心祝福。”

“他的意志被扭曲了，被你和希姆莱之流扭曲了。”

“现在跟着党卫军才有未来，而不是军队。这一切你会在北罗德西亚看到的。”

阿尼姆站直身体，调整一下喉咙上的骑士铁十字勋章。“非洲军队会拿下北安哥拉的。但是当英国人把你们碾进尘土里，当你和党卫军被罗德西亚的灰土窒息的时候……我们不会支援你。”

“当我带着胜利的花环进入卢萨卡那天，我会提醒你说过这番话的，元帅先生。”

阿尼姆转身离开。

“胜利万岁！”侯切伯格在他身后嘲讽地叫道。

他坐下来，一阵冷酷的快感在血管里涌动。不一会儿，凯普勒进入房间。他以纳粹的方式僵硬地敬了一个礼——飘出一股薄荷油的味道——然后保持着立正姿势。

“什么消息？”侯切伯格问。

凯普勒把手悄悄从两侧滑到背后，说话之前稍作犹豫：“尊敬的总督先生，我听见了元帅的话。如果他是对的，怎么办？如果英国人真的把我们打退了，怎么办？”

侯切伯格双眼上翻死死盯住他，像要喝他的血似的：“你怀疑你穿的制服吗，总队长？怀疑我们在非洲的使命吗？”

“不，总督先生。”

“那么你是怀疑我。”

“当然不会。但是……”

“但是什么？”

“波顿·科尔。他只一个人，却……”凯普勒又顿住了，“我本不愿谈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总督先生为了抓捕这个人，分散了太多注意力，您的心思本来应在罗德西亚那里。”

侯切伯格用黑眼睛紧紧盯住自己的下属。他的声音来自喉咙深处：“是谁让他从姆普机场逃掉的？”

凯普勒低下了头。

“进攻计划相当周密，总队长。英国人不会知道是谁袭击了他们。这不是你关心的问题。说说，斯坦利斯塔有什么消息吗？”

“道兰说了实话，我们找到了鲁吉艾。”

“波顿呢？”

“当地党卫军在我们之前到达那里，今天早上袭击了鲁吉艾的家，是女房东告的密。”他查阅一下笔记本，“有两个人逃离现场，我想是科尔和另一个美国人。鲁吉艾在袭击中受了伤，但还活着，应该不久就能说话了。”

侯切伯格发出一声拖长而无情的叹息：“所以你们没有抓住他？”

“如果您允许，总督先生，我希望能够再次提审道兰，也许他还有信息——”

“他知道的东西已经没用了。无论如何，他是刺杀小组的成员，如果有战争的话，这就是战争行为。召集紧急军事法庭，审判他。用射频放大

器播报消息,用长波,让整个大陆都能听见。加上翻译:英语,葡萄牙语,法语。”

“马上就办,总督先生。”

“它将为我们的进攻罗德西亚增添砝码,为日耳曼对抗英国提供更多借口。同时,返回斯坦利斯塔。召集每一个党卫军人员、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巡逻警察。搜查码头、客栈、妓院、酒馆。如果必要,把城市给我拆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直到给我找到波顿·科尔。”

“活的还是死的?”

侯切伯格一瞬间似乎又回到肖像后的密室,看到波顿把刀顶在他替身上说道:我母亲。我想知道。“当然是活的!”他咆哮道,“真相等着他。”

“总督先生?”

侯切伯格示意他出去。

凯普勒徘徊了几秒钟,然后朝门口走去。

“等等,”侯切伯格说。“奴役公司还在那座城里吗?”

“是的。他们正聚集额外的劳动力清理隧道。我们像以前一样缺少壮劳力。”

“我怀疑波顿有合法文件,奴役公司也要检查。”

“我会优先排查。”凯普勒转向门口。

“还有,德布斯……”

凯普勒脸上泛起笑意。

“你已经做了我五年副官,一起看着我们的成就不断增多。”侯切伯格的手在秃顶上轻轻抚摩。“不过我提醒你,这没什么。在机场你让我失望了;在道兰身上你又让我失望了;现在到鲁吉艾了。”

凯普勒脸上的笑容塌掉了:“是,总督先生。很抱歉。”

“不要再让我失望了。现在去斯坦利斯塔吧。”

第二十一章

刚果,斯坦利斯塔

9月16日,下午1点40分

门是希腊人打开的。他拿着手电筒;身后的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他招手让他们出来。

“安全了?”波顿问。

“德国人走了。”

“你肯定?”

“现在给我金币。”

波顿松开紧握勃朗宁的手,转向帕特里克,向他挤出一个笑容:“天无绝人之路。”

帕特里克没动。一只蟑螂沿着他耳朵爬上爬下:“我还是会上那条船。”

波顿关上保险,猫腰钻出小洞。

电光石火之间,一把BK44硬邦邦地顶住他的脸颊。有人拉了一下电灯开关。

有五个人,都带着香蕉枪。一位军官向前走了几步。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低眉,露出狼牙一般的利齿;眼睛乍一看像东方人。制服胸前绣着哥特式的姓名徽记:罗特曼上尉。他还没开口说话,波顿已经猜出他是哪一类人。

随着纳粹向非洲纵深扩张,德国人已找不到足够的同胞帮他们控制殖民地了。所以需要在已经征服的欧洲领土上发现一个新的“品种”: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波罗的海人,甚至包括波兰人和俄国人——任何能够证明和德国血统有一点点关系并乐意为元首效力的人。千千万万“类德国人”从党卫军主办的格林勒华特学院和奥拉宁堡学院培训出来,填补那些较低等级人种数量的不足。对背景不清不白的那些人;不可靠、

顺从而野心勃勃的人,随时准备敲开他们的脑袋。

罗特曼伸出手掌:“你的武器。”

波顿眼睛扫视了地窖一眼——比刚碰见希腊人的时候,逃脱的机会小多了——他知道逃脱是不可能的,于是交出手枪。

罗特曼拿了过去。“勃朗宁 HP,‘九系之王’,”他说着把枪翻过来。“从到姆斯佩尔开始,我就没见过这种枪了。你从哪儿弄来的?”他的声音冷漠无情。

波顿没有回答。

罗特曼再次检查手枪,手指在枪管上来回摩挲。波顿内脏拧到一块,就像有人把手放在玛德琳大腿上一样。他想到她的丈夫,他的手指摩擦着她大腿内侧。在某些疯狂的时刻,波顿甚至作好了跟所有人拼命的准备,拳打脚踢,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地窖。

波顿的想法一定全写到脸上了:卫兵的 BK 顶得更紧了。

“它们是什么意思?”罗特曼问道,他正检查枪柄上刻的字母。

波顿继续看着前面。

“嗯。没关系。”罗特曼把武器别进自己的腰带。“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弹药,然后铐起来。另一个也一样。”

他们拿走他的备用弹夹和金币,然后铐上双手;帕特里克也被拖了出来,手枪和烟斗都被没收了。两人谁也没看对方一眼。

“至于你,”罗特曼转身对希腊人说,“如果再窝藏包庇,我一定让你和这里每个下贱的顾客都到牢里去呆上十年。现在从我眼前消失。”

罗特曼领着他们上了楼。外面等候着四辆卡车,兵士就更多了。不远处,一个男人面部朝下倒在血泊之中。码头周边一片荒芜。

“把他们分开,”罗特曼说,“年纪大的到前面车上去,年轻的留在这儿。”

士兵把波顿押到车尾,然后一把将他推了进去。他被推进一个货车车厢改装的铁笼,两旁都有木制长凳,没有遮阳棚。里面至少塞了三十个人;有几个在抽泣。波顿呆在后面,两名卫兵爬上来,站在他身边。他们将笼门关上——但是没有上锁。

引擎发动了。波顿吸入一大口尾气,卡车开动了。

他们穿过奥特拉克,通过吉艾斯勒大桥。波顿以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党卫军总部。然而他们转向胜利大街(德国胜利大街的微缩版),这才意

识到他们正离开这座城市。公路两侧的雕塑大理石柱子交替闪过,上面有雄鹰和纳粹头子的青铜塑像: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戈林。然后是非洲征服者的雕像:隆美尔、阿尼姆、海因里希-赫曼·冯·豪森。没有侯切伯格。

护卫车队继续向南,向斯坦利斯塔城外驶去。

波顿脑子转得飞快。他要一直等到汽车穿越灌木丛的时候:树丛能够提供不错的掩护。然后返回城里,赶上那个前往纽柏林的铺位。帕特里克呢?波顿心里泛起一丝愧疚,但他把它们从头脑里赶了出去。他不断提醒自己美国人在狱中曾经说过的话。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他们走到支路上。已经是郊区——大众汽车厂,大米磨坊和肥皂工厂——渐渐让位给树林。不久灌木丛又多了起来。波顿瞥了卫兵一眼。一个在抽烟,一个出神地盯着慢慢沉到树梢下面的教堂尖顶。

波顿弓起脊柱,暗暗地一张一弛,放松大腿上的肌肉。然后是臀部、肩膀、胳膊和脖子。越放松身体感觉越好。他挣挣手铐,万一没锁好呢。

丛林越来越密。透过树叶间隙,他发现一条通往朋塔维的老路;据说现在那儿是一座鬼镇,里面仅有的一个比利时哨所,不过也在纳粹的骚扰下衰败了。

波顿深吸一口气,查看身后道路的状况。空无一人。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数三下就跳:以前在部队里纵身跳下那些陡峭得足以折断脖子的沙丘时,他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再一次深呼吸。一……二……

这样会受伤的。

三!

他猛地站了起来。一脚踹开笼门。把自己甩出卡车。

这次波顿是硬着陆,身体结结实实地撞在路上。路上的碎石子磕进他的腿里,就像凿子楔进膝盖一样,痛得他眼冒金星。他滚了一下,两下。前额被地面蹭开一条大口子。

护卫车队一个急刹车,在刺耳的尖叫声中停了下来。

波顿勉强站起身来,只觉得天旋地转,但还是直奔灌木丛冲了过去。跑一步跛一下,跛一下跑一步。如果能够踏进树林一步……

他身后喊声一片,口哨声此起彼伏。

每跑一步，波顿腿上都发出一阵钻心的灼痛。他被绊倒在地，又迫使自己站起来。还有三十英尺。

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都打进了树丛里。囚犯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鼓励他继续前进。

二十英尺。

波顿又绊倒了，他伸出带着镣铐的双手，撑地缓冲一下。手腕剧烈地疼痛。他步履蹒跚，但没有停下脚步。灰扑扑的膝盖上浸满血迹。

一跛一跑，一跑一跛。

十五英尺。

一枪托猛砸在后背上。

波顿倒下了。

又一枪托砸下来。两个枪托同时砸下来，越来越多的枪托雨点般砸下来。欢呼声戛然而止。他想拔腿逃跑。什么东西把他头砸破了。波顿眼冒金星，完全被恐惧攫住了。

“停下！”

声音似乎发自很远的地方。

波顿猛地被拽起身来。嘴里鲜血淋漓。几双粗鲁的大手把他拖回到车上；所过之处留下一串血印。

罗特曼在等他：“你还能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我需要你补充今天的工人配额。”

波顿挨他很近，注意到他的头发，是油腻腻的黑色，发根隐现姜黄色。他染过发，波顿想，差点笑出声来。他仿佛听见玛德琳说：“为主人的种族欢呼吧！”

“但如果再犯，”罗特曼继续说道，“我会让你终身残废。”他把波顿的头往后猛地一拉。波顿感到颈椎神经跟脊骨碾磨在一起，气管可怕地裸露出来。“听到没？”

波顿拒绝回答。

“明白吗？或者要我把后面每个犯人的手指都给打折了？”

不过是恐吓：他已经说过自己需要工人了。“我明白。”波顿哑着嗓子说。

“好。”

罗特曼挥起拳头，一拳打在波顿胸膛上。又一记老拳打在他太阳

穴上。

波顿轰然跪倒在地，一团秽物猛地喷射出来：里面有芒果汁、苹果派和血。有些溅到罗特曼的靴子上；而他却似乎体验到一丝满足感。

“嗯。我们隧道需要的就是这种家伙，”罗特曼对卫兵说，“一个结实的混蛋。给他戴上脚镣，确保他不能再跑。”说完，他向领头的汽车走去，“我们走。”

肃清斯坦利斯塔之后，护卫队加入了 PAA。

PAA，非洲高速公路运输网。

这是卡萨布兰卡会议取得的最高成就：安哥拉—日耳曼合资公司把一个大洲都连了起来，从开罗到开普，从西部的纽柏林到东边的达累斯萨达姆，都四通八达。它们被称为“友谊之路”。宽达五车道，长达 6 500 多英里。希特勒本人对这个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不仅对项目计划耳熟能详，而且坚持要求道路外弧面的厚度不能低于 25 厘米。党卫军承建的德国路段，征用了大量劳役，采用秘密施工方法，以创记录的时间提前完工，并在当年三月就通车了；而英国人离完工还有好几年。它们也因此成为戈培尔经常提醒世界注意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优势”的更加有力的证据。纳粹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超越了英国。

波顿被五花大绑，缩成一团坐在那儿，看着公路网从身边闪过。已经有些模糊的白色混凝土建筑。整个身体都变得麻木、青紫；膝盖周围的裤子上凝结着一块块黑色的血渍。他嘴巴焦渴，里面泛出酸腐的铜臭味儿。阳光从笼顶网隙曝射下来，大脑都要慢慢烤熟了。边上的警卫们用一只手打着太阳伞遮阳，粉色的女用遮阳伞。另一只手握着一把 BK44 步枪。

三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卡松戈镇，高速公路的分岔口。波顿瞥见整洁的人行道和德意志银行的分支机构；护卫队经过的时候，移民们纷纷背过身去。还有一个巨大的德语和英语并用的白色公路指示牌：

PAA(南方)国际公路

安哥拉	200 千米
布卡玛	425 千米
伊丽莎白斯塔(边境控制,北罗德西亚)	700 千米

卢萨卡 1 250 千米/775 英里

萨里斯伯里	1 650 千米/1 025 英里
开普敦(1957 年开通)	4 100 千米/2 550 英里

PAA(西南)禁行路段,授权方能通行

卢萨波	325 千米
三多瓦	800 千米

卡车掉头驶向太阳下落的方向。

黄昏过后一小时,他们到达一个检查站。警卫下车,走进厕所和食堂。波顿听见踢球的声音。一会儿,一个手提水桶和长柄勺的奴役者走了过来。他舀出一勺,让每个囚犯都喝上几口。轮到波顿时,他笑了笑,朝水里吐了一口痰。波顿喝得很急,把温热的液体含在嘴里——部队里应付饥渴的一个小窍门。他早就忘了浮在舌尖的那口浓痰。

卡车加满燃油,星夜向正南方向驶去。偶尔他们会赶超当地驻军的坦克部队(波顿注意到上面有党卫军的骷髅加棕榈树标志);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物。

空荡荡的,且路面笔直。

波顿想起童年读过的画画书:杰克必须走完没有尽头的道路,才能找到怪物的城堡。

灌木丛终于慢慢变得稀疏,取而代之的是点缀着零星巨石和登博斯的广阔草原。月光下,波顿瞥见无际的香蕉和菠萝种植园。如今每个德国人——从西部的亚琛到偏僻的乌拉尔要塞——都能在餐桌上尝到热带水果。这是征服者的权利之一。

德国根据 1933 年农场条例,把土地以世袭方式奖励给农民;后来为了加快“德国化”步伐,这种做法又被推广到非洲殖民地,写进了《卡萨布兰卡公约》。从此,任何人(包括美国和巴西的移民群体),只要能证明自己具有 1800 年以来的雅利安血统,都能合法拥有土地。无边无际的土地——500 英亩,1 000 英亩,5 000 英亩——都被分给本国劳动力。开始几年收益很好,在舒适的大庄园里生活,相当容易。后来签订了《温得和克条约》,所有黑人都被送到北方。农场主的苦日子到了。但希姆莱听到他们的抱怨之后,出台了一项明显带有惩罚性的政策:在非洲大陆上,种族的纯洁性高于一切。如果移民们需要额外人手,让他们自己生好了。

每家十二个孩子，在非洲德国人生得越多越好。这是保障未来的百年大计。

波顿一路望着种植园的美景，后来它们逐渐减少，景色变得单调，护卫队也许该停下来了。纳粹也许是在发展城市，但这里是靠近前线的乡村，和德国在俄国东部的那些乡镇一样荒蛮。没有树林的阻隔，气温骤然下降。波顿蜷在座位上瑟瑟发抖，试图推算推算自己到了哪里。

党卫军在地窖里拿走了他的勃朗宁和手表。那是——什么时候？——至少是七小时之前；他们以每小时 50 到 60 英里的速度前进。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离斯坦利斯塔几乎有 400 英里远了。波顿脑子里画着地图——他留在齐格车上的那张——上面像蛛网一样布满了黑色的线条。他们应该是在卢卢阿伯格和堪达一堪达之间某处，和卢安达在一个纬度。

卢安达——阿克曼。

他现在在那儿吗？波顿想象他蒙在被子里——温暖的、刚刚清洗过的床单上的被子里的情景。几乎能闻到床单刚刚上浆和柑橘古龙水的味道。他知道鲁吉艾的事情了吗？他真的像帕特里克说的那样背叛了我们吗？或者他只是某个安哥拉间谍的密探？英国情报中心为什么要刺杀侯切伯格？帝国的和平呢？

但是在所有人中，为什么偏偏选中波顿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困扰波顿的。但不管波顿怎么想，他都找不到答案。他决定，如果能够逃出去，一定要到女王陛下的安哥拉领事馆那里走一趟。

太多问题冲击着波顿的脑壳，镣铐似乎灼伤了手腕和脚踝。“儿子，不要在夜间思考。”父亲曾这样告诫过他，“那只会令你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但波顿已经无法控制了。

波顿的思绪从阿克曼跳到侯切伯格。他努力用心捕捉某种感觉。但他找到的无非是被母亲遗弃的冰冷房间。杀死侯切伯格不能让她回来，也没能解开一直纠缠着他的过去的种种谜团；更没能救赎侯切伯格杀死的其他人。仅仅又添了一堆尸体。莱品斯基、纳里斯，也许还有道兰和瓦切，也许包括帕特里克，包括前些天他杀死的所有人。之前，他想：要用一生的杀戮浸透无奈的去。

还要死多少人才能偿还一切？什么时候才能放手？

当 he 也能用死者的头骨铺满整个广场的时候？

确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

玛德琳是对的。波顿想起他们最后一晚在农场上的谈话：“非洲没有属于你的任何东西……侯切伯格是个鬼魂……不要把他带到生活里来。”

她总是对的。

现在每一秒钟，每一英里，都带着他离她越来越远。

凉亭谈话结束后，他们漫步回到屋内。波顿为她做了一杯阿华田（放了两块糖），他们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外面风铃的叮铃声。

“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的关于我家人的事吗？”过了很久玛德琳问道，“关于马达加斯加的。”

他把她拉得更靠近一点儿。“当然。”那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特殊纽带。他熟悉她悲伤时的样子，她总是一个人仰望星空，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他们都知道那种感觉，就像家里被洗劫一空。所以别碰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们被送到那儿以后，就杳无音讯了。没有信件，没有红十字会的通告，完全是石沉大海。一开始我很绝望，每天都往大使馆和外事办跑。没人可以告诉我任何信息，甚至根本没人在意。他们就像消失了，四个微不足道的名字消失在千千万万人群中。”她的目光似乎要穿透他的眼睛，“我学着接受事实，波顿。”

他咀嚼着她说过的话：“因为你比我更坚强。”

“不。因为我意识到，了解真相可能比蒙在鼓里更加糟糕。你无须靠真相活着——”她吻吻他，脸颊上湿漉漉的，“——它也无法给你快乐。”

如果他听了她的话。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回到她身边，把侯切伯格和父母的影像从脑海里永久地驱逐出去，再也不离开她。复仇不仅没有带给他新的未来，相反夺走了他本该拥有的未来。

波顿耸起肩膀，用呼出的热气温暖双手。夜越来越冷了。直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

“噢，玛蒂，”他轻声对自己说，“我一直在追问一个错误的问题。”

问题不是他杀多少人才能补偿自己的过去。而是做多少事才能保证他的未来。答案再明显不过了。

能回家就足够了,能再次和马蒂一起睡在那张发霉的床上就足够了。紧紧裹着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她紧挨着他的柔软、赤裸,像火炭一样发烫的胴体。把布满老茧的手放在她小腹上,感受胎儿在她体内的跃动。

再流多少血他也愿意,但流不尽身体里无尽的愤怒。

愿望实现以后,他会填平坑坑洼洼的马路。他会摘下树上的柑橘,亲手摘下每一个,把它们看得像开赛钻石一样宝贵。除了壁炉和农场,他将别无所求。

护卫队继续向南行驶,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二十二章

刚果,卢卢阿河

9月16日,晚上10点30分

“你听见了吗?”

纳尼阿在黑暗中也能听出姐姐语气中的慌张。

她们正随着卢卢阿河的潮水漂流。祖里是游泳健将,但每划一次她耳朵都会捕捉到新的危险。身下是深达十米的暗流,在她们想要炸毁的隧道下面。纳尼阿想象着这样的画面:到处都是掉落的石块和泥土,奴隶们正辛辛苦苦地把它们搬走。她听见夜里传来鹤嘴锄磕击岩石的回响。

还有流水的声音,前方传来水花飞溅的声响。

“你听见了吗?”祖里又轻声地说,她双脚加劲儿划动,直到两人肩并肩游着,“是什么声音?”

“没有声音。”纳尼阿回答。

“听起来像只鳄鱼。”

“这儿没有鳄鱼。”

“你保证?”

“你应该和其他人待在一起的,等侦察兵回来。”

姐姐沉默了。

“继续游,”纳尼阿说,“已经不远了。”

她们继续向前游去,纳尼阿根据德国人微弱的灯光调整她们的位置。她只用腿划水,把手举出水面,好保持背袋的干燥。背上的砍刀就像为她插上了一只金属的鳍。

最后她伸手碰了祖里一下。“那儿。”她说,朝岸边游去,然后踩着厚厚的纸莎草蹚到岸上。纳尼阿感到脚趾缝里塞满淤泥,附近有一股蔬菜的腐臭。

确认周围没有状况以后,她们才蹲下打开背袋。里面是几捆炸药。

即便有彭赫尔的命令,从营地消失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纳尼阿一棍打在莱吉欧的后脑勺上,然后留下足以让那群年轻的卫兵喝得酩酊大醉的卡波罗托。

“是干的。”她取出第一捆炸药的时候,长出一口气。每捆炸药里面有八根炸药棒和一个无线引爆器。纳尼阿拧开引爆器开关:一盏红灯亮了。

“它表示什么?”祖里问道,水珠顺着长发滴下。夜晚的空气中有股特殊的味道,祖里瑟瑟发抖。

“它起作用了。你拧开这个开关,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按下这个。”她从背袋里取出一个盒子,“这是引爆器,无线控制的。”

祖里皱皱鼻子:“你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吗?”

“相信我。爸爸用的是一样的东西。”

在她们成长过程中,父亲曾经希望女儿们能和葡萄牙贵妇一样,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他甚至说过要把她们送到里斯本,让世人为他聪明的女儿们感到震惊。祖里学过拉丁语、历史和数学。但是等纳尼阿长大以后,大理石的黄金时代到了,父亲就没有闲散的午后用来上课了。因此纳尼阿享受的特殊待遇就是和爸爸一起爆破新的采石场。他会给她看炸药,像纤细的蠕虫一般的白色线轮,最好玩的是活塞。一天行将结束时,他会让她按下它。她走近它的时候,严肃地像个牧师,爸爸总是在一旁发出爽朗的笑声。然后是恐怖来临之前的最后寂静。第一次爆炸吓得她尖叫起来。后来却成了她生活中最开心的时刻。

纳尼阿又拿过来一捆炸药。这次灯没有亮。她又试了一捆,两捆。“我告诉过他们,”她说,怒火越烧越旺,“但没人相信。”

“什么?”

“不要相信英国人。他们是蛇——都是骗人的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摧毁隧道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只是为了救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让纳粹在南方的行径波及整个安哥拉。”

纳尼阿检查剩下的炸药。二十根里面只有八根有用。她从背袋里拿出一团麻绳。“把它们捆在一起。做成一个更大的炸药包。”

“有用吗?”

“我不知道,”纳尼阿暴躁地答道,“有用。”

准备就绪后,她们把炸药放回背袋,沿着河岸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带刺的铁丝网旁边。她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铁丝网,来到隧道边上。隧道大约有十米高,上面是一个砖砌的十米高台,约有十几步宽。

纳尼阿和祖里从岩石上的门口向里窥探。“那是露出地面的岩层,”纳尼阿说,“是逃生出口。有条下去的路通到那儿。上次我就是从那儿进去的。”

“士兵怎么办?”

纳尼阿扫视黑暗中的守卫。路上有三辆坦克和一个巡逻卫队,但是通道门口无人看守。

纳尼阿转向姐姐:“你先走,我警戒。”

祖里猫下身子小心翼翼地门边蹭了过去。

“你走得越快越容易。”纳尼阿说。

“我试试。”姐姐小声地向后说。

“下去后,紧贴墙壁。”

“门呢?”

“不要!等等我。”纳尼阿紧跟在后面。在祖里抓住门把手的时候,她几乎已经爬到底部了。

纳尼阿立刻闻到了——烟味。

骷髅兵吓了一跳,把烟头从嘴里吐了出来。他抓起来福枪,顶住祖里的肚子。

“你他妈是谁?”

纳尼阿纵身一跳,撞在士兵背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滚到边上。纳尼阿一跃而起,一脚踹在德国士兵身上。士兵踉跄着向后倒去,从门里一直滚到甬道上。寒光一闪。他胸膛正中被刺开一条血红的口子。

纳尼阿扑到士兵身上。用力把砍刀插入心脏。她转动刀刃,使刀子洞穿身体、戳进地面。然后她站起身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向你发誓……我的首领……”

骷髅兵迸出最后几个词。

“他说什么?”祖里小声说,脸上像被诅咒了一样写满恐惧。

伊娜懂德语。既然他们没空教纳尼阿学习拉丁语,她就教她德语作为补偿。纳尼阿用赫雷罗族的语言把士兵的遗言重复了一遍:“一个誓言。我向你……发誓,我的首领……到死我都服从……”

他呼吸停止了。没再说什么。

祖里靠墙蹲着，满眼泪水随时都会掉下来。

纳尼阿知道姐姐像她一样恨纳粹，但她没有野性——复仇的渴望，嗜血的渴望。父亲把她变得温文尔雅。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你来了。”

祖里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呆呆站在那儿，把辫子弄得沙沙作响。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变得很凝重。“这些都不能。这些都不能让他们回来。”

“我知道。”

祖里继续说道：“我总是想起我们藏匿那天……尖叫声……粪便的恶臭。我的鼻子现在还能闻到。你吐了，还记得吗？”她仰望星空，擦去一滴眼泪：“我渴望战斗，和你一样渴望。”

“如果你害怕了，就想想北方；想想妈妈和爸爸；想想其他所有的人。”她摸摸自己的伤疤，“它给了我狮子般的愤怒。”

“我不害怕。”

纳尼阿捏了她的肩膀一下，然后跪下身子，把砍刀从骷髅兵尸身里抽出来，擦都没擦就直接插回刀鞘。然后捡起卫兵的来福枪，搜索他身上的装备。她找到了子弹、手榴弹、香烟和一把糖果。她收起弹药和手榴弹，把糖果递给祖里。

祖里摇摇头：“怎么处理这具尸体？”

“我也不知道。丢进河里吧，会看起来像是鳄鱼咬死的。”

“你说过里面没有鳄鱼。”

“我骗你的。”

祖里皱起眉头，像伊娜一样。

纳尼阿取出炸药：“如果隧道起火，就启用逃生隧洞。这个通道上一共有三个，都有爬到下面路上去的梯子。你走最远的那个，我用另外两个。”

“为什么要我去远处那个？”

“因为它最安全，骷髅军在这边。”纳尼阿递给她三捆炸药，“爬到底下，先放两捆，另外一捆放在它们上面。按我教你那样拧开开关。”

她还没来得及叮嘱她小心，祖里已经走了。纳尼阿目送她跑过通道尽头，长长的发辫在身后发出沙沙的响声。

纳尼阿把背袋挎在肩膀上，跟在姐姐后面，一直走到第二个逃生洞

口。它位于隧道中央,生生从岩石中劈凿出来的。一盘金属绳梯凌空垂下。最下边,只能瞧见几块断岩碎石,那儿应该是道路入口。她还听见什么地方传来嘶嘶的水声。

纳尼阿拿起一捆炸药,开始顺着绳梯往下爬。冈萨尔维斯的声音又回荡在她的脑海:“她是个只会做饭的娘们,一个黑妞。她哪里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这次隧道一定会坍塌。她发誓。

她们会合时,侦察兵回来了。

她们爬到隧道上方,躲在齐人高的恩嘎草里,夜静如水。纳尼阿和祖里放好炸药之后,曾游回远处岸边,穿上靴子,悄悄溜回去和其他女人会合。

她们有七个人,不是赫雷罗人就是班图人。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酸的往事,要么是家人被谋杀,要么是家人在北方失踪,她们头脑里充满复仇的渴望。对赫雷罗人来说,这种渴望更加深远: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父母的父母,甚至更早。在纳粹到来以前很久,就有德国人来到赫雷罗族的领地上,他们留着大胡子,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他们屠杀赫雷罗族人的祖先,把他们赶到沙漠上,然后在水井里投毒。如果一代代惨死的赫雷罗人能从坟墓里爬出来,那么人数会多到没有任何一支德国军队能够与他们相比。

“我想按下引爆器。”祖里一边说,一边确保辫子扎得够紧。

纳尼阿把背袋贴近胸前,手里拿着丧命的骷髅兵的那把来福枪。她转向一个叫阿吉阿的侦查员。阿吉阿来自本格拉,天生两只不知疲倦的细腿。她们用班图语交谈,通用的语言。“你们找到营地了吗,那个有烟囱的地方?”

阿吉阿点点头:“德国兵不多。”

“坦克呢?”

“没有。”

“囚犯呢?”

“很多很多。”

“葡萄牙人还是安哥拉人?”

“不止有他们。各种各样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白人。”

不同肤色的白人。纳尼阿盯着隧道下方,她在沉思,她想像爸爸那样

计划一下未来。一旦德国鬼子侵入罗安达,我们必定需要很多战士。从山脊高处望去,隧道里面是一群群搬运碎石的苦役。他们正用身体组成的传送带把石头传运出去。有一刹那,她只觉得他们拥有和自己一样的黑皮肤,却又突然明白,他们的皮肤一定是被灰土和劳役染炼成黑色的。

“把引爆器给我,”祖里说,“是时候了。”

纳尼阿被想象的场景触动了。炸药一旦爆炸,下面每一个人都会被炸死,也就是被她杀死。“必须再等等。”她答道。

“等什么?”

“他们正在用手挖,而纳粹通常用的是机器。如果等到他们把机器运来,我们就能一箭双雕。以后,他们就没法清理碎石了。”

她转到北边,瞧向烟囱的方向,羊毛一样的浓烟在夜空中闪着火光。纳尼阿下定了决心,隧道一旦被炸,德国人就会派更多士兵捕杀他们。这个地方将会更危险。

“你真的想打仗,祖里?”

“我不怕。”

“和阿吉阿及另外两人一块儿先走吧,她知道路。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带烟囱的营地——”

“我们说好永不分离,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的阿尔伯托也是这么想的。”

祖里摇摇头:“他说的是:穿上白色围裙,呆在营地,做饭。”

“求你了,姐姐。像我说的那样做吧。那儿也够危险的。跑到烟囱营地那儿,找个能够看见的地方躲起来。引爆炸药以后,他们就会派出骷髅军支援。那就是你发动袭击的时候。释放的囚犯越多越好,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了挖掘机,我会一直等到明天太阳高照的时候。如果那时机器还没过来……”纳尼阿拍了拍她的背袋。

“阿吉阿说过,他们是白人。他们怎么会站到我们这边来?”

“许诺给他们喝你做的肉汤!告诉他们味道有多美。”看到姐姐没笑,纳尼阿又变得严肃起来,“你救了他们的命,他们背井离乡,一定会跟你走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就让他们到大草原上去。我们在奇森谷碰头。”

“然后呢?”

“拯救我们的家园,像爸爸希望的那样。去罗安达,在城里能杀死很

多德国鬼子。”

纳尼阿把从士兵手里得到的枪、子弹和一个手榴弹递给姐姐。祖里接过武器，伸开双臂拥抱妹妹。纳尼阿给了她一个简短的拥抱，她握住姐姐的辫子，把一绺头发咬进嘴里。头发滑滑的，扎在嘴唇上，有一股玛弗塔油的味道，是家园的记忆。然后，纳尼阿把姐姐轻轻推开：“走吧！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想想姆斯佩尔，你的心灵就会咆哮。”

阿吉阿大步穿过草丛，后面跟着两个人，最后那个是祖里。

纳尼阿目送姐姐远去，来福枪在祖里手中显得十分笨拙，她像妈妈一样迈着急促的短步。

纳尼阿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揪心的感觉，她模模糊糊觉得再也见不到姐姐了，再也听不见她头发发出的惬意的沙沙声了。随之而来的是想最后摸摸她的冲动时，两人脸颊贴在一起时皮肤的光滑感觉。她想抓住姐姐的手，她宁愿自己没有把她推开。

“祖里，”她在身后喊道，“祖里！”但是没有风，无法带走她的呼唤。

祖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茂密的草丛中。

第二十三章

刚果,非洲高速公路
9月17日,上午8点50分

地平线上腾起一团团有毒的烟雾。波顿大致猜到那是他们的目的地时,他感到掉进了恐惧的深渊。

整个晚上,护卫队一直向南驶去。波顿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颠着颠着就进入了梦乡。梦境变幻莫测:他看见回家的车道,路面上到处都是他一再向玛德琳承诺要修好的坑坑洼洼的小洞。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照耀在高速公路上;笔直的柏油路上闪着粉红色微光。波顿觉得眼睛干涩,关节和肌肉像水泥一样僵硬。夜里有几个犯人在车上撒尿。车上弥漫着人尿的骚臭——尿骚与绝望。波顿想活动一下颈骨,但镣铐锁得太紧了,根本动不了。好在膝盖恢复了知觉。他想象自己正在玩哈巴一多哥游戏,一脚踹在罗特曼头上,让对方向后一歪。

天亮一个小时后,卡车再次停下加油。卫兵们走下车,舒展一下腿脚。希姆莱曾要求所有别动队成员都必须以大葱和矿泉水(当然是阿波利纳瑞斯牌)为早餐开始新的一天,一种能够巩固非洲新主人地位的饮食。但奴役者们似乎并不在意:里面传来咖啡、香烟和油炸咸肉的香味。波顿肚子里咕咕直叫,但他们仍被给了一勺冷水,好在这次没有痰液,然后马上又上路了。

波顿伸长脖子,瞥见了第一排烟囱。它们挤在大梁和过道之间的空隙里,那种比例只有最拙劣的建筑师才能想得出来。浓烟的呛味让他想起在塔纳的最后岁月——当时纳粹空军把城市炸成了碎片。塔纳——他第一次成为一名幸运兵士的地方。然而,部队带给他的是困苦和纪律,一种能够填补童年遗留给他的空虚的新体制。雇佣兵的生活是混乱的,没有原则,只有暴力。即便他在马达加斯加以及中非的战争中表现不凡,波顿知道当时的自己还是会空手而归。

大约过了十分钟,护卫队穿过一扇装有铁丝网的大门,进入一个工厂综合区。门口一个生锈的标志牌上写着:德国土石方工程公司;部门 W 的分支机构,它的缩写名称要有名得多:DESTA。

这就是他的命运:在纳粹劳动营里劳累至死,这就是复仇的代价。除非……

波顿观察另一辆卡车上的动静,他想找到帕特里克。依据他的推算,他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应该快接近北罗德西亚边界了;不会超过五六十英里的距离。在部队里,他们称这么远为漫步的距离。

如果能挣脱锁链就好了!

罗特曼跳出领头的车辆,一个笨拙地挥舞着指挥棒的党卫军军官接见了他们。他们交谈几句,军官对卡车做了个手势,到工厂去——猛挥一下指挥棒——到南边去。

尘土飞扬。

罗特曼行了一个元首礼,然后跑回护卫队,吹响了口哨。卫兵们把囚犯放了出来,只有波顿还被拷在车上。罗特曼挑出二十个最强壮的囚犯,命令他们回到车上。笼门重新关上时,波顿隐约听到一个卫兵说道:“惩罚细则。”罗特曼爬上,引擎又发动了。

留下的俘虏被领着向工厂走去。波顿扫视着他们缓缓移动的身影。不管在码头周围或在地窖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能像这样被分开。

“帕特里克,”他大叫道,试图站起身来,“帕特里克!”

他从车尾瞥见了自已的老朋友。

罗特曼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让他闭嘴!”

“头儿!”

帕特里克顿了一下,挺直脖颈,作势要转过身来。波顿只看到他面庞的侧影。

一声号叫。

“我会让你回到汉娜身边的。”这是他唯一想到的想对他说的话,“我保证——”

一枪托重重砸在波顿肚子上。

他努力想再站起来,但随着锁链哗啦啦的响声,他又掉回凳子上。卡车开动了。现在他有足够的力气往上看,帕特里克把头转向前方,和其他囚犯一起继续向前走去。不久就被卷起的尘土吞没了。

卡车又开了二十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在一辆坦克旁边停下。

波顿身上的锁链解开了，和其他囚犯一起被赶下卡车。他走起路来就像一个老关节炎患者；两条腿疼得像针扎一样。他自己爬不下车，有只手把他推了下去。他重重摔在地上——膝盖一颤——摔了个狗吃屎。罗特曼不满地瞪了卫兵一眼。

他们来到一条隧道旁边。

前面是奔腾的河流，一定是开赛河的支流，波顿心想。卢卢阿或者卢克什——这说明他真的已经在罗德西亚了。靠近隧道时，高速公路缩窄为四车道，然后消失在隧道里面。隧道像被破坏过：入口处砖墙裂开了，依稀可见焦黑的痕迹。隧道里面一群人正在修复。

波顿眼睛四处搜寻，寻找逃脱的可能性。

有三辆坦克：两辆“美洲黑豹”和一辆装备着火焰喷射器的坦克；一个沙袋上架着通用卡宾机关枪；至少有二十个党卫军士兵。他们的制服在阳光下显得很不调。隧道入口附近有几个帐篷。从最大的那个帐篷里走出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他脱下纳粹十字袖章，戴上红十字臂章。

他后面走来两个抬着铸铁大锅的士兵。锅里还冒着烟。

希望装的是食物。波顿心想，汤，或者管它什么残渣剩饭，反正自己肚子早就饿瘪了。

囚犯们站成一排，卫兵时不时地用枪瞄一下。罗特曼站上卡车后厢的挡板，开始训话。他手上拿着一条河马皮鞭——从上个世纪把德属西南非变成殖民地以来，德国人最喜欢使用的惩罚工具。

“工作带来自由。”他用石炭般的声音说道。

“在德属非洲，所有非法人员都被征服者征用，你们现在是党卫军的正式动产。根据非洲条例规定，你们必须为德国工作一年零一天。之后，你们将得到正式文件，允许你们自由择业。”

波顿强忍住冷笑，瞥了一眼同伴。多数人目瞪口呆地盯着罗特曼；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他们大多来自欧洲边缘，为了一个错误的梦想而来到非洲，他们以为能够在这里发财致富或者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幸福的一天到来之前，”罗特曼继续说道，“为了防止你们逃跑，你们会被烙上壮丁的标记。”他对扛着铁锅的两个士兵点了点头。他们掀开盖子。

波顿心里一缩，不是汤。

是个火盆。

罗特曼话还没说完：“恐怖分子试图袭击我们身后的隧道。他们当然失败了。但是，公路网部分路段被迫封锁。你们是抢修队，你们的任务是，在重型机械到来之前把碎石清理干净。”他举起手中的皮鞭。“发现任何人偷懒都会受到惩罚，严厉的惩罚。记住，这是唯一的警告。”

罗特曼跳下卡车，对红十字臂章点点头：“继续吧。”

士兵把火盆抬到囚犯旁边。里面的火炭燃成红色、橙色和白色。中间埋着几个烙标记的烙铁。

第一个囚犯被迫跪下，掌心向上，伸出左胳膊。两个士兵把他按住，红十字臂章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木头。

罗特曼往手上包了一块布，然后从火中取出一个烙铁。他踱了几步，然后把它按在囚犯的前臂上，手腕和手肘的中间部位。

烧糊的肉味，一声尖叫，鲜血直冒。

罗特曼松开烙铁。囚犯倒在地上，疼地满地打滚。胳膊上烙下一个不规则的倒三角形和两个字母：UJ。

红袖章在包扎绷带之前，在伤口上拍了一点儿碘酒。然后走到下一个囚犯跟前。

波顿直直地盯着前方，努力屏住呼吸。隧道暗处有人在劳动，他们劈砍落石的动作显得筋疲力尽。即便能够在苦役中幸存下来，也只能带着耻辱的标记生活了。

又一声痛苦的喊叫，人体的焦臭更加浓烈。

逃往罗德西亚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他成功地逃了出去，即使他能搞到党卫军的制服或者新的证件，只要有人看见他的胳膊，他就完蛋了。

必须在烙上记号之前逃跑。

波顿的眼睛在搜索一条逃跑的线路，任何一条线路。上面是一座隐蔽在草丛之中的山脊，后面是大河。阳光在河面上粼粼发光，靛蓝色和棕色的光。前面，坦克群；后面，通往斯坦利斯塔的漫漫长路。

到处都是黑制服和BK44。他只要跑出十几步，就会被打成筛子。

罗特曼挨个儿进行，同样的程序：咬木头，烙记号，擦碘酒。他似乎没注意到尖叫声。

空气中弥漫着烤人肉的味道。

罗特曼来到波顿旁边的囚犯身旁。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卫兵抓住他的胳膊，露出下面的皮肤。

波顿努力清空头脑中的各种杂念……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卧室衣柜的抽屉上；它们经常让他心有旁骛。现在，波顿仿佛看到自己冲进房间，打开所有抽屉，扔出所有东西，直到到处都是短袜、长袜和羊毛围巾。

罗特曼站到他面前。

波顿瞥见自己的勃朗宁象牙枪柄伸在罗特曼的裤子外面，感到满腔怒火。

他们强行让他跪下。左膝吱嘎着地时，波顿不禁一颤。“红十字”拿来嚼木。波顿看见别人的唾液在上面反光。

“等等，”罗特曼说，“这是个结实的混蛋。他可以不用木头。”

“红十字”耸耸肩。

士兵把波顿的胳膊强行拉开，固定好。他感到他们扯住了自己腕边的汗毛。他肌腱凸起。

罗特曼拉紧手上的包布，抓住一块刚刚烧红的烙铁，把它从火中取出来。

波顿强忍着喉咙下部火山灰一样滚烫的黑色高温。

那一瞬间，他闭上双眼、咬紧牙关。很快他就把眼睛睁开了。他不会让罗特曼得意的；他发过誓，一有机会就会拧断这个混蛋的脖子。

两个字母在他眼前燃烧。

UJ。

第二十四章

刚果,非洲高速公路
9月17日,上午9点15分

从天上俯瞰,非洲高速公路网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它是德国式设计 with 侯切伯格的天才相结合而产生的奇迹。

凯普勒坐在主人的直升机的客座上,对地上的景象感到十分惊奇。过去的十六个小时,他对斯坦利斯塔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搜查波顿·科尔和那个美国人,连夜突击检查了每一家酒馆、廉价客栈和糜烂的妓院。但什么也没搜到。他下定决心再也不会空手而回了;他从来没见过总督发这么大火。正巧昨天下午他接到奴役公司的报告。说是有个囚犯试图从护卫车辆上逃往伍特罗赫 161 劳改营。

现在凯普勒正向南飞去,腿上放的是德国秘密警察提供的一份档案。

他本来打算在飞机上把觉补上,但非洲高速网一出现在眼前,疲劳就一扫而光。他感到心潮澎湃,他们花十年在刚果取得的成就,比利时人用一个世纪也无法达到。即便是印度的英国人——被赶走之前——也无法与之媲美。胜利属于党卫军!温得和克统治时期之前,他们就曾让黑人为他们卖命。在侯切伯格的帮助下,新的城市和产矿小镇建设起来了,克拉拉河和鲁菲吉河上水电站建设起来了,甚至在吉伯斯塔附近的灌木林里,都建了布林克曼设计的剧院。交通是关键。侯切伯格在总督就职演讲上说过,如果没有交通,刚果连两芬尼都不值。

有了交通,因此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马塔迪的水闸系统;蟒蛇港、纽柏林和斯坦利斯塔的超现代港口;连接殖民地和姆斯佩尔的南北向铁路网;一个能搭载德国人回国或者去莱内海岸享受“快乐之力”假期的国际机场。然而在所有这些成就中,没有哪一项能像高速公路网一样让凯普勒如此激动。

非洲的高速公路和罗马的所有道路一样笔直,闪亮的白色车道把非

洲大陆一分为二——输送德国文明的大动脉——无论森林还是沙漠、河流或者山川,都无法阻挡它的去路。刚果路段几个月前才刚刚开通。沿着这条大路,党卫军的装甲车将一路轰鸣,把胜利带到北罗德西亚。但这不是简单的机械文明的胜利,高速网这一杰作,至少对德国路段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建筑材料:一种特殊的、可以确保非洲国家社会主义千秋万代的钢筋混凝土材料。

这个点子是侯切伯格想出来的。

当他把这个计划呈送给希姆莱时,只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立即动工;第二,除了党卫军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知悉这个秘密。后来,侯切伯格告诉凯普勒说,元首对他们的计划使用了拉锯战术。

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总队长,还有两分钟。”他指着地平线对凯普勒说。

凯普勒打开腿上的档案,研究了一下里面的照片,然后又扭头凝视着身下的草原。

他已经看得见伍特罗赫劳改营上空浓烟滚滚的烟囱。虽然不能与姆斯佩尔的德国土石方工程公司的复杂程度相提并论,但伍特罗赫 161 劳改营仍然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建在刚果南部腹地——避开那些窥视的眼睛,几个月就从丛林中拔地而起,为高速公路生产建设用的特制水泥。这一次,没有哪怕一只黑人的手来参与建设:在侯切伯格的坚持下,每一块砖、每一根梁都是党卫军自己完成的。

“蜂鸟”着陆了,一小队士兵迎了过来。凯普勒爬出机舱,弯腰避开气流,匆匆朝他们走去。营地指挥官尤里格前来慰问。

“嗨,希特勒!”尤里格立正问好,活像一只穿着制服的猩猩。

凯普勒厌恶地回了个礼,他知道有很多针对尤里格的控诉。“嗨!”

“总队长先生,您的到来让我倍感荣幸,”尤里格说道,然后一同离开,“但容许我向您保证,我在职权范围内尽了一切努力——一切努力——为总督先生清理隧道。我成倍增加了苦役的数量,派了一个分队过河,从远处往这边挖。我让手下鞭打那些偷懒的人——”

“我保证上校先生一定会肯定你的努力的。”

“我也派出了巡逻队寻找炸毁隧道的人。一旦被我们逮住,他们就会希望自己已经被运到了姆斯佩尔。”

“我不是过来检查隧道进展情况的,”凯普勒说,“昨天有两个护卫队

的苦役到达这里。他们现在在哪儿？”

尤里格闪过一丝失望：“上一辆三十分钟前到达，正在祛虱，准备烙上标记。”

“马上把他们集中起来，我要检查他们所有人。”

尤里格咬咬嘴唇：“所有的？”

“执行吧！”

十分钟后，凯普勒已经站在营后广场的一列囚犯前面。高耸的烟囱在灰扑扑的地上投下硕大的阴影。浓烟把天空熏成了灰色，烟中夹着火星和尘土。

尤里格跑前跑后，像恶狗一样到处发号施令，急匆匆地把囚犯集中到一起，赶到确定的位置上。第一批囚犯已经剃光头发，光头被消毒剂蚀得惨白，其余的还和刚来时一样。所有囚犯都仍然戴着手铐。尤里格把那个走得不快的囚犯揉了揉。

“排队站好，你们这群该死的猪！”尤里格尖叫道，“保持一肩宽的距离，让自己配得上总队长的接见。”

“尤里格在竭力讨好自己，”凯普勒想，“千方百计想离开伍特罗赫。”尤里格曾经是别动队的英雄，是第一批进入俄国的德国人之一，不久就来到刚果。他身上带着可耻的恶臭：他是东边的波兰人，一个十足的非洲杂种。他曾被指控强奸了一个本地姑娘。一想到这儿，凯普勒就想吐。但罪名无法成立，因为根据纽伦堡有关种族亵渎的法律条款，他的情况甚至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条件；不过，他的前途受到了很大影响。对一个像尤里格这样优秀的士兵来说，伍特罗赫一定是个炼狱。尤里格想回到前线，尤其想去安哥拉和北罗德西亚。凯普勒曾多次在侯切伯格桌上看到他的调离申请。

囚犯终于集合完毕——完全就是衣衫褴褛的犯人对军人的拙劣模仿。

“立正，”尤里格发出指令，手里挥着一根木制指挥棒，“快点，你们这群猪！”

凯普勒在囚犯脸上扫视了一遍：一群无耻之徒。从面相上看，这帮逃跑的苦工多数都是斯拉夫人和波兰人，面上就写着人性的污秽；也有几个蠢到把证件搞丢了德国移民，他们也许会幸运点儿。

“我说：立正！”为了强调命令，尤里格的指挥棒落在最近的囚犯身

上。囚犯立即扑倒在地。其他的人马上挺直了脊梁。

“行了，尤里格。”凯普勒说。

“对不起，总队长。”

凯普勒又瞅了一眼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提供的档案，然后开始沿着队伍往前走，挨个检查每一张脸，寻找波顿·科尔和那个美国人。

一个斯拉夫人：四等人的脑袋。

四个斯拉夫人。

又是一个。

四个。

三个，四个。

又有四个。

四个——

凯普勒停了下来，审视着面前的这张脸。“他是今天到的吗？”他问尤里格。

“今天上午，总队长。”

凯普勒转回囚犯面前，靠得更近一点。一个一等或者二等人，如果换种生活，本可加入党卫军的。囚犯低着头。

“看着我。”凯普勒说。

囚犯抬起头来，眼睛盯着场外什么地方。他五十多岁，身材瘦削，满脸皱纹，头发稀疏灰白，鼻子歪向左边，鼻梁上落下一道长疤。

凯普勒把尤里格叫过来：“就是这个。”

他们不可能认识我，帕特里克一直这么对自己说。

“他们不可能知道是我。”

他心想：一个总队长——一个他妈的上校军官——顺着队伍挨个查看前面的人的面孔，手中拿着一个红色文件夹。当走到自己身边时，帕特里克发现他有只耳朵豁了：像是被咬掉的。当停到自己面前，帕特里克闻到一种淡淡的薄荷味儿，像整天嚼口香糖的人嘴里的味道一样。

帕特里克避开他的眼神，屏住呼吸。

他们只知道波顿长什么样，不可能找出自己来，除非他自己暴露。

“这个。”

帕特里克感到窒息，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

营地指挥官尤里格走过来，凶光毕露。他不再转动指挥棒，而是把它握得紧紧的，拳头都握成了紫色。

总队长开口了，说的是英语。“你是帕特里克·威勒，美国人。”他带着极其轻蔑的语气说出最后那个词；赤裸裸的对高布勒式资本主义的嘲笑和对怯懦的种族歧视——这就是帕特里克在敦刻尔克和波顿并肩战斗的真正原因。那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他的理想主义早就枯萎了。

帕特里克保持沉默，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脸上现出敬畏、恐惧和困惑交错的表情。

“三天以前，你和你的刺杀小组企图谋杀我们敬爱的总督。你还否认吗？”

帕特里克仍然一言不发。

尤里格把指挥棒顶在帕特里克脖子上：“回答总队长的问题，你这头猪。”帕特里克被推得连连后退。

帕特里克步履蹒跚，但还是站着没有倒下。“求你了，先生，”他低着头，用军队里流行的法语说，“我不明白。”

总队长扬起眉毛：“如果你喜欢，我们也能说法语，甚至能说着法语把你吊死。”

“先生，我只是一个老人，一个工人。我没有合法文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想回家。”

纳粹这次用德语回答他，并提高了音量，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你是一个罪犯和恐怖分子，你的同谋们不是被捕就是死掉了——莱品斯基、瓦切、道兰都死了，你也没有希望了。”

帕特里克猛地吞了口口水，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他迫使自己做到面无表情，但就算是这样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听到下面的话，也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反应。

“你们的任务失败了，完全失败了。侯切伯格先生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他正在策划下一个行动，专门对付那些破坏非洲和平的敌人。”总队长靠得更近了，有一个时刻，帕特里克甚至想他是不是想来个拥抱。凯普勒的声音低得成了耳语：“你们杀死的是他的替身。”

故弄玄虚，帕特里克心想，都是为了让我开口。帕特里克告诉自己：

“记住——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

“我在他们印象中是一片空白的。”

纳粹后退一步，向尤里格使了个眼色。营地指挥官把指挥棒插进长靴，拔出手枪。帕特里克立马认出：鲁格尔自动手枪，九密耳口径。枪口顶在帕特里克前额上。

帕特里克双腿下跪，双手合成杯形：“先生，求你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没杀任何人，我只想回到女儿身边。”

尤里格的枪口始终顶在他头上，显得训练有素。

“我有两个女儿，”总队长回答，“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有一年没见过他们了。”

“那么先生，您能理解的，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工作，为了钱，为了家庭。我们非常穷。”

“你从哪儿来的？”

“马赛。”

“维希人。你觉得你们的拉瓦尔先生怎么样？”

“他是个好人。我不确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帕特里克抬头看看上方的双脸：纳粹眼中充满怀疑，眼睛湛蓝湛蓝的。

“那西德马克呢？每个法国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

西德马克——以前的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不会归还的宝贝”，希特勒这样描述过它，于1940年划入德国版图，现在是新欧洲委员会的所在地。它的丢失，在法国国内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还会是我们的，”帕特里克宣称，“你会看见的。”

总队长考虑了一下，示意尤里格把枪拿开。

“打死他旁边的那个人。”

尤里格把鲁格尔转向帕特里克右边那个囚犯。帕特里克也盯着那个囚犯，囚犯用一种帕特里克听不懂的语言求饶——

尤里格开枪了。

血溅到帕特里克脸上，滚烫而黏稠。血淌到嘴里，一瞬间，帕特里克似乎又站在纳里斯身边。可怜的纳里斯……

囚犯倒在地上，血不断从头上涌出。

“下一个。”

尤里格沿着队列向前移动。

“汉娜，”帕特里克想，全神贯注地想着汉娜。现在唯有她是重要的，逃离非洲，回到她身边，让他们想杀多少就杀多少人吧。在监狱里，她寄给他一幅自画像，他牢牢记住了，每一根线条他都记住了。他聚精会神地想着她的笑容，想她嘴角边皮肤的细微变化；想象阳光照射在她眼睛上的样子——和她母亲一模一样。

第二枪。

总队长紧紧盯住他，眼睛像催眠师一样一眨也不眨，仔细观察他身体的一举一动，寻找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信号。

“求你了，先生……”

“下一个。”

第三枪。地面染成了黑色。

尤里格走向下一个囚犯，再次举起手枪，用期待地眼神朝总队长看过去，袖子上溅得一片猩红。

总队长把目光转向手中的文件夹，拿出一张照片。帕特里克只能看到背面，是一张光滑的白纸。

“也许你正这么想，威勒少校，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也许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果是这样，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任何事物距离真相都不会太遥远。我这儿有你的照片，你和波顿·科尔的照片，从盖世太保的档案里找到的。”

帕特里克用手背擦去脸上的鲜血，他心想：不过是审问的伎俩，又他妈使诈。

谁先眨眼，谁就输了。

纳粹变得焦躁起来。“这儿有——”他皱着眉头，估算了一下囚犯的数目，“——九十五个，将近一百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为你殉葬？”

帕特里克的目光回到地上。鲜血在膝盖周围涓涓流淌，悄悄浸入他的裤脚。一百个人，至少也有同样数目的孩子：儿子或者女儿。因为他，他们都得变成等待的孤儿。他努力想把这些想法驱走。汉娜现在是不是就是那样的？一个等待的孤儿？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只有四岁。他抱起她的时候，她哭了。鲁斯告诉他，她对陌生人不大友善。

总队长叹了口气：“好吧。”他对尤里格点了点头。

指挥官检查了一下鲁格尔手枪的装置，然后继续沿着队列走去。一枪，两枪，三枪。帕特里克似乎有点忍不住了。

囚犯们都盯着帕特里克，乞求，哭喊。每当战斗结束的时候，他听过那种声音，腿没了的、肠子掉出来了的，都乞求能够得救。那些声音永远无法忘怀，在监狱里，它们一直侵蚀着他的双耳，半夜里也能吓他一身冷汗。

四个，五个，六个。

帕特里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能答应我不再杀其他的人吗？”他用德语说。

“因为你，尤里格失去了九个壮劳力。这样下去，他就没有足够的工人了。”

“我是帕特里克·威勒。”

“凯普勒。”凯普勒并拢脚跟，敬了个礼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帕特里克问。

“你们的朋友道兰告诉我们的。”

“我就知道他会说的。”

“几分钟，我就让他号叫着说出来了，太容易了。”

帕特里克想起了威尔士人——道兰，低沉的声音傲慢得像装甲板一样，但实际上只是个孩子。“他还活着吗？”

“目前还活着，军事法庭明天就要审他了，你会和他站在一起的。”

“照片呢？是空的，对吗？”

凯普勒的蓝眼睛闪了一下，他向下看了照片一眼。但马上又把照片放回文件夹，“啪”地一声合上了。帕特里克看见了上面的标志：盖世太保，部门E：最高机密。

“闲聊到此结束，”凯普勒说，“波顿·科尔呢？”

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下：“从头颅广场分开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有人把我们耍了，我们的飞机被炸毁了。”

“卷入英国情报局，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那么不是安哥拉人？”

凯普勒摇摇头。

“阿克曼？”帕特里克问。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一个鄙夷的微笑，“你们根本没有机会。”

“但是为什么呢？他希望得到什么呢？”

“威勒少校，还没轮到你问问题。现在说说，科尔在哪里？”

“我们分开了，后来我就知道了。”

凯普勒叹了口气：“你是美国人，你喜欢电影，科尔也一样喜欢。”

“什么？”

“有人在斯坦利斯塔看见你俩在一起，从屋顶上逃跑。然后你们无意中看了场里芬斯塔尔小姐最新的电影。”他大声对尤里格说，其他卫兵也听得一清二楚，“顺便说一句，我见过她，真是个漂亮的女人。”他转向帕特里克，“我再问你一次，难道还要逼我们的指挥官再次把鲁格尔推上膛吗？”

帕特里克抬起头，仰望天空，让太阳再温暖一会儿吧。这里的炎热是干燥的，就像沙漠里一样，正是他喜欢的那种。苍蝇在身边的尸体上嗡嗡飞舞。“我不知道。我们被装进不同的卡车，当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他的卡车开走了。”

凯普勒转向尤里格，仰起眉毛：“是这样吗？有多少辆卡车？”

“四辆，总队长先生。”

“一辆卡车上三十名囚犯……这里只有一百人。其他的人呢？”

尤里格又咬咬嘴唇：“为了加重处罚，派去清理隧道了。”

“和美国人来自同一个护卫队吗？”

“我一个副手在处理这件事，总队长。如果我找出是谁，我会用鞭子抽他的。”

凯普勒故意问道：“来自同一个护卫队？”

“是的。”

“让‘蜂鸟’准备马上起飞，我要去隧道。”

尤里格打了个响指，一名卫兵急忙跑开了。“这个囚犯呢？”他从靴子里抽出指挥棒，指着帕特里克问道。

“我们需要进一步审问，”凯普勒说，“让他活着，但要确保他更加……愿意接受审问。”

凯普勒的蓝眼睛看了帕特里克最后一眼，似乎想把他看穿似的，然后径直走向直升机。

“遵命，总队长先生。”尤里格说道，目送他大步离开。凯普勒刚一离开，他就转过身去，朝向帕特里克，先解开束腰外衣，然后迅速卷起血迹斑斑的袖子。

第二十五章

非洲高速公路,卢卢阿隧道

9月17日,上午9点45分

波顿初到部队的前几个月,唯一爱做的事情就是打架,无论是营房里的群殴,还是大雅路酒馆里的单挑,都有他的份儿。这是因为他想做点什么,以补偿父母遭遇的不幸,补偿自己被剥夺的童年。如果侯切伯格不能偿还,那么他人的鲜血便是最好的替代物。一天晚上,在马达加斯加的酒吧里,他的鼻梁被打断,下颌骨被打错了位;而帕特里克拒绝给他做任何治疗。几年后,在回英格兰埃克斯顿仓库训练的时候,帕特里克又打折了他的手腕。那些岁月里,他曾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也曾被人用刺刀捅穿,甚至伤口里还被人撒上辣椒粉,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无法跟烙铁烙在身上的疼痛相比。

波顿被摁得更紧了,牙缝中撕出凄厉的尖叫,嘴里的唾液泛出泡沫。

“不要再硬撑了。”罗特曼说道。

波顿奋力挣扎,但好几双有力的大手死死夹着他,根本动弹不得。

罗特曼把烙铁最后一次摁进他的前臂。波顿再次发出尖叫,这一次,声音完全从喉咙里喷发出来,原始而野性。

烙铁终于挪开了,罗特曼走向下一个。

波顿扑面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前额戳进尘土里。“如果还疼,就还不是太糟”——帕特里克在西底伯拉伯斯时的口头禅。“红十字袖章”拿蘸着碘酒的破布在他伤口上擦了一下,然后用窄得可怜的绷带把伤口缠起来。手臂渐渐麻木,慢慢全身都麻木了,牙床剧烈地、灼烧般跳动,胳膊上还在冒着青烟。

休息了几分钟,罗特曼继续给剩下的囚犯烙上标记。桶和长勺又来了,还有几块黑麦面包。波顿吐得太厉害,不想吃东西。在想象中,他又跟玛蒂待在一起。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经常会寻找他身上的伤

疤。其他女人对它们印象也很深刻,但有时会感到害怕。玛德琳从来不怕,她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它们,就像自然地接受他的过去一样,这一点他感觉特别欣慰。如果她看见这个三角形加两个字母的标记,她会怎么想呢?她觉得它们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它们提醒你珍惜现在。她仍然保留着那个大卫星臂章,哪怕她丈夫命令她把它扔掉,她也没有那样做。她把它珍藏在农场里,他们床下的一个空珠宝盒里,也就是他保管勃朗宁手枪的地方。

卫兵依次打开他们的手铐。凿子和铁铲已经扔在脚下。

罗特曼先拿起一把铁铲。“这儿有二十多个兵,还有不少监工。你们是跑不掉的,但如果你们想试一下……”说着,他把铁铲砍在一块岩石上,力气大得能把钢筋混凝土劈开,“现在干活儿!”

囚犯们经过停在路边的坦克,被成群结队地赶进隧道。

波顿感觉胳膊像灌了铅一样,几乎无力抓住铁铲。罗特曼已经丢下铁铲,又拿起了皮鞭。皮鞭缠在他手上,就像一条沉睡的毒蛇。

从隧道进去几百英尺,公路就被倒下的石墙堵住了。隧道里面点着强光弧形灯;发电机不断发出“突突”的响声。看着岩面上的苦工用血淋淋的双手拼命搬开巨大的岩石,波顿突然想起哈利法克斯在黯然失去印度时发表的悼词:“文明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奴役之上。”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是关于纳粹在非洲的未来的预言吗?巨型铁柱撑住天顶,看起来像个矿井,一个有地壳深处激流涌动的矿井。

到处都是警卫。

一个少尉来找罗特曼,把他带到几个工人正在作业的岩面上。碎石之间隐约现出一条小沟,一个上身赤裸、全身脏兮兮的工人从洞里爬了出来,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罗特曼点点头,转身朝刚带来的苦役们走过去。

他对俘虏们说:“我的命令是:二十四小时之内把这条路打通。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话。”他脸上舒展开来,阴森地笑笑说:“劳动产生自由。”警卫们带领那帮人离开。“你:跟我来。”

囚犯们同情地看着波顿。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任务。”

波顿感到有把BK44顶在后背上。他被带到岩面上一个洞里。

“他?”少尉说,“他看起来没那么强壮。”

“嗯。但他认为自己能削金断铁，”罗特曼答道，然后把一盏矿灯强行扣在他头上，推得他连连后退，“进去，我们几乎已经打通了。”

波顿蹲在洞口旁边。洞口不足一人宽，两三英尺高，里面更窄，洞顶似乎摇摇欲坠，不停有碎石块掉下来。

“如果我不去呢？”

罗特曼的皮鞭“啪”地一声抽在他右手小臂上。

绷带下的伤口火辣辣的，波顿发出一声尖叫。他几乎难以克制抓起铁锹、砍向罗特曼脑袋的冲动，但士兵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最终让他说服自己没有动手。

波顿趴到地上，把袖子放下来，护住受伤的胳膊，然后开始往洞里爬。他几乎马上就听见了岩石断裂的吱嘎声以及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等等！”罗特曼说。他拿出一个手铐，铐在波顿脚踝上，然后把手铐拴在一条铁链上，“以防你有任何愚蠢的想法。”

波顿继续往里爬，铁锹推在身体前面。他很快就到了小得无法容身的地段，肺部被挤得喘不过气来，每向前蠕动一寸，他都感到前臂剧烈地摩擦在粗糙的岩面上。但大脑早已转开了：如果能通到另一边……

周围的岩石越来越潮湿，两边都有小溪流下，还有飒飒的风声，新鲜空气。通道越来越宽，先是可以跪起来，然后就能站起来了。他站在一个空洞里。

有人用力拉扯脚上的锁链。“找到什么了吗？”罗特曼的声音在空洞里回响。

波顿没有理睬他。

“为什么停下来了？”有人用力拖拽锁链，把波顿往回拉。

“我已经爬到通道尽头了！”波顿大声喊道，声音震得墙缝里灰尘四起，在漏进的缕缕阳光中上下飞舞，“我要开始挖了。”

锁链上的拉力放松了。

前面墙上处处可见挖掘工具留下的痕迹，先前有人就快把这里挖通了。波顿心想那个倒霉的混蛋该在这里苦干了很久啊！里面有很多透气的小孔，外面的风声就像人的声音一样。波顿拿起铁锹铲起来。挖的时候，他时不时地看看脚踝上的锁链，心想能不能用铁锹把锁链砍断。他继续铲墙。

突然，一把鹤嘴锄紧擦着他从洞顶戳下来，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洞

顶开始颤抖，石头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

“停下！”波顿大喊。

鹤嘴锄被拔了出去，石头又雨点般掉下。

“停下！”

远处传来罗特曼的声音：“怎么了？”

锁链突然收紧，把波顿拽倒在地。他被拉着往后退。

鹤嘴锄再次穿破洞顶。岩石发出吱嘎吱嘎的破裂声，顶上裂开细口。

传来另外一声噪响，是从隧道方向传来的。隐约的金属碰撞声。波顿一时间也无法辨识到底是什么声音。

枪击。

囚犯的尖叫声已经消失很久了，但烤肉的糊臭依然在空气中飘荡。

纳尼阿趴在山脊上，守了整整一个晚上。她一夜没合眼，眼看着月亮消失在地球背后。她轻声为姐姐祈祷，唐古和博玛尼都睡着了。她努力不受冈萨尔维斯的话的干扰——“她只是个会做饭的黑妞儿”！她能炸毁隧道，她要证明给所有人看。炸毁隧道，然后一笑而过。太阳终于爬上天际，她突然产生一个崭新的念头，一个可笑的想法，关于彭赫尔和炸药……正在这时，卡车开到下面，囚犯们像牲口一样被烙上铁印。

现在，囚犯们正步履蹒跚地走向隧道，他们将去里面干活，直到把腰累断。如果在他们进去之后点燃炸药，他们就会和其他人一起被炸死。自己脖子周围将挂上更多骷髅。

就像猜中了纳尼阿的想法一样，一个声音在耳边轻声说道：“如果我们现在引爆，他们就能活下来。”是唐古。她也是赫雷罗人，胖得像一座大山，而天生一双忧郁得令人心碎的眼睛。

纳尼阿看看太阳的高度：“太早了，祖里可能还没到达烟囱营地。”

“她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的计划是等待，”纳尼阿说，“等待纳粹的机械到达。”

“如果没有机器过来呢？”

纳尼阿把目光转回到正被赶进隧道的囚犯身上，还能闻到烧糊的皮肤的焦臭。“我的家人应该活下来，你们的也是。”她看看唐古，又看看博玛尼，“还有你们的。我们继续等。”

两个女人点点头，继续安静地观察。她们仍旧躲在恩加草中。东边，

卢卢阿河的流水在阳光下泛起点点涟漪。

“我听见什么声音。”博玛尼说。

纳尼阿竖起耳朵。蜜蜂一样的嗡嗡声——从祖里那个方向传来的。不是蜜蜂……是一架机器。

她从草丛中抬起头来，俯瞰路面。是空的。她又抬头望天。“趴下！趴下！”

他们都趴到地上。

震耳欲聋的轰鸣，一只旋转的“大鸟”从头顶呼啸而过。

“它看见我们了吗？”

“没有。”纳尼阿说，直升机在河面上骤然下降。

飞机打了个旋儿，作势降落，然后再次向她们冲过来。

地上被炸得尘土飞扬，到处都是碎草和浓烟。

隧道下方传来一声口哨，士兵转向她们这边，不少人已经开始向上攀爬。

纳尼阿把手伸进背袋，拿出引爆器。

“纳粹过来了！”博玛尼说。

纳尼阿拉出引爆器的天线：“唐古，取出你的弓箭。”

唐古在草边抢占一个有利位置，然后把一打箭头倒插在地上，做好随时拔箭就射的准备。第一支箭已经搭在弦上，她深吸一口气，用力往后拉弓，胸脯胀得老高。

“大鸟”降落在地，引擎的气流把帐篷都吹翻了。一个黑衣人从里面跑出来，指着她们，发出刺耳的尖叫。

纳尼阿拧开开关，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手指紧张地抚摩身上的伤疤。

引爆器按钮上方亮起一盏红灯。她对另外两人说：“捂住耳朵，张开嘴巴。爆炸会让你们出不出气来。”她回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爸爸微笑的脸：“继续，小可爱，你可以的……”

纳尼俯低身体，按下按钮。

什么也没发生。

纳尼阿又按了一次。

还是什么也没有。

世界静止了,只有机翼卷起的气流声,靴子攀登岩石的摩擦声。

纳尼阿心底发出一声怒吼:“彭赫尔!”回音在山谷中跌宕起伏。

她把引爆器一把扔了下去,引爆器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博玛尼站起身来:“我们走。”

下方传出引擎发动的声音,一辆坦克喷出长长的火舌。

“不,”纳尼阿说,胸膛起伏不定,她想起了冈萨尔维斯。冈萨尔维斯,彭赫尔,所有的白人士兵都会嘲笑她。她想起伊娜被吊在树上的样子,“隧道,我们必须摧毁。”

“但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我能到炸药那儿……”纳尼阿拿起从骷髅兵身上缴获的手榴弹,她可以用它们当引爆器,“唐古,用你的弓箭掩护我们。博玛尼,跟我来。”

“我害怕。”

纳尼阿伸手抓起她的手:“我们一起走。”

博玛尼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根长矛,矛尖颤动不已。

“想想姆斯佩尔,”纳尼阿说,“想想你的兄弟姐妹,让你的心咆哮起来!”

纳尼阿拔出砍刀,砍刀出鞘时发出一片金属碰撞的叮铃声。她抬头看看天空,对她们的上帝轻轻说出了一个词。

然后,奔跑。

第二十六章

非洲高速公路,伍特罗赫劳改营

9月17日,上午9点55分

帕特里克就像待在井底,井口有靴子踢踏的深井。

头顶的气流形成劲风,猛击在他头上、背上和腿上,在敦刻尔克留下的伤疤似乎要爆裂了。帕特里克蜷成一团,胳膊护在头上:让他们把自己结果了算了。他曾受过更残酷的折磨:那还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当时还怀着理想(或是愚蠢)要和法西斯战斗到底,结果被秃鹫军团俘虏了;忍受了几个星期的审问。就是在那儿,他上了有关折磨最重要的一课:如果你没有反应,如果你想硬撑着,他们就会打得更狠。想躲开的话,就装得虚弱一些,可怜一点儿,装成一个不值得敌人浪费力气的衰人。

同时,必须深藏不露。

每踢一脚,帕特里克都哭着求他们停下来。他想着汉娜,想着阿克曼,想着阿克曼如何背叛了他们:这个罗德西亚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还不到五分钟,尤里格就让士兵停下来。“够了,够了,”他说,声音听起来相当厌烦。他推开围观的士兵,揪起帕特里克的头发,“你认为这是什么?他妈的斯皮尔霍斯?歌德?”

帕特里克眼睛看不清楚,身穿黑色制服的尤里格在他面前一片模糊。“求你,不要了!”他哭道。

“你以为我喜欢这屁话?你很聪明,美国佬,但是我尤里格——尤里格有十个脑袋。像你这样的老兵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他剔了剔牙齿,清了清嗓子,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有办法了。”

尤里格手里转着指挥棒,大踏步走开了:“带上他!”

一把BK44戳在帕特里克后背上,接着帕特里克被带进工厂。他僵硬地跟在后面,关节发出疼痛的咔嚓声。他们经过一条堆满碎石的颤颤巍巍的传送带,然后是粗大的旋转管道。帕特里克闻出周围气味反常,一

股生石灰的味道,还带着某种令人恶心的甜味,像极了甜腻的棉花糖。他们正向工厂核心走去。

“你该看看我第一次到这里时的生产水平。”尤里格避开一道横梁说道,“我们在工厂底层,一个月内我让它们翻了两番,半年翻了四番。但我得到什么了?去他妈的。”

他停下来,转向帕特里克。从这么近的距离,帕特里克看到他脸上布满痘痕,就像被蛀虫蛀过一样,皮肤苍白。

“你是我离开这里的砝码,威勒少校。只要我找到你的朋友,他们会让我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前线,刚好赶得上安哥拉,或者也许是罗德西亚。”

“罗德西亚?”

“你会看到那一天的。对我来说,我更喜欢安哥拉,那儿有更多的黑人可以对付,”他笑着说,“而且他们长得更黑。”

他们继续向前走,走向工厂的核心地带,尤里格一边走一边哼着唐怀瑟里的“清教徒合唱曲”。终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上面写着“授权准人”。

“你很幸运,美国佬,”尤里格说着,拿过一串钥匙,“除了党卫军,没人见过里面的样子。”

他们进入一个圆柱形房间,里面昏暗,阴冷,寂静。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压缩设备平稳的嗡嗡声,警卫似乎吓了一跳。但让帕特里克感觉最恶心的还是里面传出的恶臭,他只好改用嘴巴呼吸。

“啊!”尤里格说着,深吸了一口气,“就像是1942年的秋天的俄国,那时我们转而攻击布尔什维克。你在东边打过仗吗,美国佬?”

帕特里克摇摇头。

“真幸运!我现在还做噩梦。”尤里格突然拉开电灯开关。

他们站在一个悬空的金属过道上,下面是一个深坑——

帕特里克强迫自己盯着上方,努力控制呼吸。

“我死了,”他想,“我死了。”

身边的警卫吐了。

尤里格一把把警卫拧过去:“滚出去!”

警卫捂住嘴急忙走开了。

“我正在组织我自己的突击队,”尤里格对帕特里克说,“党卫军的伍

特罗赫狼之队。我喜欢任何可以战胜无聊的东西。但在这儿我找不到足够的人马,有太多像警卫那样没用的混蛋。从‘人种学’上看,他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我心里在流血。”帕特里克说。

尤里格从边上往下看:“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遇见过美国佬。传言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国家里都是和平主义者?”他带着一种轻蔑和困惑的语气说出这个词来,似乎完全无法理解似的,“包括犹太佬和黑社会?每个女人都是荡妇?”

帕特里克似乎又看见了自己在拉斯克鲁斯的房子以及连绵不断的荒山:“你跟我说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

“你们总统是个跛子。”

“很久以前是的。”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美国佬?我在想,你们不参战,是因为你们知道会失败。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也许吧。”

“也是你们不去打日本人的原因?”

“你说对了,我们美国人都是胆小鬼。”

尤里格在他脸上寻找讽刺的迹象,然后转向下面的深坑:“你没看。”

“我看得已经太多了。”

尤里格咧嘴笑了,一棍敲在帕特里克膝盖上。帕特里克跪倒在地。尤里格抓住他的头发,迫使他脸朝下看:“再看看!”耳边纳粹的呼吸热乎乎的,喷出一股意大利蒜香腊肠的臭味。

帕特里克把胃里剩下的少得可怜的一点东西都吐了出来。

尤里格松开他,哈哈大笑:“我尤里格会让你开口说话的,美国佬。”他盯着下面的场景说,“这是总督最伟大的想法!”

帕特里克擦掉嘴上的呕吐物,手铐蹭着下巴:“他真的还活着吗?”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我想是的。像凯普勒这样的人,不会没有命令就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尤里格脱掉束腰外衣,伸手去拉悬在屋顶上的铁链,“至少我希望他还活着。总督是个慷慨的人,他奖励辛勤工作的人。如果我找到你那个朋友,他会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的。”他的靴子踩在帕特里克脖子上,迫使他再次往下看,“你怎么想?”

帕特里克觉得胆汁又往上涌:“我认为你们真他妈的疯狂。你,侯切

伯格,你们每一个人。”

下面是一大堆死尸,几千具尸体:赤裸,泛白,没有毛发。少数看起来才死不久,其他都已浮肿腐烂。

“疯狂?”尤里格说,“不,不,天才的灵感。我们把战死的英雄——德国党卫军士兵和非洲兵团——的尸体碾碎,用石灰和石膏搅拌,为非洲高速生产与众不同的水泥。”尤里格拉下头上的铁链,直到它们悬到帕特里克头上,“我们简直是在把非洲雅利安化^[1]。你相信吗,美国佬?这条高速公路就是一把刀,纯白色的利刀,直插这片黑色大陆的心脏。”

帕特里克希望手没被铐住,他想捂住耳朵:把这种疯狂的行为挡在外面。太疯狂了,变态。如果在国内知道这一切,大家一定会参战的;就是华盛顿也不会视而不见的。

尤里格把一个屠夫用的钩子挂在铁链上:“捆住他双脚!”

两个警卫用锁链捆住帕特里克的双脚。帕特里克垂死挣扎——直到尤里格再次用指挥棒把他打趴在地。帕特里克的双腿被绑得死死的,屠钩穿过脚踝上的锁链。

尤里格走到通道另一头,开始转动把手。伴随着齿轮咔哒咔哒的响声,链条开始慢慢移动。

帕特里克被吊向半空。

警卫一直把他往外推,直到悬在深坑上方。帕特里克悬空的头晃了一下,下面三十英尺处的死尸,比他见过的所有死尸加起来还要多——比他们在格尔尼卡炸死的还要多,甚至比敦刻尔克死掉的还要多。

热血涌到帕特里克头上。他紧紧闭上双眼,扭动身体,想挣脱出来。一个警卫看到这种景象,偷偷笑了。

“闭嘴,”尤里格说,“否则你就是下一个。”他又转向帕特里克,“只有一条路能够出去,美国佬,现在说,你朋友叫什么?科尔,是吗?”

帕特里克又看见了卡车上的科尔,他们最后对看了一眼,“我会让你回到汉娜身边……我发誓。”“是的,科尔,科尔少校。”他顾不上那么多了。

[1]雅利安化:纳粹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标准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才是雅利安人,他们是最优秀的种族主宰者。——编者注

“那么透露一点我不知道的事情。”尤里格释放齿轮，咔哒咔哒。

帕特里克的身体下落了两英尺。尤里格猛地一停，疼痛撕扯着帕特里克的脚踝。

“他在哪里？”

压缩设备的嗡嗡声。

“哪里？”

咔哒咔哒。

“不要玩花样。”尤里格说，“睁开眼睛。”

帕特里克将眼睛死死闭上。

“睁开眼睛！否则，我发誓我现在就松开锁链。”

他不会杀我的，帕特里克想，总队长不允许他这么做。然后他的大脑又转回囚犯列队的广场，他一直深信凯普勒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但是他就像波顿农场里种的柑橘一样，很容易就被凯普勒挑了出来。

咔哒——咔哒——咔哒，链条再次下落。

帕特里克睁开眼睛。

“你最好知道，我们党卫军是冷酷的，就像元首说过的那样，我们知道看见五百或一千具尸体是什么感觉。但你们美国佬，就像英国人一样——让你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打仗就行。你们想过舒适的生活，丰盛的大餐和温柔的妓女。现在，告诉我想知道的，你就可以出去了。”尤里格又深吸一口气，“想象一下：阳光，新鲜空气。”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告诉总队长了，我不知道。”

警报声响起，尤里格恼怒地抬头看了一眼。“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他对一个警卫大吼。

咔哒——咔哒。

“我不知道！”帕特里克再次大声喊道。

“放屁！你在撒谎。”

“我不欠科尔任何东西。”

“你们美国佬从来都不欠。”

“我会出现在这儿，都是他的错。”

“凯普勒说你们一起在斯坦利斯塔出现，那才是科尔所在的地方，对不对？他躲在什么地方？”

咔哒——咔哒。

帕特里克再次下落,他试图托起身体挣脱出去。惨白而僵硬的肢体向他伸将过来。他已能看见僵硬尸体上紧握的手指,张大的嘴巴和空洞的眼睛。气味让人无法忍受,腐烂,酸臭,他感觉喉咙后面像着火了。

“他在卡车上,”帕特里克说,耳朵里咚咚直响,“和罗特曼一起派走的那个。”

“说得太简单了。”

咔哒——咔哒。

“我发誓。”

“我在这个粪坑里已经待了十三个月了,我一天都不想再待了。科尔在哪里?”

警卫冲进房间:“大佐,他们又在袭击隧道!”

“什么?”

“叛乱分子。”

“召集军队,每一个人,立刻都到隧道去。这一次我们要抓住这些黑人,把他们活剥了。”

尤里格拿起外套。

“他怎么办?”一个警卫指着帕特里克问,“要把他拉上来吗?”

“让他待在那儿。”

帕特里克头部充血,眼睛不停流泪。他瞥了一眼通道,通道离堆得像山头一样的死尸老远。

“最后一次机会,美国人。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你的朋友在哪里?”

“我已经告诉你了,在卡车上。”

尤里格哼了一声,整理好束腰外衣,检查完皮套里的鲁格尔,就向门口冲去。然后他又停下,回头看了帕特里克一眼。

他大步走回齿轮——把它放开了。

帕特里克尖叫着。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咔哒——

第二十七章

非洲高速公路，卢卢阿隧道
9月17日，上午10点零5分

纳尼阿挥舞着砍刀，冲进骷髅营中，左劈右砍，鲜血呈弧形飙在草上。博玛尼紧随其后，发出愤怒的喊叫，矛尖早已血红一片。

一个士兵倒下的时候，拽住了纳尼阿的腿。纳尼阿转身一刀，砍掉他的胳膊，自己也跌倒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她奋力站立起来——一个骷髅兵的枪口对准了她。

“嗖”的一声！

骷髅兵跌倒在地，脸上插着一支利箭。

纳尼阿拿起武器，跟上博玛尼。她脚下生风，野兽般的嗜血渴望驱使她不断奋勇向前。她为自己的祖先而厮杀，他们被纳粹的祖先夺去了性命。她为躺在土坑里的父老乡亲而厮杀，他们被纳粹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凄惨的叫声仍然萦绕在她每晚的噩梦里。但她最最想要的还是为爸爸，为妈妈而厮杀，现在，他们的灵魂会保佑她的。

纳尼阿和博玛尼冲到路上。

头顶上，唐古的利箭在空中呼啸而过，骷髅兵连连倒毙，它们和来福枪一样具有杀伤力。德国兵找到掩护，开始扫射山脊。纳尼阿已经可以看到隧道里面了。在她和隧道之间——是三辆坦克。一辆正向她们迎面开来，有一辆驶向隧道。大地在脚下颤抖。

“拿着这个，”纳尼阿说着，把枪塞进博玛尼手中，“我必须到隧道去。”

“你想干什么？”

纳尼阿拿出携带的两枚手榴弹：“只需一枚手榴弹就够了。只要手榴弹炸了，炸药也会跟着爆炸。”

来福枪从博玛尼手中垂将下来：“但谁来照顾祖里？”

“记住，她是大姐。”纳尼阿把来福枪推到博玛尼胸前，“能杀多少就杀多少。”

纳尼阿说完，又如飞一般向前奔去。

赶上第一辆坦克了，纳尼阿跳上炮塔，打开舱门。驾驶员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转身去拿手枪。纳尼阿拉开第一枚手榴弹的引线，扔到驾驶员脚下，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舱门。

在纳尼阿身后，博玛尼连连向士兵开枪射击，子弹上下翻飞。

纳尼阿跳下坦克，一步，两步，三步。一声巨响，坦克像一个巨型怪物一样颤抖着四散裂开，里面浓烟滚滚。

第二辆坦克继续朝隧道开去。纳尼阿抓住车尾向上攀爬，被呛得满嘴都是浓烟。

“纳尼阿！”

纳尼阿转过身来，看见博玛尼倒下了。在她们眼睛相遇的一瞬——“救救我！”——骷髅兵围拢到她蠕动的身体四周，向她身上打光了所有子弹。

纳尼阿铁下心肠，以后再为博玛尼哭泣吧！她挥动闪着寒光的砍刀，拉开舱门；子弹从她头顶呼啸而过。

一名士兵爬了出来。纳尼阿一刀插进他胸膛，把刀柄一拧，然后拔将出来，再然后一把把尸体推下车去，自己跳进了钢铁野兽的心脏。

在纳尼阿后面，第三辆坦克发动了引擎，很快就追到了她的身后。

纳尼阿关上舱门，坦克里面就像一个大火炉，炽热的空气里带着油脂味、臭汗味和弹药味。前部坐着驾驶员，靠里是炮手。炮手回头一看是纳尼阿，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纳尼阿一刀捅进他的大腿。

炮手一声惨叫，大腿上血流如柱。

纳尼阿抽出大刀，架到炮手脖子上。“快开！”她对下面的驾驶员喝道。

“快开吧，快开吧！”炮手连忙乞求，鲜血从大腿里汩汩涌出。

驾驶员犹豫了一下，然后踩下了踏板，坦克又隆隆向前开去。

“快点，”纳尼阿说，“朝——”

不知从哪儿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坦克一阵摇晃。前方石头像雨点一样掉落在隧道顶上，仿佛成百上

千双手疯狂地击打着隧道顶部。

纳尼阿用力把刀刃逼近炮手的喉咙：“那是什么？”

炮手脸上痛苦不堪，用一根血淋淋的手指指向前面一个盒子：“观测镜。”

纳尼阿听不懂。她瞅了一眼，然后把脸靠近观测镜——发现能够看见外面，他们已经到隧道附近了。警卫们鞭打着逃跑的苦役，骷髅军蜂拥而来。

还有第三辆坦克。

它轰然前进，炮塔已经转过来对准了他们。炮口闪电般射出一发炮弹。

纳尼阿离开观测镜。

炮弹在坦克一侧炸开，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纳尼阿猛然向左边倒去。纳尼阿以为坦克会翻过去，但它又重重地落回地上，里面到处都是浓烟和火花。纳尼阿只觉眼睛刺痛。

“回击！”纳尼阿对炮手大喊。

但炮手已倒在纳尼阿身边，嘴里吐着血沫——爆炸把砍刀推进了他的气管。

纳尼阿尽力呼吸，她命令驾驶员开慢一点。

一枚炮弹钻进坦克尾部。

“慢点！”

纳尼阿看看驾驶员。他已经倒在座位上，控制台上血淋淋的。

纳尼阿喉咙里像着了火一样，她不停咳嗽，努力保持呼吸，同时试图举起头顶的舱门。门一动不动。浓烟中，纳尼阿盲目摸索着可能打开舱门的地方。

她在膝盖下发现了一个机关。

纳尼阿咳得肺都要炸了，她胡乱拉了一下机关。只听见“轰隆”一声，然后散发出一股汽油味。没有爆炸，也没有后坐力。她又拉了一次。

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连续的爆裂声，把引擎的轰鸣声都湮没了。

纳尼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她再次挣扎着打开舱门，用脖子和肩膀尽力往上推，嘴里大喊救命。几双看不见的手帮她把门拉开了。

舱门终于打开了。

她马上冲了出去，猛吸几口燃烧的空气。

她已经在隧道里，墙壁，地面，一切都着火了。另一辆坦克停在外面，骷髅军们被烈火挡在外面。前方，是坚固的碎石墙。

坦克朝这边冲了过来。

纳尼阿手拿砍刀爬出舱口，纵身一跳。

鹤嘴锄又戳了下来，这次把顶上劈开一个小洞。波顿护住脑袋，掉下的石屑迷住了他的眼睛。等眼睛能看清的时候，他发现裂缝上面有张脸正向下盯着他。

“看起来我们要打通了，”上面的人说，话里带着波兰口音，“我们帮你上来。”

一只手伸了下来。

波顿伸手抓住，那只手冰凉而坚硬，让他想起上次和阿克曼握手的感觉。

正在这时，波顿感到脚踝上的锁链被猛地一拉。他努力抓住那只手——但突然跪倒在地。又是一拉，他扑面摔在地上。

上面的脸消失了。

锁链被人用力拽着，波顿被拖回到通道里……嘴里一股石头的潮味。

波顿伸出手来，抓住了墙上的什么东西。打了烙印的那只胳膊像被撕裂了似的，电击一般的疼痛。他把手指抠进岩缝，岩石似乎被他的指甲碾成了碎屑。一定有好几个人一起拉扯锁链，他斗不过他们。

波顿的脑袋重重地磕在石头上，矿灯被砸得粉碎，洞里面立刻漆黑一片。

又拽了一次，又一次。

波顿听见通道外面罗特曼的声音：“快点！”

“但是，上尉，下面怎么办？”

“那儿有足够的士兵对付他们。我不想让这个白痴跑掉了。”

新一轮反击的枪声，然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

是坦克开动的声音。

波顿在狭窄的空间里翻了个身，这样他就能躺在地上了。他伸开双腿，把靴子塞到两边。链条拉得更紧了，一阵疼痛经由膝盖直达脊柱。岩

石裂开了。

身后黑暗中又传来那个波兰口音：“嘿！你还在那儿吗？”

波顿身体前伸，双手疯狂地寻找脚铐，试图把它从脚上取下。但那是不可能的，锁链又被拉紧了。

波顿不再用力。

他被拖着退出通道，手胡乱地抓着任何能抓住的东西。

很快波顿就仰躺着被拖了出来。隧道顶上一会儿红光闪烁，一会儿黑烟滚滚。地上腾起一股热气，他看见火焰坦克正朝岩面上“嘎吱嘎吱”地开了过来。它左摇右摆，炮口里喷出长长的火舌。着火的人们像火把一样四处逃窜。

罗特曼向他俯下身来，眯缝着两只斜眼。看起来他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告诉过你，如果你试图逃跑，结果会怎么样？把他按在地上！”

来了两名士兵和一个上尉，把波顿摁倒在地。罗德曼举起一把鹤嘴锄，鹤嘴对准他的膝盖。

身后隧洞里传来一声幽灵一般的呼喊：“你还在那儿吗？”

波顿的一条腿躲过了攻击。又一通猛击——但不够快。

罗特曼不断改变鹤嘴锄的方向。

纳尼阿扑面着地，下巴磕在路上。她尝到了血的腥味。

坦克冲进石墙，喷出一个火球。

纳尼阿感到火焰舔在脖子的皮肤上。她拼命站起来，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向放置炸药的逃生孔跑去。

“不！”

烈火挡住了她的去路。

纳尼阿试图强行通过，但火势太凶猛。不过，她发现火焰在梯子和洞口间蛇形前进，马上就会蔓延到炸药那里，把炸药点燃，替她完成任务。隧道很快就会被炸塌。

纳尼阿捡起砍刀，举目四顾，到处寻找逃生的出口。另一个逃生孔被橙色、红色的石墙封住了，主要出口也是一样。外面，骷髅军被火焰逼得连连倒退。纳尼阿走到隧道尽头，意识到自己被困在火焰和岩石之间。皮肤在燃烧，道路在靴子下面融化。

她把手榴弹紧紧攥在手中——它还有用处：快点炸死也比活活烧死要强。

不过，她还有最后一个想法。

彭赫尔。

他对她说过什么？“没有多余的炸药，我们都带走了。前方战斗需要。”但纳尼阿却在保险库的板条箱里找到了，非常容易。容易，是因为彭赫尔希望她这么做，他知道她会回到隧道，知道那些引爆器不管用。

那不是英国的装备——是他自己的。

烈焰把她紧紧包围了。

纳尼阿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

她想起了父母，想起有一次伊娜奖给她一把甜杏仁，让她不要告诉祖里。

“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她轻声对姐姐说，“无论你到了哪里。”

纳尼阿紧紧闭住双眼，它们被烤干了，已经流不出眼泪，然后把手榴弹紧紧贴在胸口。

她伸手去拉手榴弹的引线。

坦克撞到下面的岩石，爆炸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与罗特曼他们擦身而过又冲到隧道顶上。什么都在摇晃。

罗特曼被猛地抛到前面，锄头杵进地里。

波顿甩开那条已经挣脱的腿，一脚踹在那个上尉脸上。然后翻过身来，用尽全力挣脱一条胳膊。士兵们仓皇失措，想再次抓住他。波顿伸手探进一个士兵胯部，找到他的睾丸，猛一下把它捏爆了。

士兵发出一声惨叫，痛苦地夹紧腹部。

波顿又是一滚，找到另一个士兵的腿，一口咬进肉里，撕下满嘴布条和人肉。

然后他站起身来，嘴巴像吸血鬼一样恐怖。

波顿抓住那个仍然夹着腹股沟的士兵，一把把他从岩面上推了下去。火焰坦克冲进了下面的碎石墙，一瞬间，他似乎看见一个女孩——坐在火焰里，然后又被浓烟遮住了。

波顿转向另一个士兵，腿上淌血的那个家伙；士兵看到波顿，急忙跑

开躲了起来。

突然一把铁铲猛地击中波顿的肋骨。

波顿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天旋地转。那名上尉向他冲了过来。波顿猫腰躲开，一肘击在上尉胸脯上，然后用手背猛搥他的鼻子。没几下，长鼻子的地方只剩下一堆血肉模糊的软骨。

波顿突然摔倒在地，整个身体都压在自己的双手和膝盖上。

有人拽他脚踝上的锁链，是罗特曼，这会儿他正用波顿那把勃朗宁瞄准它的主人。

波顿后退。

罗特曼绊了一下，没打中。

波顿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举起来砸向罗特曼的胫骨，又加劲儿砸了一下，罗特曼自己也能感到腿骨折了。

勃朗宁“咔哒”一声掉在地上。罗特曼捂住长靴，泪流满面。

波顿站起身来，以头为锤，猛然撞向罗特曼，两人一起垮倒在地。波顿把脚上的锁链绕到罗特曼脖子上，拉紧锁链，拉紧，再拉紧。罗特曼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口吐粗气，斜眼暴出，然后伸手去抠烙在波顿胳膊上的字母。

波顿哪里还顾得上疼痛，仍然狠劲儿拉着铁链。想着罗特曼这种人在维也纳对玛蒂做过的一切，他不禁冷汗直冒。

抠他前臂的手慢慢虚弱了。

终于，罗特曼瘫倒在地。

波顿心中跃起一种残忍的满足感。他推开罗特曼的尸体，在他身上仔细搜索。他找到打开脚镣的钥匙，备用的弹夹，帕特里克的烟斗和打火机；帕特里克的幸运烟斗！这次又显灵了。他打开锁链，寻找自己的手枪，发现它掉在几英尺之外。

波顿捡起勃朗宁，贴在嘴上亲了一下。枪柄上血迹斑斑。

他站上岩面，从边缘往下窥看：下面的隧道和高速公路已经变成一个大火炉。人们东倒西歪，身上火光熊熊，发出皮肤和毛发烧焦的恶臭。波顿想起孤儿院被烧毁的那个晚上，他又听见困在里面的孩子们的尖叫声；父亲一动也不能动，直到火焰把他吞没……

波顿把手枪插进后腰，为了确认，还用手摸了摸，然后又冲进洞里。

什么东西掉在纳尼阿面前。

原来是骷髅军，摔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

纳尼阿抬头往上看，伸手去拉手榴弹的引线。

在上方岩面上，她的族人还在奋战。一个囚犯和一些黑衣警卫搏斗在一起。囚犯像魔鬼一样，不顾流血，发出号叫。囚犯像着了魔一样，拳头狠狠击打在警卫胸膛上。纳尼阿感觉就像自己身上野兽般的血性得到释放一样。囚犯杀死了那个纳粹。

然后囚犯消失不见了。

他到哪儿去了？纳尼阿把砍刀插进身后的刀鞘里，攀上石墙。然后她看见了，她的心在狂吼。

岩石中有个洞。

她以最快的速度往上爬去。

火焰已经蔓延到逃生洞口，舔着炸药了。

这次波顿快多了，他穿过黑暗爬到洞口。已经没了波兰人的踪影，只有灰黄的灯光从上面的缝隙里筛洒下来。微风吹过他的脸，闻起来有股岩石的潮味和怪怪的甜味。

空气在阳光下变得温暖起来。

头顶上有刺耳的声音，而且不停颤抖。还有湍急的流水声，像地下瀑布。

波顿攀住洞口边缘，一撑而上。他来到一个地洞，紧挨着的是另一个被撞开的岩洞。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光亮。

出来了。

什么东西在波顿眼前晃动，挡住了他的去路，原来是两根黑色的柱子。

他顺着柱子往下看，又是一溜崩塌的碎石，更多的苦工正在辛苦地搬运，还有非洲高速的白色路面……他沿路看到了外围的草地。再有五十英里，就到达北罗德西亚的边界了。

罗德西亚！

自由让他颤抖。

波顿的眼睛回到堵在前面的柱子上，黑漆漆的，有光泽但被磨损了，是皮做的。

他的心往下沉。

是党卫军的长筒靴。

第二十八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丘吉尔首相把西非拱手送给了纳粹,然后讲了一个冷笑话:如果你想在这个大洲发财致富,忘掉钻石、铜矿或者金矿,投资长筒靴。

那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但波顿希望永远不要再看见下一双。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一直打开双臂、伸展身体,表示自己没拿武器。但他能感到贴在后腰上的勃朗宁。他盯着面前这个党卫军,号牌上写着:辛克少尉。又一个“德国杂种”,又是从纳粹生产线上出来的。他身后站着几个手持BK44的警卫,还有不少筋疲力尽的苦役。他瞥见洞里见过的那个波兰人的脸;波兰人脑袋低垂。

波顿装出一副权威而紧急的腔调;他用最正宗的普鲁士口音——一种能吓到具有乡巴佬背景的辛克少尉的声音:“我是突击队大队长科尔,我隶属盖世太保。”

波顿意识到自己以这种形象——肮脏的裤子,撕烂的衬衫,血迹斑斑的脸——出现,即便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是徒劳,但这是他衰弱的大脑可以想到的唯一办法。对纳粹来说,等级就是一切。

辛克上下打量着他,把手放在枪套上。

越过警卫的肩膀,波顿看见高速公路继续往南延伸。他想到了卢萨卡——北罗德西亚的首都,那儿有飞往欧洲的机场和航班。上次到罗德西亚的第一个晚上,他和帕特里克就是住在当地的豪华酒店里。油炸薯片,带空调的餐馆,游泳池。一切都是那么文明,那么正常。

“放屁,”辛克吼道,“警卫!”

波顿下巴微微抽搐,死死地盯着他,提高话音,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听着,少尉!”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故意露出一丝轻蔑,“一个突击队袭击了隧道,就是刺杀总督的那个突击队。你一定听见了枪声。我需要你帮我阻止他们。”他朝身后的洞口做了个手势,“就是那儿。”

辛克的脸拧成一团：“我没接到任何指令。”

“你当然没有！”

“我必须发个无线电报到——”

“已经没有时间了。现在帮助我，我保证提拔你。搞砸了，你就得在姆斯佩尔再待上五年。”

“盖世太保？”

“A4 部门。”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恐怖分子中的一员？或是从监工手中逃出来的苦役？”

“继续守卫沙丘会给你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辛克犹豫了一下。“检查他的胳膊！”他对警卫说。

在他们过来之前，波顿先拉起自己的袖子，露出清白的皮肤。

“大队长，记号都是在左边。”

“当然。”波顿卷起他另一只袖子。辛克上前检查。

撞！非洲摔跤中最野蛮的动作。

用头猛撞！

辛克捂住双颊，仰面倒下，鲜血从手指缝里喷流而出。

警卫冲了过来。波顿把第一个打倒在地，但人太多，他不可能杀开一条血路。

他撞倒石板，向后滚去，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他又爬回刚爬出来的洞里。

波顿迅速往洞里钻，祈祷警卫不要从身后开枪，祈祷会有另外一个逃出熊熊火焰的出口。有只手拉住了他的靴子。

突然，他面前出现了一张脸。

一个黑人姑娘试图从他身边挤过去。波顿闻到她头发上一股烟味。她直勾勾地盯着他，挣扎着往前爬：“往前！现在！”

“不，”他说，但听不懂她说什么，“那边有德国兵，纳粹。”

他还没来得及说别的，就被强行拖了上去。他伸手示意女孩退回去，但她紧跟在他后面爬了上去。

顶上噼里啪啦地掉下尘土和碎石。

波顿被拉出洞外，几把香蕉枪训练有素地指着。辛克走了过来，仍然捂着流血的鼻子：“死人渣，你他妈死定了。把他绑起来！”

“少尉，”洞口一个卫兵说，“还有一个。一个……一个黑人。”

“不可能。”

警卫拧着耳朵把黑人拖了出来。波顿发现她年纪很小，只有十几岁的样子，太阳穴上留着一道残忍的伤疤。目光狂野，闪着缟玛瑙一样的光芒——就像玛蒂生气时的样子。

她对警卫咆哮着，努力挣脱出来。

辛克从上往下打量着她，嘴角因为厌恶和愤怒而垂下。他朝她胸口踢了一脚。她仰面向后倒下，脑袋磕在岩石上。辛克提脚踩在她头上。

“不！”

波顿奋力向少尉撞去，又把他撞倒在地。一只穿靴的脚踹在波顿腰上，拳头雨点般落后背和头上。然后有把来福枪顶在他脊背上。他被迫跪在女孩旁边。她一边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从鼻孔里汩汩地淌了出来。

辛克用袖子擦擦血流不止的鼻子，清了清嗓子，然后朝黑人女孩身上吐了一口浓痰。“相比憎恨黑人，有件事让我更加嫌恶，”他转向波顿说，“那就是有恋黑癖的人。”

女孩用奇怪的语言说了些什么。波顿听起来很熟悉，不是非洲口音。

“既然他这么喜欢你，就把他们绑在一块儿吧。把他们带到尤里格那儿去，我敢肯定大佐知道怎么处置他们。”

警卫用一根绳子把波顿和女孩的手捆在一起，紧紧绑在一起。波顿感觉胳膊上的血液流得比平常慢多了。

女孩仍在不停唠叨。

“安静！”辛克说。

波顿意识到女孩是在对自己说话。他开始注意听她在说什么，听起来像西班牙语；帕特里克在西班牙内战后曾经教过他一些西班牙语词组。

跑！

她的眼睛盯着路面不放。不，不是道路，是隧道的墙壁。波顿看到上面有一个凿开的门洞，一个紧急出口。她使劲拽着捆在手腕上的绳子，直勾勾地看着他，上下摆动脑袋以示鼓励。“现在！”她轻声说，又拉他的手腕。她变跪为站，准备逃跑。

辛克掏出鲁格尔，向女孩瞄准：“多说一个字就——”

岩石深处传来爆破的巨响。

声音太大了，波顿感觉得到，却似乎听不见，爆炸使下颚神经不停跳动。他竖起耳朵，听见一种尖利的嘘嘘声。

尘土从头顶瀑布般冲泻下来。

一波又一波，波顿被震倒在地。

身边的纳粹和工人都被震倒在地。

波顿身下的岩石剧烈地震动、破碎……崩塌。他随着碎石流往下滚落，女孩还绑在他手腕上。

他们的肢体缠绕在一起，黑白杂呈。

波顿迅速站起身来，身旁的女孩眨眨眼，像刚刚睡醒的样子。他把她拉起来，催她紧紧跟上，然后半拖着她前进。

辛克挣扎着站了起来，脸上的愤怒几乎被鲜血和尘土遮得严严实实。鲁格尔响了，子弹打在他们附近的地面上，火星四溅。枪声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一样，波顿听不大清楚。

还有其他声音。

可怕的破裂声，隧道顶部出现了裂纹，开始喷出嘶嘶的水流，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

急流的哗啦声，万马奔腾，像来了整整一支骑兵，五百匹，不，一千匹。一万匹。

波顿和女孩来到紧急出口，石壁上有梯级。波顿开始向上攀爬，他用一只手抓住踏板，另一只手和女孩捆在一起，他尽量放低，让女孩迅速跟上。现在，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隧道坍塌了。

河水涌了进来，波涛无情地汹涌弥漫。

梯子在摇晃。波顿慢慢往上爬，他似乎又听见妈妈给他读《圣经》的声音：“上帝对诺亚说，人类的末日来了，因为地球上充满了暴力。”

他往下瞥了一眼，洞底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旋涡。他发现女孩眼睛里充满恐惧，急流已在撕扯着她的腰腹部位。

她好像在笑。

流水把她淹没了。波顿最后深吸了一口气，带着金属腥味的空气。

然后，一切都隐入黑暗之中。

第三部分

北安哥拉

白人救赎的希望之火在火热的熔炉里……让火焰赎回我们的灵魂，让火焰把非洲涤净。

——瓦尔特·侯切伯格

私人日记，1932 年

第二十九章

非洲高速公路,伍特罗赫劳改营

9月17日,上午10点25分

一道手电的强光划破了黑暗。

“我看不见他了。”

“他一定到下面去了。”

手电筒仔细地扫描那些死尸。

“什么都没有。”

“拉起锁链。”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帕特里克静静地看着上面的警卫转动齿轮。他把衣服从身上扯下：靴子,裤子,血迹斑斑的衬衫,都扯下来。衬衣扯了个精光,只留下最后一块好遮住手铐。他脱下靴子,一把扔到平台上最黑暗的角落里。

“那是什么?”

手电光圈疯狂地旋转,最后还是落在尸体上。光圈停在他身上。

帕特里克一动不动,赤裸的身体紧贴在下面尸体上。从尸体冰冷的皮肉上,他能感觉到自己皮肤上散发的体温。

掉进尸坑的一刹那,感觉就像一头扎进装满肢体的冰湖。一开始他惊声尖叫,几乎难以克制心中的恐惧。尸臭弥满心肺,最后完全凝固。渐渐地,他头脑中冷静的一半占了上风,他看到了逃跑的机会。尸体支撑着他,脚踝上的锁链松弛下来。他取下脚上的钩子,松开双脚,像蛇一样蜿蜒滑进尸堆深处,完全避开了上面卫兵的视线。头部血往上冲,他开始脱下衣服。

赤裸成为最好的掩护。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警卫不停转动齿轮,直到钩子升到跟通道平齐的高度。

“他跑了！”

“他逃不掉。”光束又扫了过来，“我们下去找他。”

“去你妈的。”

“那你去告诉尤里格，我们把他的囚犯弄丢了？”

一阵沉默，然后一个警卫喊道：“美国佬，这里无路可逃。别他妈耍我们，出来。”声音在密室里回荡，“我们保证不伤害你。”

帕特里克把自己藏得更深，身体似乎也在一瞬间变得冰凉，呼出的都是水汽。周围无数双空洞的眼睛盯着他。

链条的咔哒声。齿轮又开始响动。一个警卫踩着钩子下到坑里。

咔哒——咔哒——咔哒。

帕特里克向上瞥了一眼，他能看见士兵下降的鞋跟。正在下降的士兵端着BK44，枪口不停颤抖。

外面传来激烈的枪声。

链条颤动着停了下来。“你听见了吗？”

“没什么。”

“要是叛乱分子也过来袭击我们，怎么办？”

“放我下去。”

咔哒——咔哒——咔哒。

警卫降到与尸坑表面平齐的高度。手电筒笨拙地搜寻着，试图穿越房间的昏暗。

帕特里克离警卫只有二十英尺远。他摸到身旁一具尸体，想把尸体的手拉直；但它们已经硬了。他用力一推，只听见“啪”的一声，手臂从肘关节处折断了。帕特里克把它举起来，就像是死人对元首敬礼。

警卫听到动静，大吃一惊，连开了好几枪。

帕特里克能听见子弹射入肉体时的闷响，能闻到火药和烤肉的糊味。

“你在下面干什么？”上面的警卫喝道。

“我看见了什么。”

“你疯了吗？把他打死了，尤里格会把你丢到碎尸机里去的。”

“那我他妈的该怎么办？”

帕特里克滑到离士兵更近的地方，举起另一具尸体的手，接着放手让它下落。

警卫来回晃动，链条发出连续的咔哒声。

“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动。”警卫打开手电筒，“放我下去。”

咔哒——咔哒。

帕特里克停下来，屏住呼吸——无数尸体中多了一具不动的身体。他曾在噩梦中见到过他杀死的那些人，但现在早已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了。

“也许我们应该找人增援了。”平台上的警卫说。

“你听见尤里格说的话了，大家都到隧道去了。不，我们自己应付，他不过是个老头。”

帕特里克一跃而起，一把抓住链条上的警卫，把他拖进死尸堆里。一阵慌乱地射击，帕特里克感到一股热流穿过自己的肩膀。

链条剧烈晃动，手电筒的光束从墙上跳开了。

上面又传来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帕特里克猛地一掌切在警卫手腕上，迫使他丢掉 **BK44**，然后把整只手都塞进警卫自己的嘴里，与咬紧牙关的利齿一较高下。帕特里克使尽吃奶的力气往下猛拉。

只听见“啪”的一声，下颚骨折断了。警卫发出奇怪的“噢——噢——”声。

“出什么事了？”

帕特里克举起手指，一下插进士兵眼睛里，像钥匙一样来回转动。

“詹泽尔，发生什么事了？”

平台上警卫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

帕特里克把钩子挂在警卫的外衣上，然后把手电筒熄掉。

下面一片黑暗。

“詹泽尔？”

咔哒——咔哒，咔哒……

警卫的尸体被拉了上去，身体不停抽搐，眼眶里流出晶体一般的胶状物。帕特里克抓起掉下的 **BK44**，把它抱在胸前，继续脸朝下埋在尸堆里。

咔哒——咔哒——咔哒。

综合区周围传来更多杂乱的枪声，中间明显夹杂着手榴弹爆炸的声响。

咔哒——咔哒——咔哒——

一声可怕的喘息。

“你个王八蛋！”警卫开火了。

子弹在帕特里克周围噗噗作响，离他赤裸的后背和屁股只有几英寸。他静静地数着枪声的数量，直到弹夹全部打空为止。他听见警卫不停喘气，然后平台上的脚步声消失了，门被打开了，然后“哐啷”一声又关上了。

除了压缩机的嗡嗡声，一片死寂。

帕特里克安静地等了几分钟，全身都是鸡皮疙瘩。

没有人来。

尤里格的狗腿子们受够了！

一旦确认了自己是安全的，帕特里克立即起身向平台爬去，膝盖碾过一张张死人的脸庞。他抓住平台，往上一拉，爬了上去。然后把枪挎到肩上，径直向通道走去。

帕特里克检查了一下肩膀上的伤口，是烧烙过的旧伤，没有血流出来。他直觉屁股和脚踝酸痛难忍，其他部位也是伤痕累累，都是在外边被警卫们踹的。年轻的时候，这种小伤转眼就好了，但现在恐怕得修养好几个星期才能痊愈。肋下的瘀伤是最严重的，肚子上的半月形伤疤也疼痛难忍。

那个半月形伤疤是在敦刻尔克留下的。

是在躲避纳粹追捕的过程中，波顿为他缝的。当时的场景是：手忙脚乱，血流不止。波顿缝针的技术很差，但救了帕特里克的命。

帕特里克打了个冷战，他不想让这种想法占据上风。他抓住链条，把死掉的警卫拉下来，剥下他的制服，穿上他的裤子。警卫的裤子就像在斯坦利斯塔偷的那条一样合身。这似乎成了他的习惯，帕特里克冷峻地冥想着：穿陌生人的裤子。接下来得寻找自己的靴子。

“你可以丢掉衣服，”帕特里克曾经对新兵说，“丢掉武器，甚至丢掉思想——但绝不能丢掉你的靴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带领士兵赤脚穿过阿尔及利亚的岩石沙丘。没人能忘记那一课，帕特里克现在还能想起他们脚底磨掉一层皮、长出大水泡的情景。一想到他们的表情，他的痛苦就逐渐转变为对自己的失望，似乎他们知道自己会丢下波顿似的。

他们似乎在说，“不要让你的人掉队：不管是你的同志，还是你的朋友。你得去找他们。这是军队的法典。”

但帕特里克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监狱里的情景，他说过，这样做都是为

了汉娜。如果事情搞砸了,他是不会客死非洲的。自己已经为了毫无意义的战争,浪费了太多生命,而他本该和家人待在一起的。他为自己的理想主义透支了太多的生命了。

他找到第一只靴子,把它拉上脚,然后又穿上另一只。

波顿可能在任何地方——回到公路上,在隧道里;也许他已经逃走了,正朝边境线奔去;也许凯普勒抓住了他……

帕特里克沮丧地捶着墙壁。拳头失去了知觉。他又捶了一通,然后,他停了下来。

他想起在斯坦利斯塔的那些时刻,党卫军的兵士们把他拖出地窖,罗特曼拿走了他的烟斗。他感到恐惧——再也见不到女儿,再也无法弥补逝去的时光的恐惧。那种感觉和他被逼着从平台边缘观看尸坑时一模一样。

他帮不了波顿;如果帮他,自己就会挂掉。如果不这样做,他还有实现诺言的希望。离开这个地方,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门“哐啷”一声巨响。

帕特里克抓起BK44,僵硬地移到门口。另一扇门被打开……然后又关上了。像是有人在检查走廊里所有的房间。

帕特里克拉开保险。

随着脚步声,又一扇门被打开了。

他的计划是安哥拉,他要去安哥拉。

从斯坦利斯塔到这里,一路上帕特里克都在计划。他倒在卡车后面,闭着眼睛,但并没睡着。如果他逃出来,朝南边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流浪汉的行头,北方佬的口音——罗德西亚人不会放他从边境过去的。即便他足够幸运,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去卢萨卡或是索尔兹伯里都有数百里路程,并且都被封锁着;他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没有买机票的钱。但是安哥拉……

门“哐啷”一声又关上了。

警卫一定是来检查他是否逃跑了。更多的脚步声,又一扇门被打开的时候,发出了铰链转动的声音。

安哥拉边境漏洞很多,他可以说葡萄牙语通过。从1949年开始,他就待在那里,从德国党卫军入侵安哥拉南部(另一个雇佣任务,右翼从中获益最多)时起,他就熟知那里的地形。他可以到罗安达,经过大西洋,

偷渡回去；美国人总是被拉到非洲西海岸。还有阿克曼的承诺，一些回报。他还有一梭子子弹打进阿克曼那个狗娘养的脑袋中的机会，让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门又“哐啷”一声关上了，近得可以感受到从墙壁上传来的震动。更多的脚步声，帕特里克屏住呼吸。他面前的门把手开始转动，小心翼翼地被打开，BK44 的枪口伸了进来。

他抓住来福枪使劲一拉。

一个人踉跄着被拖进门来，帕特里克一肘打在他的脸上。那人立马倒地，帕特里克一跃跨到他身上，用枪口对准了他的喉咙。

然后，帕特里克狐疑地压低了枪口。

那人眨眨眼睛：“我过来找你……”

枪手昏了过去。不是个男枪手。

是个女枪手。

一个女孩子，比汉娜大不了多少，拖着长长的辫子。

帕特里克举起她的胳膊，擦去她身上的涂料。直觉显然是对的，但他又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她是个黑人。

第三十章

刚果,卢卢阿河

9月17日,上午10点30分

波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父亲可能会说是上帝之手;或者是帕特里克的幸运烟斗。但波顿认为是玛德琳,他渴望再次拥有她,渴望把脸埋在她蜜糖一般的乌黑秀发里;他们能够一起生活,这个强烈愿望让他活了下来,让他呼吸着肺里的最后一口气活了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水沫飞溅的哗哗声,水流像约拿^[1]一样把他往下拖曳。女孩还绑在他手腕上。波顿能感到她还在激流里挣扎。两人的双脚都在奋力划水。

向上。

他的喉管急剧跳动,它需要氧气。靴子像墓碑一样沉重。

向上……

他们一起冲出了水面。

波顿猛吸一口,空气和水一起涌进他的肺里。他开始剧烈咳嗽。

身边的河段像一口大锅,翻腾着白色、卡其色和棕色的泡沫。女孩冲出水面,一阵干呕。她尽力把头伸到泡沫上面,波顿把她拉出水面。正好能够看清河岸,于是他们奋力朝那边游了过去。他第一次对侯切伯格心存感激:是他教会了自己游泳。

当肌肉都快磨成肉浆的时候,双脚终于触到了河底。波顿拉着女孩,挣扎着踏浪前进。他们穿过墙壁一般坚硬的纸莎草,一起瘫倒在泥里。

然后一起咳嗽,一起吐出灌进肚子里的河水。

水从鼻子里倒流出来,火辣辣的。他低下头,眯着眼睛斜睥明净的

[1]带来厄运的人。

天空。

由于河水的冲刷,前臂上的灼伤又开始刺痛。但能在水中泡一下很好,把这么多天的汗水和污垢都冲刷得干干净净。鲜血从波顿嘴里流了出来。

他重获新生。

波顿突然站起身来,眼睛在阳光明媚的河岸上搜寻。他拉了一下女孩:“有鳄鱼吗?”

她摇了摇头,然后禁不住放声大笑。

很快,波顿也大笑不止。

他笑得眼泪直流,就像在侯切伯格办公室里一样,心口都笑痛了、笑空了。他又看见了母亲空荡荡的房间,意识到肺里的空气比什么真相都要宝贵得多。

然后他把头靠进泥里,像个沉船的水手一样仰躺着。

远处,有人大喊。

声音听起来很模糊,爆炸过后,波顿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

波顿坐起身来,恢复了警惕。他扫视了一下灌木丛的走向,意识到自己并没站在通往罗德西亚的河岸上。声音突然大起来……然后又复归沉寂,最后小到只能听见身边女孩的呼吸声和哗哗的流水声。河上飘着杂物,里面夹杂着仰面朝天的尸体。

波顿伸了个懒腰,就像帕特里克一样,让阳光暖暖自己的脸庞。他的老指挥官总是喜爱阳光——哪怕像撒哈拉沙漠上的烈日一样刺眼——他想在新墨西哥这样的城市安居下来,这样看来一点儿也不奇怪。帕特里克曾多次描绘过自己的大庄园:芥末色的墙壁,凉爽的房间以及装满啤酒的冰柜。外面露台上有一休闲躺椅,花园里种着酸橙树和仙人掌,还有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的沙漠。一个可以终老的地方。

波顿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念头,然后把它们从大脑中驱逐出去。他转而留意女孩的呼吸,深沉而平静,给人一种奇特的安慰感。

他仔细地观察她的脸。除了太阳穴上的伤疤,脸型十分对称,鼻子很大,肤色是父亲所谓的“混合色”——孤儿院的记录本上就是这样写的,头发被粗野地剪断了。但最让波顿吃惊的,还是她的年龄。

她如此年轻。

突然，波顿似乎又回到了头颅广场，那个罪恶的广场。有种东西滑进了他的记忆，侯切伯格会对这个女孩做什么？纳粹会对她做什么？波顿想伸手摸摸她，感觉一下她头皮上的温热和头颅里的圣洁。

女孩睁开眼睛，发现波顿盯着她。波顿移开目光，伸手去拿勃朗宁。他把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卸下弹夹，然后又滑回原位；他打开排气孔，把里面的水吹了出来，然后把它擦干。

女孩说了些什么，但波顿听不懂。

他摇了摇头。

她又说了一次，这次用的是德语：“你叫什么名字？”

“波顿。”

她重复了一遍，发音听起来像“波唐”。

“你呢？”

“纳尼阿。纳尼阿·塔瓦利斯。”

他又盯着她的脸看，发现她的眼睛是如此清澈，而在乌黑的瞳孔深处，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也许是一种虚空——被残暴清空的地方。以前他见过很多次——在士兵眼里，在难民眼里；照镜子时也能在自己眼里发现。

波顿向女孩伸出那只自由的手。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抓住了波顿的手，他们紧紧握在一起。她的皮肤相当柔软，而骨头却硬得像铁。

“我欠你一条命，波顿——”

他举手示意她别往下说。“不要血的誓言，”他说，又想起了帕特里克，想起了在敦刻尔克的时光，“你不欠我任何东西。”

他伸手解开绑在他们手腕上的绳子。绳结紧得像焊住了一样。解绳子时，他发现纳尼阿盯着他胳膊上的标志看；他的袖子已经成了破布。

“你会一直带着记号。”她轻声说。

波顿没有回答，纳尼阿伸手摸摸那个倒三角符号。他把手抽开了：“你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吗？我在刚果从没见过一个黑人。”

“我是安哥拉人，抵抗军的一员。”

“但你会说德语。”

“我妈妈教的，据她说，知道敌人的语言是明智的。她的伊娜来自达马拉兰，大屠杀发生时就逃到了安哥拉。”

大屠杀，血浴般的恐怖场景。

波顿的父亲经常提到西南非的大屠杀。它们发生在世纪之交，纳粹还没到来，屠杀者是定居在德属西南非的第一批殖民者。四分之三的黑人都被他们杀掉了。父亲曾经称之为：我们良心中可怕的污点。那已经是母亲跟侯切伯格私奔之后的事儿了。数年后，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在飞抵卡萨布兰卡之前还曾提到过这个事件。“德国人信不过，”前首相提醒道，“他的血管里充斥着杀戮。战争是他所能理解的唯一的外交手段。”公众发话了，哈利法克斯被迫对报道作了回应：“帝国的和平，丘吉尔先生。帝国的和平。”

“你是赫雷罗人？”波顿说。

纳尼阿点点头。

“我知道赫雷罗族，勇敢的民族，都是勇士，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对英国人来说，一言难尽，他想。

纳尼阿脸上闪出自豪的火花：“你呢，波唐——你是德国人？”

“我说他们的语言，”他朝她谨慎地笑笑，知道敌人的语言是明智的。”

波顿继续解绳子。

“我看见你们到达隧道，”纳尼阿说，“和你一起来的其他人都怎么样了？”

“我想，是死了。”

她的脸阴沉下来：“他们是你的朋友？”

“不。我的朋友是……”波顿把注意力放在绳结上，“我要去罗德西亚。”

“那你要趁早，纳粹马上就要入侵了。”

他严肃地抬头看看她：“不可能！”

“我炸毁隧道——就是为了阻止他们。”她摸摸自己的伤疤，“他们已经到达马塔迪，将要袭击安哥拉。”

“你从哪里听说的？”

“罗安达的指令，从彭赫尔那儿听说的，他是我们的指挥官。”

波顿想想说她的话，然后又想想鲁吉艾在斯坦利斯塔说过的话：“你知道一个叫阿克曼的人吗？”

纳尼阿摇摇头。

“你肯定吗？他是英国的情报员，和反抗军合作。”

“彭赫尔和英国人结盟，英国人为他提供武器，但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什么人？”

“他是那个派我到这里来的人。”

“为什么？”

“去杀一个人。”

“为什么？”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有声音，就在近处。

他们躲到纸莎草下面。

波顿拔出勃朗宁，希望它已经晒干，随时能够开火。他平贴在泥巴上，示意纳尼阿也趴下。河岸上出现一队党卫军士兵：愤怒的脸庞，BK44。一个军官命令他们前进，眼睛四处搜寻。

纳尼阿紧挨着波顿，她把手伸向后背。波顿第一次注意到她带着一把大砍刀。她把砍刀从刀鞘里拔了出来，金属划过皮革时发出沙沙的声响。

“不。”波顿小声说。

军队就在前面，不到二十英尺远。纳尼阿的身体绷得紧紧的。

波顿滑到她身边，抓住她拿刀的手，把它压进泥巴里。

“我从隧道里活下来，不是为了这个，”他低声说，“还有很多能做的事情。”

纳尼阿挣扎了一会儿——她很强壮——然后点了点头，放下了武器。波顿原地不动，手还放在她身上，距离近得能闻得到她皮肤的味道。实际上没有味道，只有水一般的冰凉感。

巡逻队一走，他就放开了她。

“他们会杀了我们的。”他说。

纳尼阿拿起砍刀，挥刀向波顿砍去，绳子应声而断：“我现在必须要走了。”

“回安哥拉？”

“去我姐姐那儿。这儿附近有一个烟囱营地，她需要我的帮助。”

“那是劳改营，党卫军的劳改营。你知道那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你去过那里？”

“我朋友在那儿。”

“那就和我一起。我姐姐去那里,就是为了释放那些囚犯。”她站起身来——几乎和波顿一样高——在口袋里迅速翻动,然后摸出一个手榴弹。

“不,我必须要到罗德西亚去。”

“但你的朋友怎么办? 我们能救他。”

波顿犹豫了,尽力不想临别时对帕特里克说过的那些话,不想他许下的那个誓言。分手时的豪言壮语,仅此而已。一个问心有愧的人随口许下的诺言……除非现在他有别的选择。

是的,波顿提醒自己,就像帕特里克在斯坦利斯塔码头上能够选择一样。

“再见,纳尼阿·塔瓦利斯。”

他扑通跳进河里,把勃朗宁举过头顶,免得再次被水打湿。明天,他就能到卢萨卡了。

纳尼阿吃惊地皱了皱眉头,似乎他的行为不可理喻。“你的朋友。”她在身后叫道。

波顿涉到深处,划开河面的弃物游动起来。游到河流中央的时候,他又犹豫起来。他停下身子,原地踩着水。

他还在想自己对帕特里克的承诺,然后是对玛德琳的承诺,以及孩子和他们在农场的未来。柑橘马上就要丰收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他的掌握之中。认识玛蒂之前,他活得就像野兽一般。如果说他曾想过未来,也只是一个挖好的坟墓,或者是一个垂暮的老人:被关节炎、孤单和过去毁掉了一切的老人。但是现在……

波顿想起妈妈对他许下的誓言:“我决不会离开你,波顿,决不。”

“在你胸前画一个十字,妈妈?”

“在我胸前画一个十字,然后等待死亡的来临。”

这些话缠着他不放。她有什么必要说出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呢? 现在他看见了她,她正踏进老家附近的河流。侯切伯格也教会了她游泳。侯切伯格喜欢水,他承诺只要他在那儿,她就永远不会落水。很快,她就像鱼一般自信了。

这么多承诺。

波顿转过身来,朝向来时的方向。

他看见纳尼阿把砍刀横挎在身前,迅速穿过纸莎草,像猎豹一样行动

自如。她四肢肌肉发达,收缩有力,不久就会到达劳改营了。冥冥中父亲似乎催他跟上,去保护她:她还不过是摩罗神^[1]王国里的一个孩子。

很快,纳尼阿就在波顿视线中消失了。

波顿下定决心,转身继续向前游去:向河对岸和罗德西亚的希望稳稳游去。因为爆炸,河水依然波涛汹涌,劈断的木头,炸毁的机器碎片,还有死尸,不断从波顿身边飘过。

波顿拨开杂物,破浪向前游去。

[1] 造成死亡的可怕的怪物。

第三十一章

刚果，头颅广场

9月18日，上午11点55分

道兰获准与英国特使会面两分钟。特使个头很小，外套汗透了，胳膊下夹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一名研读《卡萨布兰卡条约》中某些微不足道的副条款的闲职人员。他不厌其烦地作了自我介绍，并和道兰握了握手。

“他们对你好吗？”特使问道。

“你看呢？”道兰答道，无法控制话音里的愤怒。

侯切伯格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在审讯完毕后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给他治疗。现在，道兰腿上打着石膏——但无论是冰袋还是薄荷油之类的东西都无法掩盖浮肿的脸庞和被打掉的牙齿。他的眼白由于辣椒的刺激，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在监狱里的最后两天，他疼得用手捧住腹股沟，禁不住浑身发抖。

“坦白地说，我们无法为你做什么，”特使说，“柏林正在策划恐怖袭击——”

“日耳曼尼亚。”

“什么？噢，是的，我总是很难习惯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试图避免全面战争。罗德西亚的后备部队已经被召集起来，轰炸机正从英国起飞，好像安哥拉的问题不够多似的。现在看来，卡萨布兰卡条款本身都会失效。”

道兰想，压根儿就不该签订什么条约：“那我呢？有机会出去吗？”

“我的建议是什么都不承认，不管是什么闹剧，看在上帝份儿上，尊重法庭——”他拍拍前额，“——没有同谋。”

“但我能出去吗？”

特使避开他的目光：“我想没有物证……”

很快，道兰就被押送上了法庭。侯切伯格的医生拒绝为他提供拐杖，

因为担心他当作武器使用；两名警卫架着他。

他被送到被告席上。

法庭正中高踞着一只巨鹰和一个纳粹的“卐”字标记，下面是法官席，旁边是一个小型的旁听席，旁听席上挤满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员和道兰以为是记者的人。他们被称为 GG，戈培尔的猛禽，他的秃鹫。前面慵懒地坐着、身上没有一滴汗水的人，就是侯切伯格。空气中散发着油漆味。虽然有电扇在头顶呼呼转动，空气还是热得让人窒息。

又进来了很多身穿制服的人。英国特使在法官席前面坐了下来。非洲无线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即纳粹的广播员，正在匆忙地放置无线电设备。道兰心中松了口气，他们不会再伤害他了，至少在这么多人面前不会。最后，法庭书记员宣布会场肃静。

“全体起立，欢迎弗莱斯勒总法官先生。”

一阵激动的低语。

罗兰德·弗莱斯勒——“胡说八道的罗兰德”——纳粹眼中血的正义的化身。他为希特勒的人民法庭服务，也是把犹太人赶到马达加斯加的设计师之一。现在他是党卫军高级官员，只有国家重大案件才会出庭，这一次是应侯切伯格的邀请专程飞到非洲的。

全体起立。

道兰发现法官横冲直撞地就进来了，黑色制服外面套着深紫色的长袍，上面打着领结。秃顶，嘴里泛着酸臭，眼睛半睁半闭。敬了一个简洁的元首礼后，他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介绍身边的两名党卫军法官和一位来自新欧洲委员会的中立观察员——阿吉拉尔先生，西班牙领事。

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声音，道兰想，也许我还有一次机会。

弗莱斯勒飞快地翻动着面前的笔记，记下什么东西，然后抬头看着道兰，想要把他看穿似的。

“你是个性变态吗？”

道兰尴尬地挪了下位置，双腿已经开始颤抖。他想找个地方坐下，但被告席上没有座位。“先生？”

弗莱斯勒提高声音，尖锐而多痰：“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你是一个性变态吗？一个同性恋？”

“不是。”

“那么你认为我的法庭是犹太实验室？”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一直摆弄自己呢？”

道兰那身血迹斑斑的破烂作战服已经在那天早晨被脱掉了，给他换上的是一件粗糙的灰色上衣和尺码大得离谱的裤子，没有腰带或背带，也没有内裤。他不得不一直把它们向上提着，以保持自己的尊严。

道兰松开手，裤子直往下掉。

旁听席上爆发一阵低声的笑语。

弗莱斯勒的目光回到笔记本上：“你是来自大不列颠的威尔士中尉欧文·道兰，号码 2200118。”

道兰犹豫了一下，瞥了一眼英国特使。特使正专心致志地做记录。

“是的。”

“对着麦克风说话。”

道兰低下头：“是的。”

“大声点！”

“是的。”

“9月14日，大约凌晨一点，你和一个由英国人和罗德西亚人组成的犯罪小组，由伦敦、卢萨卡和索尔兹伯里的政府支持，试图刺杀刚果的德国总督。你作何解释？”

有一刻，道兰想说自己精神错乱。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看着他，意识到没有人会在意自己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用舌头顶着剩下的几颗门牙，它们已经松动了。

“你是聋子吗？你如何为自己辩护？”“

“我没罪——”

“我面前有你的全部供词，你同谋者的姓名。”

“先生，这些供词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

弗莱斯勒嘴里唾沫横飞：“我的法庭上没有这样的谎言！承认真相，就会得到宽恕。你是不是试图刺杀侯切伯格总督的小组成员？安哥拉—罗德西亚侵略的工具？”

“先生，我不是成员——”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试图炸毁头颅广场？”

道兰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职业自豪感，他半笑着说：“不是。”

“收起你脸上令人讨厌的傻笑。大家注意，这个囚犯似乎把这场诉讼当作一个笑话。你有没有试图穿越刚果—苏丹边境？”

“没有。”

弗莱斯勒重重地扔下笔：“不许胡言乱语！你在多鲁玛被捕，有超过一百个人亲眼看见你试图穿越边境，包括总督和他的手下，我们有穆尊喀英国警卫的证词。你想否认这一切吗？”

道兰又提了一下裤子，但什么也没说。所有脸都扭到他这边盯着他。他有点想请求宽恕——帕特里克会说什么？——但他知道帕特里克已经死了。如果他死了，自己也会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倒下。他在召唤最后一场战斗，希望他的魔盒能在这里帮他结束这个欢乐的地狱。

弗莱斯勒变得不耐烦起来：“你是不是在多鲁玛被捕的？”

“我在那里休假——”

“是或不是？”

“光顾妓院，德国的妞儿比我们国内要便宜很多。”

“请被告闭上你那污秽的嘴。”

“还要下流十倍。”

“你这个贱胚！”

道兰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就像凯普勒没能成功让他开口说话一样。他挤出一个猥亵的笑容：“她们是为祖国献身的。”

弗莱斯勒抓起小木槌，狂乱地敲着。他瞪着无线电技术员：“停止广播！停止广播！”

侯切伯格站了起来。

“总法官大人，”他冷静地说，“我们必须继续审判。我讨厌敌人指责我们作秀。”

弗莱斯勒旁边的法官靠过身来，对着他的耳朵窃窃低语。他不再敲小木槌，直了直后背：“你说得非常对，总督先生。对于记录，被告拒绝合作。他对最严肃的诉讼表现出蔑视。”他调整一下领结，“我们传一个证人。”

法庭书记员匆忙出去。道兰目送他离开，他们抓住了少校？那个老头？不可能，如果是，他们也应该站在被告席上才对。一定是某个密探。他瞅向旁听席，引起侯切伯格的注意。

侯切伯格无聊地四处观望。

书记员又出现了，门也打开了。

一名党卫军军官手拄拐杖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文件夹，上面写着 E 部门：最高机密。

道兰觉得地面劈头盖脸向自己翻卷过来。他深吸一口气，帮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

军官继续向法庭走去，拐杖“咚咚”地敲在地面上。当他走过道兰身边时，向他投去抱歉的目光，所过之处留下一股洋葱和皮革的味道。

“你这个混蛋！”道兰大叫，不顾腿上的疼痛，向对方扑了过去。

警卫把他拉了回去。弗莱斯勒又开始敲小木槌。

党卫军军官站到证人席上。

大法官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快意，对着麦克风说道：“请向法庭陈述你的头衔和姓名。”

军官又看了道兰一眼。“突击大队长。”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里，“突击大队长拉佐勒·鲁吉艾。盖世太保。”

“总法官先生，我必须为我的外表道歉，”鲁吉艾说，他脖子上带着一个支撑颈圈，“我在斯坦利斯塔出了点儿事故。”

“我们都确信你在尽自己的职责，突击大队长。”弗莱斯勒回答。

道兰向前靠在被告席上，用栏杆支撑着自己。他感觉法庭里突然变得更热了，他头上直往外冒汗。

“被告要表示合理的尊重。站起来，你这头邋遢的猪！”

“我的腿。”

“继续，突击大队长。”

“谢谢，总法官大人。我为盖世太保反情报中心工作，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监控唐纳德·阿克曼的活动，一名来自安哥拉的英国高级情报官员。”

道兰看了一眼特使，希望他能够反驳这个说法。但特使的头一直低着，并飞快地写着什么。

“阿克曼，与来自英国和罗德西亚的侵略者一起，计划刺杀侯切伯格总督。”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按照《卡萨布兰卡条约》，所有在德国领土上的外国开矿权都只保证到 1950 年，到那个时候，权利就会归还给德国。卢萨卡矿业公司，一个以卢萨卡为基地的辛迪加联合企业，与侯切伯格总督达成一致协议，协定把开矿期延长三年，他们以为可以以这种方式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但当他们知道总督准备开设一家新公司——我们党卫军的土木工程公司——来接手生产权的时候，他们决定把他除掉。”

“阿克曼是怎么介入这项任务的呢？”

道兰摇摇头，就像妈妈带他和哥哥去看的舞台剧一样：演员的台词烂熟于心。他希望现在哥哥和他在一起，他那红红的脸一定会尽情讥笑着法庭。“给他们竖两根指头^[1]，老兄。”

“卢萨卡矿业公司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声誉的组织，”鲁吉艾继续说道，“他们不想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因此和英国情报机关签订协议，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作为回报，英国会得到他们每年钻石产值的 20%。大约是 90 万德国马克。”

法庭上嘘声一片。

“可观的数额，突击大队长，”弗莱斯勒说，“英国人为什么需要这笔钱？”

“去资助安哥拉叛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允许他们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争。”

旁听席沸腾了。

骚乱中，道兰仔细观察侯切伯格。但侯切伯格甚至连眼都没眨一下。

骚乱平息后，弗莱斯勒转向英国特使：“你对这些指控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还在等伦敦发来的指示，总法官大人。但女王陛下的政府反对所有的侵略或是恐怖行为，不管谁——”

“阴谋的细节是什么？”弗莱斯勒回到鲁吉艾身上。

“阿克曼招募了一组冷酷的职业杀手展开刺杀行动，狂热分子。”鲁吉艾举起手中的文件，“他们得到总统先生的许可吗？”

文件传到法官们手中，然后是阿吉拉尔先生，然后是英国特使，最后

[1] 下流的动作。

是道兰。他打开文件，快速翻动那些照片：莱品斯基，瓦切和自己的。这些都是他们证件上的大头照片，被放大了，影像十分粗糙。

道兰又摇摇头，一滴汗珠从眉毛上滴下，溅在照片上。

斗志正在消失，他只想坐下。

弗莱斯勒对他说：“你能认出这些人吗？”

“不能。”

“白痴！”他尖利的声音中带着蔑视，“你甚至认不出自己了。”

道兰看着下一张照片，是波顿·科尔和帕特里克。他们坐在一个浴缸上，老头看起来很落寞，低头看着地下；少校似乎在审视自己，像照镜子一样。

“嗯？”弗莱斯勒说。

“是的。”

“大声说！”

“我能……我能认出他们。”

“他们的名字。”

“我自己，莱品斯基，瓦切，科尔……”他犹豫了一下，“威勒。”

弗莱斯勒向后靠去，带着一种恶毒的满足感。

但道兰意识到他还有一线希望。他盯着英国特使，希望他能站出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最终是那个西班牙领事站起来为他辩护。

“尊敬的总法官大人，尽管这些显示了被告和其他人之间的某种联系，但这不能证明他有参与刺杀侯切伯格先生的阴谋。那么以欧洲委员会的名义来说，考虑到指控的严重性和它们的后果，我们可能需要更多证据。”

弗莱斯勒点点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法庭被认为是不严谨的。突击大队长，我知道还有更多证据。”

鲁吉艾对其中一名电台技术员说了什么。技术员对一个同事点点头。接下来喇叭里传出嘶嘶声。然后“砰”地一声，录音开始了。一阵急流的声音，就像瀑布一样。

喇叭里传来一个带法国口音的声音，有回声，但很清晰。然后是其他人的声音：

“你觉得呢？”

“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重要的,我们是刺客。”

“我们的任务是除掉总督。”

“除掉……怎么除掉?”

“带着极端的偏见,我亲手杀了侯切伯格。”

“你掐死他了?”

“用刀……”

咔哒一声。录音结束了。

寂静。

道兰感到一阵由绝望的眼泪带来的刺痛,他看着阿吉拉尔,他正在摇头;身旁的特使轻轻拍打着自己。

一个射击小组,道兰想,快速,高效,他也许毫无感觉。或是上断头台,任何方式都行,只要不是绞刑……他听说过纳粹怎样把绳子剪短,怎样让你的脖子不至于折断,从你双腿乱蹬,到舌头变青,最后到你咽气,需要足足一刻钟,另外还有像有关用琴弦处死等梦魇般的传说。

“你能认出这些声音吗?”弗莱斯勒问道。

道兰低下头。

鲁吉艾替他回答:“那是科尔少校和威勒的声音。”

弗莱斯勒把文件集中起来,拍一拍,叠放整齐:“谢谢你,突击大队长,你可以下去了。”

鲁吉艾走向证人席,拄着拐杖,离开了法庭。

“同谋莱品斯基和瓦切已经被我们的武装力量击毙了,”弗莱斯勒说,“在缺席的情况下,我来裁断波顿·科尔少校和帕特里克·威勒少校的罪行。”他的眼睛转向道兰,“我也要裁断庭上被告的罪行。下面我宣判:死刑。”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附和的低语声。

“不要绞刑。上帝保佑,千万不要绞刑。”

道兰突然放声唱歌,用的是威尔士语。他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歌词自己出现在嘴边,声音自己响了起来,就像父亲一样:“上帝,带领我穿过这片狂野——”

“闭嘴!”弗莱斯勒大喊,他敲着小木槌,“闭上你的臭嘴!”

“我,一个可怜的朝圣者——”

“让他安静!”

一名警卫一脚踢在道兰打着石膏的腿上。

道兰跌倒在被告席上,歌声在喉咙里枯萎了。透过眼泪,他看见有人站了起来。

“如果您允许的话,总法官先生。”

侯切伯格站起身来,面向法庭演讲。

“也许最好有人为道兰中尉取来一把椅子。”他调整一下麦克风,开始用他和切辣椒时同样温柔的男中音讲话。旁听席上几名记者身体前倾,想听得更加清楚一些。

“我们德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你们亲眼见证了带给欧洲的稳定,或是卡萨布兰卡协定。在非洲,我们打造了一个以贸易和技术为原则的社会,种族健康,社会和谐。但我们称之为和平的,其他人却认为是一种软弱。我们到处都有敌人,到处都有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我们和平进程的人。”

“先是安哥拉。我们请求和平……而他们袭击刚果。就在昨天,安哥拉的罪犯组织实施了对非洲高速公路网的恐怖破坏行动。而那本来是友谊之路!”

“现在英国和罗德西亚正在威胁我们的德属非洲。”

道兰看见侯切伯格黑眼睛中怒火中烧,但身上还是没有一滴汗水。

“他们派刺客来刺杀我。失败了。但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不能逃脱惩罚。如果我们诉诸于外交手段,只会增长他们的气焰,鼓励他们继续胆大妄为。他们空洞的承诺已经够多了,‘为了帝国的和平’。他们迫使我们动手。”声音突然高昂起来,“他们这是在宣战!”

“而为了保卫德属刚果,为了保卫它的市民和资源,我将派遣德国党卫军部队前往北罗德西亚击退我们的敌人。我这样做得到了元首的衷心祝福,就像他在1941年命令我们的部队进入俄国时候一样。我们是极不情愿的,是带着极为沉重的心情的,但历史的这一时刻到来了,必须果断采取行动,要么就会永远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在苏联一样,我们会取得胜利的。”

“与此同时,我们尊贵的战地元帅阿尼姆先生,准备带领他的非洲部队摧毁北安哥拉的恐怖组织。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是由英国资助的。”

“但是,仍然还有希望。”侯切伯格伸出双手,“我们都知道,科尔和威

勒还逍遥法外。我向你们保证，他们会被抓住的。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逮住他们，甚至也许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我的副官、党卫队总队长凯普勒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也许某人，正在听广播的某个人，窝藏着这些暗杀者。如果是那样，我敦促你马上把他们交出来，还有宽大处理的机会。”声音又降了下去，“一个大洲的命运也许就握在你们手中。”

“德属非洲万岁！为希特勒欢呼！”

旁听席上——党卫军士兵和打扮得像记者一样的人——一起站了起来。

“胜利！胜利！”

侯切伯格示意他们坐下，好像把他们的爆发视为一种尴尬似的。

“俾斯麦的话和他本人一样永垂不朽，”弗莱斯勒说，注意力又回到道兰身上，“对你的宣判将马上执行。”

道兰脑中筑起一道压力之墙，似乎已经听不清法官在说些什么。

“通常情况下，你会被置于行刑队前面。”他挤出一个恶毒的笑容，“但是，由于罪行严重，更别提其个案特性，我想你的处决方式应该由总督决断。”

侯切伯格点点头。

“上帝，听见了吗？”道兰想，“不要是绞刑。”

“让这成为对所有威胁非洲和平的敌人的警告。”侯切伯格宣布了他的判决。

不是绞刑，但更糟糕。

比道兰能想到的任何结果都要糟糕得多。

他只觉膝盖一软。

第三十二章

北安哥拉,抵抗军营地
9月18日,下午1点25分

“关掉!”帕特里克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想你的处决方式应该由总督决断。”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用葡萄牙语同声翻译的广播。

“关掉!”

“让这成为对所有威胁非洲和平的敌人的警告。”侯切伯格说。

宣判时,屋里一片恐怖的寂静,所有人都捂住了嘴巴。

帕特里克向收音机走去,想把它扔到地上。想着道兰——不可一世的,傲慢的道兰——将那样被处死,他只想把耳朵塞起来,尖叫。

莱吉欧堵住了他的去路,然后拔出手枪:“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是吗?”

帕特里克盯着这个副官。一个小流氓,无耻的恶棍,留着一头油腻腻的黑头发,长着一双不安分的眼睛,头上还缠着绑带,被祖里的妹妹打伤的。

“我什么都不是。”帕特里克说。

“把手放在前面,老头,慢慢坐下。”

如果有波顿在,他们就能解决这个中尉,并搞定其他安哥拉士兵——但如果独自一人,他们的人就太多了。

帕特里克举起还被拷着的双手,仍然待在祖里旁边。祖里的表情令人费解:惊奇的,防卫的,恼怒的,都有。他们坐在奥克托哥罗营房的硬板凳上,旁边的囚犯挤成一团,都是和他一起从劳动营带过来的。

“你是其中哪一个?”莱吉欧问。

“朋友,我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我发誓。”

莱吉欧枪口对准帕特里克，啪地一声把收音机关掉了：“我不是你的朋友，而且我知道你在撒谎。祖里告诉了我在地营发生的事情，她从隐蔽的地方看到了一切，看到有十二个人因为你而被打死。”

“是九个，我数过。”

“这就是我去找他的原因，”祖里说，她的辫子沙沙作响，“他是我们一边的。”

莱吉欧迅速把枪口转到她面前：“你和你妹妹已经带来太多麻烦，你们应该待在厨房里。”

祖里想站起来，但帕特里克拉住了她，他不需要她为自己辩护。帕特里克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对祖里而不是莱吉欧回答了刚才的问题。

“我是威勒，”他说，“美国人。”

“之前你为什么不说？”她问。

“鲁吉艾说是安哥拉人骗了我们，我不知该相信谁。”他的头一下子垂了下来，就像上次在卫生间里一样。也许他误会了阿克曼，应该把鲁吉艾那个狗娘养的法国人按在水中淹死。

“但你还是跟我来了。”

“我想你也许能帮我。我也……打了你，我感到很糟糕。”

祖里摸了摸前天被他打肿了的嘴巴，然后转向莱吉欧，“他要杀死德国人，他们的头领，”她说，“他和我们是一边的。”

莱吉欧没有回答。

“她是对的，”帕特里克说，“我是阿克曼雇佣的小组成员。”

“所以呢？”年轻的中尉回答。

“你听见了审判：阿克曼是为你们提供武器的人。我们是一边的，朋友。”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只是纳粹的宣传。”

“什么？”

莱吉欧问其他人，“有谁认识这个阿克曼吗？”

他们摇摇头，每个人都摇了摇头。

帕特里克想回应，但还是把嘴巴闭上了。外面的鸚鵡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他大脑太疲倦了，已经跟不上了。也许有一天他回到家，和汉娜坐在一起，能一起解开这个谜。

“我们怎么办，中尉？”一名安哥拉士兵问道。他们就是部队里所谓

的娃娃兵：还是小男孩，眼睛暴突，拖着和体型不配的长枪。

“我不知道。”

“放了他！”祖里说。

帕特里克看着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护着他。

她比汉娜大五岁，他禁不住想知道为什么她们的生活如此不同。祖里至少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回安哥拉的路上她提到过；她告诉帕特里克她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似乎他能主持正义一样——至少他感觉是那样的，或许是因为内疚才有这种感觉。最后一次在安哥拉的时候，他曾忽略了他们多少恳求啊？当纳粹侵略安哥拉南部时，他又曾抛弃了多少父女啊？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付不起雇佣兵的工资。

“你还想他吗？”他问过她。

“我试着不想。”长长的寂静，“我想起他的声音，想起他房间里的味道，类似男人皮肤和烟草的味道。当他把我像个小女孩一样举起来时，他的脸变得多么愉快啊。而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我很抱歉。”帕特里克说着，捏了捏她的肩膀。他喉咙里哽咽了：他想知道，如果一个陌生人问汉娜同样的问题，汉娜会怎样回答。无论她作何回答，都是他帕特里克应得的。

后来，祖里又告诉他有关妹妹纳尼阿的故事。她告诉他她们怎样来到罗安达，怎么和反抗军一起战斗，告诉他妹妹也像自己一样勇敢：“看看我在烟囱营地所做的一切！”她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想起了在格尔尼卡帮助过的一些女孩儿：喋喋不休的赤脚孤儿们。她的亲密，她的热情，让他局促不安。他已经不大习惯女人了，在一个身穿制服的男性世界里厮杀得太久，他只熟悉那里的一切。

她也问过帕特里克为什么来到非洲，为什么纳粹对他这么感兴趣。帕特里克避开了这些问题，尽量避免提及波顿，即便他怀疑自己仍然这样做是否正确。他改而谈论鲁斯，谈论他们怎样不该结婚，却又生了一个孩子；谈论汉娜，谈论回家；谈论他多么想弥补失去的一切。

当他们最后抵达叛军营地时，祖里被传唤到火冒三丈的莱吉欧那儿。其他的赫雷罗妇女、帕特里克和囚犯们被送到奥克托哥罗，由安哥拉人守卫。帕特里克的BK44被没收了。角落里一个士兵正在摆弄接收器，试图收听德国进攻北方的新闻，但每个波段都只有一个节目——对道兰的审判。

“我们怎么办？”士兵重复道。

莱吉欧向前迈了一步，再次缓缓举起手枪，直到枪口与帕特里克的大脑平齐，“我们把他交给纳粹。”

帕特里克仍然无动于衷。

“你怎么能这样？”祖里说。

“你听见广播了，‘非洲的命运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父亲按照纳粹他们说的那样做了，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中尉，”帕特里克说，“你是抵抗组织的一员，在德国人眼中，你也是恐怖分子之一。把我交过去，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

“他们说会有特赦。”

帕特里克轻蔑地笑了笑：“是的，说得对。德国鬼子那一套很有名。”

“他们要的是你，不是我们。”

“是的……但然后呢？侵略已经开始了，你们哪儿也逃不掉。安哥拉完蛋了——”

“我们能把他们击退。”

帕特里克又轻蔑地哼了一声：“那是斯大林说的。”

“那我们向莫桑比克出发。”莱吉欧提高声音，让其他士兵都能听见，“我们在那儿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帕特里克摇摇头，又一个没尝过战争滋味的愣头青。他们没从收音机上听到道兰吗？那破碎的声音，三十秒的扫射，内脏四溅，没有什么行为还是英勇的。“我要离开这里，”他想，“在他们做出任何蠢事之前离开。”他希望祖里和他一起离开。

帕特里克伸出带铐的手腕：中尉也许在搞清什么东西打了他之前就会倒在地上。“你最好把我交给他们，朋友。”

莱吉欧拿枪的手臂伸得笔直，一动也没动。

“关于莫桑比克，他说的是对的。”祖里站起来，试图缓和一下中尉的情绪，“‘对战败者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1]”

“什么？”

“‘对战败者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我们也没有。你不能把

[1] 原文为班图语“Una salus victis nullam sperare salutem”。

他交出去。”

莱吉欧继续盯着帕特里克：“什么时候轮到做饭的女娃儿发号施令了？”

“阿尔伯托也不会这样做的。”

“指挥官彭赫尔在罗安达期间，由我来指挥。”

“我们袭击烟囱工厂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帕特里克发现莱吉欧的脖子红了：“他们服从我的指令，不像你们。”

“命令！我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我们……”祖里的声音咽了回去，脸色苍白。

帕特里克随着她的目光转过身去。

她的目光盯着奥克托哥罗外面的入口，有人正在上楼。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长着一双帕特里克见过的最忧伤的眼睛。祖里忘掉了莱吉欧，向她紧走几步。

“唐古。唐古，哪里……”祖里向她身后看去，看了看楼梯和远处空空的营房。

叫唐古的女人慢慢踏进屋里。她身上沾满泥点，手里拿着一把弓箭。

“纳尼阿在哪里？”祖里问。

“她非常英勇，”唐古说，声音干瘪而缓慢，“她兑现了承诺，炸掉了通往木库鲁的隧道，还杀死了许多骷髅军。”

“她在哪儿？”

祖里的声音让帕特里克想起妻子生完汉娜后的样子，他们醒来时一片宁静，但当她发现女儿没哭时，一下子呆若木鸡。

唐古伸手摸摸祖里的肩膀，在再次开口之前低下了头：“现在和我们的先人在一起了，他们会为她唱挽歌的。”

祖里的肩膀一下子从唐古身上移开，喉咙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凝固了。她拽着自己的辫子，好一阵子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然后弯下身子，单膝跪地，紧紧捂住自己的肚子。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每个人都看着她。

帕特里克发现祖里痛苦得喘不过气来，就像有骨头卡在喉咙里一样。他从莱吉欧身边走过去，走到祖里旁边，把手轻轻放到她脖子上，蹲在她身旁。她紧紧抱住他。帕特里克已经不记得女人——女孩儿——最后一次抱他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帕特里克抬头望着唐古：“有一个男人，一个白人，被派往隧道里工作。金色的头发……”他努力描述波顿的样子。

“囚犯太多了。”

“他们都怎样了？”

唐古摇了摇头：“隧道被炸毁了，没人逃脱。”

帕特里克咽了一口口水，点了点头。不会这样的……

无畏的、危险的、愚蠢的波顿，死了。

帕特里克似乎又听见波顿在卡车上最后向他说过的几句话：“我发誓，我要让你回到汉娜身边。”帕特里克希望自己当时能转过身去，希望能面向波顿，希望自己在斯坦利斯塔从没说过那些绝情的话。

他站起身来，手仍然放在祖里的脖颈上。她轻轻地抽泣着。

接着外面传来另一个声音。帕特里克紧张起来，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衣带的碰撞声。

他向门外望去，向门外斑驳的阳光下的树丛里望去。他看见黑色的影子朝楼梯冲了过来。帕特里克转向莱吉欧。

但是，太迟了。

奥克托哥罗的一面墙从里面炸开了，像弹弓打出去的弹丸，还冒着浓烟。

暴风突击队员从炸开的洞里涌了进来，飞快地爬上楼梯，靴子在木板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机关枪发出“咔哒、咔哒”拉枪栓的响声，他们已经做好开火准备。安哥拉士兵纷纷丢下武器——孩子们不想再玩了。

他们被包围了。

帕特里克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登上楼梯。“不要哭，”他小声对祖里说，轻轻把她扶起来，“不要为这群混蛋流泪。”

然后他感觉一把枪顶在自己后背上。“很抱歉，少校，”莱吉欧说，“这对我们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你这个白痴，现在我们都死定了。”

尤里格爬到楼梯顶上，这次他没穿那身黑色的党卫军制服，而是穿着热带野战服，卡其色混合着鼠尾草的颜色，中间还夹杂着点棕色；蹬着伞兵的靴子。子弹带呈十字形交叉挂在胸前，肩上搭着厚厚一捆绳子。尤

里格扫视了房间一眼，目光在帕特里克身上稍作停留，然后转眼盯着顶上的橡木，自个儿笑了。

充满憎恨的微笑。

莱吉欧突然出列，把帕特里克推到身前。“突击大队长先生——”

尤里格皱皱眉头。“突击大队长？”他拍拍自己的肩章，“我想，是亲卫队大佐。”

“亲卫队大佐先生——”莱吉欧艰难地发出这个词，“——我是葡萄牙殖民地防卫部队的卡洛斯·莱吉欧中尉。这是你们正在寻找的一个逃犯——威勒，美国人。”

“不！”祖里喊到，脸上泪痕未干。

莱吉欧把她推到一边。

帕特里克看到尤里格脸上的表情的时候，不觉一阵恶心：纳粹看祖里眼神，就像饿鬼看着牛排。

尤里格转向莱吉欧，向他敬了个礼。“谢谢你，中尉。”他拽着帕特里克的铐，把他拖了过来，金属硌得他手腕生疼。

“你们的总督，他……他提到宽恕。”莱吉欧说。

“当然。”尤里格拔出鲁格尔，一枪毙命。

枪声在四壁上回响不绝。

“把所有士兵集合起来，”尤里格命令手下，“把他们带到外面，全都毙了——”

“他们只是孩子。”帕特里克说。

“你认为我会在乎吗？”

“其他的人呢，亲卫队大佐？”

“我们会把工人带回伍特罗赫。黑人……他们可以看守。”

所有赫雷罗人都趴在地上，被枪口指着头。除了祖里。

尤里格把鲁格尔插回皮套里，向帕特里克走近一步。

一拳捶在帕特里克小腹上。

帕特里克扑面倒下去，感觉就快窒息了。朦胧中他只觉有人在自己身上乱摸，尤里格像狗一样狂吠着发号施令。一条粗绳子穿过他的手铐，然后抽打在他头部，再后整个人被挂到了橡木上。

“你看见了？”尤里格说，“这是登山绳。我从攀登乞力马扎罗开始就有了，最好的军用绳索，与最坚硬的东西一样结实，结实得能拉动一头肥

猪。”他咳了一声，吐出一口浓痰，“把他拽起来！”

帕特里克被吊离地面。

听见祖里又在哭，他暗暗祈求她闭上嘴巴。两名士兵拉起绳子，帕特里克被吊向空中，靴子离地足足有五英尺。

帕特里克的手臂发出尖叫，韧带一寸一寸地裂开；腹部也快被拉断了。

“现在，美国人，”尤里格说，“我们说到哪儿了？”

第三十三章

外面传出一阵枪声。

“啊……再见了，可爱的年轻人。”尤里格说道，“没人能够救你，威勒少校。所以你最好开口说话。他在哪儿？”

帕特里克的胳膊火烧火燎的，胸口憋得几乎无法呼吸。

“科尔在哪里？”

帕特里克什么也没说。

“隐瞒，”他想，“剩下唯一能做的事——隐瞒！”

他不让波顿进入自己的大脑，他试着在头脑里勾画自己在拉斯克鲁斯的大庄园：拱形的前门，厨房里铺的陶制瓷砖；汉娜穿着新裙子，皮肤晒成棕褐色，幸福地叫他爸爸；火辣辣的太阳。

但是他越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形象上，思想就越是不自觉地转回波顿身上。

第一次在阿尔及利亚看见波顿的时候，他几乎还不到参军的年龄。波顿傲慢的神情，愁眉不展的模样以及眼中偶尔闪出的弃儿的火花，都让帕特里克想起自己同龄时候的样子。帕特里克让这个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军队不适合他。但自己的态度反而使波顿想赌一把的决心更加坚定。

外面又是一通扫射。尤里格似乎烦了，他来回踱着步子，靴子在空心地板上发出“砰砰”的响声。

“我没听见你说什么，美国佬，”他说，“或许你需要一些更具说服力的东西。”

他的目光在祖里身上逡巡。

另一段记忆：在大沙丘的训练。无穷无尽的沙子，热得能让骆驼的脚起泡。新兵一个一个都放弃了，只有波顿靠着内心的愤怒还在硬撑。帕特里克从未见过如此坚强的毅力。当天晚上，他邀请这个男孩到他住处。

他倒了两杯原汁原味的无花果酒，一起为恺撒^[1]干杯！

帕特里克知道，科尔是二班最好的士兵之一。他身上有一种罕见的求生欲望，不管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之中都是一样。

而现在他死了。

绳子在帕特里克头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肩膀剧痛不已。肚子上的半月形伤疤似乎就要撕裂一样。

“如果我能逃出去，我要找到玛德琳，告诉她发生的一切。我发誓。”

但怎么跟她说呢？说波顿没有杀掉侯切伯格，没有找出关于母亲的真相？说他在某个无名隧道里死了，压死或者淹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他本就不该离开家。说帕特里克，他的老朋友，他唯一信任的人，和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一起逃到大草原而没去救他？

帕特里克低下头。

下面，莱吉欧蜷在地板上，一滩鲜血向他周围蔓延开去。祖里双手抱头，跪在两名暴风突袭队员中间。她一直看着他，眼里充满痛苦。帕特里克希望她看着别处。

尤里格停了下来，叹了口气。

“你知道你逃跑以后，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美国佬？是凯普勒从隧道回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听他训话，‘亲卫队大佐，去找到他’。”他模仿着凯普勒的腔调，“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帕特里克拼命提起身体，千方百计想缓解肩膀上的压力。

“幸亏我的手下们发现了那个大块头的婊子，”尤里格朝唐古的方向歪歪头，“让我们能一路跟踪到这里。现在，科尔在哪里？”

帕特里克依然保持沉默。

“旅途很漫长，”尤里格继续说道，“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思考，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你显然不像那些孤立主义的小娘们：你身上有种斗志。那么怎样才能让你说实话呢，美国佬？把刺刀插进膝盖怎么样？从后面穿出来，美妙而缓慢；或者把你的指尖剖开？当然最理想的是，我们能够找到你女儿。”

帕特里克不寒而栗：“我没有女儿。”

[1] 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

“尤里格有个好记性。我听你对党卫队总队长提到过，你说得相当真诚。”

“所有瞎话都是为了让他闭嘴。”

尤里格哼了一声：“当我们在东线审问游击队员的时候，我发现手中有他们的女儿是最好不过的。他们关心儿子要少些——但那正是世界的生存法则。我记得父亲曾在汉堡大街上当众揍过我一次。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个人伸出一根指头。如果我是可爱的金发女孩，我敢肯定，他们会把他拖到法官面前的……”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但是女儿，女儿总能让我得到想要的结果。”

尤里格一把抓住祖里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把刀，架在祖里脖子上。祖里全身僵硬，浑身发抖。

帕特里克面无表情，把注意力集中到肩膀上的疼痛上，“你以为我会在意一个黑猴子？动手吧，切断她的喉管。”

“旧戏重演！就像在列队广场上一样。我们是非常失败的演员，不是吗，美国佬？我看见你们两人在一起，看见她多想把你从中尉手中救出来。”

尤里格慢慢把刀从祖里的脖子移到胸口，再到小腹，最后扎在她大腿根部。她想挣脱，但是尤里格把她的辫子牢牢攥在拳里。

“在俄国的时候，每当我的别动队到达一个新的村庄，你知道女人们都是怎么做的？——自杀。包括干瘪的老太婆，她们宁愿死也不愿满足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女人——所以我们制订了一条规则：十个男人上一个女孩，不能再多。否则——”他下流地耸了一下屁股，“——就像在操一堆杂碎。”

帕特里克感到自己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但他拼命表现出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错一个字，祖里就完蛋了。

尤里格打量一下周围，“我的勇士，共有二十五个男人。等我们都干完，她就成了一堆真正的废物，美国佬。牛奶冻……可惜不是你的小女儿。”

帕特里克发出一声嚎叫。

“我他妈的要宰了你！我发誓。”他全身扭动，带动绳子疯狂旋转。椽子在上面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好像就要折断似的。

“好，”尤里格说，“差不多了。现在：波顿·科尔？”

“他死了。”

“别跟我说这种屁话。”

“他死在隧道里，不信问唐古。”

尤里格扯下祖里的裤子。帕特里克注意到她的双腿——它们是如此瘦弱，如此裸露。她用力挣脱，但尤里格把她的辫子拽得更紧了，像皮绳一样拽着。祖里前额上的皮肤紧紧绷在骨头上，刀片在她大腿上滑动。

“在哪里？”尤里格问。

“放了她！”

“科尔在哪里？”

“他在爆炸中死了，”帕特里克又开始拉扯绳子，现在他已经忘记了疼痛，“是你的错误，你派他到那里去的。”

“你在撒谎。”

“放了她！”

尤里格笑了，“如果你坚持不说。”他晃晃手中的刀。

祖里跪倒在地。

尤里格跨到她身上，摇着手中割断的辫子。他把头发凑到脸上，闻了一下，“我总是很喜欢纪念品。”说着，他把辫子塞进了口袋。

祖里绝望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她在哭，却努力控制住不使眼泪流下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尤里格一脚把她踢倒在地，把脚踩在她后背上，不让她移动。“你，”他对最近的一个暴风突击队员说，“过来尽义务。”

“要我说多少次，”帕特里克大喊，“科尔死了！”

士兵走向前来，满脸厌恶地看着趴在地上的胴体，“但是，亲卫队大佐先生，她是……黑人，根据纽伦堡的法律——”

“这不是在德国。”尤里格盯着帕特里克的眼睛，“只管上就是。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就假想自己在操某个雅利安女学生就是了。”

士兵摸索了几下腰带，然后停了下来，“我不能，亲卫队大佐先生，我不能——”

尤里格脸都青了：“你这个没种的混蛋。给我滚一边去。”

帕特里克享受着片刻的苍凉的满足感。

祖里在尤里格身下挣扎着，想爬出来。尤里格用靴跟更加用力踩着：“志愿者！”

好几个男人站了出来。

“好，你先来。”

一个暴风突击队员把 **BK44** 放到一边，将祖里翻过来，拉下裤子拉链。

“最后一次机会，美国佬，波顿·科尔在哪里？”

祖里直直地盯着帕特里克的脸，眼里满是哀求。

“斯坦利斯塔，”他不假思索地说，“他从来就没离开过，还躲在那儿。”

尤里格犹豫了一下，摆了摆手指：“你很聪明，美国佬，但我之前告诉过你，尤里格有十个脑袋加起来那么聪明，你最好说明白一点。”他对士兵点点头。

士兵跪在祖里两腿中间，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裸体。然后趴到她身上，把脸覆在她脸上乱咬。祖里喘着粗气，拼死挣扎。其他突击队员都过来围观。

“我敢肯定，她不如威勒小姐那么甜美，”尤里格说，“但可以凑合。”

帕特里克向四面扑打，脸都变形了。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橡木上。

然后传来一声尖叫。

尖利的高音，像动物被长矛刺伤的声音。

哦，上帝，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帕特里克迫使自己不往下看，眼睛早已模糊了。

士兵试图站起来，手捂着胯下，血喷得到处都是。

祖里两腿间的地板上，自下而上穿了一个大洞。帕特里克瞥见一把生锈的大砍刀出现然后又消失了。

尤里格满脸困惑。

一个米尔斯炸弹扔了上来：一个手榴弹，滚向暴风突击队员。

祖里闪到一旁，身体蜷成一团。帕特里克用尽全力提起身体。

“跑！”尤里格怒吼。

三——二——一……

波顿倒计时。

手榴弹爆炸了。

火光冲天，叫声一片。

波顿踢断更多板条，把纳尼阿从洞口推了上去。“冲啊！”她全身愤怒地颤抖着，手里握着血淋淋的大砍刀。

波顿待在楼下，在奥克托哥罗架空的楼层之间来回奔跑。他双手各拿一把 BK44，都是在割断警卫的喉咙之后，从他们手上抢来的。他透过地板的缝隙往上看，朝有靴子的地方开枪。

地板的碎片向上飞溅，子弹钻进士兵的腿脚，尖叫四起，血肉横飞。

他向前移动，踢开树叶，开火。

移动，开火。移动，开火。

一把 BK 的子弹打光了，扔掉。

尤里格在上面大喊：“火焰部队！叫火焰部队过来！”

更多的士兵朝建筑物跑过来，每个人身后都跟着一辆坦克。波顿埋伏在楼梯对面的位置上，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只等靴子“通通通”地踏上楼梯。

这次，子弹穿过士兵的胫骨，他瞄准的地方更高，打中的是拿着火焰喷射器的士兵。

“咻”，喷出一个火球。

波顿把脸埋在泥土里，只觉胳膊上汗毛萎缩，耳膜向外鼓起。到处都是汽油的臭味。

波顿从燃烧着的楼梯爬回洞口，一提身，爬进奥克体格罗楼里。

到处都是尸体，墙壁在燃烧。波顿看见纳尼阿跪在姐姐身旁，一群黑人妇女围在边上。帕特里克身上的绳子已被砍断，被放了下来。他抓起一把 BK44，但手抖得厉害，好像无法举起一般，老脸拧成一团，嗜血可怖，铁青的皱纹稠密得像蛛网一样。

“尤里格！”他咆哮道，“你死定了，你听见了吗？你他妈死定了。”帕特里克扭转身躯，向四周扫射。

然后停下，他怔住了。

他盯着波顿。

看他表情如此惊讶，波顿几乎要笑出声来：“呆若木鸡”——军队里是会这样形容他此时的状貌的。“威勒少校，”波顿说，“到下面去，掩护我们离开。”

没有回应。

“少校！”

帕特里克又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嘴角蠕动着……然后穿过地板爬了下去。

波顿转向纳尼阿，她正在帮姐姐拉裤子。“她能走吗？”

“可以。”

“从洞里离开。”

波顿帮助她们爬下去。

火焰烧上椽木。透过火焰，他看见有影子向他袭来，子弹一闪而过。

波顿举枪还击，把子弹打了个精光。他拔出勃朗宁，纵身跳下。

“我们需要更多武器。”他对纳尼阿说。

“保险库。”她搂着姐姐，砍刀保护性地横在胸前，“这边。”

他们飞速穿过浓烟，来到一栋低矮的砖房。奥克托哥罗的火焰很快蔓延到其他房屋，伴随着噼啪作响声，木头、茅草和皮革都熊熊燃烧起来。有人用德语喊救命。

“下面，”纳尼阿边说边掩护他们进去，“唐古，和他们一起去。”

一群赫雷罗妇女消失在楼梯下面。波顿和帕特里克跟着她们进入一间储藏室，里面有几支陈旧的埃菲尔尔德 303S 式短步枪，一支汤普森冲锋枪，几箱弹药，还有水壶和医疗物资。

波顿把汤普森挎到肩上，把剩下的来福枪塞给唐古。

“走！”

唐古飞快地爬上楼。帕特里克正在把小瓶的咖啡、医用注射器、绷带和水壶装进一个背袋。

“他们告诉我你死了，”帕特里克说，“在隧道里被炸死了。”

“还没有。”

帕特里克突然一把抱住他。

波顿感到他脸上的胡茬很扎人。他把帕特里克推开，“我们必须得离开！”

“我的手。”帕特里克把带着手铐的手摊在地上，脸扭向一边。

波顿把勃朗宁对准锁链中央，只开了一枪，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手铐打开了。

帕特里克把剩下的物资塞进袋子，“等等，还有。侯切伯格，他还活着。”

“什么？”

“他还活着。”

波顿僵住了。

他好像又回到了长满柑橘树的农场之中。保险库似乎在不断缩小并将他关闭起来,里面变得越发黑暗,空气似乎一下子变得很稀薄,但又重得让他无法呼吸。波顿同时尝到了血和泪的滋味,他的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不。”

“我在收音机上听见他说话了。还有鲁吉艾——是他出卖了我们,不是阿克曼。我搞错了。”

“但我杀死了他。”

纳尼阿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快点!”

“你杀的是他的替身。”帕特里克说。

上面传来枪声和重型大口径武器——MG48 通用卡宾机枪的怒吼。“快点!”纳尼阿又喊道。她的声音似乎来自老远老远的地方。好一段时间,波顿脑子里一片空白,舌头又干又重,感觉无法吞咽。

“侯切伯格还活着……”

他抓起最后一个弹药箱,飞快上楼。帕特里克紧跟其后。

他们爬到上面。有几个白人站在赫雷罗人旁边。波顿举起汤普森。

“不,”纳尼阿说,“他们的胳膊。”

他们胳膊上都烙着“UJ”标记,脸上充满迷茫和恐惧——他们是逃跑的囚犯。

波顿从门里向外窥视,火焰部队正穿过营地开过来,橙红色的火焰咆哮着吞噬了一切,后面跟着更多士兵。

不需要多说什么。

帕特里克和纳尼阿过去扶祖里。祖里肩膀一耸,把两个人都震开了,从唐古那儿抓起一把枪就跑了。一开始,波顿还以为她是去袭击德国兵的,但她突然改变了方向,很快被草丛吞没了。纳尼阿和妇女们紧跟其后,然后是囚犯,最后是帕特里克和波顿。

营地被火焰吞没了。

第三十四章

刚果,头颅广场

9月19日,凌晨6点38分

黎明。

警卫到来的时候,道兰只想好好休息一下。现在他的断腿已经不重要了,是否被枪杀也不重要了。哪怕被子弹爆头,也比等待他的野蛮刑罚要强得多。

就连绞刑,甚至短绳子的绞刑,也要好一点儿。

道兰努力控制自己,让身体挺直……但几乎马上又开始颤抖。从胸脯抖到肚子,再延展到四肢百髓,连牙齿都在打颤。

他仍然不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模糊不清,不够真实。

他听见开门的声音,然后是靴子的回声,是朝他的牢房走过来的。他使劲闭上眼睛,做好准备,但肌肉绵软无力。

他希望夜晚快点过去,但暗夜似乎无穷无尽。早些时候,一名警卫捎来侯切伯格的问候,并让他决定最后一餐的食谱。道兰想要耍他们,他想点些让德国厨师抓耳挠腮的食物——最后一次徒劳的反抗,也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旧式英国松糕。”他脱口而出,就像妈妈在圣诞节做的那种。

几小时后,警卫拿着一把银质调羹,端着一碗食物回来了,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松糕,比家里任何一次做的都好吃。一片片新鲜的草莓和芒果,雪利海绵松糕,金色的奶油蛋羹,最甜蜜、最浓稠的奶油。但刚吃完,他就在角落里吐得干干净净。

脚步声来到门口,锁被打开了。

“时间到了。”

警卫进入牢房。

道兰心里像打雷一样咚咚跳个不停。他全身绷紧,手指在拳头里不停滚动——自己太虚弱了,根本无法迈步。

警卫们把他拖起来,押送到广场上。天空布满了稠密的、淡紫灰色的云块,广场上的骷髅似乎在闪闪发光。广场的远端就是处决他的地点。他不敢朝那里看,把头扭向一边。尽管早晨的空气十分温和,道兰却颤抖得更厉害了。

“主啊,带领我穿过狂野,”他对自己嘟囔着,“我……我,一个朝圣者……”他记得在学校里唱过这首歌。

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小撮看客:几个官僚,几个施虐狂,穿着铅笔裙的秘书,哈欠连天的阿吉拉尔先生,英国特使。还有人带着孩子,道兰看到两个穿着少年团员制服的小男孩在追逐嬉戏。当他走近时,他们停了下来,侧身贴近自己的父亲。

警卫带着他穿过人群,他打着石膏的腿拖在地上……
到了。

说到头颅广场的格局,他不知研究了多少遍,但从没想到这里会是一切结束的地方。

一共有三个人。

“可怜的……朝圣者。”

三堆木柴,每堆柴中竖着一根木桩。

他们把他带向左边的柴堆,一直走到柴堆后面,再登上几级台阶,爬上一个藏身木柴之中的平台。汽油味让人无法忍受。

警卫把道兰用链条拴在木桩上,然后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风铃的叮铃声。

“我身上没有力量……力量或是生命……”歌谣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但气管太紧张,他唱不出声来。

广场远端,也就是他刚刚过来的方向,出现了三个人:两人捧着纳粹的“卐”字旗帜,中间一个举着点燃的火把。三人都戴着黑色头巾,正庄严地向他走来。他们身后跟着一个鼓手,按照心跳的节律咚咚地敲个不停。

道兰注视着人群,眼里满是哀求。“求求你们了!”必须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现在是1952年,不是他妈的中世纪。前排左右两边站的是保镖,他发现了侯切伯格以及他脚边上的狗。侯切伯格从柴堆上方看过去,

凝视着远处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他面容紧锁,冷酷残忍,眼睛乌黑。

道兰想,这就是我最后看到的東西嗎? 两眼所见无非黑暗。

他开始抽搐,头脑里闪电般浮现出某些形象。他拼命想搞清楚它们是什么——就像它们能救他的命似的。

“家……陈旧卧室里带花形图案的潮湿的墙纸……一个喜欢熟甜食的女朋友,当他抚摸她时,总能闻到咳嗽糖和梨子硬糖的味道……他的兄弟,喜欢给他的靴子抛光,而且总是非常快乐……”

他的兄弟死在敦刻尔克,在远征队准备撤退时被炸死在水中。派遣队盖棺定论时说:一个英雄,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上泛着血红的泡沫。国家怎么能在那之后投降呢? 这不是和平,不管政治家们怎么说——这是失败。

火炬和纳粹的“卐”字旗靠近了,燃烧的火焰中夹杂着一股沥青味。道兰的呼吸变得像机关枪一样急促。人群让出了一条道,让这三人通过。

“海绵蛋糕,白色的糖衣闪闪发亮……道兰看见自己吹灭了六根蜡烛……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在新港征募新兵的仓库里,妈妈又是满脸泪水……教练员在他耳边抱怨……装满 TNT 炸药的魔盒……直升机训练……直升机的转动声——”

直升机! 就是它。

他们可以救他,道兰幻想着帕特里克和少校带领一个突击队,驾着直升机,沿着绳梯迅速滑到广场,枪口火花四射。他们不会让他死在这里的,不能像这样死,不能死得孤零零的。道兰扫视着天上的云朵,希望下一秒就能看到一架直升机。

刽子手到达柴堆底座。他们转向人群,向他们展示了一下火把,然后举起胳膊,向观众行了一个无声的元首礼,行礼对象甚至也包括阿吉拉尔和英国特使。

鼓声停了。侯切伯格点点头。

刽子手把火把放到柴堆底下。柴堆立刻点着了。

道兰盯着侯切伯格戴着黑头巾的脸,然后看看人群。那两名穿着少年团员制服的男孩专注地看着他,嘴角露出胆怯的笑容。

他又看看天空,不顾夹杂着汽油恶臭的浓烟灌满鼻子和嘴巴。腿上打的石膏在慢慢融化,火烧进肉里。透过泪水,他仍在寻找幻想中来营救的直升机。

他期待着现在的任何一秒,任何一秒钟。

地平线上仍然空空如也。

威尔士人惨叫着,惨叫着。

侯切伯格看着火焰在道兰身上螺旋上升;没有任何感觉——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习惯了,就像在放大镜下烧死一只蝎子。他知道有人不喜欢这种方式,像阿尼姆那种人就是,但只有这样严酷的惩罚才能威慑住敌人。

道兰身体扭曲,脖子上的肌腱就像金属线一样从皮下凸出。皮肤烤起一个个燎泡,然后悄声爆开。他一次也没闭上过眼睛,他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天空。

人群在侯切伯格旁边交头接耳,一步步退离现场。有几个妇女哭了,慢慢转身离去。侯切伯格发现,那两个孩子拒绝被父亲拖走。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味道——甜蜜、丰富、纯净;和第一次一样……

道兰还在尖叫。

旁边还有两个柴堆:一个是为美国人准备的,抓住以后用的;一个是为波顿·科尔准备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侯切伯格祈祷自己不要错过那次满足的机会,整个仪式都是为他而设。

已经等得太久了。

侯切伯格曾把火作为正义的工具。那时火是为那些最低贱的叛徒准备的,那些败坏他带给非洲的荣耀的人渣。有一次,在姆斯佩尔起义之后,他烧死了无数的黑人,把正午的天空都染成了黑色。“以黑对黑”——元首欣赏这种冷血的做派。然而,在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当他在多哥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穿上纳粹军服的时刻,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抛弃了上帝。

那是他安葬他的埃莉诺两天之后的事情。

他发现她的时候,埃莉诺身体蜷缩,背朝大海。海面很平静,太阳在头顶发出耀眼的光芒。她的脸被划开了,衣服被撕成了碎片,身体周围的沙子被染成了棕黑色。

侯切伯格满腔怒火,疲倦消失殆尽,就像又回到当年发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时刻。当他从藏身之处爬出来的时候,只见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

地上,内脏都被挖走了。

“我的上帝。埃莉诺!”他跪倒在地,温柔地把她抱起来。还能闻到铜和唾液的味道。“谁干的?”他用英语问道,“谁干的?”

她眼皮不停跳动。“瓦尔特^[1],是你吗?”听她的声音,似乎是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侯切伯格看着她身上的伤痕:刀口、抓痕、肿块、浸在血泊之中的大腿。“谁干的?”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你离开后,我一直都在找你。”他抹掉发梢上的汗水说,“不睡觉,不吃饭……”他眼中噙满泪水,“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递给他。他抓得太紧,使她直喘粗气。她的手在他手中显得那么纤小,就像初次见面她十分正式地伸给他时一样,脆弱得似乎一把就能被捏碎。那时他们都很害羞,他永远不会忘记对它的第一次触碰:它的温暖以及瞬间带给他的归属感。现在她的皮肤冷得像冰一样,寒气都渗进了自己体内。

“为什么?”他问,声音里带着一种野性。她是三天前离开的。“你为什么要离开?”

她想抽回自己的手,但他不放。“要我告诉你多少次? 因为波顿。”

侯切伯格没有回答。

“我总是看见他……孤零零的,困惑,哭泣。”她呼吸很浅,断断续续的,“那些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不能再这样活着……不能只顾我自己。我发誓不会离开他的,我发誓……”

“那你对我的承诺呢?”

“噢,瓦尔特……我必须离开。我们都知道是时候了。”

侯切伯格心里一阵痛楚,移开目光,望向大海远处。日落把天空烙得铁青,而不是染成血红。“你打算怎么办?”他问,“等船? 驶向洛美的船? 它们看不见你的。”

埃莉诺勉强笑了一下,冲远处海滩边的一堆木头点了点头,“我准备点上一堆火。”

[1] 侯切伯格的名字。

“火，”侯切伯格说，“当火苗窜上树梢，用你的暴风骤雨把他们吞没……”

“让他们害怕你的风暴。”

这是《旧约·诗篇》第八十三章第十四节里的原话。

他们第一次疯狂地做完爱后，埃莉诺擦掉汗水，穿好衣服，在准备参加晚祷之前，在他耳边轻轻念了这两句诗。以后在孤儿院做爱之后，她经常会重复这几句话。他从来不知道原因，但这些话纠缠着他，嘲笑他。

侯切伯格沉默许久，和她一样慢慢地呼吸。埃莉诺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他身上，她变得越来越衰弱。他急忙和她说话，“埃莉诺！醒醒。我有个主意。”

她又朝他眨眨眼，瓦蓝瓦蓝的眼睛里，点缀着几块灰斑。

“波顿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侯切伯格继续说道，“我们就像一家人那样住在一起。”他击退心中的嫉妒，“我真是个傻瓜，以前从未想到这一点。”

“太晚了，瓦尔特。”

“不！”

“对我来说，太晚了。”

“你不该单独出来。我告诉过你，这是个野蛮的国家。”

“我必须得回去。”

“我本可以保护你的。”

她又试着从他手里挣脱：“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干什么……我想回家的话，你是不会让我离开的。”

“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他说不下去了。

“这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

“他的暴风雨……对我软弱的惩罚。”

侯切伯格低下头，头发一绺一绺搭在脸上：“不是上帝——不对，慈爱的上帝——不会让这一切发生。”

“我们有罪……我伤了我的小男孩的心。我丈夫——”

“不！”

“你必须找到他们，瓦尔特。”她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发出干巴巴的、没有生气的咕嘟声，“请求他们……宽恕。”

他把她的脸移过来靠在自己脸上，挨着她肿胀的灰白皮肤：“你不能死，埃莉诺。我不许你死。”

她终于把手挣脱出来，这个动作似乎耗尽了她的最后一口气：“答应我。”

“我不允许。”他使劲儿摇晃着她。

“我害怕……瓦尔特……”

侯切伯格把她抱得更紧了。埃莉诺脉搏越跳越慢，然后完全消失了，就像黑暗中面朝虚无发出的尖叫的回声。他抱着她，一直到她变得冰凉。身后，海浪静静地拍打着海岸，夜幕降临了。

侯切伯格用双手在棕榈树荫下为她刨了个墓穴，从那儿看去，大海一览无余。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刨掘，足有三肘那么深，四边都抠得平平整整；全然不顾已经断裂破碎的指甲。他把尸体轻轻放到沙坑底部，最后一次吻吻她的嘴唇，呜咽着把土慢慢堆到她身上，每把土里都洒有他的泪水。他用拉菲亚树皮、木头和贝壳做了个粗糙的风铃，挂上面作为标记，然后瘫倒在坟墓边上，任凭日出又日落。

日落又日出。

他们把这段海岸线称为奴隶海岸。沿线没有人类的踪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经到了20世纪。现在，也许是时间的开始，也许是结束。

有些影像不懈地攻击他的意志。他仿佛看见都是野人干的——只可能是黑鬼的恶行。他们发出禽兽一般的咕噜声和嬉笑声，耳光掴在她脸上。黑色对白色的反抗，他听见埃莉诺大声喊出儿子的名字。

喊的是她的儿子，而不是他。

侯切伯格五内俱焚，不停抽泣。他以手掩面，想把自己藏起来。当他们屠杀他的家人，他感觉自己的内脏也被他们挖去，就像死了一样。但这次——还要恶劣得多！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止住痛楚。

做点什么。

侯切伯格知道是什么。

他抗拒——第六条戒律——太久了。现在，他在日记和独白中进行的无尽思考，是时候结束了。他必须行动，他们屠杀他父母以后就该行动了。如果那时候他能坚决一点儿，埃莉诺现在也许还活着。

侯切伯格找到犯罪的黑人只用了几个小时。他们有三个人。当他劈开第一个黑人的头骨的时候，另外两个甚至还没意识到他的出现。剩下

的两个被他俘虏了——他们是兄弟——然后被拖回犯罪现场。

夜幕再次降临。

一开始，他们拒绝认罪，谎称自己是渔夫，根本不知道什么白人妇女。他用拳头殴打，用刀捅刺，用最恶毒的土语恐吓。他们还是不承认，大哭大叫，恳求饶命。然后他把他们拖到埃莉诺收集的木堆旁，又堆了一个更大的木垛，把黑人弟弟捆在一根木桩上。

侯切伯格抓起一个燃烧的火把。“你杀死了她。”他冲着哥哥吼道。

“佐伯，我求你——”

“告诉我！你杀了她。”

“没有！”

侯切伯格把火把扔进柴堆。

惨叫声响彻整个多哥上空。

他攥住哥哥的头发，让他看清楚弟弟在火中的每一次抽搐，让他吞下一肚子焦臭的人肉浓烟。

黑人这才认罪。

因为他的忏悔，侯切伯格又垛起第二个柴堆。他欣赏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一直烧到只剩骨头和灰烬。他觉得内心的痛苦随之焚化。只是当火焰熄灭以后，空虚又悄然爬上心头：还需更多肉体。

“波顿的肉体。”

如果不是因为他，如果不是埃莉诺想再见自己的儿子，她就不会离开。她就还活着。毫无疑问，是她的选择把她逼入绝境，可以说是波顿割断了她的喉咙。他应该受到谴责！他是我侯切伯格所有痛苦的源头。这种想法在他体内奔突激荡，就像他血管里流淌的黑暗一样。

他舒展一下四肢，深吸一口气。空气闻起来很新鲜，它得到了净化。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然后，一个崭新的景象浮现出来，就像远处的地平线一样，不时被乍现的光亮照得通明。

侯切伯格突然跪倒在地，在灰烬里到处翻找，不顾仍在燃烧的余烬会灼烧自己的手指，鼻子里满是烟尘。终于找到了，它被烧焦了，但完好无损。他转向冉冉上升的红太阳，把它高高擎在手上。

一副颅骨。

侯切伯格一丝不苟地检查它的构造，他用拇指插插眼窝，拉拉剩下的

牙齿，敲敲天灵盖。那一刻，他看到了他的未来，他的救赎，他痛苦的终结，不仅是他自己的未来，也是整个非洲的希望。所有白人都不该再经受他已遭受的损失。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但第一个应受惩罚的对象就是：波顿·科尔。

他开始收集更多的木头。

人群逐渐散去，除了两个保镖和一只狗——芬里斯，只有侯切伯格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他从反省中醒过来：毫无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悲伤依旧在那儿，只不过从喧嚣变成了麻木。

只有惩罚才能满足它们。

道兰已经死了，只剩下一具焦黑的躯壳，四肢偶尔还会抽搐一下。

“他很勇敢，”侯切伯格想，“尽管尖叫，但没有求饶。党卫军应该集合更多这样坚强的心灵，而不是一直用所谓的‘纯日耳曼人’滥竽充数。”

火焰依然烧得噼啪作响，一根烟柱刺穿头颅广场上空。侯切伯格随着它的轨迹越看越远。他看见凯普勒朝他走来：他的手下看起来筋疲力尽，脸上刺满斑点。“嗨，希特勒！”凯普勒说着，啪地一个立正，随后飘过一股薄荷油的腐臭。

侯切伯格有气无力地扇了一下：“我看见你两手空空，又一次这样。”

“我一路追踪科尔和美国人到伍特罗赫。在那里……那里我跟丢了。威勒逃跑了，科尔因为违背惩罚细则被派去——”

“去了隧道？”

“是的，总督先生。”

“隧道现在……怎么说呢……已经不是一个隧道了。”

凯普勒甩甩肩膀，好像他的衣服是用头发做的：“没人能在爆炸中活下来。”

“你找到尸体了吗？”

“没有，总督先生。”

“那么还是有活着的可能性。”

“可能性，是的。我派亲卫队大佐尤里格去搜查那个区域，追踪任何可能逃跑的人。”

“尤里格？”

“伍特罗赫的营地指挥官。”凯普勒嘴唇撇了一下，“那个杂种。”

“你没有嫉妒吧？”侯切伯格哈哈大笑，感到浓烟炙烤自己的喉咙，于是闭上眼睛，“我认识波顿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我想知道他长成男人后是什么样子……”

“一个罪犯，最堕落的人——”

侯切伯格嘴里发出啧啧声：“给我收起诽谤这一套，我问的不是江湖郎中。”

侯切伯格摸摸自己的光头——近乎完美的第一人种——头皮很光滑。埃莉诺死后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掉光了，再也没有长出来。“我倒觉得他很顽固，像他妈妈一样。一个幸存者。”他又深吸一口气，在灰烬的热度中尝到了过去的辛酸，“他还活着，我知道。”

他猛地睁开双眼，对保镖做了个手势。“我想是时候我自己去寻找年轻的波顿了。”侯切伯格说。

“但是北罗德西亚，总督先生，入侵的事。”

“我的将军们完全能够胜任，他们现在能应对得了。”

“但你必须领导他们，你必须——”

保镖抓住凯普勒的胳膊，把他的“卐”字臂章撕了下来。

凯普勒脸上现出恐慌的惨白。

“我跟你说过什么，德布斯？”侯切伯格问道，声音相当温和，“不要再让我失望。但是你又一次回到这里，却没有带来波顿·科尔。”

警卫把凯普勒向其中一个柴堆拖去。凯普勒在地上无助地乱踢。芬里斯汪汪直叫。

“但是，总督先生……我已经为你跑遍了半个刚果，没睡过——”

“上次我叫你回去的时候，你就该回到日耳曼尼亚去。”

“我想继续我们的事业，和你一块儿干。”

“一个男人离家一年了，实在太久了。换作是我，我会非常想念妻子的。”

他们把他绑到柱子上，道兰的火堆上还余烬犹存。

“总督先生，瓦尔特，求你了！”

侯切伯格迈开大步，穿过骷髅广场。

身后，凯普勒还在大喊：“总督先生，求你了。总督先生！”

第三十五章

北安哥拉,昆姆邦多
9月19日,上午10点整

还没看见是什么东西,但他们老早就闻到味道了。

气味来自米欧波树林,直往纳尼阿鼻孔里钻,让她觉得反胃。她想起爸爸从里斯本进口的一桶桶腌制鳕鱼。秃鹰在上空盘旋。

从营地逃出后,他们一路狂奔,直到火焰的呼啸越来越远,尼德拉草变得安静下来。然后他们长途跋涉到昆姆邦多铁路,继续连夜赶路,直到萨瓦纳变成森林。波顿不停催促他们前进,生怕一停下来,纳粹就会抓住他们。但是纳尼阿除了偶尔听见大象在树林中穿行的沙沙声外,树林里一点儿其他声音也没有。

现在他们还有十三个人,其他的不是失踪就是死掉了。活着的人有她自己、祖里、唐古、阿吉阿,另外两名赫雷罗人,五个烟囱营地的逃犯,波顿和他的朋友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让她隐约想起爸爸的影子——灰白的头发,粗哑的嗓音,包括走路的样子。纳尼阿斥责姐姐又找了一个老白人时,祖里回答说因为他的眼睛里没有欲望,而且心肠很好。

至于波顿,她不太了解。他恨纳粹,但她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一起从卢卢阿河奔到空无一人的烟囱营地,再一起逃到安哥拉,但一路上很少讲话,她甚至都没问他为什么会改变主意跟了上来。他也是一名士兵,但和指挥官、冈萨尔维斯或者抵抗军里任何人都不一样。他在隧道里救过她的命,后来又帮她营救祖里——但他身体里也有一个魔鬼,一种让纳尼阿警觉的东西,即便她在他身上看见了和自己一样的血性。现在他只是和他们一起赶往罗安达,然后坐船回家。

她告诉波顿昆姆邦多没有火车,要是有的话,彭赫尔和他的士兵就会坐火车去首都的。

“没关系,”他答道,“我们可以沿着轨道走。”

她喜欢他声音里的温柔。“我们赫雷罗族人一起去，到罗安达后加入我们的军队。”

“他们允许黑人加入？”

“他们不想，但为了拯救安哥拉，我们必须一起战斗。这是我父亲的信念。”

纳尼阿带领小组先行，波顿和帕特里克押后，枪口一直对准树林。她一只手蜷在祖里手中，另一只抓着砍刀。她一直在看姐姐的头发，想念她辫子的沙沙声。

“它还会长出来的。”纳尼阿说。

祖里摇摇头。

“它会的，我保证。甚至更长，更漂亮。”

“我不想让它长长。”

“你必须让它长！还记得爸爸有多喜欢吗？”

“从现在开始，我要不停把它剪短，像你一样。”

纳尼阿看了姐姐一眼，不知道笑容是否还会照亮她的脸庞。姐姐走路的样子怪怪的，就像股骨被卡住了一样。她裤子上沾满血迹，脸颊上留有咬过的痕迹。但她的眼睛才真正让纳尼阿感到全身发冷，它们盯着前方，但空洞无物，这让她想起小时候伊娜给她们讲过的一个故事，关于克什——森林中一种偷取女人灵魂的动物——的故事。据说它的脸像所有邪恶的灵魂一样，又白又丑。

纳尼阿紧紧捏住姐姐的手：“我不该派你到烟囱营地去的。你应该和我待在一起。”

“你做得很好，妹妹。”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从父母去世开始，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其实本该是我来照顾你的。伊娜给你取了个好名字，纳尼阿。你确实有坚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智慧的头脑。”

“不，我必须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纳粹再也不会碰你，祖里，我发誓。否则我就死在你前面。”

“你不能死，不会死。”祖里眼睛红了，“我不想剩下我一个人。”

“那么我们必须逃跑，躲起来，躲到一个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我也不想躲起来。我在隧道里跟你说过，我想战斗！我想杀光每一个骷髅兵。”

“我知道。”

“找到那个叫尤里格的家伙。”她说得斩钉截铁。

纳尼阿又看看她,发现是自己错了。她的眼睛不是空洞的,而是满得都快溢出来了,充满血性、复仇的渴望。

“如果你们面对面,你会怎么办?”

“你以为呢?”她不高兴地笑了笑,纳尼阿一瞬间瞥见一个成熟的祖里,“没人比复仇中的女人更快乐。”

“你知道我听不懂。”她第一次没有因为听不懂而生气。

“没人比复仇中的女人更快乐。”

“或者是复仇中的姐姐,”纳尼阿轻声说,“到那时候,砍刀就是你的。”

之后,她们一言不发,各自静静赶路,直到空气开始发臭。

“是什么东西?”唐古问。

“我知道那种味道。”祖里说道,目光黯淡了下来,说着用手捂住鼻子。

波顿跟了上来:“我们在哪里?”

“我们一定就在铁路附近,”纳尼阿说,“非常接近。”

他们继续穿越树林,味道越来越重,空中到处都是嗡嗡直叫的昆虫。最后,他们来到一片空地。

昆姆邦多。

有一幢建到一半的砖房,没有屋顶。还有一个木制车间,一个水塔以及几个堆得像白蚁山一样的煤堆。所有带叶植物都蠢蠢欲动。森林饿了,纳尼阿想,它们想吞回人类夺走的一切。还有一列蒸汽火车,引擎冷然无声;轨道一直延伸到树林深处。

火车前面扎着一个帐篷,里面摆着彭赫尔和士兵们吃饭的长桌。桌上放着碗装食物,锡制托盘,金属茶杯。臭味就是从桌上传来的。

昆姆邦多是隆达铁路(也就是常常听说的以葡萄牙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萨拉扎线”)上一个偏远的前哨站,位置距离轨道突然中断的地方不到十英里。几十年来,安哥拉一直受南部本格拉铁路控制,但是自从东北发现钻石之后,矿主们就要求有线路从安哥拉境内通往罗安达,从那里再转到欧美市场。一向热衷于为葡萄牙积累财富,同时渴望能建设几项能跟纳粹德国相媲美的工程的萨拉扎总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使命。因此在安哥拉修建了长达 370 英里的轨道、隧道和高架桥,沿线的矿业公

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直延伸到最遥远的角落。

不久德国占领了南部，连接大西洋和刚果铜矿带的本格拉铁路落入了纳粹之手。因为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矿主们纷纷放弃了新开的钻井，留下了不完整的萨拉扎东线路段。从此，反抗军就把这条线路作为军运专线。

桌子似乎使纳尼阿中邪了，上面苍蝇成群。

“发生什么了？”祖里问，她的声音猛然提高了，“阿尔伯托……”

波顿走近几步。纳尼阿看见他面无表情。“没有血迹，没有弹痕，”他拿起一碗米饭，闻了一下，“毒药？”

“一定是某种毒性很快的东西，”帕特里克说，“比如氰化物。”

波顿把米饭从鼻子下移开：“或是沙林。”

有三张桌子，上面坐的都是彭赫尔指挥官带来的士兵。

全死了。

嘴巴痛苦地扭曲着，尸体在炎热中开始腐烂发臭。

第三十六章

纳尼阿无法把眼睛从桌子上移开。“他们不全在这里，”她说，“彭赫尔在哪儿？”她抿了抿嘴唇，“冈萨尔维斯呢？还有其他的人也不见了。”

“待在这儿。”波顿说着，拔出手枪，开始和帕特里克一起搜查房屋。

“阿尔伯托，”祖里又嘟哝了一遍，眉头拧成一个死结，她四处看了看，“纳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是纳粹，”纳尼阿说，“他们有枪，有坦克，不需要下毒。”

“那么是谁呢？”

她犹豫了，不知为什么，她想到了冈萨尔维斯，然后又想到了彭赫尔，她想起他希望她能找到炸药，因为他知道她会重返隧道，他知道引爆器不起作用。“我不知道。”她最后说。她知道，说出这些想法对祖里没有任何好处——她的痛苦已经够多了。

纳尼阿把视线从姐姐身上移开，盯着离她最近的士兵的脸。她记得在厨房里给他打过饭，名字叫约瑟。他在里斯本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子，有时候喝多了卡波罗托，就开始哼唱法朵民谣，唱得其他士兵泪流满面——

一声枪响。

纳尼阿把祖里推倒在地上，抽出大砍刀。其他人和她们一起躲到桌子下面。枪声的回音响彻树林。

除了苍蝇的嗡嗡声，一片寂静。苍蝇们正在享受盛筵。

然后是脚步声。

波顿从工厂方向退了回来，枪口指着一个男人：身穿工装，头戴工帽，一身黑衣，说葡萄牙语。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波顿说。

纳尼阿担任翻译：“他说不要开枪。”

波顿放下手枪，但仍然抓住他的肩膀。

“他是火车司机……说其中一名士兵下毒。”

“问他是怎么逃脱的。”

“他正在检查引擎,没有吃东西……后来躲在煤堆里。”

“哪个士兵?他知道是谁吗?”

“他不知道士兵的名字……他很害怕,还开了枪……他想,是一个葡萄牙人,长着黑色的头发。”

波顿看看她:“有什么看法?”

“可能是他们中任何一个。”

司机又开始说话。

“他说后来一架飞机在附近降落,几分钟后又起飞了,朝西飞走了。”

波顿思虑了一番,把司机放了。“问他能不能开动火车,能不能把我们带到罗安达。”

这次司机不用翻译,他连连点头:“罗安达,可以。”

“波顿!”帕特里克在树林里喊道,“你最好来看看。”

纳尼阿和祖里跟着波顿来到没有封顶的建筑后面。帕特里克正盯着一个浅水沟,里面还有很多尸体。祖里往下看了一眼,然后捂住了嘴。

“我们走得越快越好,”波顿说,“我和帕特里克帮司机的忙,把火车发动起来。”

“这些尸体怎么办?”祖里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好大的味道,动物会发现他们的……”

“太多了。”波顿说。

“我不关心别的,就是这里的几个。”

“别担心,”帕特里克拍拍祖里说,“我们帮你把他们埋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波顿说,但纳尼阿看出了他眼中的犹豫。

祖里抓住他的手:“我们的父母就是像这样被抛下的。求你了,波顿。”

“你们的父母?”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先检查火车,然后找几把铁锹。”

两个战士走开了,现在只剩下纳尼阿和姐姐。

纳尼阿盯着水沟下面,有四五个人,很难分辨是谁。他们面朝沟底,看上去就是一堆胳膊和腿,后脑上骨头爆裂,显然是被人正面爆头而死。尸体中有一件蓝色制服和一根红色饰带。

她看着姐姐:“我很遗憾。”

祖里没有哭泣：“不管你怎么看他，纳尼阿，他热爱我们的国家。和爸爸一样，不想纳粹占有它。”

“谁去告诉他在葡萄牙的妻子呢？他的孩子怎么办？”

“有人会给他们带信儿的。”

祖里没作任何提示，突然跳进水沟。她一把抓住彭赫尔的红色饰带，然后爬了出来，尽量不看那些千疮百孔的血淋淋的脑袋。

“你……你爱他吗？”纳尼阿问。

祖里把饰带缠在指头上：“不是真正的爱。”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保护你，妹妹。”

“我不明白。”

“如果我不和他上床，我们会怎样呢？在外面森林里流浪，还得为了避开骷髅军而东躲西藏。”她摸了摸脸上被咬破的伤口，“只是两个无人在意的黑人。”

纳尼阿感到喉头发紧。

她捧起姐姐的脸，亲了一下。

地是沙土地，挖起来很容易。

波顿很快就把一堆沙土铲进水沟里，他想起了曾经埋过的那些士兵，也想起那些抛尸野外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总是志愿履行埋葬义务，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安葬自己父母的缘故吧。这也是侯切伯格应该受到诅咒的原因。尸体上面飞起一团黑压压的虫子。

帕特里克从车间里找到几把铁锹。他在找铁锹的时候，波顿趴在地上，在摆放腐食的桌子下面四处搜寻，最终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纳尼阿嘴巴不赞成地噘着：“你不能这样！”

“他不需要了，”波顿说着，脱下士兵的靴子，“我需要。”

非常合脚，垫在刺痛的脚步和后跟上非常舒服。纳尼阿走开后，他又剥了一件衬衫换上，原来那件破得不成样子了。部队里有个迷信的说法：死人的衣服能保护你。

波顿和帕特里克继续挖坑，他们尽量用嘴呼吸。

尸体逐渐被一层泥土盖住了。不远处传来女人们的欢呼声，然后是蒸汽的滋滋声。

“我要歇一下，”帕特里克说，“我的胳膊啊。”他甩甩肩膀，直喘粗气。

波顿把铁锹插在地上，他已经挖得满头大汗，拿起水壶灌了一大口，然后递给帕特里克。美国人摇摇头。他们默默站着，盯着下面的坟墓，像两个沉思的默哀者。

“你怎么会回来的？”帕特里克终于开口说话了。自从在叛军营里再次相遇，他们就只说过几句话，多半是关于道兰的，像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之类的话。谁也不想多说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帕特里克有意试着打破沉默。

“因为我承诺过，”波顿答道，“我说过要让你回家，回到汉娜身边。”

“在劳动营里听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想转身的。”

“但是你没有。”

“我眼睛迷了灰尘。”

波顿理解地笑笑，他又满满喝了一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好吧，在你变得太过感伤之前，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玛德琳。”

“救我这样一个老傻瓜，对她有什么帮助？”

“也许你是个傻瓜，但也是我唯一剩下的朋友，就像亲人一样。”他又拿起铁锹开始挖，“如果我丢下你，你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同样的一无所知；总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回顾过去，帕特里克。我想要一个未来，我和玛德琳的未来，心中无鬼的日子。至少要试一试，我要找到你。”

“但是在斯坦利斯塔，我要一个人上那条船。”

“人人都是自私的，是吧？”

“我不该那样说。”

“你不是有意的，头儿，不是。”

“我是有意的。”

波顿笑了，一个疲惫的苦笑。他摇摇头：“不。你身上还有军人的操守。如果你真想那么做，你本可以丢下我，消失掉就是了，我会在那个廉价客栈独自醒来。”

帕特里克想着他说的话：“所以你回来找我。”

“心里不再有鬼。”

“那侯切伯格呢？”

波顿的脊背僵直了。他把铁锹狠狠插进土里：“我不相信他还活着。我诅咒这个魔头，但是我不在意了。”

“那你妈妈呢？你如此想知道的真相呢？”

“现在还有什么意义？真相、复仇，哪一件还有意义呢？我再也不会回到头颅广场了。”波顿赶走了眼前一只苍蝇，“再也不想去了。我已经在这件事上浪费了整整一生。”他想着玛蒂，她一直放心不下家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命运，他想知道她如何才能找到宁静。他欣赏她接受命运的能力——这也为他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你肯定？”

“玛德琳告诉我说，你不需要靠真相生活。她是对的。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回家，回到她身边。”

“家，”帕特里克重复着，“你会邀请我的，是吗？到农场去。”

“当然！你可以见见玛蒂。我们一起喝茶，一起吃蛋糕，吃蘸橘子酱的烤饼。”

帕特里克笑了，花白的须茬，加上泪汪汪的眼睛，让他显得更加苍老了。“那真是太好了。”他又拿起铁锹。

然后他们一直默默地干活，一直干到衬衣贴在后背上，士兵的尸体才埋完。干完后，波顿又拿起水壶，灌了一大口，然后递给帕特里克。

这次帕特里克接过了水壶，但是没喝。“当唐古说你死了，我……”他瞅着水壶里面，“很高兴你仍然跟我在一起，波顿。”

波顿久久没有回应，然后说道：“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头儿。我们还会一起走完剩下的路，到罗安达只有 400 英里。”

“然后呢？去找阿克曼吗？”

“如果我们相信鲁吉艾的话，他就会在领事馆。也许他能帮我们离开这里，也许不能。至少，他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我要知道为什么是我；对英国情报机关来说，我是谁？”

“然后呢？”

“搭上第一艘到管他到什么地方去的船。非洲我再也不想看哪怕一眼了。”

帕特里克大笑，“我要为你的话喝上一口。”他把水壶举到嘴边，“干杯！”

波顿拿回来——“干杯！”——然后一饮而尽。入口的水，自然，温

暖,甜蜜。

他们拿起枪,向火车走去。

火车头是德国产的黑色的拜亚—盖瑞特。第一节车厢里装着满满一车煤,中间两节车厢是运牛用的,车尾有一个配有防空机枪的平台。逃犯和大部分赫雷罗人已经上了车,把腿悬在打开的侧门外边。纳尼阿和祖里站在引擎旁边。引擎高高耸立,烟囱里不断吐出长长的烟圈。空气中飘着煤香。波顿想起了大雾弥漫的伦敦街道,想起了汉普斯蒂德——玛德琳的家——有佣人照料的壁炉、铺满房间的地毯和镀金的家具。他心里激动不已。

英格兰到底有多远啊。这就是人们坐视纳粹入侵非洲,或者把犹太人驱赶到马达加斯加而不管不顾的原因;也是人们对温得和克及其遗赠传闻神经质地一笑置之的原因。太遥远了,顾不上。太遥远了,无法想象——或者懒得想象:最好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享受和平带来的美好时光。

帕特里克走到祖里旁边:“埋好了。”

她腰上多了一条红色饰带。她看着水沟的方向,然后踮起脚尖,在帕特里克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他点点头,温柔地摸摸她的胳膊。

“我们收集了更多枪支,”纳尼阿说,“还有一些食物。我们还找到了这个,我不知道它还有没有用。”她脚边有两个木箱,她打开其中一个。

帕特里克吹了声口哨。

波顿跪在箱子旁边:里面装满了炸药和定时引爆装置。“我们应该把它们和高射炮一起堆在后面,那里是最安全的。”他把盖子系紧,“到罗安达要多久?”

纳尼阿对司机喊问。司机正在检查引擎上的刻度盘,看起来很快活,因为马上就要离开了。

“他说要八九个小时——如果轨道不再被炸坏的话。”

“有那种可能吗?”

纳尼阿翻译了。司机耸耸肩。

“告诉他,如果看见德国人——不管在地面还是在空中——立刻拉响汽笛。”

很快,活塞开始咔嚓咔嚓前后运动起来,车轮开始转动。波顿看着昆姆邦多向后滑去。他最后看了一眼桌子:腐烂的士兵以及他们痛苦的表

情。从远处看，他们几乎像是在笑，臭味还在他鼻孔里乱窜，然后树林逐渐遮住了他们不动的身影。

波顿坐在帕特里克旁边，凉爽的空气从敞开的运牛车厢中呼呼穿过。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

波顿感觉筋疲力尽，肌肉像被裹在有刺的电线里。他把汤普森冲锋枪搁到一边，卷起袖子查看胳膊上的烙印：还在刺痛，但 U 和 J 已经变成了鲜艳的深紫色。

“又收集了一个伤疤。”帕特里克说。

“本来可以没有的。”

“让我们确信这是你的最后一个吧。”帕特里克把头靠到后面，闭上了眼睛，“孩子，试着休息一下。”

波顿把手伸到敞开的门边，让微风缓解烙印的疼痛。他又闻到煤的味道——又想到玛德琳在伦敦的家，过着丈夫为她提供的舒适的小资生活。他想知道，如果她告诉她丈夫他们之间发生的事，他会作何反应。他想知道，父亲在妈妈消失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从没提过一个字。然后波顿躺了下来，想让摇晃的火车催他平静入睡。

一百英里过去了，他仍然醒着。

第三十七章

刚果,头颅广场

9月19日,中午12点40分

整个中非都横在侯切伯格眼前。

他背着手,在头颅广场的控制室里来回踱步。电报机发出单调的嘀声。

他在等一个电话。

在他面前,是一张10 m × 4 m巨型桌式区域地图,上面标着黑色三角符号。非洲部队(90轻装部队,第6丛林装甲部队)已经从马塔迪出发,正在开往罗安达的路上,具体方位尚不明确,因为阿尼姆拒绝向头颅广场发送最新消息;奈尔科行动的一切进展都必须通过日耳曼尼亚中转。党卫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南方和东南方向北罗德西亚挺进。部队的工程师正在卢卢阿河上架设浮桥,准备运送第一批装甲车。作战司令一再威胁,没有后援就怎么怎么着!国防军喜欢欺骗自己,但最终还是会屈服于党卫军的意志的。非洲大象(这里指战地元帅阿尼姆),传说中的非洲征服者,不过是马戏团的小丑罢了。

与此同时,另一支党卫军军团已经从卢卢阿调到非洲高速公路网上的伊丽莎白斯塔,加入准备发起东部攻势的第二纵队。卢萨卡必将在两支铁钳的夹攻下被碾得粉碎。要不了多久,整个国家都是他的,特别行动队就能开始进行种族清理了:连根拔掉黑人对刚果南部边境的威胁。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但那天早晨他收到的照片是个例外。它们是黑翼空中侦察机在侦查时发现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将军们已经被杀了。在罗德西亚边境三十英里外的索洛维兹,敌人的坦克群布下了天罗地网。侯切伯格不屑一顾:军事训练,纯属巧合。因为罗德西亚人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再说,他们也不是党卫军的对手:英国及其殖民地在和平年代发

福了。

“总督先生！”

接线员拿起电话，侯切伯格从他手中抢过来。

一阵电流声。“嗨，希特勒！”

“是的，是的，”侯切伯格说，“他还活着吗？”

“是的，总督先生。”

是尤里格。

“我亲眼看见科尔，还有美国人。完毕。”

侯切伯格只觉血往上冲，那血冰冷而澎湃。他死死攥住话筒，把它捏得吱嘎作响。“他现在在哪里？”

“我一直追到昆姆邦多，萨拉扎铁路的一段，安哥拉东北部。完毕。”

侯切伯格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地图：“我知道了。”

“这儿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发现了很多尸体，都是中毒而死。完毕。”

“那科尔呢？”

又是一阵电流的劈啪声。

“火车不见了。总督先生，我猜他到罗安达去了。完毕。”

“亲卫队大佐，召集一打最好的士兵。我们到昆姆邦多碰头。”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

“我的勇士们马上就绪。完毕。”

“一定要让他们好好休息，但得饿着肚子。”

“是的，总督先生。”一阵犹豫，“尊敬的总督先生，我在想，是否……我想重新调回别动队。完毕。”

侯切伯格冷笑一声：“给我抓住科尔——活的——我将提升你为四星上将。三小时后会合，做好准备。挂了。”

他转向接线员：“给康多勒乐发信号，让我的女神^[1]马上出发。”

侯切伯格从控制室轻快地走进书房，桌上是早餐剩下的芒果和草莓蛋糕。猎犬芬里斯在阳台上打盹，看到主人走进来，狗抬起头来，摇着尾巴跟他打招呼。

[1]这里指直升机。

侯切伯格脱下规整的制服,换上透气的黑色衬衫、迷彩裤和罩衫;皮带扣上刻着狞笑的骷髅,靴帮足有小腿那么高。他把弹带、枪套和托洛斯手枪(又一样巴西货)别上腰带。

在书房拐角的书架之间,窝着一个陈枪的橱柜。侯切伯格打开铁锁,拿出他的BK44。这是元首亲自送给他的,作为对他在姆斯佩尔的功绩的奖励。拉丝钢柄上刻着几个字——好枪法,H. H.

侯切伯格检查了一下扳机,拿出几个香蕉形弹夹,然后回到桌子旁边,从抽屉里取出他的终极武器:波顿准备干掉他的那把刀——从替身的尸体上抽出来的。它已经被磨得极其锋利,但侯切伯格还是认出,它是由埃莉诺非常自豪的镀银餐具打造的。

从孤儿院私奔以后,侯切伯格就承诺给她买一套更华丽的餐具,但一直没有机会。他们住在凯塔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读书、做爱,在环礁湖里游泳,过着简单的生活。埃莉诺刚开始非常开心,但不久就开始受到负罪感的噬咬。晚上侯切伯格伸手想安慰安慰她,她总是转过身去,然后又总是在噩梦中惊醒,梦里都是儿子和丈夫的身影。

侯切伯格关上抽屉,跪在狗旁边,挠挠它的下巴。芬里斯滚到他身边,露出尖利的牙齿,发出一声满足的吠叫。手指抚过狗的皮毛时,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的计划是逮住波顿……但这个孩子和自己一样复仇心切。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非洲地图——刀上血渍已经被擦掉了,但痕迹仍然清晰可辨——褪色的朱红条纹。波顿刺杀替身时的狂怒,只有自己心中的愤怒可比。

这种想法以前从未有过:如果是他,侯切伯格,没能从对抗中活下来呢?

他倾下身体,鼻子在芬里斯前额上贴了一下,然后离开了。

狗在他走开时汪了一声,低沉而可怜的吠声。

侯切伯格的直升机已经在头颅广场中央等他了。这不是给凯普勒用过的蜂鸟直升机,而是他自己的女神武装直升机。

女神武装直升机是福克-乌尔夫的国宝级艺术品,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党卫军总督奥迪路·格洛博奇尼的座驾,因为他想要一个新玩意儿在自己的地盘上巡逻。女神由姆斯佩尔一个秘密工厂生产,比英国的同类

直升机至少领先十年。她时速高达两百公里,内装旋转式炮筒和六枚德国鲁尔 X-7 火箭弹。两个月前已经通过模拟测试。为此,他们专门在沙漠里修建了一个黑人模拟村庄;他们甚至给村民提供了来福枪,并告诉他们要保护好自己。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黑人们就用自己的死亡见证了女神的威力。

听到相关报告后,侯切伯格马上想到《约书亚书》第六章第二十一节中的杰利科战役:“他们彻底摧毁了城邦里的一切,男人和女人,年轻的和年老的,牛、羊和驴”。尽管格洛博奇尼克坚持认为女神是他的,而且只属于他一个人,侯切伯格还是在第一时间订了四架。毕竟非洲总督间的摩擦很普遍。最终,还是由希姆莱站出来调解了事。

侯切伯格走近时,飞行员正在进行最后检查。机翼开始旋转,很快就进入了全速状态。侯切伯格崇敬那种轰鸣,最原始的力量和愤怒。他爬进透明的圆顶驾驶舱。

无线电里报告说:“女神指挥官,这是女神一号。我们正在接近头颅广场。完毕。”

侯切伯格带上耳机:“女神一号,我看见你了。我们正在起飞。”

直升机冲上云霄。

从空中俯瞰,烧死道兰的灰烬在广场上四散飞扬,烧焦的肢体早已化为乌有。

从康多勒乐方向飞来三架女神,后面还跟着另外两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它们在侯切伯格的女神之后编成阵型:一个黑色箭头。

“什么方位,总督先生?”飞行员问。

“西南,”正给 BK44 上子弹的侯切伯格答道,“去安哥拉。”

第三十八章

北安哥拉,萨拉扎铁路

9月19日,下午5点25分

“我希望这是晚餐,”波顿说,“我饿了。”

他们待在第二节运牛车厢里。车外,树林越来越少,出现了大片草原和废弃的棉花种植园。天开始黑了。火车沿着安哥拉中部的群山蜿蜒前行,一个小时前就到了马兰热。波顿和纳尼阿待在火车头里,一起把煤铲进火炉。

“他问,应该慢下来吗?”纳尼阿翻译司机的话说。

“不。继续前进,越快越好。”

他们冲过站台。波顿模模糊糊地瞥见葡萄牙人和安哥拉军队——一张张吃惊的白脸——正赶往罗安达参加战斗。现在离首都只有150英里了。

祖里递给他们满满两碗食物。“奴隶的食物,”她说,一大碗木薯饭,“没别的吃的了。”

“你是没吃过沙漠供应餐,”帕特里克说,“这简直是大餐。”

波顿看见帕特里克拿过饭碗,给了她一个微笑。祖里也笑了,但眼神里似乎有一种遥不可及的东西,忧伤而害羞。

当她走远了,帕特里克闻了一下食物,说:“如果它和昆姆邦多那帮人吃的东西一样呢?有毒呢?”

“我饿了,顾不了那么多了。”

没有勺子,波顿就用手抓着吃,把木薯大口大口地塞进嘴里。木薯里拌着棕榈油和红辣椒,还有好闻的奶油味道,就像他母亲以前为孤儿做的碎番薯饭。他仿佛看见她和侯切伯格一起在大桶里搅拌,不时透过蒸汽对望一眼。

帕特里克吃了几口米饭:“我尽力不想我们最后吃的那顿饭,在斯坦

利斯塔。”

“别担心，”波顿说，嘴里塞得满满的，“现在纳粹找不到我们。”

“希望你是对的。我一直想着汉娜，我要补偿的东西太多了。”

“你会是个好父亲的。”

“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帕特里克若有所思地嚼着，“你认为我应该把我的生活告诉她吗，我做过什么，我见过什么？”

波顿想到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想到有一天他必须忏悔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但……这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坏人。”

“也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正派人。”

两人继续吃东西。

“你在酒馆的故事没讲完，”过了一会儿帕特里克说，“关于侯切伯格和你母亲的。”

波顿感觉木薯哽在喉咙里：“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你父亲呢？”

“他是一位老人。他失去了妻子和……养子，这让他心都碎了。”

“他还有你。”

“他一蹶不振，连信仰也不足以让他重新振作。他祈祷——但上帝没有回答。”

“他一直这样吗？”

“有时我去他房间，他就呆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母亲的照片，来回晃动。我试着和他说话，恳求他，乞求他。”波顿放下吃了一半的饭，“孤儿院乱了套。我跟男孩们打架，和女孩们‘乱搞’……但都无法唤醒父亲。”

波顿停下了，不知该再说什么。

怎么可能用语言把那段时光形容出来呢？如果有地狱，他一定就在地狱里。他迷上血腥的生活，就是为了逃避这种命运；这是唯一连玛德琳也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从未见过圣约翰信誓旦旦地说过的硫黄火湖。如果他死了，就会变回十四岁的样子，永远留在他熟悉的情境里：涓涓流过的奥蒂河，上百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满耳都是父亲无言的呜咽。

“你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帕特里克说道。

“没什么，”波顿说，“我早该告诉你这些的。母亲消失两年后，侯切伯格回来了。他狂暴、嗜血。他……”说到那些细节，波顿犹豫了一下，“他锁上孤儿院的门，从里面放了一把火。我勉强逃脱。父亲无所谓，就

让火把自己吞没了。大部分孩子都被活活烧死了。”

“上帝啊。”

“你一定从没听过这么恐怖的事情。就是从那时起,我想知道侯切伯格要干什么,想确切地知道关于母亲的真相。我想杀死他……”

波顿又回到那个撕心裂肺的时刻。孤儿院烧成了人间地狱,火焰在风中咆哮着四处蔓延。对困在里面的人来说,那儿就是一个火葬场。他们向侯切伯格敞开家门,献出无限的热情——而这就是他给他们的回报。波顿无助地站在那儿,胳膊和脸烤得漆黑,眼泪淌在起泡的脸上,烧得滚烫。他心里有一种孤独的渴望,不是为了父母,也不是为了孩子(尽管他们的尖叫把空气搅得发狂),而是为了侯切伯格。波顿想起圣经里所有的惩罚——亚干被石头砸死,参孙眼睛被挖了出来,雅亿把一根木桩钉进希西拉的头里——他希望这一切都报应在侯切伯格身上。他想盯住他的脸,然后给他致命一击。

“……除非侯切伯格已经死了,和剩下的人一起被烧死了。在阿克曼出现之前,我一直相信是这样的。”

波顿安静下来,想,当初如果搜寻了孤儿院的废墟,他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他本该找到侯切伯格的,但实际上让他跑了,在破晓前逃进了灌木林。过去留给波顿的所有东西,就是穿在身上的衣服和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几样东西:一串烧黑的风铃和几件银质餐具。

“我希望当时我就已经了解一切,”帕特里克说,“当你到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也许会对你宽容一点。”

“不。我需要军队能给我的一切。”

说完他们默默坐着,听火车发出的有节奏的哐当声。每一秒都让他们离罗安达更近。波顿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想法上,他摸摸下巴上的胡茬:感到很欣慰。

罗安达,家,玛德琳。

帕特里克放下食物,伸了个懒腰:“要是烟斗还在就好了。”

“我差点忘了,”波顿说着,把手伸进口袋,“中尉罗特曼的礼物,还有你的 ZIPPO 打火机。”

帕特里克眉飞色舞:“好心的中尉怎么样了?”

“这么说吧,他在奴役集团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了。”

帕特里克咕哝了一句什么,把烟斗塞在嘴里:“烟草?”

波顿摇摇头。

“噢,好吧,拿回它真好。”他敲敲烟锅,干吸着空气,然后满足地向后靠去,“也许我们终于转运了,也许阿克曼带着钻石和两张头等车票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似乎想得太好了点儿。”

“你认为我们能相信他吗?”

波顿耸耸肩:“你说呢。”

“我承认他没背叛我们——但有些事情还是说不通。如果他为反抗军提供装备,他们怎么会从没听说过他呢?”

“纳尼阿也说过同样的话。”

“为什么要在矿山上冒这么多风险呢?”帕特里克摆弄着烟斗,“战争要付出高昂代价,这与整个帝国的和平背道而驰。”

“很快就有答案了。”

“如果他愿意说的话。”

“如果他不说话,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把他的头按进马桶里。”

车厢另一头,赫雷罗人正在清洗炊具。纳尼阿帮祖里提起一桶黏糊糊的脏水,向敞开的门这边走来。波顿打量着她的侧影,一直看到水桶突然变轻为止。

汽笛的尖叫声:一次,两次。

然后响个不停。

波顿抓起汤普森冲锋枪,一跃而起。

纳尼阿朝他大喊:“Zenga-zeras!”

“什么?”

纳尼阿指向车外。波顿顺着看过去,眼前闪过一片荒弃的棉花地,杂草丛生。落日把天空染成了一片火海。

然后他看见了:天边出现六颗深红色宝石。

每秒都在涨大。

“是什么?”帕特里克喊道。

第一架直升机在头顶轰鸣。

巨大的声响直冲波顿的耳膜,他不得不低下身子。炽热的蒸汽猛然钻进车厢。“女神,”他向后喊道,“但我猜只是模型。”

“看起来有人很忙碌。”

四架武装直升机呈十字排开,引擎的轰鸣震得天翻地覆。远处还有两架波顿无法识别的直升机,它们贴着地平线向后飞去。

敞开的门旁有东西一闪而过。

“他们为什么跳车?”祖里喊道,“他们为什么往下跳?”

波顿看见两名囚犯跳车自救,身体掉在地上弹得老高。剩下的人从第一节车厢里冲进来,脸色苍白而惊恐。

火车在减速。

波顿转向帕特里克:“少校,到前面保护引擎。如果飞机击中它,我们就死定了。你看看能否把速度再加起来,越快越好。带上祖里——”

“不!”纳尼阿挡在她前面,“祖里和我一起。”

姐姐推开她,把红色饰带缠在腰上,和帕特里克站在一起。“我想战斗!”

“赶快行动,”波顿说,“把剩余的枪发给赫雷罗人和囚犯。告诉他们,瞄准驾驶舱或机翼开枪。”

帕特里克和祖里抱起一堆来福枪,走出车厢。

“等等!”纳尼阿伸手想摸摸姐姐,但她已经快步离开。

“别担心,”波顿说,催她和唐古到另一边去,“帕特里克会保证她的安全的。”

他们冲到末节车厢,跳过车厢连接处,爬上尾部平台。那里架设着一挺防空机枪,四周都是沙袋垒砌的保护墙。波顿认出那是一架意大利产老式布雷达 35 型防空机枪,也许是十年前北非沙漠战场的遗物;他只能祈祷它还能使用。子弹带堆在后面,挨着纳尼阿在车站找到的炸药箱。

波顿抓起其中一条子弹带,一边装子弹,一边演示给纳尼阿和唐古看。机枪发出一阵令人放心的金属咔咔声。然后他跳到枪手座位上,转动旋转基座的方向盘,斜着眼睛从瞄准镜里四处观测。

纳尼阿盯着地平线上的两架战斗机:“他们在等什么?”

波顿没理睬她,瞄准最近的女神。

他扣动扳机,子弹密密麻麻地飞了出去。波顿上身随着后坐力不停颤抖。纳尼阿和唐古捂住耳朵。

密集的火光咬住直升机不放,但并没有击中目标。

波顿一边诅咒,一边用胳膊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扔掉空弹带(每条

弹带携弹十二发)。

“再装弹药!”他冲纳尼阿和唐古喊道。

她们迅速给机枪装上更多子弹。

一架女神俯冲到车后,机关炮口火光闪烁。当火舌喷涌出来,车轨火花四射,发出刺耳的叮当声。子弹没入平台和沙袋之中。两名赫雷罗女孩猫在沙袋后面。波顿闻到滚烫的钢铁和沙砾的味道。

波顿把枪口对准瞄准镜里的直升机。飞行员左右翻飞,波顿紧盯不放,就像疯子盯着钟摆。

从左到右,从左到右。

波顿开火,射了两枪。

没中。

再开火——

驾驶舱湮没在一个火球中。纳尼阿发出大叫。

熔化的残骸碎渣从天而降,狠狠抽打在身上。当他旋转机枪追踪另一架女神时,波顿觉得脸都在燃烧。

一架女神从头顶一闪而过,近到能够透过厚厚的烟幕,清清楚楚地看进驾驶舱内。飞行员旁边是一个熟悉的身影:秃顶,无动于衷的黑眼睛。

波顿从心底发出一声原始的动物般的尖叫。开火,手指像焊在扳机上一样,射出一溜子弹的火焰。

咔哒。

“再装弹药!”

“波顿。”纳尼阿拉住他的肩膀。

“我说装弹药!马上!”侯切伯格飞出了射程。

纳尼阿拉得更紧。波顿愤怒地转向她。她满脸苍白,眼睛缩成针孔一般。她最后拉了他一下,然后躲进了沙袋中间。

波顿抬头上看,一架直升机几乎就在头顶。它开火了:一枚火箭弹破空而来。

波顿猛地扑倒在纳尼阿身上。

帕特里克和祖里赶到引擎那里。铜管油腻滚烫,到处都是水蒸气。司机以手抱头,怯懦地躲在角上。帕特里克一把把他扯起来:“把它开动!”

“我……我不能。”

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引擎排出的油烟像龙卷风一样随风卷起。第一节车厢里，囚犯们正在点射。

“为什么不能？”帕特里克问道。

司机支支吾吾，一个劲儿后退，直到把自己挤入墙角。

帕特里克用枪顶住他的脸：“快点，否则我把你他妈的脑袋打开花。”

司机瘫倒在地。

祖里抓住他，把他推向控制盘：“安哥拉！”

他用颤抖的双手拧开一个阀门。帕特里克立刻感到引擎的压力，活塞运动加快。车顶上喷吐的烟尘也越来越密集。

司机检查完刻度盘，紧张地看了帕特里克一眼。他后退几步，用一个金属钩子勾起一块面板，露出下面的火炉。一阵高温扑面而来，就像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需要添加燃料。”他说。

帕特里克爬上煤水车，开始向下铲煤。祖里和司机把煤块扫进火炉，给引擎补充燃烧。

一声爆响。

帕特里克在煤堆上身体一晃，强大的冲击波差点把他掀下煤车。他抬头一看，波顿又击落一架女神。波顿已经瞄准另一架，枪口火光冲天；但他没注意到另一架正从另一边飞过来。

帕特里克高声提醒——但是没用。

女神开火，车尾火光四射，浓烟滚滚。

“纳尼阿！”祖里爬到帕特里克旁边，“纳尼阿！”

“不！”帕特里克喊道，试图把她拉回来。但她挣脱他紧握的手，跳到煤堆上，朝第一节车厢跑去，红色饰带紧紧贴在背上。

发射火箭弹的女神从车顶迅速爬升，然后绕身回来准备再次袭击。另外两架一直置身场外的直升机，和它一起俯冲过来。

帕特里克的瞳孔惊恐地缩紧。

他飞快地扫了车外一眼，想知道是否该试试运气跳下去。想到失而复得的烟斗，心想也许能够幸存下来。于是他跳到引擎旁边，抓起他的恩菲尔德式来福枪，又爬回煤车顶上。他仰面躺下，煤块硌着肋骨，鼻孔里满是煤灰。帕特里克深吸几口气，努力稳住呼吸。

两架运兵直升机低飞过来。

第一架在附近的车厢上盘旋,两侧的门都打开了。帕特里克正好能够看见昏暗的橘红色灯光,隐约显出暴风突击队员的轮廓。绳子扔了出来,士兵各就各位,开始沿绳子向车顶滑落。

帕特里克瞄准飞行员,三点一线。透过透明的圆形舱罩,他看得一清二楚:飞行员手握操纵杆,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火车顶部,努力把直升机悬停在最佳位置。飞行员戴着护目镜。

火车远端再次发生爆炸,子弹划空而过。

帕特里克不去管它,屏住呼吸,推算一下风速和下吸气流。风速 50 节,方位 40 至 42 度。他向上瞄准,靠右 3.5 英尺,正好在机舱上方。他扣动扳机,肩膀感到强大的后坐力。

什么事也没发生。

突击队员继续滑降,靴子离地不过几英寸。

然后他看见了。

帕特里克长出一口气。一条黑线从护目镜下直垂下来,正中眉心。波顿的话又回响在脑际:“你仍然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射手。”

飞行员向前扑倒,带动了两腿之间的操纵杆。

女神向左急倾。有的士兵丢开绳子,跳到旁边车顶上,尖叫声随风而逝。其他的士兵紧抓不放,被直升机拖曳着坠毁在地上。

一团火云腾空而起,致命的机翼碎片在爆炸中四处乱飞。帕特里克把脸埋进煤堆里,用煤块护住头。炽热的碎片抽打在胳膊和后背上。

另一架女神拉低降到煤车附近,开炮扫射。

除了躲在引擎后面,把它当作掩护墙,帕特里克别无选择。子弹从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尖啸着穿透金属。司机蜷成一团,尖叫了几声,很快就安静了:他一半胸部已经没有了。

帕特里克举起恩菲尔德来福枪,只来得及对准女神开了一枪——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了,黄铜弹壳如雨点般从头顶落下。

在女神后面,帕特里克瞥见炮火掩护下的另一架运输机。它在第二节车厢上空盘旋,绳子已经扔了出来。

很快,暴风突击队员开始滑降。

地面像用血擦洗过一样,一切都在来回摇晃。

波顿几乎不能呼吸,肺里被父亲所谓的地狱之火堵满了。他硬撑着

站起身来，抖落头上的沙子。

平台和沙袋上火光冲天，布雷达机枪被炸成了一堆废铁。

纳尼阿向唐古弯下腰来，想把她拉起来。但没有成功，反而顺势滑倒在已被血浸透的地板上。一块锯齿状的三角铁深深插在唐古背上，鲜血喷涌而出，她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光彩。

刚刚发射了火箭弹的女神掉头回来，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波顿仍然头晕目眩，但尽力不让自己滑倒，同时本能地伸手去够炸药箱。他打开箱子，抓起其中一捆，拧开计时器定到二十秒。二十，十九……然后连同其他炸药一起放回箱内。

女神俯冲。

“快！”纳尼阿喊道。

波顿抓起汤普森冲锋枪，和她一起穿过火焰，纵身越到前面一节车厢里。波顿马上跪倒在地，伸手去够连接车厢和平台的连接轴。地面隆隆作响，离手只有几英寸。

他用力转动分离棒，脑中还在以秒计时，十，九，八……终于撬起连接前后车厢的铁钩，放手。减震器拉紧……然后裂开，连在一起的真空管啪地从中断开。一阵嘶嘶声之后，刹车自动触发启动了。

射击平台开始落下，女神紧追不舍。

……五，四，三……

波顿和纳尼阿眼望着飞行员把直升机飞得与平台平齐，机翼掀起的气流中带着唐古的血。

女神又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二，一。

炸药爆了，引燃剩下的军火，就像一支巨型罗马蜡烛。

螺栓甩向半空，发出红色和白色的光芒。一个声音在波顿耳边响起，他想起了道兰，他该多喜欢这样的场景，波顿几乎能听见他得意的狂笑：嘣！

火焰像暴雨一样卷向女神，点燃了引擎。飞行员拉开舱门仓皇跳出。排气口后面浓烟滚滚，给直升机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升机疯狂旋转，撞到地上，弹了一下，两下，在轨道上坠毁了。

纳尼阿这次没有喊叫。“唐古。”她在波顿身边轻轻说。他瞟了她一眼，纳尼阿前额有烧伤的青灰色疤痕，面容冷峻。

突然，火车前面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又一架直升机变成了火光和碎片，燃烧的机身被窜动的火焰割得四分五裂。

波顿转向车头方向。一架女神正猛轰车头，而另一架——运兵机——已经像钉子一样紧紧钉在车厢上空。

“快走！”波顿说着拉开厢门，把纳尼阿一把推了进去。他们一路猛冲，撞翻了盛食的饭碗。头顶上传来机翼震耳欲聋的毕剥声以及靴子跳上车顶的扑通声。

波顿朝上射击。一声凄惨的嚎叫，一具躯体从车顶滚下。

一阵风刮过，车厢远端的门被一脚踹开。

走进一个笨重的党卫军士兵，双眼杀气腾腾，脸上涂着伪装颜料，端着一把 MG48 通用卡宾机枪。

是尤里格。

第三十九章

直升机飞离火车，喧嚣逐渐远去。风从敞开的车门吹过，铁轨发出无情的轰隆声。波顿听见车顶上靴子向后跑去的声音。几个暴风突击队员手拿 BK44，跟在尤里格后面。

“你就是科尔？”尤里格打量着波顿说，似乎无动于衷。

波顿没有反应。

纳尼阿紧握大砍刀，从他身边向前猛跨一步。“他的肩膀。”她咬牙切齿地说。尤里格肩头系着一根黑色的发辫。

祖里的头发。

波顿能感觉得到纳尼阿喷发的愤怒的强度——白热化的、致命的愤怒。他伸手挡住她。

尤里格看到了这个动作，冷笑一声：“我喜欢看她们垂死挣扎，就像营地那个婊子一样，可惜我自己没有上她。”

波顿站在尤里格和纳尼阿中间，开始推着她一起后退，靴子踩在大米和木薯上咯吱作响。

尤里格举起 MG48：“科尔，车上已经无路可逃。我的勇士们把它包围了。放下你的武器，黑人也一样。”火车摇晃着向左拐去，“总督希望你活着。”

尤里格身后一阵猛射，他迅速转过身去。两个手下向后倒去，身上鲜血直喷——有人从车顶射击。

“祖里！”纳尼阿说。

波顿打开汤普森，子弹向四壁飞溅。他推着纳尼阿后退。“走！”他把她推向远处那扇门，又扫射一通后才跟了上来。

他们冲进逐渐黯淡的日光中，靠在厢尾的横档边。女神在远处盘旋，如同巨型的黑色大马蜂等待着即将到口的花蜜。波顿能听见车顶上杂乱的靴子的踩踏声，一个士兵正在往下爬。

电光石火之间，纳尼阿挥刀砍向士兵的小腿，鲜血迸溅。士兵惨叫一

声，丢下来福枪。波顿抓住士兵，一把将他扔下车去，纳尼阿乘机从他腿上抽回自己的砍刀。

“掩护我！”他说着，把机枪递给纳尼阿，然后向车顶爬去。

站在车顶上，大草原似乎以更快的速度从身旁闪过。车顶边缘黏糊糊的，都是血。透过浓烟，他看见祖里和几个人一起向第一节车厢内开枪。闪着光的子弹从下往上还击，一名赫雷罗人被击中了，摔下了火车。

波顿把手伸给纳尼阿。她先把枪递给他，然后提身而上，瞅见祖里正朝她冲过来。

“小心！”波顿说。

火车左摇右晃。他跟了上去，枪口一直对准车厢尾部，眼睛则警惕地盯着侯切伯格的直升机。每一步他都像走在湿滑的石板上。他感觉太高了，甚至比斯坦利斯塔的屋顶更加糟糕。

有什么东西扔到他身后，一个闪光的手榴弹。波顿试图把它拨开。

嘣！

耳朵里嗡的一声，眼前耀出一片白色和绿色的光芒。火车歪向一边。波顿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他伸长四肢紧紧贴住车顶，尽力使自己不要滑下去。

子弹在车顶上和他贴身穿过，近得能闻到木屑和煤灰的味道。

“波顿！”

他抬头一看，一股气流扑面扫来。纳尼阿已经滑下车顶，万幸的是她抓住了车厢外沿。另一节车厢上，祖里已经停止了射击，站在那儿无助地看着。

“波顿！”

波顿用眼角余光一瞥，看见一架女神正低头向他猛冲下来。波顿把汤普森的背带缠在脖子上，向纳尼阿爬过去。车顶外沿有一节栏杆：她的手指紧紧抓在上面。他伸出手去，尽可能伸得远一点。

还有几英寸，只有几英寸了……

抓住她了。

波顿用力回拉，迫使自己不去想鲁吉艾从手中滑落的那个漫长时刻。她不重，已经回到车顶上，眼中闪着轻松的光芒。

突然，纳尼阿又被什么拖了下去，拉着波顿一起往下沉。“他抓住我了，”她大叫，“他抓住我了！”

尤里格正把纳尼阿的腿拼命往车厢里拖曳。

女神在头顶咆哮,把祖里和囚犯都压伏在地。浓烟拍击波顿的双颊:是滚烫的煤灰。他紧闭双眼,拼命拖住纳尼阿,感觉胳膊上的肌肉都快被撕裂了。她在踢尤里格,波顿听见靴子踢打在他身上的闷响。波顿再次往上拉,倾尽全力。

她突然被松开了。

波顿继续用力,把纳尼阿拉回车顶,滑向另外一侧。他放开纳尼阿,在车厢的震荡中,自己又翻下车沿,双手紧紧抓住栏杆。汤普森的背带紧紧地勒进了脖子里。

地面从身下飞速闪过。

纳尼阿扑过来抓住他的衣领,努力把他拉回车顶。狂风向他嘴里猛灌。

然后一声裂响。

尤里格砸开了车厢一侧,想伸手抓他。一只肉手伸了出来,抓住波顿。波顿回踢,提身,再踢。

手不见了,代之以更多木板碎裂的声音,尤里格的脸重新出现在洞里:猥亵的麻脸。波顿提起双脚,向下猛踹,终于成功地提身回到车顶。

波顿把机枪的皮带从脖子上取下来,看看纳尼阿:眼泪从她脸上淌了下来,她肩膀脱臼了。

更多士兵从车厢远端爬了上来,波顿用汤普森来回扫射:打中了一个,其他的人不得不躲了起来。然后他带着纳尼阿一路奔跑,从第二节车厢上翻进了祖里和囚犯旁边的车厢。

波顿把纳尼阿推到祖里的怀抱:“她的胳膊。把她交给帕特里克。”

纳尼阿压住胳膊,认真地盯住他的眼睛:“我欠你两条命。”

“记住,不要血誓。”他把最后一个弹夹啪地插进汤普森,“到车头去!”

说完,波顿纵身跳进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铁轨的撞击声震耳欲聋;浓烟从前一节车厢喷涌而出。祖里打死的士兵横七竖八地趴在地上。波顿跪下,动手打开连接钩。

有人从身后踹了他一脚。

波顿一个踉跄,汤普森掉在一边。一只手卡住了自己的脖子,气管被掐得死死的。

波顿向后一顶，把袭击者撞到厢壁上。一瞬间，喉咙上卡紧的手松开了，但马上掐得更紧了。波顿窒息了，他倒在地上，头从车厢连接处戳向地面。

地面从他眼前呼啸而过，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远。

但此时他只能看见枕木和石头模糊的轮廓，闻到沙尘的干味。

波顿紧紧闭住眼睛，胡乱摸到分离杆，转动它，直到完全松开。他的脖子已经麻木了。

“亲卫队大佐！我抓住他了！”

波顿抓住卡在他喉咙四周的手指，把它们扯开。他不放过每一根骨节，直到它们发出啪地一声。一声尖叫，马上，波顿重获自由。

波顿站起身来，只觉天旋地转。循着声音，他只用一拳，士兵便向后倒去，鼻子上血迹斑斑。波顿抓住他，把他头朝下扔到两节车厢之间。士兵向轨道飞去，脑袋像西瓜一样炸了一地。

波顿松开连接器，第二节车厢开始减速。

“科尔！”

尤里格和另一名暴风突击队员追到车厢边上——但距离太大，已经无法跳过来。

尤里格发出一声残忍的嚎叫，像栓住的狗一样沮丧和愤怒。很快，他爬到车顶。波顿以为他会跳过来。“他疯了。不可能成功的。”但尤里格是向运兵飞机示意。直升机响应呼唤，向减速的车厢俯冲过来，绳索从一侧垂下。尤里格和突击队员抓住它。

波顿爬上车顶，拔出勃朗宁。他看见一双疯狂的眼睛和一支步枪的枪管，是祖里。

运兵机升到空中。波顿看着尤里格在飞机下左右摇摆。

“走开！”波顿对祖里说。

她没理睬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哀怨的呜呜声。她朝尤里格开枪，打光了弹夹里剩下的所有子弹。子弹打在飞机腹部，火星四溅。

“走开！”他又喊道，拉住她的胳膊。

她极不情愿地跟在后面，瞥了一眼凌空落下的尤里格。他们到达车厢前端，纵身跳上煤车，一跤跌进煤堆里。

运兵机向第一节车厢下降，涡流卷得浓烟乱窜。煤灰硌得波顿眼睛生疼。

尤里格的靴子离车顶只有二十英尺了。

波顿跳到连接处,用力拧开链接钩。十五英尺,十英尺。

五英尺。

一声枪响。

帕特里克挤在车头的一个角落里,来福枪瞄准头上的直升机,眼睛斜睨下方。

又是一枪。

驾驶舱的玻璃被打得破碎,飞行员猛地攀升。

尤里格旁边的突击队员跳了下来,几乎要滑下车顶,但总算成功抓稳了。

尤里格脸上闪过一阵狂怒,向下瞥了一眼,看见最后的机会即将失去,咬咬牙也松开了绳索。

他重重地掉落在车顶,MG48滑向一边。他找到平衡之后,伸手去够手枪皮套。头上,运兵机回到空中。一架女神猛扑过来。

帕特里克向尤里格射击。尤里格抓住旁边的突击队员,拉到身前当作盾牌。波顿听见子弹噗地一声打进士兵的胸膛。

女神在头顶轰鸣,机炮炮口火光闪耀。

帕特里克左躲右闪,手中的来福枪依旧追着直升机不放。剩下的另一架直升机已经做好冲锋准备。

“波顿!”帕特里克喊道,“我需要更强的火力。”

波顿已经松开连接最后一节车厢的铁钩,来不及拧开分离杆便爬上煤堆。车厢开始向后退去。

“松开它!”他跳出煤车时对祖里喊道。他抓起帕特里克闲着的恩菲尔德,占住与帕特里克相反的位置,一起朝女神开火。

炮弹呼啸而过,引燃了火车引擎,蒸汽溢得到处都是。

纳尼阿想过去给姐姐帮忙。祖里把她推开:“我能行。”

一架女神骤然爬升,波顿四处寻找侯切伯格的踪迹。他朝飞机尾翼开火,然后拉开枪栓,速速装弹,同时向下瞟了祖里一眼。她已经拧开分离杆,正要松开连接钩。

“祖里!不!”

她站错了位置,自己还在煤车上。

突然一只胳膊勒住了祖里的喉咙,她大叫着向后乱踢,但尤里格抓得

死死的。

他脸上沾满了煤灰和血渍，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纳尼阿冲向前，想去保护姐姐。

“别做梦了！”尤里格边说边把鲁格尔狠狠顶在祖里头上，然后朝波顿咆哮。

“停下该死的火车。”

第四十章

纳尼阿直直地看着姐姐的眼睛，它们布满血色，含着一丝恐惧，但更多还是愤怒。“你不敢，”它们似乎在这样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杀了他，神会保佑我的。”

尤里格枪口顶进了祖里的肉里。

没人敢动。

草原从两旁闪过——翡翠绿、黄色、灰色。夜幕正在降临，在人们头顶盘旋的两只大鸟，就像看见腐尸的秃鹫。纳尼阿又闻到了昆姆邦多餐桌上的死亡气息，她已经忘了肩膀脱臼的疼痛。

“我说过让该死的火车停下来！”尤里格尖叫，“否则，这个黑鬼就死定了。”煤灰在他脸上抹出一道道黑色条纹。

帕特里克退后，伸手去拉其中一根操纵杆。

“不！”祖里喊道。

他的手犹豫了。

“快点，美国佬。”

“不！”

“闭上你他妈的臭嘴！”纳粹把枪从祖里头上拿开，狠狠地将枪口戳在她脸上被咬伤的疤痕上，枪口离开时带起一条血带。

纳尼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她丢下砍刀，夺过波顿的来福枪，对准尤里格。

突然，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空气都被抽空了，好像一切都发生在梦里，要多慢有多慢。

纳尼阿看见尤里格把手枪从祖里头上拿开，对准火车这边，瞄准了她的胸膛。说时迟那时快，祖里猝然后退，一把推开尤里格的枪口，牙齿咬进他的胳膊。

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但并没打中。

她看见祖里咬得更狠，尤里格一个踉跄，跪倒在地，挣扎中他又向车

厢里开了一枪。

这次,什么东西闪着火花呼啸着擦过纳尼阿的脸庞,又从车厢铁壁上弹了回来。她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血。她捂住自己的脸,从指缝中看见姐姐正和德国人肉搏。她心中涌起一种自豪感。自豪……然后是恐惧,因为她知道祖里要干什么。

姐妹俩四目相对。纳尼阿心潮澎湃。

祖里一脚踢在连接钩上。

煤车立即脱钩,开始落下。

“祖里，跳！”

纳尼阿拼死向前。

“祖里！”

间隔不到十步——但可能就是一个鸿沟。纳尼阿冲向车厢边缘，想跳过去拉回姐姐。

波顿死死抓住她。

“放开我！”她一边挣扎一边大叫。

“你跳不过去的。”

“我姐姐！”

“她这样是为了救你。”

“祖里！”

随着煤车，祖里已经越落越远。

尤里格站起身来,胳膊又湿又红,但祖里比他更快,她狠狠一脚踹在他裆部,然后猛抓他的面部。尤里格把她推开,用拳头猛击她的锁骨。祖里左边身子垮了下来,整个人跌倒在地,然后她又发起猛攻,打得这个纳粹一个趔趄,鲁格尔从他手中掉落。纳尼阿看见它消失在黑暗之中。

祖里站起来，挣扎着爬上煤堆。

尤里格紧紧跟上。

纳尼阿感觉体内一阵紧缩,血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祖里登上煤堆顶部，向远端爬去，残废的半边身子虚弱地拖在地上，拉着整个身体向后倾。

“跳，姐姐，”纳尼阿想，“飞吧！”

身后,尤里格爬到梯子顶上。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皮带上抽出一把刀。

波顿的胳膊把纳尼阿勒得更紧。“不要看。”他对着她耳朵轻声说。但她无法把目光移开。

尤里格说着什么，声音随风而逝。他摸摸缠在肩头的发辫。祖里转身面对着他，眼睛里充满恐惧，但同样带着挑衅。尤里格像铁塔一样矗立在她身旁，小心避开她踢过来的腿。他舔了一下手指，然后放在刀锋上滑动。

血液涌上纳尼阿的脖颈。

祖里抓起一块煤，朝他扔去。尤里格笑了。她又抓起一块，然后又是一块。尤里格举手格挡，但还是有一块砸中他的脑袋，然后弹开。他向后退了一步……一个趔趄……失去了平衡。

祖里向前扑过来，一脚踢在他腿骨上。

一瞬间，他拧身悬在半空——脸上充满震惊——然后从煤车上掉了下去，掉进下面的草丛里。

纳尼阿心里沸腾了！

“上帝啊！”帕特里克说道，同时他猛地将身体贴靠在车厢边缘，朝空中举起步枪。

煤车还在继续减速，每一次心跳过后，祖里都变得越来越小。两只轰鸣的巨鸟在头顶盘旋。纳尼阿看见姐姐蜷在煤车顶上，彭赫尔的饰带像一条红色尾巴一样，在她身边随风飘动。

帕特里克开了一枪，声音消失在风烟之中。他又开了一枪。

一只大鸟骤然下落，一直降到和煤车一样高。纳尼阿几乎能听到枪支准备开火时贪婪的吞咽声。

“祖里！”

姐姐回头看了她一眼，伸出双手。

纳尼阿在波顿怀里挣扎。眼看着祖里伸出自己的手，却什么也够不到。最后一次接触，那就是纳尼阿此刻想要的一切。感受姐姐光滑的脸颊，抓住她的双手，永不分开。

纳尼阿放声恸哭。

女神火力全开，机炮和火箭弹射得遮天蔽日。不到一秒钟，煤车就变成了一个火球，在轨道上炸开了。

波顿认为自己看到祖里跳了下去。

帕特里克开了第三枪。

旋翼四周火花四射，浓烟从引擎中喷涌而出。帕特里克开了一枪又一枪，嘴巴愤怒地扭成一团。

女神疯狂旋转，尾巴颠簸着撞向地面，撞在铁轨上，弹了出去，爆炸了。

纳尼阿在波顿怀里恸哭不止。他紧紧抱着她，把她的脸压在自己胸膛上。他只觉得她的啜泣震颤着自己的身体。

帕特里克把来福枪放下来。“结束了。”他的声音有气无力。

最后一架女神突然腾空而起，向远处飞去。

波顿目送它远去，他再次看见了侯切伯格。他脸上带着极度难以置信的表情以及强烈的挫败感和嗜血的愤怒。眼睛和波顿儿时记忆中一样乌黑。侯切伯格向他嘲弄地挥挥手。

直升机往西飞去，飞向西沉的落日，越来越小。

波顿把头和纳尼阿靠在一起。她的头发很粗糙，皮肤烧得滚烫，她无力地垂在他臂弯里。

帕特里克伸手去按控制板，缓解引擎的压力。他们开始慢下来。“囚犯都跳车了，”他轻轻地说，“祖里把他们从营地救出来……但是他们跳车了。”眼角的皱纹在黄昏中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有什么意义呢？”

突然，他又把手伸回控制板，旋转 to 全速状态。火车又向前猛冲，浓烟呼啸着射出烟囱。

波顿抬头一看：侯切伯格的女神又回来了，在铁轨上面徘徊。

直升机上枪口闪烁。

子弹从他们身旁呼啸而过，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袭击。它们扯掉了金属元件，蒸汽管烫伤了波顿的胳膊。一声巨响，是钢铁裂开的声音。

火车开始慢了下来。

侯切伯格横在正前方。前方的轨道已经葬身于机炮的地狱之火。

波顿束手无策，“我们必须跳下去。”

“不可能成功的。”

即便火车在减速，地上看起来还是要命的一片模糊。

“如果不跳，我们死定了。”

谁也没有答话。

“纳尼阿！我们要跳了。你明白吗？”

她茫然地点点头。

“这真他妈的疯狂！”帕特里克说道。

炮弹仍像雨点一般落下，每发子弹都让车头变得更加灼热。

波顿确信勃朗宁已经在皮带上固定好了，然后拿起纳尼阿的大砍刀，把她推到火车边缘。她的头仍然扭向祖里的方向，还在轻声咕哝着什么。

帕特里克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我数三下，”波顿说着，努力压住胃里的木薯，使它们不要涌上喉咙，“像在军队里一样。”他一只手抓住纳尼阿的手，另外一只紧握着大砍刀——死死握住刀柄，直到指节捏得生疼。

火力更猛了。火车向前冲去。

“噢，玛蒂。”他想，自己能闻到她头发上忍冬的香味。

“一。”

女神几乎就在他们头顶。

“二……”

波顿犹豫了。

他从没数到过三。

第四部分

罗安达

非洲的大地滚烫，太阳光芒万丈。我们的坦克发动机唱着它们的战歌……路轨震响，枪炮轰鸣，坦克洪流在非洲勇往直前！

——非洲军团进行曲

第四十一章

北安哥拉,萨拉扎铁路

9月19日,傍晚6点10分

侯切伯格发现她的时候,女孩还活着。

他命令飞行员在火车残骸中搜寻波顿。火车残片撒落在轨道沿线,几百米的火焰和扭曲变形的金属。直升机的聚光灯在深紫色的黑暗中四处搜寻。

“那里!”侯切伯格说,“我看见有个人。”

女神着陆,侯切伯格大踏步穿过旋翼掀起的热浪,浓烟熏得眼睛刺疼难忍。他来到一片被火车残骸和熊熊烈火搞得乱七八糟的棉花地里,白色的棉球在周围飞舞,就像走在暴风雪中;烧焦的金属冒着浓烟。

从尘土中爬出来——一个黑人。

她很年轻,从头颅的形状(鼻子下的凹槽和凸颧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是班图—赫雷罗人,腰间缠着一条滴血的红色饰带。

侯切伯格迫使自己从没有找到波顿的失望情绪中平静下来。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用靴子把她翻了个个儿:身上都是皴裂的伤口,皮肤严重烧伤,腿折了,腿骨从肉里戳了出来,眼泪混着鲜血从她脸上奔流而下。

当看见他的时候,她挣扎着想爬得更快些,但是不行。于是她使自己蜷成一团;双腿擦过地面时,疼得哭出声来。

侯切伯格在她身边蹲下,轻轻地说着班图语。

“波顿在哪里?他怎么样了?”

听见他讲自己的语言,女孩吃了一惊,但是没有答话。

女神的旋翼在身后一个劲儿旋转,搅得残骸周围烟雾缭绕。

“哪里?”

她仍然什么都没说。侯切伯格把手放到她大腿上,觉得帆布裤子十分潮湿。他一直摸到骨头凸出的地方,用力一捏。

女孩尖叫起来。

“哪里？”

她全身剧烈抖动，试图把他的手掰开，鼻子里突突地冒出血泡。侯切伯格松开了手，他意识到这种方法对黑人来说几乎是无效的。

几年前，当德属非洲边境不断扩张的时候，德国元首对侯切伯格的提议变得犹疑不定，尤其是对英国人发现真相之后会作何反应没有把握。把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是一回事，但是这个……因此，元首要侯切伯格写一篇关于非洲种族劣根性的论文，它将构成《温得和克条约》以及他们的姆斯佩尔计划的法律和道德依据。侯切伯格的研究基于诸如拉珀基和颅骨学家乔汉·布鲁门巴赫的研究，最终表明黑人的大脑和欧洲人（斯拉夫人明显被排除在外）的大脑本质上大不相同。他们对疼痛的理解尤其原始——和猿类或牲畜更为相似。

他知道，无论怎样的身体折磨，都不会让这个女孩开口说话的。

侯切伯格把手从腿移到她脸上，冰冷的手指摸着她的脸颊。“我能让这一切都过去，”他安慰她说，“让一切都好起来，但你必须帮助我。我需要知道波顿在哪里。”

他把她的手推开，然后指着自己的嘴巴，示意他上前听她说话。侯切伯格身体前倾，近到能感觉她的呼吸喷在自己脸上，甜甜的，带着浓浓的血腥味。她轻轻说了句什么。他把身体压得更低了。

女孩抓起一块石头，慢动作一般往下砸，她想砸他的脑袋，但只是虚弱地一带而过。

侯切伯格抓住她的手腕，指甲抠进她的筋肉里。她丢下了石头。

“愚蠢的女孩！”

“*Quamuis multos necaueris...*”

“什么？”

她在说些什么，听起来像是拉丁语。

侯切伯格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巴。现在她太虚弱了，已经不能构成威胁了。

“*Quamuis multos necaueris...successorem tuum occidere nonpoteris.*”

侯切伯格站起来，盯住她的眼睛：一种悲哀的挑衅。

“‘不管你杀死我们多少人，’”侯切伯格翻译道，“‘永远不会杀死你的后继者。’塞内卡给尼禄的忠告。”

她看起来垂头丧气。

“一个受过教育的黑人，然后呢。”

他把手放回大腿，在戳出的腿骨上摩挲。他发现伤口附近爬满了蚂蚁，正奋力游过血泊。“告诉我波顿在哪里。”

但是女孩已经闭上了双眼，呼吸急促而短浅。她喃喃低语，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他又倾下身体。

“我害怕，爸爸……太害怕了……”

在女孩的呢喃中，侯切伯格仿佛又听见了埃莉诺最后的遗言，又感觉到她的手从自己手中挣脱的那个时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头脑里不停地重复着那几句话。她害怕什么？诱人的寂静？上帝的审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他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无力。

侯切伯格听见附近有人呼啦啦地穿过棉花地，冲他而来。

他上前一步，一把捂住女孩的鼻子和嘴。她眼睛急速眨动。他更加用力地下压，戳破了她的嘴唇。他感到她挣扎着呼出了最后一口气，鲜血和唾液从他指间不停渗出。

“嘘，孩子！”他在她挣扎的时候说道，我的小黑纽扣——他曾经在孤儿院里这样称呼他们；埃莉诺总是笑他那样说。

他一直保持着手上的动作，直到她完全死去。然后侯切伯格站起身来，在裤子上擦干掌上的血迹。

呼啦啦的声音更近了。侯切伯格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女神的探照灯下映出一个轮廓。他拔出手枪。

“该死的黑人婊子！”

尤里格跌倒在地，手中还拿着匕首。头上满是凝结的血块；身上翻起的血肉在制服的破洞里闪闪发光；没有拿刀的那只手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一侧。

他瘫倒在女孩身旁，用刀在她身上捅了又捅，刀刃洞穿她每一寸皮肉。

“够了！”侯切伯格说道。

狂暴还在继续。

“我说：够了！”

尤里格转过身，嘴巴愤怒地纠在一起。一瞬间，侯切伯格以为他要袭

击自己。然而，他放下了匕首，“是，总督先生。”

“你的精力需要用在其他地方。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什么。”他朝女孩的尸体吐出一口血痰，“我还能战斗，总督先生。”

侯切伯格给了他一个宽容的微笑，“我们会提拔你为将军，亲卫队大佐。”

“科尔呢？”

他们开始向直升机走去。“黑暗中找不到他。”侯切伯格说。他感到一阵无可奈何的平静，怒火重新点燃之前那种无法呼吸的寂静。

“然后呢？”

“你自己也说了，这些轨道通往罗安达。”

“但他可能去城里任何地方。”

“不，”侯切伯格说，“现在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英国领事馆。”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直接去码头？上船。”

“有点儿信心吧，亲卫队大佐。不管他去到哪里，我们都会等着他的。”

他们走到女神跟前。身后降落的是最后一架运兵直升机，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明显的裂缝。

“上飞机，”侯切伯格说道，“告诉飞行员跟着我们。我们将在下一站治疗你的伤口。”

他目送尤里格跛着离开后，才爬上自己的直升机，拿出一张地图，戴上耳机。电流的声音噼啪作响。

“头颅广场，这里是侯切伯格。”

更响的电流声，然后说话了：“收到，总督。完毕。”

“我的装甲车在哪里？”

“两个纵队都在靠近北罗德西亚的边境，午夜时分到达攻击地点。”

“有抵抗吗？”

“没有报告。”

“奈尔科行动呢？非洲军队到达罗安达了吗？”

“根据日耳曼尼亚消息，说他们在郊区附近，总督先生。计划后天天亮发动攻击。完毕。”

“为什么推迟？”

“葡萄牙人和战地元帅阿尼姆达成协议：允许老百姓逃离。”

侯切伯格撇了撇嘴唇，“阿尼姆很仁慈。我希望只是对白人仁慈。”他浏览了一下地图，点了点罗安达东北方向四十公里处的一个地方。“我需要更多士兵和武器，派一个党卫军连队到卡西托。那儿有个机场，现在应该在我们掌控之中。”他考虑到尤里格说过的关于码头的话，波顿可能乘船逃走，“还要一些充气橡皮艇，大功率的。”

“马上办，总督先生。完毕。”

“挂了。”

侯切伯格扣好安全带，命令飞行员升空。

女神起飞了，探照灯把地上的一切都照得通明。侯切伯格瞟了瞟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通往罗安达的铁路以及那个死去的女孩。灯光反射在她皮肤上：如同一个血迹斑斑的万花筒。

然后女神升空了，把女孩的身体留给了豺狼。

第四十二章

北安哥拉,罗安达
9月21日,凌晨3点整

如果非要波顿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疼痛。

大脑在头颅里噗噗跳动,下颌松弛、肿胀,嘴唇开裂;胳膊、胸口和肩膀上都是伤痕;淤青就像滴在水中的墨水一样,向全身蔓延;右手——握枪的手——关节开裂,已经用绷带包扎过了,但动一下都痛苦不堪;腿上的淤肿和伤口更多;膝盖周围韧带损伤严重,每走一步都会硌痛腿骨。甚至耳后玛德琳喜欢用鼻子贴上去的那块坚硬的骨头,也变得酥松脆弱了。

过去的几个小时,波顿一直在白日梦里想着他的玛德琳。他梦见自己回到农场,躺在冰凉的浴缸里,伤口变得麻木,玛德琳正温柔地给他按摩。指尖,肥皂泡,一头黑发在水中披散开来。想想最后一次别人给自己洗澡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伸手抚摩她,摸她小腹上立体的曲线,似乎整个世界都停了下来,进入了休眠状态。“男孩还是女孩?”她轻声问。

波顿从未如此想念他们的床。

他们已经到达罗安达,正艰难地穿过城区,向英国大使馆走去。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这个城市建于1573年,是南部非洲最古老的“欧洲”城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巴黎。但现在这个城市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似乎每盏灯都被关掉或是熄灭了。有闹鬼的感觉,波顿心想。除了飞扬的尘土和偶尔从街角呼啸而过的福特汽车,整个街上空荡荡的。一群流浪狗在水沟附近游荡。有一次他们从安哥拉黑人士兵旁边经过,黑人士兵们正忙着竖起路障:用厚木板和木制板条箱阻止钢铁部队的碾压。

记忆回到了火车上。波顿正要数到“三”,侯切伯格的直升机在前方轨道上炸了一个洞。一根铁轨哐啷一声撞在火车头上。不到一秒钟,火车脱轨,翻下路堤,驾驶室不停翻滚,翻滚。

波顿重重摔到地上。一切都变得灰暗、模糊、畸形，波顿只觉脸被烫伤了。物理冲撞引起一片噪响：哐当的巨响，金属的尖啸以及纳尼阿的惊叫。身体像在风暴中颠簸的模型，煤块呼呼地落在身上。就在这个旋涡似乎永远也无法停止的时候，翻转的火车突然“嘎”的一声颤抖着停了下来。

有声音：沙漏的声音。

好长一阵子，波顿直觉得头晕目眩，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坠毁的哥达上，甚至能听见纳里斯的喘息。

他勉强站起来，哇地吐了，整张脸都瘫软无力，血丝连着秽物从嘴里滴下来，涎水拉得老长。他听见侯切伯格的直升机在远处轰鸣。他四处摸索，寻找帕特里克和纳尼阿。他把他们拉起来；他们都摔成了布偶。然后，他们抓起药袋和所有能找到的武器，爬出废墟，只觉天旋地转。

“快走！”波顿说道，声音有些模糊不清。

他们跛着脚冲过火堆和漫天飞舞的棉花球，逃进了黄昏。

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抵达首都东南六十英里外的巴拉卡镇，这里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波顿找到一辆破旧的毕加索卡车，他们开着车一直到把油箱里的油耗干为止。他们从那儿又开始步行，穿过难民潮，朝相反方向走去。他们看见的每张脸几乎都是白色的。

“我们的人无处可去了，”纳尼阿说，“除了姆斯佩尔。我们必须留下来战斗。”

波顿疲惫而讽刺地笑了笑，“一个白人的城市，却只有黑人保卫它。”

“一个白人的国家，一个白人的殖民地。”

“那为什么战斗？”

“这是我们剩下的最后希望。”

波顿想想她说的话，心潮起伏。“哈利法克斯本可以阻止一切，拯救安哥拉，”又自嘲地笑笑，“拯救该死的整个非洲。”

“谁是哈利法克斯？”

“我们的领袖，和平的典范。他在罗德西亚驻有大批部队，他本该命令他们进入安哥拉的。”

“但他什么都没做。”

“是的，他太在意自己的帝国了。”

“以及他领导的那些人？”

“换个角度,要简单得多。和温得和克的政策一样——驱逐异己,散播有关姆斯佩尔的谣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得被迫采取行动。而没人想打仗,或者看见英国人的棺材被运回来。不仅在非洲,不仅在……”他无法在纳尼阿面前把话说完,太丢人了。

“结果没有区别,”她说,“纳粹太喜欢死亡了,那就是他们呼吸的空气。”

他瞥了她一眼。她一只手揉着太阳穴上的伤疤,好像还在刺痛一样;另一只手紧紧握住砍刀,不停地在大腿上轻轻拍打。她呆呆地盯住某个地方,眼睛浮肿,无精打采。自从火车惊魂以后,他就想抱抱她,宽慰一下失落的她,但最终不过是静静地把抗菌剂涂在她的伤口上。有种东西让他羞于伸手,即便她一直紧紧依偎在他身旁,从不在他面前隐藏自己的眼泪。他也意识到她体内已经积起满腔炽热的愤怒,一触即发。

“和我们一起走,”他说,“回到英格兰。到那里你就安全了。”

“赫雷罗族有句老话,波顿。”她的声音空荡荡的,“‘那些失去了亲爱的人,必须住在坟墓里。’我不会离开祖里。”

他们继续向前跋涉,艰难地穿过疲惫不堪、风尘仆仆的难民队伍,待黄昏过后偷偷溜过德国的防线,然后穿过不堪一击的安哥拉防线,而后进入罗安达的黑暗之中。

帕特里克在边上一瘸一拐地走着,恩菲尔德冲锋枪低低地靠在一侧。看起来他已经疲倦到极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上的伤口又开裂了。波顿发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从城市的灰尘背后,闻到了大西洋的味道。

自由的空气。

英国大使馆在迪奥戈·曹大街尽头,座落在棕榈树和凤凰林中间。就像家的碎片,波顿心想。他刚好能看见它正面灰白色的石墙,连飘扬在上空的英联邦旗帜,都给他一种受到庇护的安全感。他感到肌肉出现短暂的麻痹,似乎他可以安静地睡上一个月。

“这让我想起了西班牙的教堂。”帕特里克说。

看着它的塔楼和巴洛克式窗户,波顿表示同意。靠近的时候,他观察了一下防御情况:八英尺高的围墙,路障,铁门,哨岗;十二名海军陆战队

员值守。人行道上停着一排汽车，引擎呼呼转动，好像随时准备载人绝尘而去。

领事馆对面是卫生部大楼。三个人在大楼边上挤成一团。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帕特里克问道。

波顿点点头，“阿克曼或许能帮我们离开这里，他也是那个有答案的人。”

“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小心一点，看见我们，他也许不会那么激动。”

“我和纳尼阿先进去。你待在这里，给我们十分钟。”

“然后呢？”

“你要好好想一想。”

“码头在那边，2.5 英里。”帕特里克回答，猛地把头摆向海湾的方向。

“很有趣。”

“别担心。如果你没告诉我一切顺利，我就会带枪冲进去的。”

“听起来像道兰。”

帕特里克想想自己的话，“事实上，道兰总是听起来很像我。”

波顿检查了一下勃朗宁——只剩下两发子弹——把它交给帕特里克防身。然后转向纳尼阿说：“他们不会让我们带武器进去的。”

她从背后取下砍刀，但是没有递过去。“指挥官彭赫尔曾经来过这里，”她说着，向上盯着塔楼，“为抵抗军取武器。有一次回来时，他给祖里带了一条裙子，白色的蕾丝裙。什么也没给我带。姐姐想跟我一起穿，但我总说不要，事实上我很嫉妒。”

波顿不知该说什么。他拉起她的手，小心地把砍刀从她手指里掰开，然后领着她朝领事馆走去。

“小心！”帕特里克在身后喊道。

门口的海军陆战队员头戴钢盔，手拿斯特恩式轻机枪。波顿向中士敬礼，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和头衔，要求会见阿克曼。中士派了一名士兵进去。几分钟后，士兵和一名官员出来了。官员穿着细条纹裤子和马甲，袖子卷得老高，马甲看起来比紧身内衣还要紧。

“法罗。”他说着，伸出自己的手。他的脸是贵族与暴徒的奇妙组合，前额很高，大背头，颧骨恰到好处；拳击手的鼻子，伤痕累累。一看就是极为喜欢非洲的那类英国人：他们既世故又高效，但从不讨人喜欢。他是那种做事从不需要问为什么的人：“很高兴又见到你，科尔少校。”

“我们认识吗？”

法罗从上到下打量他一番，“上次你的伤要轻得多。在斯坦利维尔，1944年，你帮我们救出了一批人。”

波顿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我记得那件马甲。”

“我还记得它的标价，带回伦敦后受到一通奚落。看来现在你成了需要帮助的人，我知道你找陆军中校阿克曼的原因。”

“陆军中校？是的。”

“你为他工作。”

波顿犹豫了一下，“你呢？”

“当然不是！我是殖民地办公室的，和走廊那头没有关系。我的任务是让每个人安全而又健康地离开。”

“阿克曼在这儿吗？”

法罗又看了看他的伤势，“少校，你最好跟我来。”

他带着波顿和纳尼阿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院，来到一扇绿色的合叶门前。他们紧跟其后，波顿注意到法罗口袋里鼓鼓囊囊的，一定是左轮手枪。靴子踩在煤渣上嘎扎作响，一进门就来到一条横贯整个领事馆的走廊上：抛光的木制地板，未点亮的枝形吊灯，空气中散发着烧毁文件留下的灰烬的味道。

“那个时刻不会来得这么快，”法罗指着楼梯说，“我们正在疏散这个区域。”

波顿每走一步膝盖都像在燃烧，“去哪里？”

“皇家海军舰艇朱鹭号，停泊在港湾外面的皇家海军护卫舰。大部分职员及家属已经在船上了，现在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善后工作。”

“德国人没有封锁港口吗？”

“当然有，甚至还派来了航母——施特拉瑟号。但德国海军接到的命令是只阻止增援部队进入。只要我们撑过了最后期限，他们就会允许任何人出去。”

“最后期限？”

“事实上，考虑到刚果的喧嚣，必须得说杰里已经相当仁义了。他们本可以把我们捣成齑粉，但战地元帅阿尼姆亲自对我们实行特赦。”

“船什么时候离开？”

他们爬到楼梯顶端，转而沿着走廊往下走去。

“凌晨六点，战斗打响之前。我特许一条拖轮在码头上等着，把我们剩下的人员送到护卫舰上。如果你为阿克曼工作，那肯定有个位置，但是这个女孩就不一定了。”

“我不想上船，”纳尼阿说道，眼睛盯着前方，“我要战斗，拯救罗安达。”

“好运！据说你们安哥拉人没有机会下地狱。”

他们来到一扇门前，门是用抛光的姆平戈木做的，黄铜把手，没有号牌或标志——典型的情报人员的工作入口。

法罗敲门，没有应答。

他又敲了一次。这次门开了，有人把他们引了进去。

他们来到一间似乎刚被洗劫一空的办公室：书架上一无所有，敞开的文件柜里空空如也，墙壁上除了一幅上任国王的肖像，所有的装饰都被撕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家具少得可怜：一张台式书桌，几把木质椅子。桌子上放着两根长笛和一瓶喝了一半的香槟酒。房间的刻板程度使波顿想起了侯切伯格的书房。

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只开了一条缝儿。波顿听见里面有声音传出，是哈哈大笑的声音。

法罗清清嗓子，“陆军中校。”

声音变小了，几秒钟后，门又开大了一点儿。飘出一股熟悉的柑橘古龙水的味道。

出来的是阿克曼。

他身穿一件橄榄绿色制服，翻领上有一个皇冠和一颗星，银白色头发染得墨黑。如果说看见波顿会让他大吃一惊，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拉了拉袖口。

“科尔少校，”他说，“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你。”他从波顿看向纳尼阿，“看起来你的声誉……”

阿克曼变得面无血色。

波顿转向身边的女孩。她吃惊得合不拢嘴，然后强行闭上，眼中闪出黑色的狂野光芒。

“混蛋！”她咬牙切齿地说。

然后扑向阿克曼。

第四十三章

如果纳尼阿拿着那把大砍刀，她一定会把他的睾丸割下来的。

但她好一阵子一动也不能动，她太震惊了。当阿克曼从第二扇门里出来的时候，她就一直盯着他，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她一跃跳过桌子，把瓶子碾得粉碎。她像一只被扔进蛇窝里的猫鼬一样，咆哮不止。她一头撞在他身上，把他撞翻在地，拳头狂揍他的双脸，脑海里回荡着祖里心碎的哭喊声。美丽的祖里，她应该跳过去救她的。她们应该死在一块儿的，纳尼阿抛弃了姐姐。

她用拳头猛击他的鼻子，见血了。

一只手从后面抓住她的胳膊。“你在干什么？”波顿说。

“他是个叛徒！”

“不，这是阿克曼。”

“混蛋！”她挣脱出来，又挥起拳头。

然后耳边传来枪栓拉开的咔哒声。

“我并不想开枪打你——但如果必须这样的话，我会的。”是法罗，“放开陆军中校，然后退后。”

她继续挣扎。

法罗逼近一步：“少校，告诉她吧。”

“纳尼阿，”波顿轻声说，“放开他。”他扶她站起来，手一直握住她的手腕，满脸困惑。“你在干什么？”他问。

“彭赫尔，”她说，“他是彭赫尔。”

她看着指挥官起身捡起香槟瓶子，酒在地上冒着泡沫。“我留着它是为了庆祝，”他说，“这是 1939 年的保罗杰香槟，真他妈的浪费。”他伸手拿出一块餐巾，擦了擦血淋淋的鼻子，“你现在可以把枪收起来了，法罗，谢谢。”

“需要叫海军陆战队员进来吗？”

“不需要，我会处理这里的事情的。你去一趟码头，确认一下拖轮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想错过那艘皇家海军护卫舰。”

法罗点点头，迷惑地看了波顿一眼，匆忙出去了。

谁也没有说话。纳尼阿觉得热血还在沸腾。

“你需要做些解释。”波顿说。

这个她一直以为叫彭赫尔的人没有理睬他，他刷刷制服，抹掉几个污点。纳尼阿看他穿着绿色的制服总觉得不对劲儿——蓝色才是他应该穿的，扎着红色饰带的蓝色制服。“再次见到你很好，姑娘，”他说，“祖里在哪里？”

“你关心她什么？”

“她在哪里？”

纳尼阿胸中乱颤，呼吸急促得像大雨前夕的狂风。她努力不去想姐姐，不去想她在车厢残骸中扭曲的破碎的身体，不去想被炸成碎片的唐古，也不去想被纳粹开枪打死时蜷缩在尘土里的博玛尼。

“死了。”

彭赫尔的眼睛慢慢垂了下去，眼眶闪着泪光，“怎么死的？”

纳尼阿没有回答，波顿开口说道：“德国鬼子。她为了救我们死了。”

“我要她待在营地，我跟你们两个都交代过的。”

“我们不只是厨房里的女孩。”

彭赫尔一声叹息，“我可怜的祖里。”

“你怎么敢这么说，”纳尼阿咬牙切齿地说，“你怎么敢再说她的名字！”

“对我来说她很特别。”

纳尼阿想象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床上交错的黑白肢体。她又想向他扑过去，把他的头按在墙上撞个粉碎。“她恨你，彭赫尔，认为你是一个淫荡的老色鬼。她和你睡觉只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留在营地，她是在照顾我。”

“我从来不想让她受伤。”

“你知道最糟的是什么呢？她为你流眼泪。在昆姆邦多，为你在葡萄牙的妻子和孩子流泪……”

彭赫尔转过身去，避开她逼视的眼神。

纳尼阿心里一阵恶心。

沉默。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纳尼阿闻到屋里哪儿有一股烟草味——像爸爸抽过的查鲁土斯。每当父亲有空庆祝一下的时候，就抽上一支。

突然她明白了一切，一切。她想说话——但嘴巴里找不到合适的词。

“那么你到底是英国情报局的？”波顿问，“还是反抗军的一员？”

彭赫尔回答之前瞥了第二扇门一眼，“我为英国工作……去‘煽动’安哥拉人。他们都是废物，需要不停刺激，以保持对刚果的压力。”

“那钻石呢？”

“他们在审判道兰的时候说的是真的，英国为反抗军提供资金援助。你看，一旦德国人控制了南方的采石场，他们在北安哥拉就无利可图了，就再也不会发动攻击——除非他们被激怒了。我只是推波助澜而已。”

“但是为什么英国人希望德国人入侵？这说不通。”

终于，纳尼阿找到了合适的话语，“是你。”

彭赫尔从波顿那里转过来，定睛盯着她，“什么？”

“你。你在铁路线上杀死了他们，毒死了他们。”

彭赫尔没有回答，他走到遮挡窗户的厚厚的窗帘旁边，把窗帘拉开，看着下面的街道。纳尼阿从玻璃中看到他的手影，就像幽灵一样。城外一片黑暗。

“是冈萨尔维斯的错，”他说，“我的计划是带领军队回到罗安达，让他们参加城市保卫战，我可以消失：回到领事馆，然后回英国。但冈萨尔维斯不肯闭上他的臭嘴，一直为隧道争论不休：我们如何必须炸毁它，这个任务怎么也不该交给一个黑人女孩，等等。”

“因此你给他们下毒。”

“我不能让冈萨尔维斯搅乱我们的计划，他们做得太过了。事情太重要了。”彭赫尔转身背朝房间，“他一直在窃窃私语，鼓动其他人一起反对我，让他们相信应该到隧道去。因此在我手中发生了该死的兵变！那些没有吃东西的士兵，我只有开枪打死他们。”

“但我们看见了你的尸体。”

“你看见的是我的制服。尽管身逢乱世，还是小心为上……即便你是为了得到更多好处。”他的舌头在上齿和嘴唇间滑动，“最好能掩藏我的踪迹，我很遗憾被你发现了。”

纳尼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他身上齜齜的柠檬水臭气充斥着她的整个鼻孔,让她直想呕吐。

“不要可怜他们,孩子,”彭赫尔继续说道,“尤其是不要可怜冈萨尔维斯,他死的时候还在诅咒我和你姐姐。”

她知道冈萨尔维斯试图把她争取过来,“他们是安哥拉人!”

“他们为了更崇高的事业牺牲了。”

“那炸药呢?”

彭赫尔微笑着点点头,“我知道你会违抗我的命令,回到隧道去。引爆器是坏的,和我第一次给你的是一样的。”

“我还是成功了!使隧道垮进了河里。”

“是的,几乎毁掉我们的一切计划。我低估你了,孩子。”

“我不明白,”波顿说道,他皱起眉头,“这条隧道有他妈的什么重要的?”

彭赫尔把目光转向他,但是没有回答。

到最后,另一个声音回答了他。“一切,少校。一切。”从另一扇门后面传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首选你到非洲去的原因。”

领事馆大楼旁的人行道上长着一棵棕榈树,树干下半截刷得白扑扑的。帕特里克瘫靠在树上,慢慢滑到地上。他垮掉了,身体像一个被撕开的沙袋摇摇晃晃,马上就要散架了。从巴拉卡开始,脚踝就一直折磨着他。

他放下一直拿在手中的武器,然后检查伤口。袜子浸透了。他从药剂箱里翻出一点儿碘酒和一条绷带,把脚包好。唯一能止疼的药是吗啡,但是效力太强了。

帕特里克卷起袜子,坐靠在棕榈树上,尽力抵挡想闭上眼睛的强烈欲望。每次一闭上眼睛,他就又见到祖里,见到她伸开双手、孤立无助的样子,似乎在责问着他,“为什么你不救我?”

领事馆外面,几个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帮忙装载一辆卡车,其余的在巡视街道,一直怀疑地看着他。狗从旁边跑过。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锯子的声音。顺大路看去,是无尽的黑暗,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帕特里克心想:再多给波顿几分钟时间休息,然后去找他。

帕特里克伸手摸出烟斗,把它塞进嘴里。因为有灯火管制,他本能地

把它翻了个个儿。不过,随即他猛地将它抽了出来。

烟锅从中裂成了两半,其中一半已经不见了。

它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个月在阿尔贡买的。它在战壕中幸存下来,后来越过大型流感、军营生活,和他一起熬过西班牙、敦刻尔克以及非洲雇佣兵的艰难岁月——从来没破过。它是他的幸运吉祥物,只要烟斗完整无缺,他也完好无损。

帕特里克把它扔到地上,转过身去,就像是避开一具动物的尸体。

“别蠢了,”帕特里克对自己说,“只是个迷信。”离码头还不到三英里,然后就是——美国,汉娜,一列往西开向拉斯克鲁斯的火车。然后是父亲和女儿的快乐时光。在有生之年,他要好好照顾她,虽然她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

领事馆某扇窗户里,遮光窗帘拉开了一瞬间。帕特里克看见一线苍白的光芒以及一只手。然后又关上了。

立刻,他的体内躁动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为了驱走这种感觉,帕特里克把注意力集中到汉娜身上。再也见不到她的恐惧被希望所取代,他想象自己终于踏上美国大地,她跑过来问候他,金色的卷发在微风中甩动,空气中只有笑声和眼泪。突然,时间似乎凝固了,一片寂静。他不知道汉娜现在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她已经是年轻女人了:也许和鲁斯的声音一样温暖和气,也许跟外婆的声音一样粗声粗气。如果他不喜欢她的声音呢?如果她也会发出那种让他咬牙切齿的咯咯笑声呢?

他想起鲁斯经常说的那些话,孤芳自赏中充满一种朴素的智慧,而他却无法忍受。“帕特,炖汤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你并不想吃。”

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视线中滑动。

帕特里克低头瞅瞅烟斗。它颤抖着,缓缓朝他这边抖动。他皱起眉头,伸手把它捡起来。大地在手下震颤。

帕特里克站起身来,把药箱和恩菲尔德挎到肩上;然后把波顿的勃朗宁插进腰带,抓起纳尼阿的大砍刀。街道空荡荡的,连狗都逃得无影无踪。他开始离开领事馆,朝总督的宅邸走去。

然后他听见了——低沉的、模糊的轰隆声。

声音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另外一种噪声。传来一声啸叫:机械的尖啸。帕特里克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右转弯处才停下来。面前是一堵粉红

色的墙，上面涂画着鼓励罗安达城民永远不要投降的标语：

保卫！战斗！胜利！

安哥拉在党卫军头上拉屎拉尿

再见！我在下一艘开往里斯本的船上

他已能感到脚底的震动，从靴跟缓缓升起，连脚踝都能感到强大的反冲力。

还有另一种声音：排出尾气的轰鸣。

他倒退一步，胃像拳头一样收紧。

面前的墙壁坍塌了。

“见鬼！”

帕特里克奔跑起来。

朝领事馆的方向跑去，双腿不停抽动。看到他冲过来，海军陆战队队员举起手中的斯特恩轻机枪。有一刻，他真想直奔码头。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着，滑动脚步停了下来，“让我进去。”

中士举起手掌，“我们不能让你进去——”

“我没有时间和你们争论，让我进去。”

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盯着街道，枪从手中垂落下来，“上帝保佑我们……开始了。”

其他人闻言也顺眼望去。帕特里克瞅准机会，闯进了大楼。

“停下！”

离他最近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拉住了他，帕特里克转过身来，抡起来福枪托，一个全垒打把他击倒在地。街道上传来第一声枪响。

他闯进前厅，头顶上的枝形吊灯相互碰撞，叮当作响。

“波顿！”他大声喊道，“波顿！”

帕特里克打开所能看见的所有房门，但什么也没找到，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和被废弃的办公室。

“波顿！你在哪里？”

他绝望地转来转去，然后跑到楼顶。最后来到一条走廊，那里有十二扇木门，每一扇都一模一样。

他依次踹开每一扇房门。

第四十四章

凌晨4点25分

波顿曾在新闻剪辑和文件图片上见过这个人的样子，所以立马认了出来：灰色制服和骑士铁十字勋章；铅笔形八字须和光秃秃的头顶，假耳朵。大象先生——陆军大将汉斯—於尔根·冯·阿尼姆。

时光似乎又闪回姆普机场飞机爆炸那一刻，波顿感到自己正在掉进深不见底的黑色旋涡，身体止不住颤动不已。他几乎要被疑虑和困惑压垮了，本能地想夺路而逃。

纳尼阿似乎意识到他的不安，靠得更近了。“他是谁？”她轻声问。

波顿的声音大得整个房间都能听得见：“他的名字是阿尼姆。”

“他是纳粹？”

“不，一名战士，非洲军团的司令官。”阿尼姆嘴里叼着一支雪茄。他若有所思地抽了一口，烟头闪着红色的光芒；他把烟憋在肺里。“你一定是科尔少校。”他回答说。

波顿转向阿克曼，毫不隐藏自己的轻蔑，“你一直都为德国鬼子工作。”

“不是为他们，少校，是和他们。”

“有他妈什么区别。”

“不，从来都跟英国或者德国无关，只跟非洲有关。或者，还与未来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一致……”波顿突然感到说不出的疲惫。他想坐下，低下头颅的一瞬间他甚至忘了是什么驱使他在第一时间飞到非洲。他努力拼接那些碎片，“对付侯切伯格？”

“千真万确，”阿尼姆说，“这个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威胁。是——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放肆的加农炮’。他永远也不会满足，除非整个非洲都浸泡在血泊里。”

“但我想他有日耳曼尼亚庇佑。”

“元首的意志被扭曲了，”阿尼姆回答，嘴唇紧紧皱起来，“被希姆莱、侯切伯格扭曲了。他们是暴徒、骗子、杀人犯。元首根本不知道非洲发生了什么。”

“没人会关心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

“相信我，在德国国内，在纳粹国防军中，还有我们这样一批人，一直忧心忡忡，和你们英国人一样担忧。然后消息就来了，迫使我们采取行动。”阿尼姆顿了一下，又猛抽一口雪茄，“六个月前，一名情报人员到我这儿来，向我说到侯切伯格。据他提供的情报，侯切伯格从矿产特许委员会拿走两成产值。我当然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但是这位官员还有一些内幕——一些党卫军总想保持最高机密的内幕。你知道侯切伯格用他的钻石做什么了吗？”

波顿摇摇头。

“他用来买尸体。”

“尸体？”

“战亡的士兵，德国士兵。尽管侯切伯格宣称对非洲实现统治，但由于叛乱、疾病，我们还是损失了很多。高布勒先生在他的周报中总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从1950年开始已有8 000人阵亡，仅今年一年就有将近3 000人，甚至还没有把‘种族’的因素考虑在内。”

阿尼姆把雪茄丢在地上，用靴子碾灭。空气中飘过灰烬的恶臭。

“与此同时，侯切伯格还用钻石贿赂官员，让他们回国后签署同意验收空棺材的协议，好把尸体留在这里被玷污，被碾进他的高速公路。”阿尼姆嘴唇厌恶地瘪了一下，“他疯狂地想把非洲大地‘雅利安化’，让它变白。”

波顿想到头颅广场，他被强迫去欣赏的远景，“这人是个疯子，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疯狂。亵渎神灵，纯粹而简单。我不能坐视不管，让它一再发生。指挥官的责任就是为了他的将士，以及他们的回忆。侯切伯格的疯狂必须被制止。”

“但我失败了，”波顿说，“我没能干掉他。”

“你当然失败了，”阿尼姆回答，“如果侯切伯格死了，对我们而言，还剩下什么？又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殉道者？海尔登塔格上又一个令人肃

然起敬的名字？我才没这么傻！真正的计划是打破他的神话，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神话。我们都希望你失败。”

波顿看看陆军上将，再看看阿克曼，“那为什么派我去？”

没人回答。

阿尼姆的靴尖把烟蒂踢到一边。

“很多人为了这件事丧了命，”波顿说，“道兰，瓦切，莱品斯基，纳里斯，我的手下。”他的眼睛盯着阿克曼的双眼，“关于你的‘特别的’祖里，你至少欠我一个解释。”

很长时间过去了，波顿得到的只是沉默。

然后阿尼姆开口了：“很好，少校，我可以告诉你，用一个军人对另一个军人该有的方式。”他拉直喉咙边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一切本该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结束的。盟约很好：返还了我们在凡尔赛之后失去的殖民地，扩张了我们的领土；保证了你们的领土；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安定，还有繁荣。但是，侯切伯格从来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非洲本就该是德国的。他对黑人如此着迷，以至于他想统治他们所有的人，统治整个非洲。更糟的是，他很狡猾，也有耐心——”

“是的，”波顿想，“就像和我母亲在一起时一样。”

“——用他所谓的成就——无价的矿藏和新的城市——征服日耳曼尼亚所有人。他在姆斯佩尔签下《温得和克条约》，”他嘲弄地哼了一声，“帮助建立一个党卫军帝国，直到它的触角伸进贸易、农业、劳力，等等。他成立了一支军队以对抗非洲军团，然后静待时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都是巧合——非洲高速公路的德国路段在同一年完工，这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调遣他的武装。”

“但这是狂妄自大，阿克瓦托瑞纳和刚果西部发生的叛乱，使我们几乎不能保有已经占有的领土，更不用说进一步开疆拓土了。究竟还有谁会来平定这片新的土地？或是在上面劳作？和平才是唯一可行的将来。”

“你还是找到了足够的人马侵略安哥拉。”波顿说。

阿尼姆做出一个轻蔑的手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出必要的戏，不在侯切伯格预想的范围之内。他的战争会把我们都扔进深渊，会毁灭我们在非洲所拥有的一切。北安哥拉只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

“那英国人怎么卷进这一切的？”

“忘掉照相机前的友好手势,忘掉所有的联合公报以及哈利法克斯的笑容,它们都不过是游戏。几年来,你们的殖民办公室暗地里一直对侯切伯格的扩张野心担惊受怕。整个南部非洲都可能牵扯进来,想象一下那种破坏力,有多少人将死无葬身之地——我不只是说黑人,这甚至会点燃整个欧洲新的敌对情绪。”

“因此阿克曼去敲你的门。”

“在国内也有人和我持同样的观点:审慎的人,与伦敦有恰当沟通渠道的人。当我们知道矿产特许委员会想除掉侯切伯格,英国情报机关准备干这种肮脏的勾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非常难得的机遇。所以我们一起设计了这个计划:表演了刺杀侯切伯格的好戏,让它成为一场灾难,然后留下回到罗德西亚和英国的行踪,激起他的偏执心理和荒谬的命运观,挑起他强烈的侵略欲望,就像他真的极度渴望一样。”

波顿把手放到脸上,手上的老茧蹭着眼睑。真他妈疯狂!“那如果我成功了呢?”他说,“干掉了他,而不是他的替身。”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会先有一个替身出现?或者党卫军为什么在姆普等着你?”

“你告诉他们的。”

这次是阿克曼回答问题,“那个该死的鲁吉艾,我知道他是盖世太保,所以利用他安排吉普车和武器。因而,很自然,他就暴露了我们的密谋。”

“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在等我们一到刚果,就把我们抓起来。”

“不。他们需要抓住现行。只有那样才能给他们完全的……‘正义’来行动。”

“我看见非洲高速公路沿线的装甲车,”波顿说,“上面有党卫军的标志。”

“侯切伯格的部队,”阿尼姆答道,“准备开进北罗德西亚。”他看了纳尼阿一眼,对她笑笑,就像面对一只他将亲手溺死的小猫,“这就是我们需要保持隧道完整的原因,也是非洲兵团的工程师在上面重修了一座新桥的原因。”

“那么在他们抵达边境之后呢?”

“四支空军飓风中队将从英国飞来,把侯切伯格的装甲车一辆一辆炸毁。然后,就轮到你们等候在索洛维兹的第八军了。他们在阿拉曼战

场让我们吃了苦头,这次将是一场淘汰赛。侯切伯格没想到会有任何反抗。我们可以在他开始之前就整垮他。”阿尼姆又笑了,“看着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头颅广场,被自己的野心打败,将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波顿努力搞清一切,然后发出一声冷笑,“你真的认为他会就此完蛋?”

“十五年来,德国除了胜利没有尝过其他滋味。失败尝起来可要苦涩得多。他们应该不会迁怒于《凡尔赛条约》。”

“也有可能使他们更加团结一致。”

“我表示怀疑。更加可能的是,国内那些羽翼渐丰的政客们起了内讧,最后不得不一起站出来斥责某个人。谁会比远在非洲的侯切伯格更合适呢?如果我是希姆莱,一定非常乐意把他献出来,以挽救自己那身无用的皮囊。”

“但是你依旧甩不掉党卫军。”

“它的爪牙被削弱,那就足够了。元首又会开始听取像我这样的人的意见。”

“绝对没用的。”

“那你想怎么样呢,少校?我们什么都不做?侯切伯格想占领整个非洲,不知疲倦,直到它成为一个巨大的闷热的坟墓。这个办法至少可以给我们一次争取和平的机会。你应该感谢我们,少校,昂起你的头,你为这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波顿想起了玛德琳,他仿佛看见他们一起来到凉亭里,一起望着远方的田地,却没法开口说话。她的想法会和阿尼姆一样吗?或者认为他只是纳粹的一个奴仆?以前他没有意识到,至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直想让她为自己感到骄傲。

“那帝国的和平呢?”波顿转向阿克曼,“你们发动了该死的战争。”

“边境线上的小摩擦。很长时间以来,英国人一直被视为懦夫;这次将提醒德国,我们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力量。只要侯切伯格战败,我们就停战,重申我们对《卡萨布兰卡条约》的承诺——不过这次是作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软弱无力的一方。这可以视为对敦刻尔克的一点‘补偿’。”

“你想得到我的认可吗?”

“科尔少校,我一点也不在乎。这种事情总是关系到更高利益——保持帝国的强大,没有比这更好的和平保障。这都是我们的功劳。”

陆军元帅点头表示同意。

长时间的沉默。

“那么安哥拉呢？”这次是纳尼阿问的。

阿尼姆盯着自己的靴子，“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指挥对采石场的初次进攻。在南方战场上，我把它交给了党卫军，结果更加助长了侯切伯格的嚣张气焰。”

“我说的是现在，在北方。”

“一张当票，”阿克曼带着歉意说道，“一次抵押。一旦德国拥有南方的大理石，就没有理由再去进攻北方。但是我们需要调动非洲军团以保证侯切伯格没有增援部队，所以我接受了带领叛军袭击刚果的任务。一旦激怒他，陆军元帅就能进攻北安哥拉。一旦他的军队被征用，就无人能够增援党卫军在罗德西亚的部队。”

“然后呢？”

阿克曼越过她的头顶，看着远处空荡荡的办公室，耸了耸肩，“没有任何计划，但我肯定有一天德国人会制订的。”

纳尼阿鼻孔张得老大，“我希望祖里在这里，看清楚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别傻了，孩子。陆军元帅是对的，你应该感到幸运。如果不制止侯切伯格，你们所有的黑人都会死。”

“我所有家人都死了，所有朋友都死了，”纳尼阿回答，说得唾沫横飞，“都是为了什么？似乎你们白人可以替我们挑选坟墓。”

外面传来几声枪响。

阿克曼又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查看外面的情况，“没什么。”

“我的队员怎么办？”波顿问，“计划中我们能逃出去吗？”

“你们本该……在姆普被‘做掉’，和飞机一起炸上半空，”阿克曼回答，然后放下床帘，“但是你们很幸运。德国人有点太着急了，还没到时间就开火了。”

波顿向桌子走近一步，蜷起缠着绷带的手，握成拳头。“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运气。”他环视房间，寻找可用的武器，一个可以砸扁阿克曼的脑袋的东西。他的眼光停在香槟酒瓶上。

阿克曼从桌子旁边不停后退。

“不要那么冲动，科尔少校，”阿尼姆说，“这儿都是有信誉的人。你

帮了我们大忙,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至少我们能够马上送你回家。我敢肯定,皇家海军护卫舰上一定有你的位置。”

“不幸的是,没有,陆军元帅。”阿克曼说,“我从伦敦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确,小组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活着回去。”

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

波顿估算着自己和香槟酒瓶之间的距离,九英尺。阿克曼至少可以开两枪。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让他继续说话,直到帕特里克到来。

“对不起,少校。”阿克曼扣动扳机,“命令。”

“等等!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必须知道,为什么是我?”

“什么?”

“你可以选择任何人去杀侯切伯格。你不是说过还有很多更合适的人吗? 那么为什么是我? 你曾指定道兰来指挥任务。然而到了最后关头,你又换了我。为什么?”

阿尼姆茫然地看着他,“我没插手这件事。”

“也不是我,”阿克曼说,“来自高层。”

“谁?”

“他派我去你的农场,歇斯底里地命令我去——我从未见他那个样子,因为一般他都能控制自己。”

“谁?”

“他坚持让我们把道兰换成你,没有任何解释。”

“谁?”波顿问。

“我的上级,克兰利。”

波顿感觉自己的血凝成了冰,寒透脊背,“杰瑞德·克兰利?”

“是的,你认识他?”

好一阵子,波顿呆若木鸡。他盯着阿尼姆和阿克曼身后的墙壁,有张照片被移走了,那块儿石灰墙比房间其他地方都要苍白;他听见在父亲死去的那个晚上,火焰吞噬父亲的身体时发出的尖叫声。“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1]

你找到我了吗……

[1] 出自《圣经》。

波顿受伤的膝盖撑不住了。

他一个踉跄,为了不致跌倒,他伸手抓住了纳尼阿,就像长跑运动员到达终点时一样。纳尼阿把他拉住了。

阿克曼好奇地皱着眉头,“你认识他?”没有听到回答,他又问了一遍,手中的左轮手枪微微颤动。

外面传来重重的开门声。

“波顿!”

帕特里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上气不接下气,绝望透顶。

“在这里!”纳尼阿喊道。她往波顿身上靠得更紧一点,帮助他站稳。

“克兰利!”他含糊地对她说,绝望的眼泪在眼中涌动。他本该待在农场的。

“我不明白,”她轻声答道,“谁是克兰利?”

门被撞开了。

阿克曼的枪口迅速对准来人。

是帕特里克,一手拿着来福枪,一手握着纳尼阿的大砍刀,“波顿,散开!马上!”

一阵雷鸣般的轰隆声,楼房在颤抖。

阿克曼回到窗边,再次拨开窗帘,手里的韦伯利仍然对准帕特里克。“袭击,”他声音打颤,“开始了。”

“不可能,”阿尼姆说,“我们一直要到凌晨六点才开火。不可能——”

一颗炸弹在领事馆里面爆炸。

波顿看见窗户向内爆裂,阿克曼被炸起的火焰和玻璃的风暴切成了碎片。

灯熄灭了,房间里烟雾弥漫。

波顿只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感觉纳尼阿紧紧抓住自己;帕特里克在附近的黑暗中。

又一声爆响。

地板开始向下坍塌。

第四十五章

罗安达,英国领事馆

9月21日,凌晨4点40分

“再打!”侯切伯格喊道。

一种冷冷的快感穿过他的喉管,侯切伯格亲眼看见美国人冲进了楼房。波顿现在已经在他手心里。

侯切伯格站在黑豹坦克的炮塔里,炮口向上对准领事馆。还有两辆坦克也瞄准了大楼。一辆满载党卫军特种兵的卡车正把士兵倾倒在街上,尤里格不停地催他们快点。

炮手开炮,整个装甲车都向后坐去,侯切伯格抓住舱口以站稳身体。一阵咆哮,浓烟四起。

石材倒塌,玻璃落地,乱成一片。声音穿过总督府,传到黑漆漆的山上,在整个城市里回荡。什么地方响起警笛的尖叫,其他人大声叫喊。然后传来几声枪响以及迫击炮遥远的尖啸。

等浓烟散尽,侯切伯格再看领事馆,发现白色的外墙已被打凹进去,像被撬棍打穿的头骨;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散了一地,人行道上血流成河。

侯切伯格掏出他的托洛斯手枪,跳下地来,集合附近的特种兵。他们都穿着黑色制服——在夜色中几乎隐形——手中端着BK44,个个跃跃欲试。

“不留一个活口,”侯切伯格说,“但是波顿·科尔除外,我们要活捉他。不管谁不小心杀死了他,我都会杀死他的老婆。老婆、父母、兄弟姐妹、邻居,任何一个他妈的曾经跟你说过一句亲密的话的人。明白了吗?”

“包围圈后面呢?”尤里格问,“他们可能从那里逃跑。”

“带上十个人,亲卫队大佐,确保无人可以逃出。带上一辆装甲车。”

侯切伯格把注意力转到集合完毕的士兵身上，“里面是曾经试图谋杀我的凶手，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不要让我失望。”

军队发出一声战斗的呐喊，把武器举过头顶，冲进了大楼。

耳内一阵模糊的尖叫，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砖灰。波顿费力地呼吸，每吸一口都像把一整袋面粉倒进了肺里。

他试着移动。

但是不行。

终于睁开双眼，外面一片黑暗，灰尘漫天，石头四分五裂。曾经是天花板的地方，裂开了一道缝隙，从中能看到一线天空。他躺在地上，没人跟他躺在一起。

波顿伸手想把自己撑起来，又失败了，他无法移动左边的胳膊。他被压成一个奇怪的姿势。他仔细检查一遍，把目光从肩部移到手肘，穿过UJ三角烙印一直看到手腕。

他的呼吸突然变得短促起来。

他看见了自己的手。

它被压在两块巨大的水泥板中间。

波顿带着一种超然的好奇仔细研究了一番，仍然无法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他使劲儿一拉，想挣脱出来。只感觉一种断裂似的剧痛，就像一把匕首插在腋下，然后出现一种浸透的麻木感。他再抽一次，还是没用。血向手周围蔓延开来，沿着胳膊流下——但是很缓慢，好像动脉里已经没有压力。

除了肘关节，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耳鸣开始消退，渐渐能听见碎石の哗啦声以及灰尘瀑布般落下的声响。后面是另一种声音，疾走的声音，像阁楼上的老鼠发出的一样。农场里的老鼠有时会爬到农舍房顶，在卧室的天花板上抓挠。它们的声音从来不会困扰玛德琳，而他却会整晚整晚地躺在那儿听着。但现在上面的声音不是老鼠，是靴子跑动的声音。

波顿更加用力地往回抽，但手还是无法移动。

他在四周摸索，寻找能够自卫的东西。他只找到一块砖头，于是用另一只手抓住。

然后传来一阵叫喊声，几乎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哎呀呀，我闻到了英国人的血腥味……”^[1]

波顿拼命拉扯自己的左手，腋下的刺痛让他想到可能奔赴的黑暗，他被一阵歇斯底里般的威胁压垮了。

“波顿！”

是侯切伯格的声音。波顿好像又回到孤儿院的那个晚上，同样是火焰吞没了一切。

波顿的左半边身子几乎都化成了水。他再往外拉扯，但已经太虚弱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沉重而缓慢。

“哎呀呀……”

几根粗糙的手指滑到他脖子上，拉起他的头。他看到一张小丑般的倒脸：脸色灰白，嘴唇血红。

原来是帕特里克。

“站起来，大兵，”他说，“我们该离开了。”

“我的胳膊，”波顿回答。他感觉舌头很重，嘴里塞满碎石。

侯切伯格的声音又响起来，然后是一通机枪扫射。

“纳尼阿呢？”波顿问，“其他人呢？”

帕特里克没有回答，他盯着波顿被压住的手，目光呆滞，感觉不到一丝希望。

“看看你能否拉出来。”波顿说。

帕特里克摇摇头。

“来！”

帕特里克够到水泥块，用力顶起，脸上的每条皱纹都扯得更深，石头却一动不动。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然后，帕特里克抓住波顿的手腕，“孩子，你最好别看。”帕特里克使劲儿往下一拽。

波顿眼前金星直冒，他紧紧咬住自己的舌头，迫使自己不要叫出声来，流出的鼻涕冒着气泡。

帕特里克放开他，累得满头大汗，“不可能。”

[1]这是一首古老的英文诗歌。

波顿明白了，现在到了所有士兵都假装还没有准备好的那个时刻了。“有一艘船，”他说，“在码头。它会带你登上皇家海军护卫舰，朱鹭号——”

“不。”

“早晨六点之前都来得及。”

“我要留下来。”

“找到法罗，他知道我们来自斯坦利维尔，他会让你上船的。”

“我说了我要留下。”

“你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中必须有一个离开。”他抓住帕特里克，把他的耳朵拉到自己嘴边，“找到玛蒂，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告诉她我爱她。”

“不、不。”

波顿推开他，“现在马上离开这里，回到汉娜身边。你应该这样的。”

“你也是。”

“不。我应该听玛德琳的，我自作自受。”

“不要那样说。”

“这是我的报应，帕特里克。我的真相，就在这里。”

波顿的老朋友向后倒退几步，盯着滑落的沙砾，好像里面藏着奇迹一样。

靴子匆忙的踩踏声再次响起，这回已经近得多了。

“快走！”波顿说。

帕特里克转过身，躲到一根倒塌的梁下，准备爬行离开。

然后他又停了下来，用手摸着小腹上的伤疤。

“我不会离开你，孩子，这次不会。”

他又爬回来，跪在地上，试图撬开钳住波顿的手的水泥块，嘴里发出吃力的呻吟。

“求你了，”波顿乞求道，他咬紧牙关，用力把帕特里克推开，“你救不了我。”

“你在敦刻尔克留下了，这次轮到我了。”

“但我们都会死，为了什么？想想汉娜，想想——”

什么东西突然动了一下。由于两人隔得太近，谁也没来得及反应。

波顿瞥见另一张灰白的脸以及乞求原谅的眼神。

寒光一闪。

只听见“叮铃”一声，是金属撞上石块的声音。

波顿的手自由了。

波顿失去了感觉。

他踉跄着向后倒下，震起一片尘雾。他举起胳膊，盯着左手被压住的那个地方。

干净利落的一刀，正好与手腕平齐。

他无法把目光移开，数着血泉喷射的时间。

一……二……三……

波顿自然而然地把手举过头顶，以减缓血液流动的速度。他似乎又回到了贝勒阿巴斯^[1]，正举手询问什么问题。

“血好像少一些了。”他自言自语，声音平静而沉稳。

帕特里克解下皮带，系在波顿前臂上，用力拉紧——皮肤从皮带周围向外凸起。

“波顿，看着我。看着我！”

帕特里克盯着他的双眼，检查他下巴上的脉搏。波顿看见了纳尼阿，站在帕特里克后面，她脸上落满灰尘，砍刀垂在手上，刀尖几乎拖在地上。他向她笑笑，但她拒绝跟他对视。

帕特里克把手伸进挂在脖子上的背袋，拿出一个瓶子，往注射器里注入吗啡。

“不需要，”波顿说，“不疼。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他站起身来，然后又倒下了，世界在眼前旋转。他听到靴子沉重的踩踏声，声音大得就像踩在头上。

一名突击队员穿过了碎石堆，子弹四处乱飞。

纳尼阿冲过去，一刀砍在士兵头上，好像自己手中握的是斧头。“来了好多士兵！”她大声喊道，说着捡起掉在地上的香蕉枪。

帕特里克拿着注射器，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扎进了波顿的肩膀，按下柱塞。波顿感觉液体流进体内，一条冰凉的曲线随着血液蔓延开去。

[1] 军营。

然后帕特里克和纳尼阿合力把波顿扶起来，三个人一起蹒跚前行，又一起跌落到一根水泥梁下，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乱石迷宫。波顿扭头向后看了一眼，希望能再看自己的左手最后一眼。

然后，他们左转，再右转，然后再右转。碎石在头顶吱嘎作响，灰尘像溪流一般“哗哗”落下。

“这边走！”纳尼阿说。

再次左转之后，他们爬过一个大洞。

波顿赶紧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脑中马上充满了氧气。“码头。”他终于说出话来。

帕特里克转了一圈，试着确定方位。

“快！”纳尼阿说。

沿街响起靴子踢踏柏油路面的声音。

“帮个忙！”帕特里克说道。

他把波顿一只胳膊搭上自己的肩膀，纳尼阿抓起另一只，然后他们蹒跚着跑进黑暗，朝码头奔去。

身后，传来坦克的隆隆声。

“总督先生！总督先生！”

侯切伯格随着叫喊声穿过大楼，灰尘刷刷地掉在他的秃顶上，粗糙的沙砾直硌脖子。空气中有股坟墓的味道。

城市远方炮声更密，炮弹飞向半空。侯切伯格的小规模入侵点燃了罗安达战役的导火索。

“总督先生！”

侯切伯格低身进入一个半塌的房间。碎石堆中埋着爱德华四世的肖像，画布扯开了，爱德华四世的脸被撕成了碎片。房间后面，一名暴风突击队队员伫立在一具身体旁边。

“是科尔吗？”侯切伯格问道，匆匆走上前去。

士兵站到一边。

躺着的是阿尼姆：身体扭折，制服被炸成了碎片。

侯切伯格由失望变成惊讶，然后化为敌意。阿尼姆！他让突击队员离开，然后对着地上的人嘲讽地鞠了一躬，“意外的惊喜，陆军元帅先生。”

“给我叫个医护兵来！”阿尼姆用他惯有的刻板、高傲的语气说

道——尽管现在他发一个音节,都会喷出满满一口血。血在他嘴巴和脸颊周围已经凝成了血块。

“我很想知道针对你的军事审判中会得出什么结论,”侯切伯格摸着下巴用沉思的语气说道,“你,英国领事馆,还有一个试图刺杀我的人。”

“我肯定你的朋友弗莱斯勒会得出——”阿尼姆一脸痛苦,“——任何你想要的结论。”

侯切伯格走上前去,把靴子用力踏住阿尼姆的胸部,“我的军用皮带上刻着一句简单的箴言:我的荣誉就是我的忠诚。你们国防军应该学着点。”

“我们有自己的箴言: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侯切伯格用鞋跟猛力碾压进去,“上帝已经死了。”

战地元帅的身体不停扭动,脸上青筋暴跳。

“你是非洲的叛徒,”侯切伯格说,“日耳曼尼亚的叛徒。”他向前弯下身体,从阿尼姆脖子上扯下骑士铁十字勋章。

“拿去,这将是你能得到的唯一的勋章。”阿尼姆挤出一个黑色的笑容,“你完了,侯切伯格。你,你的党卫军以及你所有疯狂的野心。”

“我们走着瞧。我的装甲部队已经进入北罗德西亚,正一路穷追猛打,直到取得卢萨卡的胜利。”

“他们不会得逞的。当你一败涂地,当你战无不胜的军队被消灭的时候,看看国内,看看元首会怎么看你:凡尔赛之后的第一次溃败。元首会改变路线。”他又笑了,“我已经得到消息,罗德西亚甚至有一个黑人联队——准备干掉你。”

侯切伯格举起手枪,对准阿尼姆的前额。

“你不能打死我。”

“我没有要打死你,”侯切伯格回答,“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死了,被垮塌的楼房压死的。当然,还有你的背叛。”

“他们会找到我的尸体,发现弹孔。”

一个冰冷的笑靥从侯切伯格脸上蔓延开来,“相信我,你不会剩下什么的。”

“你想怎么办?”战地元帅说,“把我碾碎铺路?”

“你太抬举自己了。”

侯切伯格扣动扳机,鲜血溅得他满脸都是。

第四十六章

凌晨 5 点整

“停一下！”帕特里克说。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脚踝软得像潮湿的海绵，闲着的那只手拿着纳尼阿从领事馆捡到的 BK44。

三人一起瘫倒在地，停了下来，波顿倒在中间。左手马路的对面是罗安达的中央邮政局，正前方是大广场和救世主大教堂。帕特里克认出了他上次来过的一家咖啡馆，不过已经扩建过了。当时他在这里喝啤酒时，还给了妓女们十个安哥拉硬币，好叫她们别来烦他。这里离港口还有1.5英里路程。

波顿脸色苍白，发着高烧，残肢保护性地缩在腋窝底下。身旁纳尼阿脸上的灰尘溶进汗水，似乎戴上了湿淋淋的面具。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她说。

身下的柏油碎石路面随着坦克行进而不停颤动，尚无法判断它们的远近。

帕特里克没有理睬她，而是去检查波顿的止血带：依旧很紧，血已经止住了。然后，他飞快地包扎伤口。

“《列王纪》第一卷，”波顿说，“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我找到你了。因为把自己卖给了主眼中的恶行。”他盯着大教堂的穹顶塔楼，“是克兰利，头儿。不是阿克曼，一直是克兰利。”

“克兰利？谁是他妈的克兰利？”

波顿闭上眼睛笑了。有一刻他似乎明晰了，然而马上又沉入了自己的幻梦。

帕特里克转向纳尼阿，“在领事馆发生什么了？他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嗖”的一声，什么东西飞过头顶，像一只发光的海鸥。

大教堂爆炸了，一个塔楼倒了下来。石头稀里哗啦地落下，一口大钟

随着一声可怕的“哐啷”巨响裂成了两半，声音像利刃一样切过帕特里克的骨头。

他猛地把波顿拉起来，像消防员一样提身把他放到背上。他们跑过广场——

又一枚坦克炮弹，然后又是一枚。

——他们穿过广场，跑上大教堂旁边的一条小路。炮弹更加密集，周围的墙壁被炸成了碎砖和灰泥。

他们又来到一条大路上。帕特里克瞅了一眼街上的标志牌：萨尔瓦多·科瑞尔瓦路，直接通往港口。帕特里克几乎被波顿的体重压垮了，但还是抬头看看前方的路。一辆豹式坦克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开火。强大的冲击波把他们掀翻在地，火焰把两边的楼房都点燃了。

身后，另一辆坦克从小路冲了过来。

帕特里克急得团团转：没有支路，无路可逃，他们将像西红柿一样被碾个稀巴烂。

又一枚炮弹落下，把路面炸了个窟窿，里面顿时蹿出一股甲烷的臭气。

帕特里克透过浓烟瞥了一眼黑暗中的军队，火焰反射在士兵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他挣扎着站起来，街道似乎已经被封锁包围。

“看！”波顿呻吟着说。

帕特里克循目看去，发现地上有一个异样的弹坑。

纳尼阿奔跑过去，绊了一跤，扑面着地。她爬行了最后的几英尺，低头下看。她马上抬起头来，呕个不停，胆汁都吐了出来，然后用手捂住了嘴。帕特里克和波顿靠了过去，很快也学她的样，捂住了嘴巴。下面是一条主下水道，粪便像河流一样向海湾涌去。

坦克再次开火，断砖碎石呼呼地砸将下来，砸在他们脑袋上。帕特里克蹲下身来，用手抱住头，满手是血。

“我们别无选择。”帕特里克说。他一把把纳尼阿推进洞里，然后协助波顿跟着纳尼阿下去。

坦克都停了下来，凸伸的炮塔在街道上四处搜索，士兵在它们周围呈扇形排开。帕特里克突然倒吸一口凉气：指挥部队的是一个“死人”——尤里格。

无论如何，看来从火车上掉下后，他侥幸活下来了。

帕特里克立刻想到了祖里。他真想向这个狗娘养的身上狂射一通，直到里面塞满子弹。但这会暴露他们的位置，帕特里克还是躲进了下水道里。

臭味扑鼻而来，就像鼻子上挨了一记老拳。九万人的粪便，帕特里克吐了。

纳尼阿在前面扶着波顿，另一只手捂住嘴巴。他们站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站直。十二英尺以下，都是废水。

“继续走，”帕特里克看着粪水说，“跟着粪流的方向。”

他们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地迈动步子，因为脚下不停地打滑。通道像鹅脂一样滑溜，墙上还不断往下渗水。帕特里克能听见靴子四周老鼠的尖叫。

他们走到一个角落，转弯进入一片纯粹的黑暗。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纳尼阿说，“我们会掉下去，摔断脖子。”

“等等。”帕特里克说着，扯掉衬衣的袖子，然后在口袋里摸索出打火机。火机打开了，一朵三角形的火焰在黑暗中亮了起来。

身后的通道里，传来模糊的回音，是德语发出的命令。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下去的。到洞里去！快点！”

纳尼阿身体猛地绷直，手也从嘴上放了下来。“不可能……”她说。帕特里克透过打火机的火焰，看到她眼里闪着疯狂的光芒。她挥舞着砍刀，朝声音响起的地方走去，“尤里格！”

帕特里克拦住她，“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离开这里，波顿需要你。”

“但是我姐姐！”

“这样也不能让她回来。”

“我发过誓，说没人能再伤害她。”

“现在她已经走了。”

纳尼阿想把他推开。

帕特里克把她的两只胳膊牢牢抓住，狠心说道：“如果祖里在这里，她会怎么做？”

纳尼阿挣脱出来。

“她会怎么做？”

纳尼阿瞪着他，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还是不情愿地放下了砍刀。

帕特里克把打火机和撕下来的袖子递给她，“把它撕成布条，把第一条缠在砍刀末梢，保持其余布条干燥，直到你需要它们。当我叫你的时候，你再点燃。”

“那骷髅兵呢？他们会跟着我们的。”

“走就是了。”

说完，帕特里克三步并作两步走，回到转角处，平躺在地上。他从墙上抠下一把烂泥，抹在脸颊和前额上，把脸涂得漆黑，然后用 **BK44** 瞄向洞口方向。

他看见有士兵爬了下来。

“快点，你们这些猪，快！”尤里格大声喊道，把他们从洞口推了下去，“我要科尔！”

看到最后一个人下去了，尤里格也跟了下去。

帕特里克看到他们沿着通道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手电筒照向前方的地面，像一把把锋利的镰刀在眼前乱晃。有七八个人。

“快点！”尤里格尖叫。

帕特里克等到他们离自己只有几英寸的时候，突然开枪。枪枪命中，不是把靴子就是把膝盖打成了碎片。士兵们滚成一团，堵住了通道。其中一个掉进了下水道，污水溅了帕特里克一脸。手电筒的光圈疯狂地乱扫。帕特里克不顾耳边的尖叫，从地面上一跃而起，又扫射一通，然后奔跑起来，尽量不使自己滑到。

“美国佬！”

帕特里克扭过身体，随便开了几枪，然后又向前奔跑。子弹在周围的墙壁上到处乱飞，他感觉什么东西重重击中身侧，一股热流滚滚流下，没有疼痛。他跌跌撞撞地前行，然后进入了黑暗。

“现在，”他对纳尼阿喊道，“点燃！”

帕特里克看见前方有火焰开始跳动。旋即，火焰扩散开来，像是他的衬衣点燃了。波顿和纳尼阿的位置比他想象中的要远得多。帕特里克在后面一路猛追，每走一百码就转身把 **BK44** 的枪口对准黑暗。

有一阵子没人追踪了。

帕特里克跟着火光走了十分钟，然后停了下来。他已赶上了他们。

“走哪条路？”女孩问，将火把猛地左右挥舞。

下水道分成了两路。

“主通道。”帕特里克说着，从纳尼阿手里接过波顿。波顿面无血色，但看起来满脸幸福：吗啡起作用了。帕特里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

波顿眼睛睁开了，“你听见了吗，头儿？”

“什么？”

“听，风铃的声音。”

“你想象出来的。”

“没有，很近，和家里的一样。”波顿盯着黑暗，嘴巴张得老大。然后他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变得悲伤起来，“它消失了……”

“我把你背到背上，孩子。一直睁着眼睛，望着我们身后。”

他们沿着通道继续前进。

帕特里克发梢上滴下汗水，眼睛被蚀得生疼。每走一步，肩膀上的波顿都似乎更重一分。被尤里格射伤的膈肌上一片潮红，而且范围越扩越大。

又过了几分钟，纳尼阿又停下了，她举起点燃的砍刀照向墙壁，“看这里。”

一架生锈的梯子用螺丝固定在砖墙上，梯口消失在一个检修孔里。

帕特里克试着计算他们走了多远。“继续走，”他说，“地下安全一些。我们需要尽可能接近港口。”

仅仅又走了两百米，帕特里克就闻到了咸咸的新鲜空气的味道。通道到头了；污水向下流进一个排放管。管口大得足够容人爬过去。帕特里克把波顿从肩膀上放下来，下到齐腰深的污水里，蹚水到排放口：出口被格栅封住了。他使劲摇晃，努力把它扳开，但只能感到铁锈、污秽带给手指灼烧般的刺痛。

它被焊住了。

“你能看到什么？”波顿问。

帕特里克把脸贴近格栅。他们已经穿越到达罗安达北海岸的海湾，棕榈树在黑暗中沙沙作响。他能看见左边码头上升起的塔吊，再远就是海洋了——近得都可以闻得到。

“我们必须回去，”他说着，提身攀上通道，“回到梯子那儿去。”他准备背起波顿。

波顿挡开他的手，把断手掖到腋下，“我自己可以。”

帕特里克在前面带路，用手探着墙壁，直到重新摸到梯子。他向上看

去,发现离地面有三十五到四十英尺。

“你能爬吗?”他问波顿。

“我想可以。”

“有人来了。”纳尼阿说。

手电筒的灯光在头顶跳动,脚下是扭曲拉长的影子,每一秒都在变大。

“我听见你了,美国佬,”尤里格喊道,“听见你了,科尔。这里无路可逃,投降吧!下水道不是白人该死的地方。”

“走,”纳尼阿说着,从他们身边走开,“快爬!”

“你不走我们也不走。”波顿回答。

“我留下。”

“不。”

“我留下!”

“纳尼阿,求你了……”

她转身面向波顿,举起燃烧的砍刀,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些。帕特里克发现,她温柔地把手放在波顿缠着绷带的断手上;波顿没有退避,绷带已经染得血红;她把断手放到嘴上舔了一下。“不要血誓。”她说。

波顿走过去,想抱抱她——但她保持了距离。他看了她最后一眼,然后开始攀爬。

“你不需要这样做,”帕特里克抓住梯子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

“留下才是对的。”

“他会杀了你的。”

“他已经杀了我,”纳尼阿说,“在火车上。”

帕特里克点点头,把BK44递给她。她推开了,挥起自己的砍刀。刀在她眼里闪着寒光,然后,洞里的火焰熄灭了。

“祖里!”帕特里克在黑暗中轻声喊。

“祖里!”洞里传来幽灵般的回声。

第四十七章

不应该让波顿先上的。

“再试试。”帕特里克大喊，脖子伸得老长。

波顿再举，但是太虚弱了，他根本无法撼动检修孔上的盖子。

下面传来枪声的回音，还有尖叫。

波顿朝下看去，“纳尼阿。”

“我们帮不了她，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再试一次！”

波顿脸上憋得通红，满是汗水，然后又试了一次。帕特里克看见盖子抬起了一英寸，然后又落了回来。

“有东西压在上面！”

“让我来吧！”帕特里克说。等波顿把自己紧紧贴在墙上，他才登上最后几级阶梯，因为上面站不下两个人。帕特里克肩上的 BK44 刮在墙上，波顿闻到他身上发出一股腐臭。

下面传来第二声枪响……然后是一阵如同大石落井的声音。

帕特里克勉强爬到上面。

“如果船已经走了呢？”波顿问。

“不会的。”

“如果真走了呢？”

帕特里克用手掌顶住盖子，用力向上顶，一股新鲜空气钻了进来。突然什么东西又把盖子压了下来，把他手腕都压弯了。他再推，使尽全力往外推，关节都要爆裂了——盖子打开了。

帕特里克把它滑到一边，爬了出来。上面到处都是奔跑的人腿。

身旁都是奔跑的人群。有人被盖子绊倒在地，嘴里用葡萄牙语骂骂咧咧。远处炮火闪耀：听声音应该是榴弹炮。

帕特里克把波顿拉上来，一起深吸一口新鲜空气。除了空气要温和一点儿，其他的一切和他们当年从敦刻尔克密洞中爬出来时一模一样。

他们已经到达码头前面的广场，身旁高高伫立的是庞大的海关建

筑——通往码头附近的通道。入口处设置了掩体和炮位,但是无法阻挡汹涌的人流。警卫们已经被迫脱离岗位,遍地都是踩死的尸体。

帕特里克抬头看看钟塔:凌晨5点30分。

“快!”他把波顿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加入了人流,步履蹒跚地穿过铁路侧线,来到主码头上。码头两边到处都是起重机和仓库,混乱不堪。

“远处那边,”波顿说道,他感觉呼吸困难,“船。”

这一小段距离似乎比整个非洲高速路都要漫长。

帕特里克把人撬开,从人群中犁出一条小路。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和歇斯底里的疯狂气息。一个妇女拒不走开:帕特里克毫不犹豫,一把把她推倒在地。他把BK44从皮带上取下来,枪口指向前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码头边上,一队士兵在努力维持秩序。帕特里克看到了葡萄牙军队、英国海军陆战队,甚至还有熟悉的头戴白色平顶帽的法国军队。只剩下四艘船了,引擎嘎嘎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跳板正在往回收起。

“哪一艘?”帕特里克喊道。

“找到法罗!”波顿说道,他像醉汉一样原地打转。

“但是是哪一艘船?”

波顿指向最远的那艘,一艘拖轮,上面飘着英国国旗。

拖轮的缆绳正在解开。

帕特里克举起BK44,向人群头顶上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一些人的头皮呼啸而过。人群发出一阵尖叫,四散逃跑。从人群中让开了一条锯齿状通道,他拉着波顿闯过混乱的人群。

脚下一绊,他们差点跌倒,然后继续奔跑。此时帕特里克哪里还顾得上脚踝的疼痛。

最后一根绳子也松开了,海军士兵站在船舷上缘,挥动手里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挡开企图强行上船的人群。

“停下!”帕特里克大喊。

他看见拖轮周围的海水搅得白茫茫一片,引擎发动了。

他们在港口边缘刹住身子,跪倒在地。

“等等!求你们了!”

人们纷纷跳到海里,企图从水里爬上拖轮。

海军陆战队员举起武器保卫船只,中间一个身穿紧身马甲的人正在发号施令。

“法罗!”波顿喊道,“法罗!”

但是船已经乘风破浪——向开阔的海面驶去。

黑暗中,纳尼阿任凭愤怒在体内激荡。她发誓要让它狼吞虎咽一回,她仿佛已经看见自己夺回了祖里的头发,杀了尤里格!她对神主念了一段祷词——请求他赐予上苍的力量,用主的威力来平息内心躁动的恐惧。

纳粹的灯光越来越近,她已经听得见武器的碰撞声。而他们上面的城市里,响着另一种声音——大炮的轰鸣,墙壁瑟瑟发抖。

纳尼阿脱下一只靴子扔在路上,抓起大砍刀,滑进粪池里。臭气直钻胸膛,粪流不断拉扯她的双腿。此情此景不禁让她想起了卢卢阿河,想起了和祖里一起游水的情景。她又听见了姐姐熟悉的声音,祖里总是担心河里有鳄鱼。

现在祖里唯一活着的地方——就在她记忆里。那里也是所有人:伊娜、爸爸、唐古、博玛尼,唯一活着的地方。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踪迹,没有什么可以传承下去。她轻声向神主念了一段更长的祷语。为了他们,她必须活着。

“科尔!美国佬!”

骷髅军几乎就出现在她脑袋旁边,有三个人,由尤里格带队。他用枪在前面探路,纳尼阿看见那绺珍贵的头发仍旧缠在他的肩膀上。

她的心在咆哮,变得极度嗜血。

她沉向水底,粪便一直淹到嘴下,恶臭熏得她想吐得一千二净,这比当年她们在家里躲避的粪坑更恶心。这是陌生人的粪便,上面漂着木块和死猫的尸体。

一个纳粹士兵脚被绊了一下,“亲卫队大佐,我找到了什么东西。”

尤里格停下,转过身子。

骷髅军拿起纳尼阿的靴子,“是科尔的吗?”

纳尼阿贴近通道,眼睛都快挨上靴尖了。她把砍刀提出水面,把肩膀往后拉。她能听见刀锋上滴水的声音。

尤里格拿过靴子,“不是,除非他长着女人一样的脚。”

纳尼阿挥动胳膊。

砍刀正好砍在第一个纳粹的腿上。士兵倒在尤里格身上,手指抠动了扳机,刹那间隧道亮如白昼。尤里格把他推到另一个骷髅兵身上。又

是一通扫射，到处都是手舞足蹈的扑打声、号叫声，以及内脏流出的腥臭。只有尤里格还能站着。

纳尼阿从粪池里跳上来，一刀向他砍去，刀身带着黄褐的粪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刀锋砍进他的脚踝。尤里格扔掉来福枪，捂住伤口，脸上痛苦地抽搐。纳尼阿搅动砍刀，把它拔出来，准备再次攻击。

然后纳尼阿只觉得金星乱冒，脑袋里蹿出红色和白色的光环。

尤里格用手电筒狠劲儿砸她。纳尼阿只觉得后颈折了，鼻子塌了。她跌跌撞撞地掉进粪池，被粪流冲走了，嘴巴和鼻子里冒着粪泡。

纳尼阿竭力冲出水面，呕吐不止。她听见尤里格随她跳进粪河溅起的响声，于是又沉入粪流，任由粪水裹挟着她翻来滚去。她始终紧紧抓住砍刀。突然，她蹭到了粪河底，脚上火辣辣的。一只脚趾头全都陷进了淤泥，另外一只沉重地塞在靴子里。

纳尼阿咳嗽，吐水，努力不要吞咽。她又回到了几分钟前掉头的下水道尽头，透过格栅她能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就像动物身上的黑色皮毛。她蹚水来到通道边上，伸出双手想将自己撑上去。

一只大手掐住她的喉咙，粗壮、残忍的手指。另一只手捏住她的手腕，把砍刀从她手中晃掉。砍刀“哐啷”一声掉在通道上。

她又被拖回粪水里。

纳尼阿拳打脚踢，努力睁开眼睛，但眼睛比被黄蜂蜇了还要疼痛。很快她又回到空气中，尤里格的呼吸喷在她耳边。他们站在通道下面的粪河里，粪水从身边浩浩荡荡地流过。

“科尔在哪里？”

她什么也不说，气管被尤里格的手指掐得更紧了，血液凝成了石头。

“科尔在哪里？”

“走了……安全的。”

“然后单独留下你这个可怜巴巴的黑鬼？放屁！”

纳粹把她按进粪便中。纳尼阿觉得脖子都要断了。她到处摸索，把手伸到他两腿之间，想捏碎他的睾丸。

尤里格把她拉起来，哈哈大笑，“我们一会儿再玩。我告诉过你，我喜欢有点儿抗争精神的婊子。但首先是，科尔。”

“你绝对找不到他的。”

尤里格一拳擂在她肚子上。纳尼阿折身倒下，五脏六腑一齐发出惨叫。

她再次感到耳边尤里格呼吸的热度，“听着！你听见了吗？我们上面。”
纳尼阿只能听见自己拼命呼吸的声音。

“那是德国军队，我们会在几个小时内摧毁这个猪栏一样的城市。在军队后面，是别动队。那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尤里格的手指又紧紧掐住她的喉咙，“只要能找到科尔，我就能回到他们中间。给我想要的，我答应给你特殊待遇。”

“但我姐姐，你杀死了她。”她的眼睛闪闪发光，看着还系在他肩上的祖里的头发。

“你认为我他妈的会在意吗？我杀的黑人不下一百个、一千个。”

“我发过誓要比她先死的，死的本该是我。”

“如果你走运的话，我会送你去见她的。现在，最后一次机会，科尔在哪里？”

“祖里——！原谅我。”

“科尔在哪里？”

这次，她一言不发。

伴随一声绝望的吼叫，尤里格把她按进深深的棕色粪水之中。纳尼阿只觉得他胳膊绷得笔直，她猛蹬双腿，蹬向河底，试图反戈一击，但她太虚弱了。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狠毒。

挣扎中，纳尼阿摸到他的靴子，又从小腿摸到脚踝，到处寻找被她砍中的伤口。

但她摸到的是完整的皮革，她找错了腿。

纳尼阿天旋地转，眼前出现了黑影，死亡的幽灵正在召她入伙，好多好多幽灵。她摸到另一条腿，另一只脚踝——她找到了伤口。

她把手指像长矛一样插了进去。

水面上的尤里格发出一声惨叫。纳尼阿脖子周围的铁圈松开了，她冲出粪水，大口大口地喘气。

尤里格抱住伤腿，露出惨白的牙齿。

纳尼阿冲将过去，把他撞倒在粪池里，粪水四溅。然后她压到他身上，手指紧紧掐住他的气管。她紧紧卡住他，似乎又看见祖里在火车厢上伸手求救那一刻，似乎又看见姐姐眼中的恐惧。

纳尼阿大声咆哮，喉咙都喊干了——也让自己心中的野兽饱餐一顿吧。

尤里格像魔鬼一样左扑右打，搅得满池粪水上下翻腾。他拼命撕扯手指，但纳尼阿一刻也不放松。时间仿佛凝固了。

不久，除了偶尔翻起几个泡沫，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纳尼阿把尤里格从粪便里拖将出来，小心翼翼地从他肩膀上解下祖里的发辫。她把它捧在手心里，又一把推开尤里格这个纳粹的尸体——就让老鼠美餐一顿吧，身体，四肢，最后啃掉他的脸！

纳尼阿费力地蹚过粪水，向通道走去。她放下发辫，伸出双手，想把自己撑上河岸。手指掠过掉在旁边的砍刀。

身后波涛涌起。

尤里格冲破水面。

纳尼阿转过身去，提起砍刀，用尽全身的力气砍了下去，正中头部中央，一直劈到鼻梁。

头颅从中一分为二。

双脸消失在血幕背后，两只惨白的眼睛瞪视着她——带着愤怒和怀疑，最后完全跌入死亡的空虚。

纳尼阿从头骨中抽出砍刀，任由尤里格的尸体跌回粪中。粪流裹着尸体，一直冲到下水道尽头格栅那儿，然后卷着尸体不停上下沉浮。

纳尼阿从粪河里爬了出来，抱膝坐下。她手里捋着祖里的发辫，挑出其中的污垢。她会把它洗干净的，再抹上马夫多油，让它重新香气四溢，就像伊娜在她们还是孩子时做的一样。只要她活着一天，她就会把发辫贴身藏好。

“祖里，我发誓，”她轻声说道，将发辫藏好，“我会死在你前头。”

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我知道，纳尼阿，我知道。”

纳尼阿，一个古老的赫雷罗名字，妈妈给她取的，意思是坚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智慧的头脑。活着就要对得起这个名字。

坦克履带从下水道上方碾过，隆隆作响；下水道一阵颤抖。她能听见城里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大炮的轰鸣声。炮声越来越猛烈，扩向每条街道、每栋楼房、每户家庭。罗安达需要一支军队来保卫它，不是白人的军队，也不是像彭赫尔和冈萨尔维斯组织的叛军，而是一支能够理解姆斯佩尔的恐惧的军队——心灵能像英雄一般咆哮。

纳尼阿对神主作了最后祷告，请他庇佑波顿和帕特里克，让他们快点回家。

然后她就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第四十八章

凌晨5点35分

波顿笑了,疯狂地欢笑。他感到整个身体都很温暖,都很放松。如果玛德琳在那儿,他会抱着她,绕着码头跳一曲华尔兹,求她嫁给他。她会感动得满脸泪水,咯咯地笑个不停。好的!她会伸手摸到他的手,把它拉到唇边,然后突然瞳孔放大,眼里充满惊骇。在心灵深处,波顿听到另一个声音,是严厉的警告,像是父亲的声音:“那只是吗啡。小心,儿子,保持警惕。否则你永远也无法回到她身边。”

他朝帕特里克大喊,向他招手示意。帕特里克早已冲出一条血路,冲到法国船舰跟前,正在乞求法国士兵让他们登船。

没必要低三下四,他们的拖轮正在掉头。

波顿又笑了起来,他看见法罗对上面高喊着,命令船长调转船头。几个水兵爬进了系在拖轮右舷的一艘小艇。帕特里克一瘸一拐地跑回来,帮助波顿站起身来。看见拖轮返回,周围的人群又开始推搡,一群恐慌的身体又开始蠢蠢欲动。更多的人跳进水中。

“我们不能靠岸,”法罗大喊,“你们必须跳下来,少校。游到右边,到小艇那去。”

拖轮停在离码头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引擎把港口搅得泡沫横飞。波顿和帕特里克跳了下去。

冰凉的海水侵蚀着波顿的残肢,幸福感逐渐消失殆尽。他用力划手,觉得左手不能产生阻力,每次击水,都能感到透彻骨髓的麻木。身旁似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游动,到处都是疯狂扑打的臂膀和野蛮的面孔。一双手抓住了他,把他往水下拽,海水灌进嘴巴和鼻孔。波顿奋力游回水面,看见帕特里克已经游到小艇,爬上了拖轮。

海军开枪射击,子弹雨点一般飞向他周围的泳者。水沫泛出红色,就像当年敦刻尔克的情景。波顿划水很困难,还要摆脱那些七拉八扯的手

指。他几乎就要到了，却又一次被拽了下去，一个男人死死抓住他的脊背。

波顿想用肘击把他赶开，但这个动作在水中没有任何威力。波顿抠住男人的双眼，终于使自己浮出水面——急忙换气——然后又被拉了下去。气泡在耳朵里汩汩作响，但还能听见子弹射在水里发出的滋滋声，以及到处痛苦的尖叫。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呼吸，也不再挣扎——

一支木桨敲破了男人的脑袋。男人松开双手，绝望地漂到海上。

波顿只觉得有只手抓住了自己的衣领。帕特里克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由于用力过度，脸上一副耶稣受难的痛苦表情。

两人一上船，法罗就对船长大喊。引擎重新发动，游泳的人再次沉入船底。

拖轮开动了。

“真可怜！”法罗看到波顿的手臂时叫道，“怎么回事？”

波顿筋疲力尽，已经无法回答问题，仅仅摇了摇头。船上还有几个平民——一个家庭主妇似的年轻女人，一个身穿西装、头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带着好奇和惊慌看着他。

“阿克曼怎么样了？我听说领事馆被炸了。”

波顿再次摇了摇头。

“无耻的骗子！”法罗骂道。他蜷起指关节，握成拳头，打在另一只手上。“我就知道他们会违背停火协议。”他再次看看波顿的伤口，“在皇家海军护卫舰上待的时间不会太久，他们会安排妥当的。”

“谢谢你，”波顿终于说出话来，胸脯胀得老高，“谢谢你掉头回来。”

“留下你一个人不太好，少校。要是再晚几分钟，你就得游回家去了。”说完，法罗大步流星地走了。

波顿把残肢埋在腋下，然后倒在地上。大脑仍在给他被砍掉的断手发出指令。他能感到它们的脉动，从头到肩，再到前臂，他能感到肌腱的律动，然后，就什么感觉都没了。

帕特里克倒在他旁边。他们都已筋疲力竭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望着城市慢慢向后退去。一支由海因克尔轰炸机组成的空军中队在天空盘旋，喷气式引擎把天空撕得一块一块的；然后又来了一拨。它们应该是从位于德属西南非庞大的德国空军基地飞过来的。高射炮发出的曳光弹紧追不舍，但没射中。

我看过多少个这样的城市了啊？波顿想。敦刻尔克、塔纳、斯坦雷维尔、杜瓦那，还会有多少个这样的城市啊？纳粹分子会换掉罗安达的名字——就像他们以前在每一块征服的土地上做的那样，好像胜利本身还远远不够似的，历史必须抹煞。不久，安哥拉的首都将会是另一座希特勒化的城市：一座献给一位逐渐老去的独裁者的城市，而他本人早已不再关心非洲。码头周围仍然人头攒动，人群的哭号声比炸弹的爆炸声还要刺耳——没有任何希望的痛苦号叫。

帕特里克捂住耳朵，“可怜的混蛋们。”

“雇佣兵的好日子。”波顿忧伤地回答。

“我们丢下了这么多人，就因为他们没有铜板支付费用。”他厌恶地摇摇头，“上帝会原谅我们吗？”

“上帝早就不要你我了。”波顿转身看着他的老朋友。帕特里克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波顿抓住帕特里克身体的一侧，“你受伤了，头儿？”

帕特里克撩起汗衫，给波顿看他在敦刻尔克留下的伤疤，而在侧腹还有一道新的、渗血的伤口。“我会活下来的。”他腰带上插着波顿的勃朗宁，他把它拔出来，“你呢？”

波顿接过武器，“还记得你在军队里怎么对我们说的吗？‘如果它还痛，那还不太坏。’”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不痛了。”

拖轮继续航行。

波顿感觉身体渐渐失去了知觉，就像正慢慢变得温暖的泥土。他想到了农场，想到了果园，仿佛看到满树的柑橘，饱满金黄只等采摘。然后他又想到了纳尼阿，他听见她喊自己的名字——波唐。她是如此年轻，却那么凶猛。他记得玛德琳说过：女孩儿能成为最好的士兵；她们不像男人那样意气用事或那么不负责任。他希望纳尼阿还活着，逃出这座城市，也许能到莫桑比克去……尽管他心里也知道，她会留下来，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和剩下的那口气作斗争。她对祖里的誓言，就像党卫军对希特勒的誓言一样坚定。事实上要更加坚定：它来自于爱，而不是怨恨或疯狂。

波顿觉得自己迷迷糊糊地直想睡去。他需要保持警觉，他强迫自己坐起来，靠说话保持头脑清醒。“你是对的，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他说。

“你是指阿克曼。”

“不，在他之上，站在权力的峰巅之上的人。英国人，德国人——”

“德国人？”

“陆军元帅阿尼姆自己。阿尼姆，克兰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别的什么人。”他苦笑了一下，“一切只为了更大的利益。”

“谁是克兰利？”

“他想要我死，要我们所有人死。”

波顿突然抓住帕特里的汗衫，把他拉到身边。“我必须回到伦敦，”他的呼吸急促不安，“我需要你的帮助，朋友，最后一次。要找到克兰利在……”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码头上，人群中再次传出尖叫，人们蜂拥向前，就像牛羚逃离捕食者的追赶。

波顿勉强挪动步子，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只一瞥，他就拧身歪歪扭扭地向船头奔去，肾上腺素再次猛升。帕特里克和他一起，他们来到控制室，然后沿着船桥上的梯子，爬上最高的甲板。

“加速前进！”波顿朝船长大喊。船长是安哥拉白人，大腹便便，胡子也不刮，舔着可乐果。

“你是谁？法罗先生去哪儿了？”

“照我说的做！”

“我已经开到十节了，如果再加速，就太冒险了，除非等我们搞清楚海湾的情况。”

波顿把他推到一边，抓紧控制杆，把它推到最大档。引擎爆发出愤怒的轰鸣，他们开始飞速前进。他转向帕特里克：“还来得及吗？”

“我不知道，孩子，我不知道。”

两辆装甲车出现在码头周围，塔楼上有党卫军的骷髅和棕榈叶标志，后面是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坦克的炮筒正被上升到最大高度。

船长不停为自己祈祷，但还是让控制杆保持着最大速度。

波顿看着，等着。炮筒还在上升。他从船桥窗口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陌生人注视着自己——伤痕累累的皮肤上，沾满污垢和鲜血，眼睛黯淡无神。

一辆坦克开炮了，声音穿过海湾，像猫叫春的声音。然后传来一声巨响。

面前的水中掀起滔天的巨浪，然后冲击到窗户上。波顿后退了一步。

又一声爆炸。这次近得足以摇动拖轮。

“转弯！”船长大喊，他用力拉住控制杆，把舵转了好几圈。

波顿和帕特里克滚向右边船舷；他们很快又爬回甲板。

“发生他妈的什么事了？”法罗问。

海军陆战队员聚集在他身边，冷酷无情而又战战兢兢。

几个人朝码头射击，波顿真想把他们的斯特恩轻机枪抓一支过来。第三枚炸弹爆炸了，海水像瀑布一样泼下来，淋了波顿一身。

码头上，党卫军士兵们已经爬出卡车。他们向人群开火射击，清出一条足以运送两条充气艇那么宽的道路。闪耀的炮火中，波顿看见了侯切伯格：他扯掉制服，扔到地上。即便距离如此之远，他脸上的得意仍然清晰可辨。

第一条充气艇下水了，马达发动，发出刺耳的声音。

“快点！”波顿朝船长咆哮，尽管他也知道现在已经是最大马力了，“快点！”

一辆坦克闪出一缕轻烟。几秒钟后，另一辆也开火了。

波顿试图借助罗安达燃烧的光线，追踪第一枚炮弹的轨道。但它速度太快，几乎看不清楚。但他能听见：尖啸越来越响，金属尖锐的声响使双耳鼓胀。

声音响彻整条拖轮，从左舷之上到船桥之下。海浪冲天，碎片飞溅。

拖轮猛烈摇晃，所有的人都摔倒在地。

尖啸声越来越多，越来越近。

第二发炮弹到了。

它从右边射进来，穿透船身，从厚厚的木板中迸了出来。钢铁和木头的断片漫天飞舞。

波顿护住残肢，原地打转。胃里一阵翻腾，胆汁涌上咽喉。碎片扎得他脸和手上生疼。没有火焰，只有令人窒息的滚滚浓烟。之前看见的两个市民——那个妇女以及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躺在甲板上，浑身湿漉漉的。不少海军陆战队员也被炸死了。

拖轮开始恐怖地偏航，左舷朝吃水线方向倾翻。波顿挣扎着站起身来。

第二艘充气艇正从码头出发。侯切伯格站在船头，胸前挂着一把BK44。第一艘充气艇已经到达海湾中部。

波顿的头脑也像拖轮一样偏离了航向，他用力挤压鼻梁，迫使自己集中精力。尚未受伤的海军正在抢占船舷边缘的位置，准备开火。波顿朝法罗大喊：“检查小艇，看是否还能用。帕特里克，跟我来。”

他们踉跄着回到驾驶室，正好碰见船长从梯子上爬下来。

“剩余的燃料在哪里？”波顿问。

“我的船……我的船。”眼泪顺着船长的胡须往下流。

波顿用一只手抓住他，不停撕扯他的衬衫，直到船长开始注意他们，“该死的燃料在哪里？”

“在船尾，圆桶里。”

波顿和帕特里克去找燃料。拖轮向左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正慢慢地下沉。他们把空桶推开，终于找到满装油料的油桶。他们把油桶滚到船边。海军陆战队员们正在那里射击，波顿几乎快支撑不住了。

“我需要你的刺刀。”他对旁边的战士说。水兵把刺刀递给了他，视线一刻也不离开自己手里的枪。

第一艘充气艇已经接近左舷，就在十英尺之下。

波顿把刀捅进油桶，凿开一个小洞。

帕特里克扯掉一块汗衫，波顿把它放到柴油里浸透，然后塞住那个洞，做成一个保险。

他们抓住桶的两头，准备把它抬到船舷上去。

“一，二，三。”

他们奋力上抬，但实在太重了。

波顿朝海军陆战队员们大喊，“帮帮我们！”来了一个，帮忙抬着桶身。他们再次奋力上抬，终于抬高了几英尺……又掉了下来。帕特里克号叫着，瘫倒在地，脸上憋得猩红，手抓住被砸伤的脚趾。

充气艇就在身下，暴风突击队员们手里的抓钩在摇摆晃悠中找寻着机会。

波顿听见德国人的声音：“射击！打死他们！”

他把刀插回桶里，把金属割开。柴油从里面涌了出来，一层浑浊的薄膜在甲板上铺开。

“你疯了？”陆战队员大吼。

波顿倾倒木桶，使柴油流得更快，他判断着它的重量，一直等到它足够轻的时候：“现在！”

帕特里克成功地站了起来，他们三个从船边上举起油桶。波顿向帕特里克伸出手，“打火机。”

“纳尼阿。”

“什么？”

“在纳尼阿那儿！”

突击队员们正在往上爬。

波顿把桶推向船外，击中了一个冲锋队员。冲锋队员被撞回到充气艇上，他的腿和手在身边不停拍打。救生艇向上弹起，然后落回水中。

波顿抓起他的勃朗宁，透过湿漉漉的头发，瞄准油桶，扣动扳机。

冲击力把他反弹得老远。

他觉得鼻子和脸都萎缩了，头发烧焦了。碎屑如雨点般落下，柴油在甲板上燃烧。他从地上一滚，穿过地狱，穿出火焰，感觉衣服和皮肤都被烧化了。帕特里克紧跟着与波顿撞在一起，身上冒着浓烟，双手烧成了橘黄色，满是燎泡。

整个左舷都点着了，突击队员们扑打着身体，纷纷跳进海里，用德语发出惨叫。

枪声——来自右舷，斯特恩机枪和 BK44 对射，难解难分。

波顿转过身去，他看见陆战队员们在一声爆响中被冲击波扔了出去；抓钩咔哒咔哒地挂上船舷。他低下了头。

侯切伯格的充气艇。

第四十九章

凌晨 5 点 45 分

这次，波顿是无路可逃了。

侯切伯格登上正在沉没的拖轮。船身倾斜了 45 度，远边那头已经着火了。他在火中呼吸，一股让人头晕的柏油、木头和烤肉的混合味道。他再次尝到了在多哥兰第一次焚烧的味道。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员，有个人抓住侯切伯格的靴子，求他帮助。侯切伯格用 BK44 的枪口把他拨到一边，眼睛在船上四处搜寻。

侯切伯格在驾驶室附近发现了波顿和威勒，两人正沿着梯子向船桥爬去，火焰在他们腿脚周围剧烈燃烧；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帮他们的忙。波顿看起来已经筋疲力竭：皮肤上布满血丝，衣服烧成了冒烟的破片，一举一动都那么痛苦。

有一刻侯切伯格几乎可怜起他来。波顿现在落魄得像只受伤的狗，最仁慈的事情莫过于向他脑袋开上一枪。火焰炙烤的气息不断地灌进侯切伯格的鼻孔。

他转过身来看看充气艇上的冲锋队，有六个人。

“队长，让你的人带着 MG48 上船，把火力集中到驾驶室，我要逼他们出来。”

一名突击队员开始攀爬，剩下的都待在原地，队长也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不安地晃来晃去，火焰映在脸上闪闪发光。

“你们还在等什么？”

“总督先生，船正在下沉，上去是自寻死路！”

侯切伯格用 BK44 瞄准充气艇，一梭子子弹扫射过去。随着空气的爆裂声，充气艇立刻开始下沉。突击队员们争先恐后地爬了出来。

士兵们像山坡上的炮手一样，沿着倾斜的甲板摆好姿势。没有掩护——所有东西都倾向左舷、滑进火焰了。侯切伯格爬到最前面，看着一

支支正在压弹的 MG48 通用卡宾机枪；积水舔着士兵们的长靴。波顿已经消失在驾驶室后面。

“总督先生！”旁边的突击队员用力扯他的袖子，指向船尾远处。

驾驶室下面，一个身穿背心的男人爬上了一艘小艇。

“别管他，”侯切伯格说，“我想要的只是科尔。”

他下令开火。

梯子上方站着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加油，伙计！”他说，“就快到了。”

波顿从他身旁爬了过去——但是十分笨拙，好像他这辈子从没爬过似的，残肢磕过每一根横木，绷带上渗出鲜红的血渍，逐渐晕开，很快就连成了一片。吗啡的药效正在减退，他感到又痒又麻，骨头前端痛得发颤，表皮发出煤渣般的恶臭。帕特里克在后面气喘吁吁地骂骂咧咧。

在海军的帮助下，他们缓慢而吃力地爬上了船桥。从这个角度看，每样东西都让人头晕目眩，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甲板上血流成河，船长扑面躺在地上，身体被断裂的甲板刺穿了。

波顿拖着身躯艰难地穿过房间，向远处的窗户走去；窗户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现在看起来更像一扇天窗。波顿举起手来，把它撞开，探头向外看去。下面是浮出水面的拖轮外壳，再下面是一艘小艇。

“法罗！”

法罗已经找到几支木桨，把它们搁到划手的位置：“是时候走了，少校。”

“做好准备，我们来了——”

驾驶室在枪声中爆炸了。

波顿被甩出老远，他清楚地听见了 MG48 通用卡宾机枪“哒哒哒”的枪声。舱壁破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窗户碎了一地。波顿护住双脸，耳膜都快震破了。

海军陆战队员站起身，用斯特恩轻机枪朝甲板射击。他的胸膛很快被一梭子还击的子弹撕得粉碎。波顿爬过他的身体，爬过冰雹一般的玻璃碎碴，爬向帕特里克。

MG48 停止射击。

波顿听见弹夹和滚烫的金属的咔哒声：士兵们正在重新上膛。他抓起海军的斯特恩轻机枪，平趴在地上，透过窗户还击。士兵发出一阵尖

叫,然后 MG48 通用卡宾机枪的枪声再次响起。子弹穿过驾驶室,把墙壁打成了锯末。

“帕特里克,”波顿大喊,“我们要去找法罗。下次他们重新上膛的时候,你先走,我掩护你。”

帕特里克没动。

“威勒少校!”

这次,帕特里克翻过身来,哼着笑了一声。他脸上全是擦伤,鼻孔向外张开,瞳孔缩得像针孔一样。他压住肚子,把肠子按在里面。

波顿感觉呼吸困难:“头儿!还能动吗?”

“老傻瓜还活着。”血从帕特里克下巴淌下来。

“我掩护你。”

又是一声浸满胆汁的苦笑,他从波顿手中拿过斯特恩轻机枪,“不要用一只手开枪,你先走。”

“不。”

“我射得比你准,还记得吗?”

拖轮突然剧烈向下倾斜,传来一阵如同钢制鱼竿断裂般的声音。

“少校!”法罗喊道,“看在上帝份上,快点!”

帕特里克推开他:“走吧,孩子。”

波顿没动。

“我会跟上来的,我发誓,我还要回去找汉娜。但是你得先走……这次年轻人先走。”

波顿知道他在撒谎。他滑了下去,不停地透过榴弹的烟雾回头瞥瞥他的老朋友。帕特里克把枪举到眼前,迅即开始射击,跟往常一样枪枪毙命。

然后一片死寂。

MG48 又停止了射击。

波顿听见火焰的噼啪声,火焰正逐渐把整艘拖轮吞没。间或传来伤员的痛苦呻吟;帕特里克靠在武器旁边喘气。岸上,不断传来轰炸机投弹后的爆炸声,但是没再听见重新装子弹的声音。

有个声音大声叫喊,正是纠缠了波顿几十年的那个声音——沙哑的男中音。

“我的人死光了,死的死伤的伤,无能的白痴们。现在只剩下我了,

波顿。你想知道关于埃莉诺的真相，你想杀了我——现在我就在这儿。”

“走！”帕特里克声嘶力竭地喊道。

波顿身上每块肌肉都硬成了石头。

“我甚至保存着你的银质小刀，”侯切伯格继续说道，“你准备插进我心脏的那一把。”他仰天大笑，“难道你忘了我们一起读过的童话故事吗？关于豆茎和复仇的老掉牙的小寓言。”

“走！”帕特里克又叫道。

波顿掏出勃朗宁，还剩最后一颗子弹。他想到母亲，想到玛德琳和婴儿——婴儿应该是个小女孩儿，爱丽丝的妹妹，他知道一定如此。

帕特里克摇摇头，吞下一口口水，每次呼吸都痛苦不堪。

“我在等你，波顿。”又传来侯切伯格的声音。

波顿站起来，蹲在窗户下，身体紧绷。

“如果你走出去，”帕特里克说，“我们都得死，一切都白费了。”

波顿举起勃朗宁。

“你要是出去，我就亲自打死你。”帕特里克捻着手里的斯特恩轻机枪，“我发誓！”

两人都没动，只听见火焰呼啦啦的声音。船继续往下沉。

波顿举起手枪，“咔哒”一声把弹夹打开。他把弹夹扔给帕特里克，然后向他靠过去，温柔地吻了吻他的前额，只轻声说了一个字：“家。”

侯切伯格在大腿上轻轻地敲打着那把刀，眼睛盯着门口，等待波顿出现。他放下另一只手，示意炮手们不要开火。拖轮继续倾斜，他们尽力站直。其余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水中，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血流不止。水已经漫过侯切伯格的膝盖，还在急速上涨。

身前传来“咔嚓咔嚓”的木头断裂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

“你在头颅广场冒那么大的风险，不过是想找到真相。”侯切伯格大喊，想把波顿激出来，“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只需走过那扇门。”

“我怎么能相信你？”

听到波顿的声音，一丝颤栗传遍侯切伯格全身，不再是那个小女孩儿般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的调子。他想象着火焰吞噬他时发出的尖叫，和道兰一样的尖叫，和黑鬼一样的尖叫。

侯切伯格收起银刀，随手抓起漂浮的什么东西，扔了出去，然后是落地的噪音。“你听见了吗？那是你的刀。我赤手空拳，让我们像男人一

样决斗吧。”他低头对射手们说，“记住，我要活口！瞄准他的腿。”

他们原地等候。侯切伯格感觉一滴汗水从背上滚下。

门突然打开了，万弹齐发。

射手开枪回击，然后倒在武器旁边。子弹射在甲板上，碎片打在侯切伯格的脸上。他举起手臂护住头部，同时看见一个人从驾驶室另一边的窗户冲了出去；他不能确定是否就是波顿。那个人沿着船身滑下，跳进了等待着的小艇。

木桨划动。

侯切伯格踹开射手，举起手中的 MG48 通用卡宾机枪，先向小艇一通扫射，然后冲进驾驶室。门后又射出来一梭子子弹——但这次子弹毫无准头，飞得老远。侯切伯格感觉子弹在离头顶老远的地方消失了，现在自己是无敌的。

侯切伯格够到梯子，咆哮着对准船桥把弹夹里的子弹打得精光。火围着船桥熊熊燃烧，正向墙上蔓延。他不顾灼伤的双手，顺着燃烧的梯子爬了上去，猛地扳开房门。

侯切伯格掏出托洛斯手枪，把扳机扳直。

里面，船桥已经变成了一个用鲜血和玻璃碎渣镶嵌的马赛克。他毫无顾忌地闯了进去，靴子嘎吱嘎吱地踩在玻璃碎渣上。有一个死去的海军，一个被一块尖利的木板刺穿的肥胖男人。旁边躺着第三个人，扑面朝下，手臂以一种别扭的姿势压在身下。

侯切伯格用手枪对准他，然后把他翻了过来。

是威勒，已经死了。

帕特里克·威勒在生命中的最后几秒，用身下的玻璃渣摆出了一个造型——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H”。侯切伯格凝视着美国人的脸，帕特里克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讽刺的微笑，似乎是嘲笑他的。

船桥烧成了一片火海。侯切伯格从顶上的窗户逃了出去，望着海湾那边。小艇朝黑暗深处驶去；几乎已经看不清水手和旁边的波顿·科尔。

侯切伯格发出一声呜咽，满含无法安慰的愤怒和沮丧——一个被骗的刽子手的痛苦，这世界太不公平。他开枪射击——但波顿已经在射程之外。然后，侯切伯格的嘴角残酷地拧了起来。

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能干掉他。

波顿颤抖着倒在船尾，他把勃朗宁虚弱地抱在胸前。托着手枪的象

牙手柄让他感到安全,这是剩下的最后一点安慰。

法罗用力划船,背肌不断从背心下面凸起:“我能看见她,少校,朱鹭号。”

波顿转过身去,发现一艘小型舰船,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上面灯光闪烁,就像玛德琳在光明节点燃的欢迎蜡烛。

他回头远远望着拖轮,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浸没水中,只有驾驶室的屋顶还浮在水面上。它还在燃烧,漂浮在周围的柴油也在燃烧。冲天的火光之中,站着的是侯切伯格。

“你想知道真相吗,波顿?”侯切伯格大声喊道,“想知道你母亲发生了什么吗?”

波顿用一只手捂住耳朵,手枪上的金属贴在头上冰凉冰凉的。但是另一只手——他的残肢——无法挡住侯切伯格的声音。它们从遥远的水面上传过来,比罗安达的爆炸声还大。

“埃莉诺因为你而死。她被强暴,被糟蹋,死在一个孤独的沙滩上。你的手上沾满了她的鲜血,波顿!不是我,也不是那些黑鬼的双手。连上帝都闻所未闻的那种残忍。是你!真相就是她因你而死!”

话音在波顿脑中久久回荡。没有原因,只有谴责。“因为你。”各种喧声响起:父亲的,帕特里克的,队伍里其他人的,克兰利的。“因为你,因为你。”

波顿感到麻木,欲哭无泪,一度用勃朗宁对准了自己的头颅。

拖轮慢慢沉下水面,火焰消失在一圈圈水汽中。水已经漫过侯切伯格的胸脯,他似乎毫不在意:他素来爱水,是个游泳健将。他的嘴唇憋成了一个仇恨的圆环。

“我会找到你的,波顿。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还在这个星球上,我就会找到你的。你给我记住!”

拖轮消失在大锅一样的气泡里。什么也没留下,除了燃烧的轻烟和几片船身的残骸。波顿最后瞟了侯切伯格一眼:骨瘦如柴的头颅,扭曲的面孔,黑色的眼睛——和出现在自己梦魇中的形象一模一样——黑得像地狱里的吊死鬼。

第五十章

大西洋,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朱鹭号

9月21日,凌晨5点55分

法罗和五个水手把波顿·科尔抬上船,就像护送灵柩一样:几双陌生的手轻轻地托着他的身体,把他平放到甲板上,他的勃朗宁安静地搁在胸前。吗啡的药性逐渐褪去,残肢抽动了一下,并不像波顿料想的那么痛苦,更像旧伤复发的灼痛……但他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感受到一种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我去找外科医生。”法罗说,然后和一名海员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客流中。

波顿扶着栏杆使自己坐起来。一条毛毯铺在他肩上,一大杯红茶放在完整的那只手上。船上非常拥挤:男人们脸上布满汗水和皱纹,憔悴的妇女们裙边围着孩子——人人脸上都是一片苍白,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的香水味以及好久没有洗过澡的汗骚味。他们和波顿保持着距离,好像他有传染病似的,但是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晰,他们主要是讲英语,但也有人讲葡萄牙语和南部非洲通用的荷兰语,偶尔还能听到几句美国英语。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好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到安全——造就一座由谣言和小道消息垒起的巴别塔:

德国佬已经入侵罗德西亚北部……被击退到边境线……第八军的小伙子们,蒙哥马利说要退役……我们已经进入刚果……如果必要,我们将继续威胁说要尽一切所能进入斯坦利斯塔……会让那群混蛋们搞得一团糟……德国要求立即停火,希特勒恼羞成怒……

波顿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让他们互相残杀吧,如果他们想那样的话。非洲对血的渴望是无法满足的。他不再关心他们是否撕毁《卡萨布兰卡条约》;侯切伯格是成是败,是生是死,至于他的临别赠言,波顿不愿再想:一派谎言而已。

谎言！

现在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回家，家和克兰利。

甲板下的发动机启动了，机器的震颤经由身体传到腕骨前端，疼痛沁入全身每一寸肌肤。波顿啜了一口茶，吐掉了。茶太甜了，哪怕是玛蒂，也会把它倒掉的。他放下杯子，把头靠在后面，凝望着罗安达。

天将破晓，海平面上泛出一块块粉红色和灰珍珠一般的云彩，而城市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轰炸机仍然在头顶隆隆作响，机翼在曙光下闪闪发光。爆炸的强光映得周围的建筑若明若暗，硝烟弥漫：构成一张掩藏活体解剖者残忍行为的黑幕。海湾几乎全空了，只剩下匆匆划过的几条小船。海鸥时而猛冲向海面，时而在水上盘旋。没有留下拖轮和侯切伯格的一点痕迹。波顿试图寻找拖轮沉没的地点，那是头儿最后安息的地方。如果他能见到汉娜，他会向她描述那个地方的。他希望那里是平静的，但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纳粹分子征服过后的惨状。

波顿努力在心中寻找某种情绪，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太疲惫了，太空虚了。以后他会为帕特里克哀悼的，当非洲在他眼中变成一个遥远的黑点的时候。

一瞬间，他的思绪又回到阿克曼的办公室，记起罗德西亚人脸上那种困惑的表情。

“他派我到你的农庄。我从没见他如此狂暴过，通常他自控得很好。”

“谁？”波顿当时问道。

“他坚持要我们把道兰换成你。没给任何理由。”

“谁？”

“我的长官，克兰利。”

阿克曼一直是“约伯的消息”的信使，这个德语单词来自《旧约》，就是你不愿听到的那类消息。

发动机颤动得更厉害了。一阵咸咸的海风拂来……护卫舰开始向大西洋前进。

波顿随手抓住路过的水手的一条腿。“要多久？”他问道，“要多久才能回到英国？”

水手向后倒退一步，对印在自己裤脚上的血手印十分惊骇。

“要多久？”

“十七天。”

波顿只盼船能再开快点。

在非洲这段时间，出生入死，凶险万分，然而真正的危险却在家里。克兰利设了一个陷阱：把波顿送到刚果，必死无疑。当他回到英格兰，又将会受到怎样的报复？

杰瑞德·克兰利——玛德琳的丈夫。

波顿想着农场里的玛蒂。他们依偎在床上，他搂着她隆起的小腹，所有门窗都锁得严严实实的。他要回到她身边了，他要再次紧紧握住她的手了，就好像一起渡过的最后一夜做过的那样——温柔地颤抖。她温柔的、纤细的手指和他的紧紧缠绕在一起。

波顿想尽量让那幅画面在脑海里停留的时间更久一些——但是黑夜里簸荡翻腾的海浪扰乱了他的思绪。他尽力使眼睛一直睁着，手臂上的疼痛开始扩散开来，逐渐淤积到胸部。舌根上有一股硫黄的味道。

波顿把受伤的手腕埋在腋窝下面，另一只手握住空空的勃朗宁。

护卫舰从罗安达扬帆出发，朝着太阳升起的相反方向，一路向西，面朝黑暗，驶向漫长的归途。

作者的话

尽管《纳粹的非洲计划》是以相关历史文献为基础,但它首先还是一部虚构作品。出于叙述的需要,我采用了开放式的结尾,而故意淡化了某些特定的史实。

纳粹是于1934年5月拉开非洲计划的重要序曲的,当时他们掌权得势还不到一年,就急不可待地成立了殖民事务管理局(KPA)。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激励德国收回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失去的领土。用希特勒的话来说,“积极推进未来殖民地管理的准备工作”。1939年春开始系统策划。

尽管如此,希特勒真正把目光转向非洲,最早也要追溯到1944年,即从苏联战败、德国建立起自己的强大海军之时算起。当时德国看起来似乎已经不可战胜,而法国在1940年6月的溃败,更加快了事情发展的进程。当年夏天,殖民的狂热攫住了纳粹的头脑。纳粹国防军为即将进行的征服行动挑选了十个联队(非洲军团的前驱),定制了热带制服和武器。汉堡大学开设了为殖民地服务的专题培训课程。为预设军事重镇驻军的计划也正在其他地方制订;一种可以在非洲任何地方行驶的“多地形汽车”也被研发出来。

殖民事务管理局与外交部和德国海军一起,开始对纳粹的非洲野心形成详细的秘密备忘录。他们达成的共识是:重新夺回德国失去的殖民地,并建立一个“非洲跳板”——一个可以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洋的可靠殖民联盟。如果可以避免使用武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达到目的。早在1937年就已有关于安哥拉的“可行性”讨论^[1]。

在这些秘密文件中,别费尔德1940年11月6日的备忘录是最全面的。其中提到夺取比利时和法国控制的刚果、赤道附近的法属非洲和法

[1] 参见 Hossbach 备忘录。

属西非绝大部分的建议；还提到有关吞并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北罗德西亚的计划。地图上的达喀尔、科纳克里和加纳利群岛等地标有海军基地的记号，而马达加斯加则被保留下来，作为未来犹太人的“倾倒地”。他们将开采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用以支援德国欧洲帝国的建设和发展。

当然，这些计划如果与大英帝国的利益相冲突的话，一切都将变成空谈。从希特勒的回忆录《我的奋斗》可以看出，他一直希望能与英国达成谅解，为此他曾多次重复提案。而当英国在1939年对德国宣战时，他从内心里感到吃惊和失望。

还能有不同的结果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70多年间，“最佳时机”的神话一直紧紧抓住英国人的想象力，很难设想还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当时事情并非如此确定。1939年11月，时为反对派的劳工党就主张与希特勒进行谈判，以保障大英帝国的和平；首相张伯伦的邮箱里三分之一的信件是支持和平的。军事内阁五名成员中就有两名是主张采取和平方式的。态度最明确的就是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前任首相张伯伦辞职之后，他仅以微弱劣势而未能当选。如果结果稍有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哈利法克斯将与希特勒会面，并如元首希望的那样，在“瓜分世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希特勒对非洲的态度是典型的精神分裂。有时他会发表宏伟的声明（比如这本书的题词）。而在另一些场合，他又表现得不屑一顾：“我唯一希望夺回的殖民地是我们的喀麦隆——舍此无他。”

更加明显的是，1941年1月，他批准希姆莱在柏林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培训中心，翻过年来又在维也纳建立了第二个。不过元首对有个问题十分明确，那就是临时政府完成使命后，由纳粹党卫军接管非洲。要搞清楚事情的整个经过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把被占领的欧洲作为一个范本，那么希姆莱的黑衣党人的统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以民间力量和军队的参与为代价。作为统治者的将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样的环境下，像瓦尔特·侯切伯格这样的人就可能会冒出来。

非洲的新主人们按照希姆莱的“珍珠链战略”来规划新的城市：荒野中由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的文明中心。纳粹党卫军的经济部门将控制劳力、工业、农业、林业和矿业。寻找足够的德国移民成了最急切的问题——但是到1940年，纳粹党卫军的种族专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

“德国后裔”(仅在美国和南美地区就确认了 5 500 万德国后裔的身份)。至于非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命运仍不明朗。临时政府制订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强制劳动方案。而纳粹党卫军希望结束“温和的亲黑主义”,转而推行“种族重组”策略,那些“不能干苦力的黑人要消灭干净”。我将在续集中重新回到这个主题。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纳粹非洲计划的细节,您应该读一下伍尔夫·斯琪默克尔的《帝国的梦想:德国殖民主义,1919—1945》(耶鲁,1964)。我还想向您推荐罗曼·里奇的《希特勒的战斗目标》第二卷(德国安德烈出版社,1974)和格哈德·温伯格的《平衡的世界》(新英国大学出版社,1981)。马克·马佐威尔的《希特勒帝国》(艾伦莱恩出版社,2008)生动地描述了纳粹欧洲的情况,并对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官僚主义、混乱与恐怖投去了匆匆一瞥。

致 谢

写作是一份孤独的职业,但我很幸运,因为在这些年里,在创作这本书时,我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

由于他们在我写作生涯的关键阶段给了我支持、建议和鼓励,我想向这些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威廉姆·博雅德,琳达·克里斯莫斯和约翰·赫金斯,朱莉·格雷,奈杰尔·德·拉·波艾,乔安妮·萨维尔,麦克·肖,索尔·斯坦因和约翰·惠特康比。令人哀伤的是,这份名单上的一些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影响仍然活着。

我十分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技术支持:科恩山谷铁路站,苏珊·柯蒂斯,先后为我的翻译校对了两遍的伊丽莎白·弗莱迪,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哈里·海恩,佩德罗·哈辛托,替我解答截肢相关问题的皮特·罗森菲尔德,法国外籍军团的约翰·斯密斯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在美国事务上帮助过我的:罗曼·本森,迪克·卡斯丁,CL. 弗朗特拉和艾伦·哈切森。我尤其要感激的是:杰出的图书管理员珍妮弗·多米高,她帮助我检索各种模糊的文本;鲁安达(现称为罗安达)的多米克·哈迪;还有对20世纪40年代的刚果进行了详尽研究的陆军中校肯尼斯·曼森。鉴于如此严峻的情势,文中出现任何错误,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

我还要感谢:“小人物”汤姆·博伦,鲍勃·波克,安德里亚斯·康泼玛,罗宾·卡特,谢拉·达尔顿,安德鲁·当斯,凯瑟琳·索萨,萨马·哈马姆,道格拉斯·杰克逊,皮特·琼斯,劳拉·麦克杜格尔,洛林·梅斯,萨拉·奥基弗,萨拉·简·佩吉,爱德华·帕内尔,罗宾·泼特,莱克西·莱维廉,杰玛·鲁吉艾,苏珊·塞勒斯,youwriteon.com网站的爱德华·斯密斯,贾斯汀·温莎和诺维奇作家中心/2007 进取文学杂志社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凯蒂·卡尔、克里斯·格里布尔和莉拉·特尔福德。特别要感谢的是萨拉·鲍尔和阿历克斯·斯卡罗。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英国艺术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大声向他们衷心地一声谢谢:凯瑟琳·麦克马洪,因为

她的洞察力和对我的指导；乔纳森·佩格，我的代理人，对这个项目坚持不懈地投入；洛莉·泼特，他总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手稿；尼克·索亚，他在霍德出版社对我的作品的大力推荐；最后提到但同样重要的爱丽丝·露易丝·蒂尔顿，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回到非洲。

《纳粹的非洲计划》年表

以下年代并非纳粹非洲的确定年表,而是与本书情节相关的事件的历史更迭。

1919 年

六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剥夺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英法瓜分了德属喀麦隆和多哥兰;将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的一部分,在非洲东部)割让给英国。

1933 年

一月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三月 纳粹巩固了他们的力量,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国家。

1934 年

五月 纳粹成立了非洲临时政府(KPA)或者说是殖民地政策办公室。它的目标是重新夺回德国在《凡尔赛条约》后失去的领土,并且,用希特勒的话说,“积极地推进未来殖民管辖的准备工作”。

1938 年

七月 瓦尔特·侯切伯格被委派到坦噶尼喀的外国组织去扰乱英国的法规,并将在法属喀麦隆和英属多哥兰成立同样的组织。

1939 年

三月 非洲临时政府开始系统地规划新的非洲殖民地。

九月 白色行动——德国入侵波兰。
英法对德国宣战。

1940 年

五月 黄色行动——德国入侵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法国。

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覆灭:死亡 80 000 人,200 000 人成为

战俘。

六月 “敦刻尔克惨败”后,丘吉尔被迫下台。

哈利法克斯公爵成为首相。

法国投降。

希特勒威胁入侵英国,除非她同意达成协议。

英国媒体发起“带他们回家”运动——让敦刻尔克战俘回家,并换取和平——得到了政界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非洲临时政府开始在汉堡大学开设训练课程。

七月 殖民地狂热情绪钳住了纳粹的领导班子。

设计热带使用的制服和武器;开发出一辆能在非洲任何地方行驶的“多地形汽车”。

九月 意大利入侵埃及,威胁英国要塞。

十月 哈利法克斯公爵和希特勒在柏林举行峰会。

英德签署了在欧洲的互不侵犯公约;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英国同意保持中立。

西欧战争结束。

十二月 英国在埃及反击意大利,将他们驱逐到利比亚。

敦刻尔克战俘回家。

1941 年

一月 非洲军团在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成立。

德国与英国力量在北非为了地域控制权发生小规模冲突。

纳粹在柏林成立殖民地训练研究院,由希姆莱个人赞助。

四月 巴巴罗萨行动——德国入侵苏联。

十月 莫斯科沦陷。

十二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亚洲开战,但在欧洲与非洲间保持中立。

1942 年

一月 在柏林召开万塞会议以解决“犹太人问题”。

欧洲的犹太人被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在远离西非海岸线的印度洋上)。

二月 第二个纳粹殖民研究院在维也纳成立。

- 希姆莱提议整顿非洲。
- 五月 香草行动——德国纳粹入侵马达加斯加。
首都塔纳沦陷。
- 八月 “退出印度运动”开始将英国逐渐逐出印度次大陆。
英国面临着锡兰、马来亚、巴勒斯坦和黄金海岸的同样的独立呼声。
- 九月 犹太人开始抵达马达加斯加。
- 十月 隆美尔在阿莱曼战役中被英国击退。
- 十二月 在突尼西亚召开杰尔巴会议。
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同意尊重在北非的边界,终止敌对状态。
侯切伯格命令德属非洲副总督占领非洲领土,包括撒哈拉沙漠。
- 1943 年
- 一月 香蕉行动——德国在法属西非的扩张开始。
前首相丘吉尔争论说不应允许纳粹控制非洲。
法国和比利时的在野党呼吁英国干预非洲来保障他们的殖民地免受德国侵犯。
- 三月 隆美尔因病退役。
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成为非洲军团的指挥官。
- 八月 德国打败苏联。
东欧的战争正式结束;苏联游击战在乌拉尔东部继续进行。
- 九月 由于在印度的掌控力被削弱,英国政府开始担心其他的殖民地。
一份泄露的外国政府备忘录谈到“除非与德国达成谅解,英国将失去威望、繁荣和全球影响力”。
- 十月 推动“帝国和平”票选计划,哈利法克斯参加普选并且以绝对票数压倒性地赢得了胜利。第五届国家政府成立。
- 十二月 在摩洛哥召开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决定非洲的未来。
纳粹德国和大英帝国瓜分非洲大陆。
德国在非洲西部松手;英国将保持在非洲东部的殖民地,包括埃及、苏丹、肯尼亚和南北罗德西亚。
坦噶尼喀归还德国。
利比亚、阿比西尼亚、索马里归还意大利。
阿尔及利亚保持在法国维希的管辖之下。

葡萄牙保有两个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南非联盟恳请中立。

1944 年

- 一月 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更名为:“日耳曼尼亚”。
主要的建筑工程在希特勒的建筑师斯皮尔的管理下开展。
- 二月 西沙尔麻行动——德国入侵比利时控制的刚果。
- 四月 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沦陷。后来更名为纽柏林。
- 九月 刚果的第二大城市,东部的斯坦利维尔沦陷。德国控制了整个国家。
- 十月 侯切伯格被任命为德属刚果的总督。
不适合工作的本地刚果人被驱逐到撒哈拉沙漠边缘。
- 十二月 非洲的管理机构非洲临时政府被迫退出。
纳粹在希特勒支持下接管非洲。
在侯切伯格的领导下,纳粹将最终统治德属非洲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安全到工业、农业和“种族再分配”,无所不包。

1945 年

- 一月 大虾行动——德国进攻法属喀麦隆。
- 三月 尽管有来自法国军队的激烈反抗,阿尼姆还是占领了主要城市杜瓦那。
- 五月 德属非洲被划分为六个区域:德属刚果,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阿克瓦托瑞纳,喀麦隆和德属西非(俗称“姆斯佩尔”)。
非洲黑人被从各地驱逐到姆斯佩尔。
- 十一月 非洲高速公路网(PAA)开建。
非洲高速公路网是德属安哥拉的系列联合工程,连接开罗和开普敦,贯穿东部纽柏林和西部的罗雪尔港。

1946 年

- 二月 美国军队进攻日本。
- 九月 美国军队抵达东京。
太平洋战争结束。

1947 年

- 八月 印度独立。

1948 年

六月 哈利法克斯再度当选,但是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

1949 年

四月 希特勒 60 岁生日之际,刚果河被重新命名为“克拉拉”,以纪念首领的母亲。

六月 由希姆莱和侯切伯格主持的温得和克会议讨论“德属非洲的种族安全”问题。

依据会议决定,所有非洲黑人都被派到姆斯佩尔的工厂劳作。

十一月 马莫纪行动——长时间在大理石采石场的经济纷争之后,纳粹德国进攻安哥拉南部,并吞并了本格拉南部的铁路线。

安哥拉黑人被驱逐。

北安哥拉爆发对抗德属非洲的游击战争。

1950 年

三月 被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犹太人数达到 1 500 万人。

奥迪罗·格洛博克尼克成为马达加斯加岛的总督。

德国宣称欧洲将“没有犹太人”。

五月 英国的“红旗之夜”:所有共产主义者的同情者都被拘禁。

1951 年

十月 北安哥拉游击战争力度加大(由英国暗中资助)。侯切伯格下令对他们采取行动。

1952 年

三月 非洲高速公路网德国路段贯通。

英国路段直到 1957 年才竣工。

四月 奈尔科行动——德国入侵北安哥拉,摧毁游击队营地的计划由于人力不足而搁浅。

八月 阴谋暗杀瓦尔特·侯切伯格。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M2MDgxODdf57qz57K555qE6Z2e5rSy6K6h5YiS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3608187_\u7eb3\u7cb9\u7684\u975e\u6d32\u8ba1\u5212.zip",
  "filesize": 46487399,
  "md5": "e322225fa5ed6090715512c6bd8511ef",
  "header_md5": "9ec2b874604a098d655eaeda02fca7fd",
  "sha1": "d694b708175f9377849f1153cec5f2376f8c7aed",
  "sha256": "f71d7f4abd17169aeba6a9657d98c8348b33761e41ed575673b558c5df8f34c9",
  "crc32": 3510301543,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5602503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65,
  "pdg_main_pages_max": 365,
  "total_pages": 379,
  "total_pixels": 15457354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